

漁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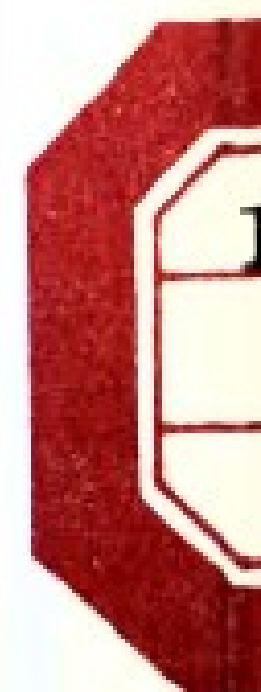
〔西班牙〕 佩雷达 著



封面设计：玄 铁

ISBN 7-02-001737-1/I·1488

定价 5.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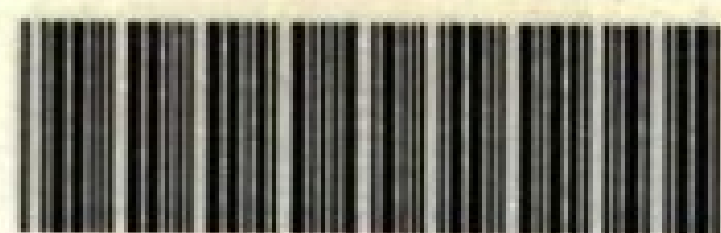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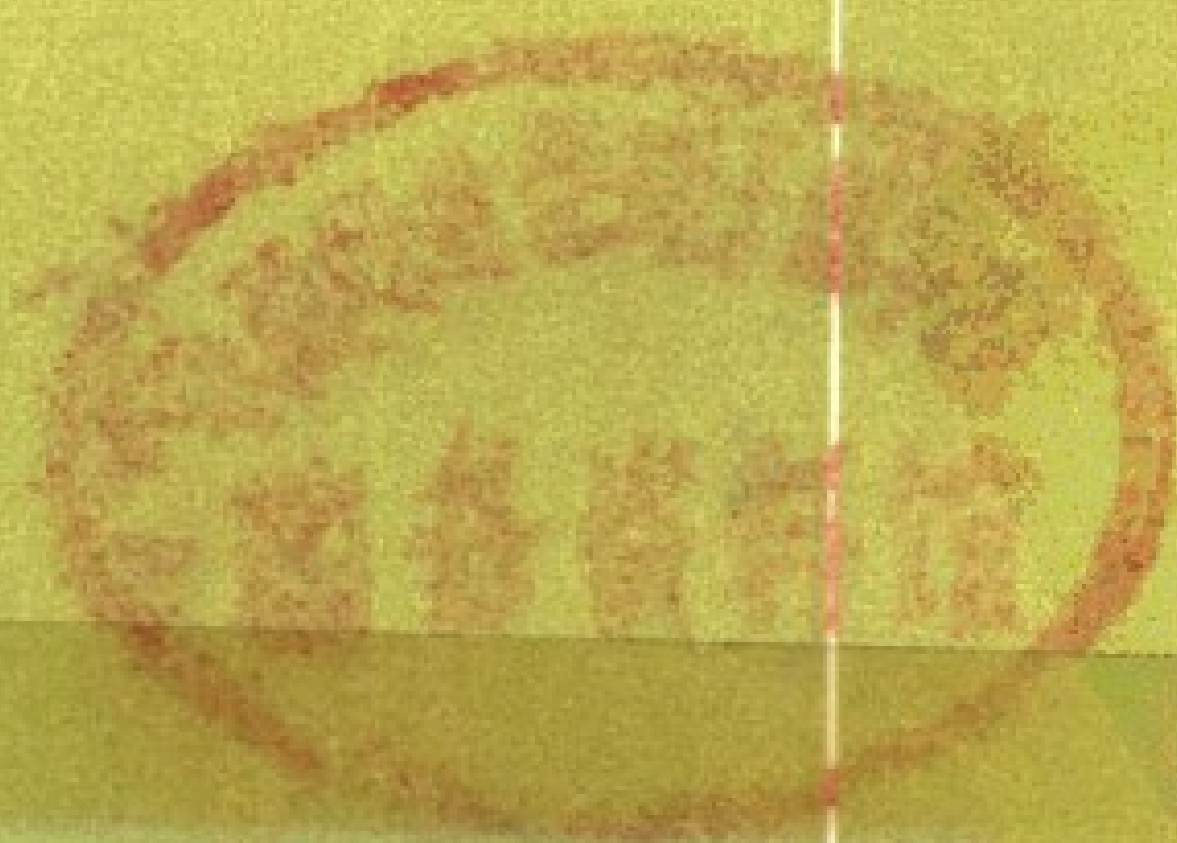
I5514
21
1

漁女情

071113

〔西班牙〕何塞·德玛利亚·佩雷达 著

唐民权 译



女子学院 005974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 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渔女情/(西班牙)德·佩雷达(De Pereda, J. M.)著;
唐民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

ISBN 7-02-001737-1

I. 渔…

I. ①德…②唐…

Ⅱ.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Ⅳ. I551.45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9.8125印张 2插页 226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90

定价 5.50 元

出版说明

《渔女情》原名《索蒂莱莎》，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一部重要的地方主义小说，描写西班牙北部海滨城市桑坦德的渔民生活。

小说以一个渔家女和她的三个追求者的爱情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主人公索蒂莱莎原名西尔达，幼年时父母双亡，先后为两个渔家所收养。成年后，因她长得秀气、文静，而且心灵手巧，人们叫她“索蒂莱莎”，意即“精明灵巧”。她的三个追求者，一个是远洋轮船船长的儿子安德烈斯，一个是最初收养她的那家渔民的儿子克莱托，另一个是后来收养她的渔民的侄子——绰号为“蛭子”的丑八怪。索蒂莱莎最喜欢的却是那个又丑又脏的“蛭子”，不幸，“蛭子”在一次出海捕鱼中遇上风暴，被大海吞没。索蒂莱莎最终嫁给了老实本分的克莱托。作者在叙述男女主人公们爱情纠葛的同时，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桑坦德渔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等，尤其是描绘了海上的云，海上的雾，~~海上~~风雨，~~海上~~雷电……以及渔民们在同大海作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和坚毅的品质，读来动人心魄，令人振奋。

本书作者何塞·玛利亚·德·佩雷达，一八三三年生于桑坦德市一个贵族家庭，一八五二年去马德里求学，此间，他经常出入文学沙龙，结识了许多文化名人。一八五五年，他弃学回到故乡从事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一八九七年当选为皇家学院

院士，一度迁居马德里。一九〇六年在故乡逝世。

佩雷达一生发表作品二十余部，其中最著名的两部长篇小说是《渔女情》（即《索蒂莱莎》，1885）和《沿巨石而上》（1895）。《沿巨石而上》写一个身居闹市的青年为一偏僻小山村的景色、淳朴的民俗所吸引，并爱上了一个美丽的村姑，因而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小说对山区景色和乡村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书中虽然暴露和批判了都市生活的弊端，但作者又极力把穷乡僻壤的宗法社会理想化，其思想意义是消极的。

佩雷达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其政治态度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表现为宣扬宗教，赞美封建宗法社会，以至贬损劳动人民等。在写作上，佩雷达特别擅长描绘大自然的景色，无论是荒凉寂寥的旷野，还是鸟语花香的田间，无论是千变万化的大海，还是风平浪静的湖泊，他都能以一种单纯、朴素的方式，娓娓动听地描述出来，从而产生极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本书译文通俗流畅，且有一定的方言特色，表达了原作的基本风貌。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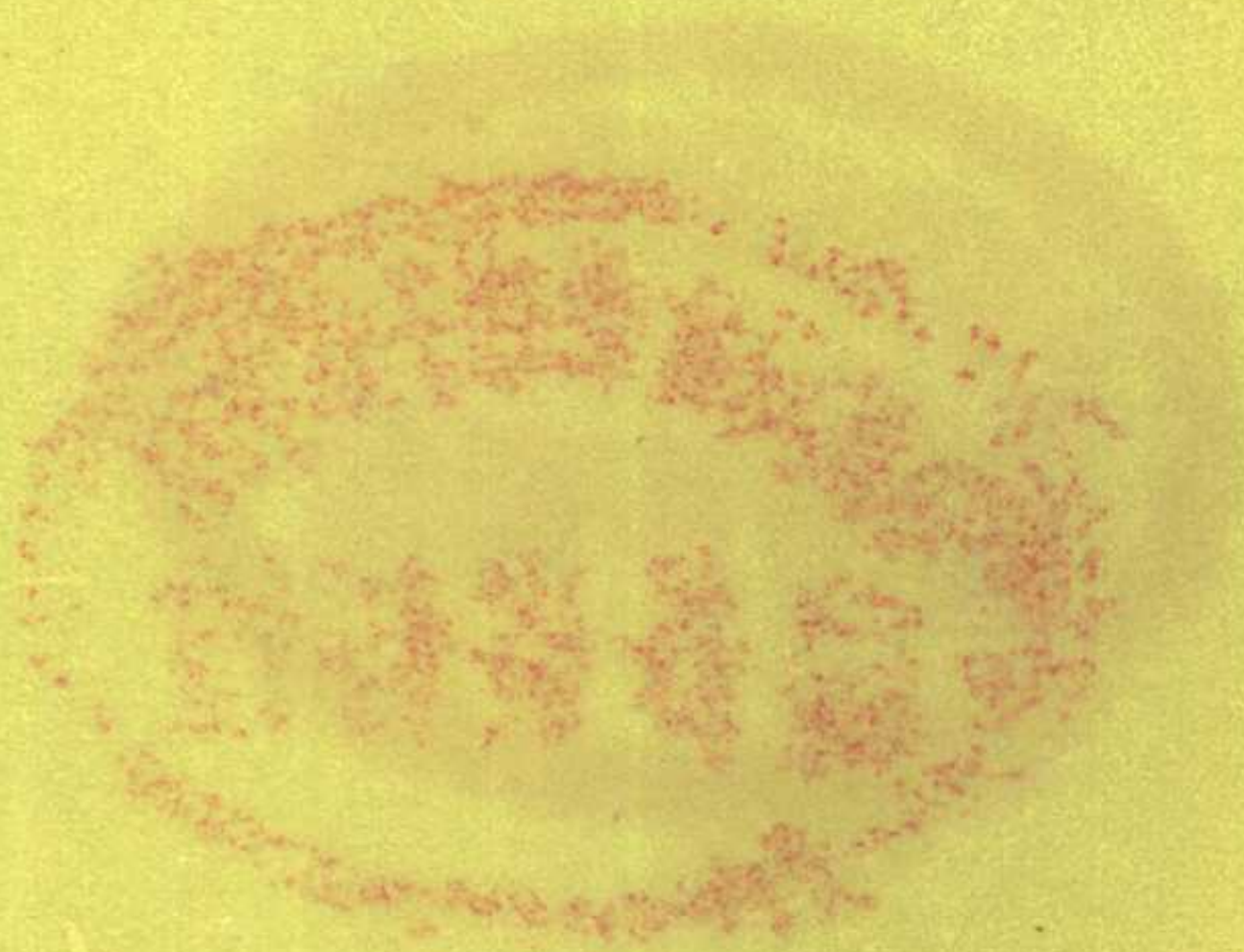
José María de Pereda

Sotileza

Inst. Cultural Cantabria, 1977.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局资助出版

500
100
100
100
100
100



目 次

一	渔家孤女·····	1
二	船长之子·····	14
三	两个泼妇·····	25
四	善良人家·····	35
五	新的生活·····	49
六	渔民大会·····	58
七	锚链船长·····	66
八	父母之心·····	79
九	安德烈斯的爱好·····	87
十	小货船的命运·····	94
十一	索蒂莱莎·····	105
十二	克莱托的心愿·····	116
十三	安德烈斯的活动范围·····	127
十四	平地风波·····	137
十五	善良的教士·····	149
十六	安德烈斯的轻率·····	159
十七	难眠之夜·····	172
十八	弄巧成拙·····	182
十九	索蒂莱莎的三个追求者·····	193
二十	克莱托的恋情·····	204
二十一	蛭子的冲动·····	215

二十二	划船比赛.....	224
二十三	底楼风波.....	231
二十四	船长夫妇的担忧.....	249
二十五	索蒂莱莎的表白.....	257
二十六	安德烈斯的苦闷.....	268
二十七	痴情的路易莎.....	276
二十八	九死一生.....	286
二十九	大结局.....	301

— 渔家孤女

这间屋子窄小，房顶低，光线也暗。墙原本是白的，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发黑。地板已被虫蛀，上面铺了一块厚厚的地毯，脏得要命，硬得像石板。屋内，摆了一张松木桌、一把歪斜的熟牛皮扶手椅和三把散架的靠背椅。墙上，挂着一幅上面插了一束干月桂枝的耶稣受难像、两张耶稣受难画和一串耶路撒冷念珠。松木桌上，有一个里头插着羽毛笔的牛角墨水瓶、一本几经修补的每日祈祷书、一个黑熟羊皮夹、一本台历和一把白铁戒尺。最后，是一把丢在一个阴暗角落的角质弯柄本色棉布伞。这屋子里面还有个套间。这个套间门很小，但上面的印花布门帘还不能将它遮严，从露出的缝隙依稀可见一张寒酸的床以及床上放着的一件教士袍和一顶教士帽。

桌椅和雨伞占去了屋子的大部分地方，剩下的空地上站着六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有的靠着墙，有的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有的立在桌椅之间。在这个狭小和拥挤的屋内，有一位穿补丁教士服和黑带便鞋、戴破绒帽的教士正艰难地在孩子与桌椅之间走动。教士个子挺高，背有点驼，眼睛温和得有点过头，脖子因怕光总是向前倾，鼻子略微红肿，唇厚牙黑，面皮黑粗。

这六个孩子没一个有鞋，全赤着脚板；身上也看不见一件完整的衬衣，有一半人干脆就没有。有一个孩子身上就只裹着他父亲的一件硬邦邦的补丁外套。衣裤齐全的很少：不是没外

衣，就是没裤子。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脸脏腿脏，头发乱如鸡窝，腿上生有燎泡，身上有股狗窝的臭味。这些孩子最大的恐怕也只有十岁。

教士在穿补丁外套的孩子的后脑勺上拍了一下，问：

“喂，《信经》^①是谁讲的？”

那孩子唇厚眼斜，小脸紫红，脑袋大得出奇，正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来回揉着玩，听见教士发问，才慢慢抿去门牙间粘在玻璃窗上的一丝口水，转过头，耸耸肩说：

“我咋知道？”

“你咋不知道？小畜生，你到这儿干啥来了？我对你讲了多少回是信徒……有多少神？……”

“神？”孩子把两只手朝后背，光光的身体一下子全露了出来。原因很简单：外套没扣子，就是有，也没扣眼。教士一见，连忙给他合上前襟，喊道：

“小畜生！快把那脏玩意儿给我遮上！……扣子呢？”

“没扣子。”

“肯定拿去当弹球玩了。”

“原来有根小绳，上午我把它搞丢了。”

教士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找出一根细绳，费了半天劲才把那孩子的外套补补连连的前襟拴在一起，遮住了身体。教士又问：

“有多少神？”

“有……”孩子又背过手去，“大概有八九个吧。”

“复活吧，亡灵！……赎罪的幽魂啊！真是天生的笨蛋！”

① 基督教权威性的基本信仰纲要，信徒受洗入教时的必读经文。主要有信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等。原文为Credo，系拉丁文，即取自该二信经经文的第一字，意思是：我信。

……我再问你：人，有几个？”

那小斜眼看着教士，教士也看着他。末了，孩子仍然感到莫名其妙，就好奇地问：

“人！……您说，啥是人？”

“我的圣阿波罗神啊！”憨厚的教士一边画十字一边叫道，“难道你连什么是人都不知道？……人就是……对，我先问你：你是啥？”

“我？……我是蛭子^①呀。”

“越说越不挨边。那海边的玩意儿都比你聪明……你说，什么是人？”教士问蛭子右边的孩子。那孩子也没衬衣，但有裤子，虽然又小又破。他长得没有蛭子那样丑，说话声也没蛭子那样沙哑。

他也不知如何回答，就转过头看旁边的小伙伴。大家就这样一个看一个，个个都一脸困惑。

教士又重新问蛭子旁边的那个孩子，声音很大：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啰？”

“这我知道！”孩子答道，以为找到摆脱困境的法子。

“那你是什么？”

“苏尔维亚^②。”

“小畜生，我要给你吃这玩意儿，非把你撑死不可！”

“你是什么？”教士又问另一个孩子。这孩子没有外套，穿一件缺襟短袖的衬衣和一条极短的裤子。他一头金发，人很瘦，比那几个脸黑的孩子看着更脏。

“银汉鱼。”他回答说。

① 生活在海边的一种软体动物，有介壳两扇，形状狭长。在此系外号。

② 外号，可能是某种动物。

就这样，剩下的三个孩子也先后说出了自己的外号：猛子、猪崽和柴叉。可能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真名。

教士对这些孩子个个了如指掌，并未因此失去耐心，骂了一阵，嘟囔了几句拉丁语，就心平气和了。

他说：“都怪我。我坚持用竿子打树，满以为打下来的只能是果实，可是……你们当中最迟的也来我这儿两个月了，怎么还是这个样？神明的上帝！大慈大悲的马利亚！为什么会是这样？……唉！谁叫你没主见，谁叫你是天生的好人呢。波利纳教士，这孩子没心肝，是个畜生；波利纳教士，这是个天生的野孩子……波利纳教士，这个该死的孩子非气死我不可；这孩子上免费学校，人家都不理他；……这个孩子，那个孩子；说什么：您理解我们吧；您生来就是行善的……您好好教教他吧；驯服他吧；让他变懂事吧……于是乎，就这样送来三个，我自己又找来四个。你要看好这间满是孩子的屋子，要忍受他们身上的臭气，要给他们讲，反复地讲……还要使他们第二天还来，要不，非出事不可……这些事每一样都要用心去做，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教士^①。所以，我还是要说：让孩子们来我这里吧^②，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吧……您嘲弄住在下头的那个女人吧，笑话这个孩子的父亲吧，还有那个娃的妈，她也该受到指责！他们在底下叽叽咕咕，胡说八道，说你们听了我的教诲反而变得更蠢，和以前到我这儿来的那几个孩子一样……多恶毒的舌头^③，真是卑鄙无耻！……您应像我一样鄙视这类行为。我必须鄙视它，我应该如此，……唉，可你们这群笨蛋，真是比笨蛋还笨蛋！你们都干了些啥？你们对得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原文为拉丁语。

起阿波利纳教士^①吗？怎么回事？学了两个月了咱们还在拼音上打转儿？……我在墙上写个A或者O，你们肯定没一个人知道怎么读！根据基督教教义……我……我完全有理由把你们都从我的阳台上扔下去。可我不想生这份气……算了，咱们还是谈别的事吧。永生永世赞美上帝，其它都无所谓。”

阿波利纳教士如此这般地发泄了一通之后，就急转直下，进入了他所谓的平和阶段，只是和前一段一样，背着手来回走。他所谓的平和阶段就是向孩子们提问最常用最简单的祷词，好让他们牢记在心，免得忘记。虽然孩子们对这些祷词记得不好不完整，但却是他唯一能灌入他们脑子里的东西。蛭子说《万福马利亚》折腾了三遍。猛子背《天主经》只背出一两句。孩子们当中对《信经》最熟的，不提示也只能背到“您唯一的圣子”这一句。

根据他们的这种成绩，教士只给了银汉鱼半块甜饼干、桨叉一个拉雷多教区大主教的扣子、猪崽一枚干无花果。

可怜的还俗教士说：

“孩子们，‘狼身一毛，得之非易。’下一次就更少……更差啰。好了，现在……都给我滚，你们这群小无赖！……蛭子留下。”

孩子们正要走，一听叫蛭子留下，便都站住了。只见教士撩起蛭子外套的下摆说：

“这样可不行。没衬衣有外套还行；可没裤子……真见鬼！你的裤子上哪儿去了？”

“昨天我妈把它晾在无花果园了。”蛭子结结巴巴地说。

“现在还没干？”

“我妈杀一条有味的鳕鱼，牛就把裤子给吃了。”

① 阿波利纳教士就是波利纳教士。

“这是上帝的惩罚！蛭子，上帝的惩罚！”教士搔搔后脖颈说，“鱼有味，臭了坏了，就该丢到海里去，不该偷偷洗了再拿出来便宜卖给像我们这些容易上当的穷人。现在好了，连裤子影儿都没了，是不是？”

“还剩下一块屁股补丁。”

“顶个啥用。”教士说着，身体习惯性地衣服里扭动了两下，“家里还有裤子吗？”

“没有了，先生。”

“真的？”

“真的，先生。”

“瞧你这样……这怎么行。这件外套遮遮身是富富有余，可这根小绳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断。你又不会收拾，就是会，早晚还得断……孩子，还是那句话：阿波利纳教士，你‘本已负担沉重，还要额外加码’。不是这样吗？就是这样！”

蛭子听了只是耸耸肩。教士进了里间屋。听见他在里面一面叹息一面咕噜着蹩脚的拉丁语。没多会儿，他掀开门帘走出来，把一个黑布包放在蛭子手里。

“这虽说不是什么像样的东西，可到底是条裤子。叫你妈改一改。告诉她，别再晾在无花果园了。还有，要是她觉得不好，你就对她说，阿波利纳教士跟你一样，眼下没有更多更好的裤子，请她将就一下……好了，小无赖，现在你可以走了。”

蛭子拿着小包走了出来。孩子们一见他顿时又乱了起来，这个嘟嘟囔囔，那个哼哼叽叽，好像一群刚出圈门就闻到厨房香味的猪。从他们一张张脏脸上的神情，就知道他们都急不可耐地想跑到楼梯口，看看蛭子从教士那儿得到的到底是什么礼物。就在孩子们准备往楼梯口奔去，而蛭子手里的小包仍然保留着他从教士手上接过来的那股热和气时，门突然开了，走进

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男孩，长得粗壮结实，黑眼睛，头发很浓密，嘴笑嘻嘻的，下巴很圆，牙齿整齐，面色红润，样子活泼，显得非常健康，看穿着像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年纪约摸十二岁的光景。

他手里牵着一个女孩，个头比他矮许多，很瘦，脸白、瘦长，头发发黄，鼻子有点鹰勾，皱着眉头，眼神挺大胆，柔软的腰间围了一条很旧的哗叽短裙，上身穿一件更旧的衬衣，塞在裙子里。她的身体非常白非常干净。她的裙子，她的衬衣也非常干净，上面没有一个口子，也没有一点油垢。有的孩子就像猫一样天生爱干净。您不要批评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这个比喻对这个女孩尤其贴切。猫体态优美，走路轻、稳；天性多疑，不太合群。而女孩恰恰具有这两种特点。她和猫确有不少相同之处。

蛭子一见这女孩就咧开嘴傻笑。猛子冒出一句粗话。银汉鱼也说了一句粗话。女孩没搭理他们，也没理会阿波利纳教士，仅对蛭子予以回击：学着他那副傻样儿，“嘿嘿”假笑两声，再做个极难看的鬼脸。教士见了，在三个男孩的后脑勺各敲了一下，他们才老实。

“有什么好笑的？为什么讲粗话？畜生！”

“她是高街的……嘿嘿嘿！”蛭子一边摸着被教士手骨节敲疼的后脑勺一边说。

“我们都认识她。”猛子摸了摸自己那头乱发说。

“要不是蛭子，她差点淹死。”银汉鱼说。

蛭子又咧嘴傻笑。女孩又以“嘿嘿”回击。

“你就因这笑话人家？傻瓜。”教士说着顺手又敲了他后脑勺一下，“这种事还好笑！”

“她是高街的，”猛子说，“那天她在玛鲁卡骑在一个木杠上

划着玩。我和银汉鱼在岸上向她投石子。后来，蛭子也来了……他投过去一个树块正好打中她，她就一头栽进了水里。”

“谁掉进水里？”

“就是她。”猛子说，“我看她在往下沉，心想这会淹死……蛭子那时候还在笑。”

“我，”银汉鱼抢过来说，“我就叫蛭子：‘蛭子，快，你水性好，快下去把她拉上来，她会淹死的！’蛭子跳下水把她救上了岸。我们把她头朝下放在地上，拍她的背，她才把喝进去的水全吐出来。”

教士问女孩：“孩子，是怎么回事吗？”

“是的，先生。”女孩一边说，一边对蛭子的傻笑以牙还牙。

教士说：“那你来这儿干啥？还有你，安德烈西略^①。你干吗拉着她的手？你们俩刚刚在哪个饭馆吃的饭？我可不管这类冒险事。”

“她是高街的。”安德烈西略一本正经地说。

“行了，行了！高街的，高街的，我都听了三遍了。高街的又怎么样？”

安德烈斯接着说：“我是在阿瑙斯码头认识她的。她差不多天天去那儿。她在玛鲁卡的事我不知道……现在我当然知道了！（他生气地看了蛭子一眼）他们我也认识。”

“在阿瑙斯码头？”教士虽然这样问，但并不感到有什么意外。

“是的，先生。他们经常去那儿。”

“他也经常去玛鲁卡。”猪崽说。

“行了！你有多好？小畜生！好，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说。刚

^① 安德烈斯的爱称。

才你说了半天就一个意思：她是高街的。其实你和这帮小无赖只是穿得不同，其它全一样……还有啥？”

“今天上午人家告诉我妈，说‘蒙塔尼亚号’就要入港……我就奔了圣马丁去看船入港……走到阿瑙斯码头……”

“阿瑙斯码头！……你家不是住在圣佛朗西斯科街吗？”

“是呀。”

“那你可抄了近道了！”

“我拐到那儿是想看毛虫在不在那儿，他想和我一起去看船入港。”

“毛虫！就是那个没教养没礼貌的贼骨头？你也是他的朋友？那小畜生老远一看见我，就冲我哼下流小调……哼！”

“我可从来没听他哼过……他是有点坏，可不给别人使坏。他在‘卡斯特雷霍号’船上干活，嗯……他教我划船，教我潜水、仰游、踩水……”

“不错，还教你偷你爸爸的雪茄给他抽，教你逃学、打架……名堂多了，我就不提了。今天你爸爸开船进港，要是看见你和那个大名鼎鼎的毛虫呆在一起，他非气死不可！唉，你们这些孩子呀！”

安德烈斯的脸刷地红了，把头稍微向下低了低说：

“没有，先生……我就没干过那些事，教士先生。”

“怎么着？你现在就准备向我忏悔？”教士讥讽他说，“那就要一五一十，全抖落出来！……算了吧，咱们找个合适的时候再说。……现在咱们再接着刚才的话说。你说你到阿瑙斯码头去找毛虫，那他跟你讲啥了？”

“我没见到他，他运货去了，可却看见了她。她吃着一块大面包，是船上的堵缝工人见她可怜给她的。她说，家里人把她赶出来，昨晚是在一条船上过的夜。”

“她为啥叫家里赶出门？”

“因为她喜欢到外面瞎跑，他们打了她。”

“好家伙！真够意思啊！……那可是女人的一流学堂！小姑娘，你叫什么？”

“西尔达。”女孩冷冷地说。

“是高街的。”安德烈斯说。

“行了！都第四次了！我听腻了！”教士喊道。

“她没爸爸……嘿嘿嘿！”粗野的蛭子说，声音像乌鸦。

小姑娘又以“嘿嘿嘿”予以回击。

“他爸爸是在最近一次鲷鱼季节淹死在圣佩德罗的。”猛子说。

“她也没妈。”银汉鱼说。

“一个叫莫塞洪大叔的高街人看她可怜收养了她。”安德烈斯说。

“哎呀呀！……”教士恍然大悟，说，“这孩子不是穆莱斯的女儿吗！她爸爸两年前死了老婆，今年冬天自己又和那些倒霉的人一起遭到不幸……托圣母的恩典，我没费多大力气就使那家收养了她。孩子，说实话，我都想不起来了，我见过你两次。我这双眼睛真是不中用了。……好好好；可是，安德烈斯先生，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我，”安德烈斯手里转动帽子，继续说，“我听她说完，就对她说：‘回家吧。’她说：‘我回去，他们要打我。我不回去。’我说：‘那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啥？’她说：‘人家干啥，我就干啥。’我说：‘也许他们不会打你的。’她说：‘他们天天打我……一家都是坏蛋。所以我才跑出来。我再也不回那个家了。’这时，我想到了您，对她说：‘我带你去见一位先生，他会帮助你。你要是愿意，就跟我走。’她说：‘行。’我就把她领来了。”

安德烈斯和教士说话时，那女孩除了偶尔以眼还眼，用傻笑和鬼脸回敬蛭子，眼睛一直在屋内的桌椅、墙壁以及地板上转来转去，那心平气静、无忧无虑的样子，好像阿波利纳教士和“蒙塔尼亚号”船长的儿子正在谈的事情与她毫不相干。

憨厚的教士背着手大声对安德烈斯和西尔达说：“就是说：‘咱们人口少，老奶奶再生一个^①。’好家伙，阿波利纳教士可真走运！家庭不和吧！夫妻打架吧！孩子出走吧！那两家渔民互助会争斗吧！穷得没裤子穿的胡安去爱有钱的佩德拉吧！卡瓦加山峰下沉吧！海湾合拢吧！……有阿波利纳教士在此，所有的难题都可迎刃而解：坏变好，歪变直，牲口也能变成懂事的。安德烈斯，谁跟你说过只要我找个本分人家收养她事情就妥了？你知道不？就算有人愿意收养，我也不管了。我不是已经管过一次了吗？有用吗？人家感激过我吗？你听着，我为别人的事伤透了心，也做够了，做到头了，孩子……到头了，行了，我的罪孽已经够深重了！……”

教士就这样边说边走，在屋内转了两圈。他说话的时候，那八个孩子你看我，我看你；有几个在伸懒腰，大多数人都听腻了。教士的身子又习惯地在衣服内扭动了两下，便站在西尔达和安德烈斯的面前，说：

“你们的意思是要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莫塞洪的家，告诉他：‘这个回头浪子知错了，现在回家来了……’”

“不是带我去。”安德烈斯忙打断他说，“是带她去。我还有事呢。我马上要去圣马丁看我爸开船进港，也许他这会儿已经到了。”

“我也跟你去，”西尔达十分坦然地说，“我可喜欢看大船进港了。”

^① 西班牙谚语，意思是：这里的人就够多了，你还要往这儿塞人。

“见鬼！”教士在西尔达面前摆了个马步的姿势，说，“我在为谁操心？我干吗要把这只不成器的老鼠往自己口袋里塞？你们自己都不在乎，我还瞎忙乎啥？……哼，我不去！……”

“您就去吧，波利纳教士。”安德烈斯笑眯眯地看着他说。

“不去！”教士故作无情。

“去吧！”安德烈斯说。

“行了！”教士生气了，“不去就是不去！把耳朵割下来也不去！”

这时候，那八个孩子仿佛商量好了似的，突然一齐喊出：

“去！去！去！”

教士激动地搔了搔头，伸手敲了一下蛭子的脑袋。孩子们立刻一窝蜂似地奔向楼梯，踏得狭小的虫蛀的楼梯台阶吱嘎乱摇。他们一直跑到门廊才停下，一起看教士送给蛭子的那个包。

大家一致认定那包里的东西不是什么高级玩意儿后，安德烈斯对西尔达说：

“等咱们从圣马丁回来，波利纳教士肯定已经去过莫塞洪大叔家了……或者别的哪家……到时候，我上楼去问教士，你就在这儿等着。我打听清楚了再告诉你。你别难过，我们大家会帮你弄好的。咱们现在走吧。”

女孩听了耸耸肩。蛭子紧了紧腰上的绳子结，转了好一会眼珠，才说：

“等我把裤子给我妈送去，我也跟你们去。”

“我也去。”银汉鱼说。

西尔达骂了蛭子一声“驴”。猪崽、猛子等几个有的要去阿瑙斯码头，有的要去渔船，有的要做别的事情。蛭子回家放裤子。八个孩子就这样分了手。

……

前面讲述的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晴和的上午，是六月份，地点是桑坦德滨海路的一间房子。那时的桑坦德还没有扩建，还没有修筑防波堤，不通铁路，也没有电车，没有贝拉德广场，大教堂的回廊没有玻璃窗，沙丁鱼滩上没有旅馆，第二林荫路上还没有集市和简易房屋。那时的桑坦德有内港，小货船一直排到鱼市；有阿瑙斯码头和玛鲁卡海滩；有圣水池，西里洛大叔山洞，无围栅的教士园田和一辈子住在军营的布尔戈斯教区大主教；有蓬蒂达街的烈士碑，冷清空荡的禁地博丁府和三坟路。那时的桑坦德每年十一月三日都要纪念巴尔加斯战役；入夜，人们扮成滑稽人，玩彩灯，放烟火，在博丁广场听民乐看斗牛，有查比里的刺牛、萨巴特里约的长矛刺、雷奇纳的短枪扎以及皮托罗的斗篷诱等拿手好戏。那时的桑坦德有圣克拉拉客店街、瞭望台的酸葡萄酒、布尔戈斯路的雷加切兵营、奥马埃切客栈和船坞。那时在桑坦德老广场上玩抢球游戏的那些老实本分但穿着极差的孩子还是乳毛未退的黄口小儿，由于时间的流逝和对一去不返的往昔的思念，如今已是白发满头，弯腰垂首，一派暮气了。那时的桑坦德深深地、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底里，深深地、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我敢说，闭着眼睛我也能勾画出它的整个轮廓、它的街道、铺路石板的颜色，记得其街道的名字、数目乃至居民的模样。那时的桑坦德在现代青年的眼中既可怕又好笑，因为他们变化不定，分散在各处，对当年的桑坦德的了解都来自道听途说。然而，唯有当年的桑坦德才有资格、有条件将桑坦德这个正在当代各种习俗毫无情趣的混杂中逐渐消亡的种族纯正、富有特色的部分，展现给后代子孙，供他们品评和瞻仰。

二 船长之子

那四个孩子去圣马丁路过玛鲁卡海滩的时候，那个地方显得非常诱人。海水从码头后部的排水口噗噗地向外冒着。一排排的泡沫在卡尼亚迪奥街的墙上和对面的海滩上标记着海潮不断增长的高度。海滩后面有一个仓库，现在还在。东面有一道又高又厚的荆棘篱笆。如今这块地方是园林之家和夸德罗广场，从北边起一直到拉瓦戈菜园的围墙，全是楼房和街道。这就是当年的玛鲁卡。那时候，玛鲁卡有下水道直通海湾，出水口在码头的最前端。下水道的那个洞很吓人，只有极少数胆子特别大的人骑在木头上漂到那儿探过险。毛虫说他干过那种冒险，就是说，在潮水涨退之间的那段时间从玛鲁卡这边的水口进，再从码头那边的水口出。他说那里头黑得吓人，声音很大，有像羊羔般大的老鼠，还听到受刑幽灵发出的那种凄惨的呻吟。听他这么说，我倒很疑心他是不是当真有过那种英雄业绩了。把脑袋伸进那个神秘的黑窟窿里去的这许多人都干过，我也干过。但是，因为害怕看见吓人的东西，从来没有人敢睁眼，毛虫竟说……哼！他说他冒过那种险，那为啥不举出几个旁证？就算是有过那么一次，也得有人证明呀。其实，他说的那种冒险要跟另一种冒险比起来那就逊色多了，可以说，不在一个等级上；就是开玩笑，也没哪个小伙敢吹牛说他干过。这所谓的另一种冒险就是：在那个通向深渊的洞里走上几步。那深渊下有一条石船，上面装着船主们的头颅，他们都是卡拉奥拉、圣埃

梅特里奥和圣塞莱多尼奥的殉难者。深渊的入口又低又窄，上面满是垃圾和污垢。人们路过拱形的洛斯阿索盖斯街从圣菲利普附近的基督墙上看去，不管是大人孩子，都怕得直起鸡皮疙瘩。大家都说，掉下去肯定粉身碎骨，尸首难寻。曾经发生过这类惨剧。虽然没人去深究遇难者是谁，发生在什么时候，但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一开头我说，那四个孩子被玛鲁卡迷住了。现在，再接着讲。

当时，潮水很大，超过最大时的三分之二。海滩上所有的木头都漂了起来，除了平常就有的一些木棍棍，他们看见荆棘篱笆附近还有两根用扒钉固定在一起的梁木。

安德烈斯看见那两根梁木，兴奋得直蹦跳：“嘿！这有啥！我把鞋脱掉，把裤脚卷到大腿，一眨眼就能到梁木跟前，再抓住扒钉，跳上去，用木棍一划……嘿！就是一条船，多来劲！潮水好大呀！……木棍我就藏在旁边，我知道在哪儿。”

银汉鱼和蛭子也想试试，就鼓动安德烈斯停下来。但安德烈斯想快点赶到圣马丁，另外，西尔达也劝他走，所以他就没听那两个穷朋友的话，对眼前的诱惑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西尔达不愿停下，是因为蛭子傻笑着用他那双斜眼示意她看那个该死的木杠，使她想起了那天落水的窘态。

就是说，他们只在玛鲁卡停了一会儿就很快爬上草坪，朝圣水池走去。安德烈斯朝码头方向眺望，虽然没看见信号杆的蓝旗上升起黄色三角旗，就是他父亲的三桅船还未进港，但走得还是很急，他一定要赶到圣马丁看父亲进港，他想船一定比他预计的要快，深怕误了时间。

安德烈斯一直走在前头。一路上，几个孩子总问他这问他那的，弄得他简直不知道如何应答。一会儿，这个叫他停下看

蛭子在草坪上打滚，一会儿，那个叫他看一个小孩在西里洛大叔山洞附近的岩石间洗澡，一会儿，有人又叫他看一条逆风而驶的小货船，一会儿，有人让他看蛭子的斜视和傻笑的怪样。

西尔达对他说：“你爸肯定会带回来好多好东西！”

“有时是带回点这个那个的。”安德烈斯说，并没有转过脸。

“也给你带？”

“大家都有。有一回，给我带回一只鸚鵡。”

“还是香烟好。”银汉鱼说。

“还有果酱。”蛭子说。

“他带回来好多。”安德烈斯对银汉鱼说。

“我可知道啥是果酱！”蛭子舔舔嘴唇说，“我吃过……嘿嘿！是码头上一位太太送给我妈的……我肯定她吃过，嘿嘿，有一天晚上我也吃了，吃了半盒……后来我妈知道了，可生气了！”

“没准他会带大丝披巾回来。”西尔达紧了紧裙腰说，“要是有多多的，安德烈斯，给我留一条行不？”

安德烈斯听了很吃惊，转回头去看西尔达，却看见银汉鱼在地上拿大顶，一会儿这条腿上去，一会儿那条腿上去，就是不能两腿同时竖起，最后折腾了半天才倒立成功。倒立是安德烈斯的拿手好戏，他看银汉鱼这样笨，就踹了他屁股一脚，对大家说：

“玩倒立得这样。”

他便做了一个漂亮的倒立动作，接着又做晃腿、拍脚、摆Y字动作，还来个近乎T字形的姿势。简而言之，他做了各种倒立姿势。他的这些动作难度很大，但他做的时候一点没有吃力的样子。西尔达和蛭子在一旁拍手叫好。安德烈斯用力一晃腿，口袋里的东西全掉在了草地上。东西不多：两枚面值一角五的铜币、一支香烟、一把把儿短了半截的小刀和几张废纸。

蛭子一见香烟，急忙拾起，跑得远远的，等安德烈斯放下腿，拾起地上的钱、刀和纸，他早已从外套一个底儿特别深的口袋里掏出火柴，擦着，点着烟，狠狠地吸了三大口了。安德烈斯扑向蛭子，用拳打他，叫他还香烟时，整个脸甚至每根头发好像都在冒烟的蛭子只能递过去又脏又臭的半根烟了。就这样，安德烈斯还接着吸了好几口才把烟扔掉。拿大顶银汉鱼不是他的对手；论吸烟他也要叫蛭子甘拜下风。他安德烈斯的师傅可不是寻常人，乃是阿瑙斯码头上最厉害的吸烟高手毛虫！说毛虫是阿瑙斯码头最厉害的吸烟高手，就等于说他是世界最出色的吸烟高手！银汉鱼捡起安德烈斯扔掉的小小的烟头狠狠地吧嗒了两下。

到了圣水池，他们爬上大水池喝了水，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口渴。西尔达还洗了手，稍稍理了理头发。随后，他们走进坡度很大的“沙丁鱼厂”巷子。出了巷子便到了莫尔内多草坪。蛭子想在那儿玩玩倒立。他知道自己本事不高，怕伙伴们笑话，就故意落在后面。他要求不高，只想来个头顶地的倒立，但是脚就是竖不起来，弄来弄去，反而把外套的下摆倒落下来，遮住了自己的眼睛。西尔达首先发现他的丑态，示意大家去看。安德烈斯找了一根荨麻，银汉鱼拾了一个树枝，西尔达捡了一块带钉的旧鞋底，三个人蹑手蹑脚朝蛭子走去。

“小畜生，叫我好好收拾收拾你！”西尔达大喊一声，举鞋底就打。她打完了，安德烈斯和银汉鱼跟上去用他们各自的家伙打。蛭子被打得乱喊乱骂，最后苦苦求饶，大家才歇手。这时，蛭子才有空去摸身上那些疼得钻心的包。

银汉鱼说他想去看小码头。安德烈斯说他要赶到圣马丁，并说在路上已经耽搁了好多时间。银汉鱼不听，拔腿向小码头跑去。不一会儿，就听他在下面喊：

“喂！太美啦！潮真大呀！嘿，还有海蟹呢！……下来呀！”

还有啥可说，大家只好都下坡到了小码头。潮水的确不小，但并不像银汉鱼吹的那样大，海蟹也很少，比平常还少。可他就这么说，有什么法子。太阳火辣辣的。清澈见底、有点发绿的海水漫过那儿两次。水底的卵石历历可数。

“安德烈斯，扔给我两个铜币。”银汉鱼站在小码头上喊，脚还不耐烦地直点地，“我一个猛子下去就给捞起来！”

“没有。”安德烈斯答道，他想赶路，一分钟也不愿耽搁。

“你说没有？”银汉鱼大声问，心里挺纳闷，“刚才你把钱掉在地上，还是我给你拾起来的！”

安德烈斯仍坚持说没有。银汉鱼急了。

“哎呀！……就扔一个过来行了吧？快点！就一个，就是那个我给你塞进口袋的，你包在那些废纸里了……”

安德烈斯矢口否认。西尔达忙替银汉鱼说情。终于，那枚包在纸里的尽是污垢的硬币被投入了水里。四个孩子一直目送着它。只见那枚硬币从空中急速摇摆而下，落在地上，然后又弹进水中，滚到一块圆圆的活动着的卵石底下，还露出一一点，从上面能看见。

“喂！”银汉鱼那件快成碎片的半截子衬衣还没脱到一半就停下了，只见他搔搔头说，“那儿可能有章鱼！”

原来，蛭子趁他不注意，眨眼间就解开了腰上的绳子，脱去一直拖到脚脖子的外套，两手向前一伸，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水里。他动作真利索，几乎没出一点声响，水面上也只泛起些微水花。蛭子在水下潜游，所经之处，留下一条微微起伏的波浪。他那古铜色的身体宛如一条金枪鱼，在那块圆卵石周围游来摆去，寻找着硬币。他那头乱发漂在水中，有如一把韭葱叶。他两条腿不停地朝上摆动，用手去翻那卵石，很快从石底下取

出那个包着硬币的白纸包，叼在嘴上。随后，一个漂亮的翻身，两腿一并，手向下一压，身子便涌出水面。只见他牙叼硬币，喘着粗气，活像一头海象。

“喂！你来摸一回？”蛭子用手取出嘴上的硬币，一边踩水，一边对安德烈斯说。

“摸个屁！”安德烈斯早就不耐烦了，“我等够了，不等了！”说完，头也不回，径直上了去无花果园的路。

快到圣马丁草坪，他回头看，才发现那三个小伙伴一个没跟来。他不无根据地猜测，一定是因为蛭子找回来的那枚古铜币；银汉鱼和那女孩恐怕在打它的主意，想用它去买点啥呢。

剩下他一个人安德烈斯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自在，因为他不太愿意在大庭广众中和那类朋友在一起。

当他走过要塞壕沟上那块腐朽的踏板，看见专门赶来看“蒙塔尼亚号”入港的人已把他那个“炮台”挤得水泄不通，他就更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了。那些人他大部分都很熟。有父亲的朋友，他们都是海员；有那天没活儿的领航员。这些人他见过许多回了，在码头上见过，在自己家里也见过；有“蒙塔尼亚号”的船主，他是位富商，安德烈斯对他十分敬畏；有船上一些海员的妻子；有航海学教师堂费尔南多·蒙塔尔沃，他是安德烈斯父亲以及当时所有年轻船长和大副的老师，教书十分认真，非常严厉，安德烈斯怕他胜过“蒙塔尼亚号”船的船主，因为不久的将来他肯定要挨那老家伙的戒尺，受他的治；有坎塔布罗学堂的管理员，他可是个不放过免费露天节目的人，名字叫卡拉尔；有卡拉尔的朋友萝卜伯爵，他穿一件银线绣花大外套，是他年轻时剩下的值得夸耀的东西，不知当年派什么用场，他总是诉苦，说退休金不够他那病弱身体的需要，还老说膝盖疼；有高街的堂洛连索神父，他是个疯疯癫癫的人，脾气挺古怪，硬要叫他的

侄子兼养子科洛——安德烈斯的朋友——去学什么拉丁文；有当上大副、就要出海进行第二次航行的带子，安德烈斯打过人家的头抓过人家的脸，多亏带子大度至今没找他算帐；还有难以忘怀的阿尼塞托裁缝和比亚托雷侯爵府上的著名鞋匠圣托哈……以及众多丑俊不一、相貌各异的看热闹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带来了望远镜，不少人还牵来了家中的猎犬，抱来了自养的羊羔……在蒙塔尼亚山区的这个城市能引起轰动的事不多，所以，一艘像“蒙塔尼亚号”这样的船进港，一艘它的东家、船长和船员全是本地人，又在本地注册的船入港，对这个山城来讲，就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况且，“蒙塔尼亚号”是从哈瓦那驶回，许多人都企盼它带回来自己希望的东西和消息：下落不明的儿子的信、粗制雪茄、各色甜食、巴拿马帽、哈瓦那市场的行情、某个住址不详或命运难料的人的消息、能兑换五十比索的汇票。还有不少人，包括从古巴发财回来的人，至少也希望那艘船能带回来一些消息。人们因同样的原因也对“珍珠号”、“桑坦德号”以及其它少数几条船十分关心，知道它们何时起锚、驶向何处、经过何地 and 装载何物，好像这一切他们都能打听得到。这些船的船长和大副家喻户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家庭的光荣，深深地刻在大家的脑海中。当年已经懂事如今仍然健在的人有谁能忘记那个狂风大作的冬日下午？那天，一条三桅船驶向港口，人们远远地刚刚看见它，就突然听到殉难者的大钟发出悲哀的、有节奏的、缓慢的巨响。

“船出事了！”成百的人喊了起来，他们都很熟悉这种钟声。

“是‘团结号’！”在家里的人都上了街，大家忧心忡忡地喊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团结号”已遥遥在望，也听说海上起了风暴。

钟响时我在罗希学堂上课。听到说“‘团结号’滑向破坏滩了！”，没有一个人问“那是哪条船？”，因为大家都熟悉它，几乎都在等着看它进港。虽然说我们很快放了学，但这件事在公众之间引起的反响我还是一清二楚的。半个城的人都上了街，另外半个城的人从圣马丁要塞一直排到阿诺要塞。人们惊恐而悲痛地看着海上发生的一切：先是海员们几乎奇迹般地死里逃生，随后是那船在狂怒的海涛的冲击下朝岸边撞来，变得粉碎，接着是一大群孩子朝船的残骸奔去，把帆布盖住拉塔斯圣母像，告诫入港的船只开到另一边去。每当有风暴，他们就这样做，至今人们还常常谈起他们。当年在桑坦德人们如何谈论那个惨剧的情况没有文字材料可寻，但多少年来，人们还经常提起，就是现在有人也偶尔把它作为话题。

好，我再回过头接着讲那些等着看“蒙塔尼亚号”进港的人。

在圣马丁要塞上等着看热闹的人非常多，但很少有人说话。大凡人们在等候共同感兴趣的事或面对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根本不容他人插嘴的大海时都是这样……而那天的大海言辞尤为生动，令人赞叹！放眼望去，但见海面上碧波粼粼，微风起处，泛起阵阵涟漪；太阳慷慨地放射光芒，照得海湾的凹凸处和破坏滩的红沙地闪闪发光。尽头，是马蒂安索和阿雷冬多山峰；它的前面是一道起伏不平、阴暗相间的山脉，勾抹出自金特雷斯角和利萨诺山岗至阿利萨斯港和卡瓦达港的一派风光；薄雾环绕，灿烂夺目，宛如仙女用露水的细丝编织的面纱。近处，篷塔尔山丘的沙底接受着潮水苦涩的吻；只有海水懒洋洋漫到邻近海滩或风吹涟漪打湿凹凸不平的巉岩发出的不间断的声响。没有一个人觉得已闻够了那种带咸味的气息，也没有一个人感到在雾间、水面和花上跳跃不定的光束刺眼。

当那些等着“蒙达尼亚号”进港的人在要塞的墙上走来走

去，或爬在矮墙上，或躺在外面的草地上，个个静悄悄的，眼睛只在面前那些景物上留连时，我不知道他们的全部思绪是不是都奔向了大海的那一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即使用巫术把这个不起眼的要塞变成人间最大的奇迹或阿拉丁的妙不可言的宫殿，他们也不会觉得有多大兴趣。这说明在他们眼里自然界的奇观异景更有价值，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那群人中唯独安德烈斯没有注意自然界的奇观，也没留意要塞，即使它突然变成一座绿宝石门的黄金城堡。他在想父亲就要率船进港，至少在想那儿的人都在等候着他爸爸的到来。他只关心这件事，因为他是那个就要驾船进港的船长的儿子，就是说，是这个就要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主角的孩子。他是不是太兴奋、太得意、太专注了！负责照看他的带子拉着他走来走去，一会儿问萝卜伯爵的膝盖疼不疼，一会儿又和卡拉尔聊起他的船形帽，引得安德烈斯不是发笑就是脸发烧。最后，他们找了个最突出、最高的地方坐下。

突然，许多人一齐喊叫起来：

“来了！”

果然是“蒙塔尼亚号”。只见它满载而来，国旗在船尾梯型帆顶上飘扬，抢风驶入港口。领航员已在船上，他的小船就在大船旁边。船刚到港口的前端，便顺着奥拉达达海滩向南，随后像一头驯顺的马驹朝港口水道驶来。微风轻轻推着它，船体好似在松软的棉花上摇摆。

那大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圣马丁上的那些懂行的人中引发出一阵喝彩，在安德烈斯的心中引起一阵激动。安德烈斯是观众中最关心那条船运转及其船长的人。

“蒙塔尼亚号”沿着既定的航线渐渐临近，仿佛像一个人踏上了熟悉的返家的归途。它朝观众云集的岸边靠过来，动作灵

巧而熟练，随便哪个行家见了都明白这是领航员有意要让岸上的“监工”知道：他可不是给人修补旧鞋的鞋匠，他干活从来都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是库东大叔！就是那个在沙丁鱼滩登上大船的领航员。他可了不起啦！最善于领大船进港，总是一路顺顺当当！

船已经走了七海里，现在继续向岸边靠拢。已经可以听见尾波声、水手往帆布袋里塞索具声、为适时抛锚从索盘上放链条声以及船头折叠桁索声。个别观众已经可以看清甲板上自己熟悉的面孔。看见了！前甲板上站着的是萨马大副，他穿一双水鞋、一件深色外套，戴着有金饰带的帽子。……突然，安德烈斯用手指向站在尾楼甲板上的父亲喊道：“看他呀！”“蒙塔尼亚号”船的船长正站在舵轮旁，右手握着旗的升降索。当船几乎完全进入圣马丁上的观众的视野，观众开始向他们欢呼和致意时，他连续升旗三次，以表谢意，与此同时，船员和乘客都挤在右舷向空中抛帽子和巴拿马帽。这时，船上的情形已一目了然。整个船显得体面极了！进港前，他们为了掸去旅途的风尘，把船收拾漂亮，下了多大的功夫，干得有多么仔细啊！炮筒擦得锃亮，帆桁上撤去了防擦垫，桅楼壁和后支条脱掉了帆布套。木栏杆上的羽毛风标在摇动，上书白色船名的蓝旗、商号标志旗和红白相间的桑坦德注册标志旗在桅杆上飘扬。

“蒙塔尼亚号”又一次升起国旗向岸上的观众致意。顿时，岸上、船上又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喝彩声，演出一场抛帽子的动人场面。那船似乎受到了这激动人心的场景的感染，所有的船具都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同时，前下角索浸入水中，把水花溅到铁锚上。铁锚早已挂在吊锚索和缆索上，正在左舷平放着。

船在自己掀起的翻滚着的水沫中潇洒地又好像在嬉戏似地

左右晃动，顺着山岩边向前滑行，一下子躲过三姐妹礁，随后，迅速卷大帆，降主帆、三角帆和上桅帆，接着，是一声清晰而有力的命令：“下锚！”声音起处，只见一个大锚被投入水中。五十节铁索一点一点地往下放，发出刺耳的哗啦声。船猛地晃了一下便一动不动地停在了母熊停泊处平静的水面上，有如一匹疾驰的马突然被骑士勒住缰绳稳稳立在地上一样。

三 两个泼妇

莫塞洪大叔，就是高街的那个（因为阿巴霍渔民互助会有一个青年也叫莫塞洪），是个渔民，年近六旬，又矮又胖；脸像裂开的猪肝；眼小发绿；胡子多而粗，几乎变白，长得乱七八糟，又不加修剪；头发也一样，从没碰过梳子，也很少修剪；走起路来，歪歪斜斜，很不灵活，和所有打渔的一样；说话颠三倒四，笨嘴笨舌，很不受听。一回到岸上，他就没有精打采，对啥也没兴趣，就是说，到了海上他就不一样了。一到海上，他的兴致就来了。他这卑微的肉体只对低级趣味和本能的喜好感兴趣。而只有他感兴趣的东西才能使他死气沉沉的眼睛发出光亮。他的性格比他的身体、胡子、头发、步态和眼神还要糟。他并不凶残，而是爱嘟囔，呆板，生硬和暴躁。他穿一条棕色裤，裤子因为脏以及海水和船上沥青的作用硬得像两条冻僵的腿，裤腰上系了一根皮带；上身是一件粗麻衬衣，外面罩一个瓦伦西亚斗篷；草窝般的头上胡乱扣了一顶加泰隆尼亚帽，就像搭在荆棘篱笆上的一块肮脏的抹布。这些就是那个躯体永久的包皮。这个躯体能滋养疥癣，甚至可以和麻风病联姻，但就是不能碰淡水。

莫塞洪就这样还算不上他家里最差劲的，因为他老婆萨圭塔在各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他。那个女人性情粗暴，说话刻毒，声音刺耳。街上水平一流的吵嘴婆有好多个，但没有一个能和她一比高低。她长得比丈夫高，但十分瘦，眼角老挂着眼屎，活

像一头无须鳕鱼；牙齿又黑又稀又尖，两颊被风吹得发红，脸的其余部分有如一张老羊皮，皱皱巴巴；平胸，长臂，四肢永远露在外面，上面的筋骨历历可见，半里地外就能闻到她身上的沙丁鱼味；她头上总包一条黑手帕，系在下巴上，因怕光手帕一直拉到眼睛上一点点，在脑门上很显眼；肩上披一条又黑又旧打补丁的羊毛大披巾，两个角在胸前交叉垂下，在腰间打了个结；下身穿一条棕色哗叽裙，脚上是一双四处露风的旧鞋。

不过有人说，这个叫人讨厌的女人比起她那个女儿还多少强一点。那姑娘叫卡皮亚，已经十九岁了，和她妈一样邋遢，一样粗俗。个子比她妈矮，但肤色深一些。说话也是粗声大气的，也是个长舌妇。脸上有麻子。她主要的活儿是卖沙丁鱼。每当她头上顶着不断往肩背滴着脏水的满满的鱼筐，下流地扭着屁股，摆动又脏又短的裙子，高声吆喝着走过来时，人们几乎都要闭眼睛、捂耳朵甚至堵鼻子。没有哪个卖沙丁鱼的女人吆喝起来尾音会拔得像她那么高、拖得那么长。谁也别指望她这刺耳的尖声叫卖有个完。要是哪位行人脸上露出一丝不满，或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以示不悦，要是哪家不懂买东西的女仆在厨房的阳台上问她“怎么卖？”听了她的回答却不理睬她，或还价“三个子儿”，她就叫女仆“下来”。如果女仆不下来，或耽搁好久才下来……卡皮亚就把鱼筐往街当中一放，眼睛死盯住那个冒犯她的人。如果那个人怕挨她的冰块揍而知趣地躲开，她就死盯住冒犯者刚才站的那个地方。有时，她看着头一个从她身边走过的行人，或看着所有的行人，或看着街上所有的阳台。要是在这时候碰上她，真不好说她在哪个方面更令人称奇，更叫人惊骇？言语？思想？表情？声音？还是手势？而一个人样样都行似乎是不可能，再说，作为女人又总是和整洁和廉耻联系在一起。其实，那个时候，卡皮亚并没有真的发火，而是半开玩笑

半生气地稍作发泄而已。要是她真的动起肝火，就是说，拉开架势，正经八百地跟与她一路货色的女人吵将起来的话，……我的天老爷！……其实，这吵架斗嘴目下业已成风，正欣欣向荣。简而言之，她的作风和她妈完全一样。这些能耐她都是从我妈那儿学来的，因为她常和她妈一起抬着筐卖鱼，常看见她妈和人家吵架。

卡皮亚有个兄弟叫克莱托，性格不像他妈，而像他爸，寡言少语，但干活很行，已经能下海了。克莱托跟他姐姐合不来，很反感她那些寡廉鲜耻的言行，经常踹她肚子和能够踹得着的地方。他不会用别的方式对待她。

这家人住在高街(靠南)的一幢楼房的五层。那座楼看上去有七层，临街的那面墙比楼上那些木头阳台略微向前凸出少许。我说它看上去有七层，是因为算上底层、顶楼和隔层，就有十四间房，换句话说，就是有十四家住在里面。每家的窝里都有渔具、水衣、盛满肉虫的桶和日用的破衣烂衫，以及这些物件及其主人身上沾挂的污垢和散发的臭气。每家都有阳台，他们在上面杀沙丁鱼，挂放渔网、破布、钓鱼竿……还喜欢从那儿朝街上的行人头上丢他们不要的筋头巴脑。这些零七八碎的垃圾不是雨点般落下去，而是像渔网和湿衣服滴水似的一点点往下掉，所以还不足以使那些不得不非路过那里不可的人产生恐惧。至于那些没有这种消遣的窝，其主人竟仍能在这种腐败的环境中得到滋养，过得自在。如何整治这种情况？其它楼里的房客或住户也并不比他们强。不仅高街如此，其它街的情形，整个阿里瓦渔民互助会，阿巴霍渔民互助会，滨海路各街，阿拉瓦尔街，梅迪奥街，……全一个样儿。

再回过头来说莫塞洪大叔。莫塞洪是一条渔船的船主兼船长，在船上拿两份半薪水，一份半是船主的，一份是船长的。读

者对这个行话可能不懂。那时候，渔船上的收入是大家平分，就是说，每人一份薪水，数额完全一样，莫塞洪就等于拿两个半人的钱。这是他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收益，不过现时的收入只抵当年的一半了，因为他得到的遗产只是一条船。大家都知道这份遗产使他在互助会里有了相当的影响，也明白正是因为这样他的老婆萨圭塔和女儿卡皮亚才变成互助会中最厉害最厚颜无耻的吵嘴婆。

莫塞洪算术极差，就是扳着指头算帐，他都犯糊涂，因此，每个星期六渔船收网返航，在船边收卖鱼钱的重任便全仰仗老板娘即他老婆了。萨圭塔嘴巴尖刻，嗓门高粗，表情吓人，和鱼市上的女人打架手指有力，指甲尖利。这些特点都在收鱼钱的时候得到了展示。因此，倒卖东西的女贩宁去偷教堂施舍箱里的钱，也不敢去找萨圭塔结帐。船主的老婆，不管在不在船边收钱，人们都称老板娘，但只要提起阿里瓦渔民互助会的“老板娘”，大家就知道是指萨圭塔。她可不是一般的老板娘哟！

小女孩西尔达逃出他们家，不愿再回去，是有原因的，这各位读者慢慢就会知道。西尔达成为孤儿流落街头后，为什么要让莫塞洪家收养呢？唯一的理由就是莫塞洪是个有钱有势的渔民，另外，还因为女孩的父亲穆莱斯是萨圭塔独生儿子的教父，和他家是干亲。费了多少口舌才说服莫塞洪及其全家答应收养那孤女就不用说了。阿波利纳教士和许多劝莫塞洪大慈大悲、行善积德的人在说服他之前，听了那家人特别是卡皮亚和她妈多少恶言粗语，也不必讲了。反正，直到互助会答应只要女孩受到应有的照顾就给莫塞洪家不定期的资助，收养孤女的事才算讲妥。萨圭塔鼓动丈夫要互助会把承诺写成字据，遭到拒绝。后来，她见不止一家为了得到资助表示愿意收养西尔达，并不要求立什么字据时，出于贪婪，便劝全家人收留西尔达。她

想，不管怎么说，有了皮革就不愁没有鞭子，只要那孩子住在她家，就不怕拿不到互助会的钱。于是，她就在他们那个破家里给西尔达找了个栖身之地，仅此而已，而让她干的活那就多了。

首先，西尔达没有床。说实话，卡皮亚和她的兄弟也没有床。莫塞洪家除了他们夫妻用的那个帆布床外，再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床了，还不是很舒适不舒适、干净不干净，而仅指形状。那个帆布床放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个房间是所谓的厅，窗户冲着海湾，里面有一张松木桌、一把折叠椅、一条长木凳、一张用嚼碎的面包粘在墙上的圣佩德罗——互助会守护神——像。卡皮亚住一间小黑屋，门开在走廊，她的床就是一个烂掉一半的草垫。她兄弟睡在一个大箱子上。那箱子里放了从面包到鞋子的所有可以存放的东西。西尔达睡在走廊和灶房之间，成了这两个地方的间壁，就是说，她的栖身处走在走廊的尽头，面对着楼梯口。她的褥子就是一堆废弃的渔网，被子就是一小块毛毯。要是可怜的孩子能把自己用的床板、草垫、两条半截的床单和破被子带来就好了！……可是把这所有的东西和她家的全部家当加在一起还不够还父亲欠下的债务。退一步说，她能把自己的床带来，那床也没她的份，肯定会让卡皮亚或她兄弟拿去享用。所以，说来说去，她还是没有床。我不知道西尔达躺在灶房那个角落的旧渔网堆上是否这样想过，但她在那儿躺下，用那半块毛毯尽可能遮严身体后，会眨眼间进入梦乡，却是事实。

莫塞洪家住的情形很怪，吃的方面就更稀奇了。西尔达家的饭食虽然谈不上丰盛，但不管好坏总能吃饱，因为就她和爸爸两人，东西即便不多，分到每个人头上还是不少，况且她是独生女，相对而言父亲总对她有些娇惯；再说，她爸爸可不像

莫塞洪，他总把自己那份匀出许多给她。然而，到了萨圭塔的家，西尔达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吃得又少又差，不够吃还不能再要。他们还虐待她，不是打就是骂，还搥她耳光。每次吃饭，她总是最后一个用公用汤匙去盛砂锅里的豆子和白菜。莫塞洪一家人吃起饭来个个如狼似虎，他们的勺子所经之处你就别想再捞到什么。他们用勺子舀吃的本事实实在高超！……莫塞洪一勺下去，勺立刻就像一辆满载草料的车。只有他老婆萨圭塔略胜其一筹。这女人不管是用勺舀吃的，还是把勺中的吃的往嘴里送，都比她老公麻利。她把满满的一勺吃的往嘴上一举，那半开半闭的尖嘴的两片皱皱巴巴的嘴唇和斜毗在外、如同钉子尖的脏牙便迎勺扑去，随后，只听“呼噜”一声，那勺饭菜就无影无踪了。西尔达眼睛很尖，但也来不及看清到底是萨圭塔的嘴巴扑向那勺食物，还是那勺食物扑向她的嘴巴。一秒钟前还在离砂锅半拃高的地方往下滴着汤汤水水的一勺杂烩菜，还没到她嘴边，竟刷地飞了进去，转瞬间便下到了肚肠。她吃饭时动作之快、嘴巴之大、牙齿之利、喉头之宽，实在叫人无法形容，望尘莫及。卡皮亚和她兄弟虽然吃饭也是狼吞虎咽，但远不如他们的老妈利索。这家人不管大小老幼都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公用勺从嘴里拿下放进砂锅之前，总要在裤子或裙子上蹭两下，免得按严格顺序轮到的下一个该用勺的人嫌弃。

西尔达第一天在这家吃饭就因为不懂这个规矩，让萨圭塔骂了声“猪”，脑袋叫卡皮亚敲了一下。

砂锅不是经常有。没有砂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沙丁鱼多，她就弄上两条，撒上点盐，在炭火上烤着吃，以此充饥。要是没有沙丁鱼、颌针鱼、海鲷鱼、鲑鱼或别的什么在海边不值钱的鱼（有的话，萨圭塔也只给她一点味道调得不好的或两条生鱼），就用一条咸鳕鱼或一条鲱鱼就着放了三天的硬面包或一块玉米饼

吃。这是西尔达的早饭。由此可推知其午饭和晚饭的情形。

就这样她要想安安生生吃这口量少质劣的饭，还得手脚麻利地去做人家吩咐给她的活儿。那家人给她安排的活儿对她这样小的孩子来说也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她要跑里跑外地帮那家的两个女人收拾、晾晒渔网、整理船帆、渔具，等等。……如果全家出动去海湾捕鱼，特别是捕棘鳍鱼（这种鱼那个时候非常多，后来竟消失得无影无踪，据海边的人讲，是因为修了那个马利亚尼奥防洪堤，占了棘鳍鱼的“饭堂”），西尔达也得去。在那儿她虽然年纪尚幼，也要和那两个女人干得一样多，确切地说，得和卡皮亚干得一样多或比她多，因为萨圭塔已经很少和丈夫一起去海湾了。他们给西尔达安排了一个很烦人的活儿：挖肉虫。工具就是两只手：将十个指头张开，像农夫翻地使的铁叉似的在土里挖呀、刨呀，刨出一块土，弄碎，看有无蚯蚓或别的虫蛆，找见了就拾出来放入一口旧砂锅或带把儿的浅口铁锅里，锅底事先放了少许沙土。有时，也会看见她挎个小篮，在浅水滩用小刀翻地，挖刨藏在土中的海蛤，或在沙地上用铁丝勾刨竹蛏。这些活儿都很累人，特别在冬天。但她却因此有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在那儿，她经常和与她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玩得非常开心。他们一起找竹蛏、挖虫蛆、拾海蛤，也玩投坑游戏。她最喜欢挎篮子去内港玩投坑、掷钱等游戏。在那里她认识了蛏子、银汉鱼和滨海路上的其他许多野孩子，特别是那个咖啡壶。这位咖啡壶的事曾经上过书呢。他住在高街，可从不在那儿露面。此外，还在那儿认识了烟斗、灯嘴和几个小女孩。她跟着那帮孩子，逐渐熟悉了阿瑞斯码头，爱上了那个地方，在那儿无拘无束，尽情玩乐，仿佛到了一个远离桑坦德乃至整个文明世界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她不知不觉回家越来越晚了，而且几乎每次回家篮子都空空如也，甚至有时到家已

夜幕四合。反正一整天不回家要挨打，晚回去一个钟头也挨打，倒不如在外边多玩会儿。于是，她干脆就一整天不回家。让她去乌鸦岩，她十次有八次去了阿瑙斯码头，并和那儿的孩子一起到玛鲁卡。安德烈斯就是在玛鲁卡认识她的。

各位注意，虽然西尔达总和那帮野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她也总在场，但她极少参与，只是在一旁看。这肯定不是因为她懂得廉耻，知道好坏，而是因为性格：她天性冷漠，十分内向。她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偷到钱、可可和糖，用什么方法偷，在什么地方可以出手不会被抓住，卖什么价；知道什么样的铜板在什么地方可以用；懂得玩牌；……总之，她知道的懂得的东西多了，比那类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恶习学堂教的还要多。不过，她的小篮里从没放过背着人搞来的东西。她也从没去奥利维罗大叔山沟卖过一颗针一根线，更没有在陆、海两派小偷即高街的和滨海路的小偷的石子战中扔过一块石头。她只是冷眼旁观。原因刚才说了，完全出于性格，而非道德观。

安德烈斯也不参与阿瑙斯码头那帮孩子的偷摸活动，但参加他们的石子战，和他们一起玩潜水，一起拿狗开心：抓住狗，在它脖子上绑一块石头，然后将其扔进水里。他每次捉弄狗都得心应手，马到成功。他最喜欢的事是和毛虫一起划船和在大墙的台阶上钓鱼。西尔达也很喜欢钓鱼，每次安德烈斯钓鱼，她都在旁边看，静悄悄地盯着钓鱼线。

“咬钩了！”一见钓鱼线动她就小声说。

“没有。”安德烈斯总是这样回答，也不动鱼绳。

每次钓鱼他们都这样在大墙台阶那儿呆很长的时间。碰上海鲷鱼，西尔达要帮安德烈斯挂饵；要是钓上两条，她就帮他取下一条。

不管是在一旁看安德烈斯钓鱼，还是帮他上饵取鱼，西尔

达都是静悄悄的，一声不吭，脸蛋和手脚也总是干干净净的。西尔达在那群孩子当中仿佛是一位小姐。安德烈斯因此非常喜欢她，也非常尊重她，而对其他几个常在那儿玩的衣衫褴褛的女孩就很随便了。安德烈斯穿得体面，举止规矩，那几个小偷又脏又粗野。然而西尔达并不因此就喜欢安德烈斯而厌弃那几个小偷，相反，她明显偏爱的好像倒是那个最脏、最丑、最冒失的伙伴——蛭子。这种偏爱不只表现在她经常接近他，因为只要她高兴也和其他伙伴接近，而且主要表现在她对蛭子比对别人更亲切。她经常对他说：

“把鼻子擦干净！洗洗你那张脸！真邋遢！”

或者说：

“叫你妈给你穿件衬衣！……快把你头上那堆草窝收拾收拾！”

和西尔达一起玩耍的男孩许多都没衬衣，都很脏，但她只关心蛭子。蛭子听了她这些关心的话，反倒笑她，或用脚踹她，或像在玛鲁卡那次用树枝打她。但西尔达对他的偏爱却一如既往！这是为什么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原因嘛，大概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因为蛭子特别丑陋特别粗野。人类有一种虚荣，有一种下意识的渴望，就是总想尽力把桀骜不驯的变成服服帖帖的，把丑的变成美的。西尔达要求蛭子做的就是世上某些所谓体面的女人要求某些男人做的那些事。因为这些男人又脏又粗野，而他们不应如此，所以，她们才一门心思地要把他们驯服过来，让他们头发梳理整齐，衣服穿得干净，趴在自己脚下，发出爱的呻吟。

安德烈斯喜欢阿瑙斯码头和在那儿与那些小偷、野孩子混在一起嬉戏胡闹的原因容易说清。他爸爸是海员，他也喜欢当海员；他对海湾以及那儿的事非常有兴趣，十分喜欢闻海水和

船的气味。他常到那儿去玩，因为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船：出租船、遗弃的小船和正在修理的大船，可以满足他向往海员生活的欲望；因为在那儿可以脱光衣服游泳，无人干涉；可以逃学；可以无拘无束地抽烟。最主要的是在那儿可以找到气味相投的伙伴。阿瑙斯码头的这些优点内港和峡谷都不会同时具备，只有玛鲁卡有时可以与之比美，因此，他也偶尔去玛鲁卡玩。

至于他和那帮小偷交朋友，则完全是出于无奈。否则，他就要天天靠动武才能进入那些野孩子的地盘，这样做不仅麻烦，也有点危险。一般说，头一回总免不了动武，随后双方化敌为友，从此便告相安无事。安德烈斯经常送烟给他们抽，还请他们吃城里的甜食，以此讨他们的高兴，对毛虫尤其如此。毛虫这小子块头大，人又粗野，在那群孩子中最厉害，不过，他自己还以为对人亲切、随和呢。总之，安德烈斯和阿瑙斯码头的那些小流氓的关系处得还不坏。

一方面，西尔达在阿瑙斯码头玩得开心，常常乐不思归，在外面呆的时间越来越长；另一方面，没有迹象表明渔民互助会准备付给莫塞洪收养西尔达的资助金，因此，莫塞洪一家已拿定主意不再白养活那个既没用又不听话的小丫头。西尔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一天夜里挨了莫塞洪家的一顿毒打。她挨够了那家人的打骂，这一回她再也忍不下去了，便离开那个家。她下楼时，住在底楼的渔民好人梅切林大叔悄声招呼她暂在他家住一夜，但她拒绝了。那天晚上，她只能流落街头，在渔船上过夜。

四 善良人家

梅切林大叔和妻子西多拉大婶与莫塞洪家住在一个楼，梅切林家在底层。这对老夫妻无论外貌还是为人都与莫塞洪和萨圭塔大不一样。梅切林总是那么精神焕发，笑容可掬。他不胖不瘦，个子中等偏高，健谈，爱交际。经常见他在街门口一边抽烟斗一边给人讲他感兴趣的事，嗓门还挺大；要是跟前没人，他就冲着对过的大门或没人的阳台或过路的行人讲；有时还拿腔捏调，又摆手又努嘴地叫人别打岔，好像真有什么人在插嘴似的。他脖子和腰也有点弯，但是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灰发和两鬓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加上爱说话，老是乐乐呵呵的，那弯腰的样子并不给人以精神萎靡、已趋老态的感觉，只像是辛劳的职业造成的体态。他会低声唱一些青年时代的歌曲，唱得相当不错，还能讲许多故事。

西多拉大婶和丈夫一样也是个乐天派。她体态矮胖短粗；衣服虽然不好，但穿得整齐干净；头上像戴发网罩似的系了一块手帕。她比谁都爱笑丈夫的幽默言语和动作，一笑起来，全身抖动，特别是前胸和肚子抖得最凶。她笑的时候，双手扶臀，头向后仰，本来就体积庞大、格外突出的这两部分就更突出了。人们把她看作一般的土医师，有人几乎要称她是出色的接生婆。

这对关系融洽的模范夫妻一直没有生育过。梅切林在阿里瓦渔民互助会的一条小渔船上干活。互助会的船大的多小的少，小船才五条。西多拉日常主要侍候丈夫起居和料理家务，另

外，丈夫分得的那份鱼也归她卖。她卖鱼有时在船边，有时和招呼她去卖鱼的女人上鱼市，有时就另外找个地方。剩下的时间，她就在邻里间帮这个开剂汤药，替那个止血、包扎伤口，给尼西亚剪条裙子，为孔塞缝补袖子，……或者“料理”陷入困境的某个孩子。

这夫妻俩因人口少，又没有什么嗜好，都保养得不错，而且还积攒了一些金币。他们把这些金币用纸包了三层，放在保险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一到礼拜天，他们就把自己从上到下收拾得焕然一新。西多拉穿一条蓝布裙，一双蓝长袜，上身是呢外套，里面的黑绸衬衣的下摆上缀有穗子，头上换了一块黑手帕，脚上是一双俄式鞋。梅切林是呢裤，呢坎肩，呢上衣，一身黑细呢子料，胸前系着水手式的飘带，腰里扎了一条黑绸带，头上是一顶蓝呢贝雷帽，帽顶有黑帽缨。他的脸刮得溜光，头发梳得特别齐，……就连可以将就的地方也不马虎。

这夫妻俩的这套装束加上一条妇女用于葬礼和隆重的宗教仪式的有绒穗的法兰绒披巾几年前还被阿里瓦和阿巴霍两个渔民互助会和渔民视为传统的服饰呢。

梅切林是高街人，他有一个兄弟竟然娶了阿巴霍渔民互助会的一位姑娘（这类事少见！），惹得亲朋好友、街坊四邻都骂他：“这不合规矩！肯定没好结果！”“哼，那姑娘也不像他们互助会的人！”“阿里瓦的姑娘有的是，可……俗话说，‘什么鱼上什么滩’，这也是天意。”总之，大家对他兄弟娶了别的互助会的女人很不满意。

阿里瓦互助会的人的预言后来竟变成了事实。依我看，这不是因为那女人是阿巴霍的人，而是因为她原本就不好，“不像他们互助会的人”。她嗜酒如命，好逸恶劳。她那可怜的丈夫受不过辛劳和贫穷的煎熬，一夜之间就丢下她这个没有廉耻的女

人和一个长得如黑鬃毛狗的儿子，去了另一个世界。兄弟死后，梅切林夫妇尽力接济这两个不幸的亲戚。后来他们发现那个女人竟背后骂他们小气，说他们对她指手画脚，发现那个小东西越大越坏，比他妈还下流，还发现他们给那母子俩的接济，不管是东西还是钱都叫那女人换了烧酒，就毅然和他们断绝了来往。四年后，那孩子长大了，他就是我们已经认识的蛭子。他虽然是梅切林的亲侄子，但却记不起什么时候去过伯父家。他母亲，外号人称柴槽，有时也偶尔卖沙丁鱼。后来，她丈夫生前同船干活的伙伴见她可怜，就让她每天清晨给渔船或钓鱼的人买鱼饵，这样一天可挣到一比塞塔^①。为了这一比塞塔，她每天都准时尽心地去做，这也是她一辈子唯一努力做过的正经事。

梅切林夫妇要是相信有可能把那个桀骜不驯的野孩子造就成一个有出息的人或至少也说得过去的人，要是蛭子不和他那个没廉耻的妈呆在一起，他们本来是非常愿意把这个没了好爸爸的侄儿带到自己家收养的。他们和所有没有儿女的夫妇一样，非常渴望自己身边有个像这个野蛮的侄儿一般大小的孩子。所以，当阿波利纳教士和莫塞洪商量收养西尔达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老是在那孤女身上打转。好几次他们看见教士垂头丧气地从楼上下来，都差点把他拉进屋里悄声对他说“波利纳教士，您就把孩子交给我们吧。我们收养她，不要钱，而且，我们还要好好谢谢您呢。”但是，这件事全由互助会作主，也许都定下来了，再说，他们也不愿意叫莫塞洪家的人说自己收养西尔达是为了捞互助会的资助，而这正是那家人后来答应收养女孩的主要动机。

^① 西班牙货币单位。

梅切林对西多拉说：“哎，就是画也画不出她那个模样……长得真漂亮，真干净，就像是国王的小艇。”

西多拉大婶说：“可不是！要是上帝不帮她，她就得上楼去受罪了。想起来真叫人难受。”

“没错！”梅切林每当认为对方的话无可辩驳就这么喊一声。

后来，西尔达被五楼那家收养了。梅切林大叔看见女孩上楼去，对西多拉大婶说：

“可怜的娃呀！……等你再下楼来，可就不是现在这模样了！……”

“我也是这样想。”西多拉双手扶着臀部心事重重地说，“我说，水反正是喝不上了，就让它流走吧。咱们就少说几句吧。我怕三月的风，更怕楼上那家人。”

“对！”梅切林点点头，挤挤眼，原地转了半圈，低声哼起一首小曲，好像他刚才啥也没说，好像害怕他刚才说的话被楼上听到。

然而，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留意观察那个可怜的孤女。人们判她坐了牢，还以为做了一件大好事。可看她那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样子，似乎她对牢中的生活根本无所谓。他们看见她在寒冬的头几个月，小脸冻得青紫，挎着盛竹蛭的小篮，抱着装着虫蛆的铁锅，哆哆嗦嗦地走进楼，他们看见她从楼上下下来，不是脸上带有瘀伤，就是额头扎着权作绷带的小围巾，心里升起无限同情。他们没见她哭过，也没在她脸上看到过哭泣的迹象，也没听她抱怨过。倒是西多拉大婶沉不住气，好几次她都想套出女孩的话，知道个究竟，但每次都因为怕莫塞洪家借机闹事，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时，西多拉或梅切林听见是西尔达下楼，就拿起一块大面包跑到街门口装着自己吃，其实是想趁机给那个女孩。

“孩子，真巧！”他或她假装是碰巧遇上了她，说，“我正要把这块面包放回去，不知怎么，今天一点没有胃口……你要是……”

说着就把面包往女孩手里一塞，悄声问：

“肚子饿不饿呀？”

“还可以。”女孩说。

可从她紧紧握住面包的样子上，不难看出，她恨不能把面包一口吞下。

他们想让她在那儿呆上一会儿，问她几句话，但总是没有如愿。她这是为啥？是怕她的监护人报复？还是她天生一副铁石心肠？

老两口认为女孩如此谨慎完全是怕莫塞洪一家报复，因此越发怜爱那无辜受苦的孩子。

他们注意到她回家越来越晚，就去打听她在外面的情况，了解她因此而受到的惩罚，才知道她好多次都在露天过夜，或睡在哪家的门后，或躺在一条小船的活动舱板上。

“长此下去，那不幸的孩子就得叫他们给毁了！”梅切林一提起这事，就禁不住要喊，“一棵这么叫人心疼的嫩苗苗，您早上打，中午唾，晚上骂，能受得了吗！就是三层甲板的大船也吃不消呀！……要是我，我早就跑了！”

西多拉说：“要是老天爷不帮忙，早晚得要那小家伙的小命。这不是无缘无故地把女娃往鲨鱼嘴里送吗？”

“没错！”

一天夜里，西尔达刚回到家，五楼上就响起了萨圭塔和卡皮亚高声痛骂她的叫喊声和西尔达“哎哟！”的钻心刺骨的尖声哀叫，仿佛那儿有一只野兽在抓活人的心。虽说楼里常有人吵闹，但还是有人忍不住要去每个巢穴的门口张望探听。接着，梅

切林两口子就见西尔达没命地从楼上往下奔，好像身后有条疯狼在追她。他们在门厅拦住她。当时西多拉手里端着一盏油灯。只见女孩衣服和头发凌乱不堪，眼睛湿润，神情极度惊恐，充满愤怒，脸色青紫，不停地喘气。

“西多拉大婶，让我过去！”

“可怜的孩子，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呀？”西多拉仍拦住她。

“我走。”西尔达边说边朝大门口走，那时门还没关，“我再也不回来了。那家的人全是坏蛋！”

“我的宝贝，到我家来吧，哪怕明天再走呢。”梅切林边说边拦住她。

“不！”她说，挣开梅切林那只轻轻拉住她的手，“这儿离那个家太近了。”

她溜烟似地跑出了门厅。

“你听我说，孩子！……你等等！……”

西多拉一边喊一边追了出去，可转眼间，女孩就跑得不见人影了，街头只剩下一片漆黑。那女孩腿脚真麻利，就连眼力在渔民中堪称上乘的梅切林，也没看清她是上了济贫院坡还是奔了大墙，还是去了公路。

西尔达那个晚上挨打、出走的情况读者已经知晓，第二天上午她的情况安德烈斯也作了交代，后来，各位还在阿波利纳教士的小房里、玛鲁卡海滩上、圣水池边以及莫尔内多草坪上，看见了这位若无其事、漫不经心的女娃。

西尔达、安德烈斯以及另外两个小偷没有走到玛鲁卡，阿波利纳教士就穿过市场去了高街。他头上那顶教士帽戴得很低，一直拉到眼睛上。因为怕光头总是低垂着。两只手操在胸前，扯着教士服的护肩。身体时不时在衬衣里蹭来蹭去（不穿衬衣时也如此）。还不停地干咳。

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莫塞洪住的那座楼，至少西多拉没看见他。真是怪事！当时西多拉家的门完全大敞着，她居然没见教士上楼。教士爬上五层，用指节骨敲门，随口说了声：

“圣母马利亚！”

屋里一个女人很不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听到这样的应答，教士的背在衣服里蹭了两下，又干咳了两声，手依然扯着护肩，嘴里嘟哝了一句：

“看样子还要和我大闹一场！”

接着，又干咳起来，随后，摸了摸后脖颈，便照里面的吩咐，推开门走了进去。

莫塞洪出海了。家里只萨圭塔和她女儿在，正拆着旧钓鱼绳。这两个女人确实没想到敲门的是憨厚的教士，但是，一看进来的是他，就猜到他为何而来。昨晚的事她们还耿耿于怀，现在看见教士，就想起了他告诫他们要履行互助会就收养西尔达一事所提的要求，想起他要求他们收留西尔达而答应的那些事，想起他们几次三番要求他履行诺言都毫无结果的情景……总之，她们猜教士是为西尔达而来。所以，没等教士问好的话讲完，她们就震天动地地吼了起来。

梅切林大叔那天没有出海，因为头天夜里快睡觉时觉着身上有些疼，就用蓝台布包了一块烧热的砖靠在身上过了一夜。凌晨，他觉得好多了，正犹豫是不是像其他渔民一样起来的时候，就听见互助会那个专事通知事宜的人在街上喊“起床啰！”西多拉说什么也不让他起，结果，他一直躺到大天亮。

他穿好衣服，吃了一小份牛奶加焦炒可可皮。之后，感到闲得发慌，就用吊瓦式的方法搓无须鳕钓鱼绳打发时间。又觉得没有意思，便改用腿搓式搓绳。吊瓦式就是在绳子的一端系一片瓦使绳垂下，一只手握住绳的另一端，另一只手转动瓦片。

腿搓式就是把绳子放在大腿上用手掌搓。后一种搓法方便，搓出的绳子结实。可是，没搓几下，他就疼得受不住，只得仍用吊瓦式搓。就这样一直干到快中午。

他计划搓九十呎^①。最后一呎收尾时，西多拉过来把一个专门用来钓无须鱼的大鱼钩系在绳端的钓鱼线或细铁丝上，再在绳子和钓鱼线的接头处拴一块铅，好让绳子下水时往下沉。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五楼上响起了萨圭塔和卡皮亚的叫骂声：

“大骗子！”

“诈骗犯！”

与此同时，还听见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和摇摇欲坠的楼梯发出的咚咚声，好像有人踉踉跄跄，一步三阶地在向楼下跑。

底楼这两口子惊恐万状地跑到门厅。不一会，就看见波利纳教士一只手扶着扶手，一只手画着十字，从楼上走下来，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拉丁语，祈求道：

“上帝，听听我的祈求吧！别让她们拿我出气，别让我听见那些骂人的话，别让我看到那些凶煞恶神的样子，饶了我吧！……^②耶稣，耶稣……耶稣！马利亚！何塞！……地狱的复仇女神！……呜呼……你听着……你听着！……卑鄙的人！……你们亵渎神灵的胡言乱语我们决不能容忍！上帝会让你们发昏的，一定会的！……至圣至尊的上帝！”

气得发昏的教士就这样一边叫喊一边下楼。楼上那两个女人的叫骂和恐吓像下雹子似的一直不停。

“牛皮匠！”

① 西班牙长度单位，1呎合1.6718米。

② 原文为拉丁语。

“虱子王。”

她们向可怜的教士抛下这两句最温和的咒骂后，立刻跑上阳台，向下喷射更刻毒更下流的话语。她们这样做，是打算从那儿痛痛快快骂教士一顿，骂他一个狗血淋头，体无完肤。教士看见她们那个架势，听见又重新开始的叫骂，吓得两只脚像钉子钉住似的在门廊那儿一动不动，欲出口的一句拉丁语也吞了回去。走吧！要是有人这样命令他就好了！

但是，他走不了了。西多拉和梅切林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他总不能一句话都不跟人家讲就走吧。那夫妻俩示意他不要做声，随即一人拽住他的一个护肩把他拉进了屋，然后关好门。

底楼这家的屋子，靠南是一个带卧室的小厅，有一扇带格栅的窗户，从那儿射进的光线照亮了整个小厅和卧室，也使另一间卧室得到少许光线。两间卧室以隔板相间，隔板上方开一小窗。单间卧室的门开在门廊。门廊的门开着，楼梯底下的厨房和另外两个小得可怜的配间还能有点亮儿，要是门关上，那几个地方便是漆黑一团，就是大中午西多拉大婶也得点灯。两间卧室都有印花布门帘，墙刷得相当白。厅里的墙上挂了三个桃花木画框，三幅画像分别是：卡门的圣母马利亚、使徒圣彼得和大天使米格尔。圣母像下边放了一个配有小梳妆镜的桌柜，桌柜和镜框都有点旧，漆也有些脱落，但都十分干净。家里的其它家具，如四把转椅，两个松木矮凳，带铁头木撑的皮箱，以及矮凳上的盛渔具的筐和细砖地面，也都非常干净。卧室的门帘搭在有碰痕、业已变形的大帽钉子上，因此可以看见里面的床。床实打实地占去卧室的三分之二，床上铺了一条细棉布单子，上面织有蓝色公鸡和其它漂亮的飞禽。床单鼓鼓的，说明褥垫相当松软。屋内有一点点鲃鱼的气味和隐约可见的烟气，然而，瑕不掩瑜，比起楼中其它人家，梅切林的底楼仍不失为一

个盛满玫瑰的银盘，最为整洁。

好，咱们再接着前面的讲。阿波利纳教士被梅切林夫妇拉进屋，让到小厅。梅切林殷勤地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把帽子摘下放在另一把椅子上，用一块草色手帕擦了擦脸，又生气地抱怨起来：

“卑鄙！无耻！有罪呀！呜呼！……无耻之尤！不尊重好人，不尊重教士……连上帝也不怕！大天白日里就这样破口大骂！多恶毒的话！我不欠谁的，找不着我。骗子！……好啊，我这样老实的人是骗子……她才是地地道道的骗子。见鬼！……牛皮匠！……为啥？我是代表人家答应的，人家不给你……也不应该给……就为这我是牛皮匠？……哼，你才是诈骗犯呢！诈骗！为啥？骗谁了？可能没人会相信阿波利纳教士……不过，那是他们不了解他……喂，我什么时候骗过人？……我要是骗过人，就让上帝叫我发昏。（他把长袍撩到膝盖处，露出的长腿上只穿一条棉布衬裤和一双满是补丁的黑毛线袜。）西多拉，对不起，一个钟头前我还有外裤穿，虽然是条不怎么样的……你看，我是不是从他们那儿发了财！……我不是骗子！……贪得无厌！堕落成性！……不过，话说回来，基督虽然是基督，但他受的苦却比我们多……听着，不要脸的女人！……上帝，饶恕我们的罪过吧，就像我们饶恕亏欠我们的人一样。……^①我会真心实意地原谅你们，如果我心口不一，那就让我去见阎王……邪恶的女人！……魔鬼还在吐脏玩意儿？米格尔，是不是？……西多拉，你耳朵好，你听听，那阳台上是不是还在骂人？”

“您也是，她们骂也罢，不骂也罢，您管它呢！”西多拉说，她在设法用玩笑结束这场已开始演变成悲剧的闹剧，“您就躲着

^① 原文为拉丁语。

这些魔鬼好了。消消气。这次毒水吐得多，下回就吐得少。”

“没错！”梅切林大叔说。他一直眼不离教士，耳不离门外。虽然门关着，五楼阳台上的叫骂他一句没漏全听入耳中。他接着说：“这话一点不假。你往心里去也好，不往心里去也好，人家反正要骂。”

“看样子，就是呆在你们这个关得这么严实的避风港里，也挡不住她们的狂风暴雨……要是叫她们猜到我躲在这儿！……我的妈呀！……我不是胆小鬼，跟你们说吧，真刀真枪我不怕，可就怕这些粗言恶语。”

“要是她们猜到您在这儿，”梅切林大叔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好像事情十分严重，“波利纳教士，要是她们猜到您在我这儿……那……就和没猜到一样。有我在家门口，她们休想靠近我的屋子。”

“算了吧！……”西多拉大婶挖苦他说：“人家只要挨家挨户地看，还能不知道他在哪儿？……波利纳教士，您就别操这么多心了。您说，您是不是用匕首刺了她们一个透心凉？要不，她们能这么中了魔似地大吵大闹？上帝呀！您今天是中了什么邪了？怎么想到那两个恶婆娘的家去呢？”

“对，对，对！……这要弄清楚。”

“亲爱的，那我就告诉你。”教士用一块布轻轻擦了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皮（这块布他带在身上就是专门派这种用场的），说：“两句话你们就明白了……今天，那女娃去了我家……”

“哪个女娃？”

“就是穆莱斯丢下的那个孩子。”

“西尔达？”

“对，是叫西尔达。”

“她是啥时候去的？”

“一个钟头前，我看，还不到一个钟头。”

“她从什么地方去您那儿的？……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说，你就别问个没完了。该知道的慢慢都会知道……波利纳教士，您说您的。”

“女娃去找我，不，别叫魔鬼笑我胡说，是人家领她去见我，说：‘阿波利纳教士，昨天晚上他们打她、虐待她。’她就逃了出来，后来在一条渔船上过的夜。还说，她已经无家可归，只能流落街头，在露天过夜……叫我帮她想想办法……你们知道，两个渔民互助会都委托我处理那些没有协议的协议……这是我的运气。都不是什么大事，但也碰到不少麻烦……特别是，不给我选择的权利……我听完了他们讲的情况，就想去莫塞洪家，还不是为了那个无依无靠孤女，听听人家怎么说，……了解一下情况……有可能还要求求人家……这不，我就来了。叫门。人家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可那两个女人根本不听我说，就对我破口大骂，百般侮辱我。原因很简单。一，是我求他们家收养了女娃。二，是互助会通过我和其他人答应他们的要求没有兑现。全怪我好了，让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当时气得我直冒烟，我也不能再呆在那儿了，否则，那两个女人得把我吞了……现在二位明白了吧？”

西多拉夫妇俩心照不宣地交换了眼色。等教士刚打住话头，西多拉就接过来说：

“那现在西尔达没人管啰？”

“只有上帝管她了。”

“您也不必着急。您再想想办法，我也会帮你的忙……那可怜的孩子现在怎样呀？”

“我咋跟你说呢。人家呀……和船长的儿子去看蒙‘塔尼亚号’进港去了……昨晚的事好像没发生似的！唉，这孩子！”

“小孩子就是这样，波利纳教士。那么打算去哪儿呀？”

“我呀，回家。”

“我是说那女娃。”

“她呀？先到我那儿。然后，我去找互助会的头儿，把情况都告诉他，让他知道西尔达已经离开莫塞洪的家。让他们拿主意吧……我是不再管了。”

“要是当初找个好点的避风港就好了。”西多拉大婶说，“您那个时候怎么没想法子找呢？”

西多拉说这话时，她丈夫又是点头，又是做手势，表示赞同。末了，他把拳头在空中一挥，说：

“对！”

“好的避风港！”教士叫道，“要是有好处。我满意，娃也知足了。可是，亲爱的西多拉，你说的那个好避风港在哪儿？”

“就是这儿。”西多拉怀着一片真诚，激动地说，前胸和肚子挺得老高，“就是这个家。”

“你们家！”阿波利纳教士惊诧地叫道，“你们想倒霉呀？过得好好的，想找麻烦？”

“有啥麻烦？”

“你们知道吗？那女娃可是一头没驯好的野山羊！”

“那是因为没有好牧人。现在有了。”

“五楼的那两位，你们怎么对付？……她们能善罢甘休，不跟你们闹？”

“我们知道怎么对付那号人。大家和和气气，好说好商量。要是耍泼，您知道，也有她们告饶的时候。”

“好了，亲爱的，”阿波利纳教士站起，戴上教士帽，说，“既然二位有这样的善心，上帝一定会帮助你们的。我把可能发生的情况告诉你们是我的责任。既然你们不怕，那我就太高兴了。”

那无辜的娃就又有了着落了。没别的事了。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孩子。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阳台上那两个魔鬼在我眼里还不如苍蝇，我怕她们干啥？……基督为我们挨过耳光、受过凌辱、还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拿出勇气为他吃点苦头。”

善良、正直的梅切林夫妇陪教士出门，走到那间靠走廊的卧室时，西多拉大婶拉住教士，撩开卧室的门帘，说：

“对不起，波利纳教士。你看，我们想把她安排在这儿住。里面的这些水衣和渔具我们准备全搬到厨房边的那个旮旯。这些东西占了不少地方，又有一股鱼腥味。这张床现在只有草垫，我们会收拾得像样的。这本来可以给我们那个侄子住，可他不配呀。”

“哪个侄子？”教士边朝大门边走边问。

“就是住在下面的那个桀骜的儿子。”

“噢，……蛭子！……小滑头！跟你们说吧，弄不好，将来比他妈还糟糕。也是堕落玩意……滑头……好，好，我走了。再见，米格尔，再见，西多拉。”

教士一踏上门坎，梅切林夫妇就清楚地听见他嘴里咕噜了一句拉丁语：

“上帝，听听我的祷告吧！”

显然他是在求上帝保佑他不要再挨五楼阳台上那两个女人的辱骂。

他出楼沿马路一直走到去济贫院坡的拐角，都没听见一句骂声。但是，他要是早一分钟出楼，就是另一番“光景”了，因为那时萨圭塔和卡皮亚正趴在阳台栏杆上骂得起劲呢。

五 新的生活

安德烈斯并没有因为看“蒙塔尼亚号”入港就把他答应西尔达的事置诸脑后。在离开教士家的时候，他曾说看完船入港就回去找教士打听如何安置西尔达的情况。午后不久，他离开码头后面靠右手的那条路，穿过新广场集市，朝滨海路走去。

到了教士家门口，他看见西尔达已经坐在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上，正饶有兴趣地往金黄色的小辫子上扎一条玫瑰色的丝带。小辫太短，从左肩上拉过来，她眼睛几乎看不见手的动作，因此，辫子、两只手、丝带和怕挡住自己眯缝着的眼睛的视线而尽力缩着的下巴就浑然成为一体，弄得安德烈斯一时搞不清她在做啥。

“干什么呢？”他走过去问。

“往辫子上扎带子。”她说，并把带子给他看。

“谁给你的？”

“我们用你扔给蛭子那个钱买的。蛭子喜欢烟卷，银汉鱼买了糖。我喜欢帕斯女人她们商店卖的这种丝带，就买了一根。后来，我就到这儿来等你。”

“波利纳教士在不在家？”

“我没问。”西尔达毫不在意地说。

“你呀！真是！”安德烈斯手叉腰，在地上跺了一脚，身子左右一晃说，“这是你的事，不是别人的事！”

“咱们不是说好你上楼，我在门厅等你吗？我早就来了，你

快上去吧。”

安德烈斯一步两阶地向楼上跑去，快到第一个拐弯平台时，就听见西尔达在底下大声对他说：

“要是波利纳教士还要我回那个萨圭塔的家，你就告诉他，我宁可跳海也不去。”

“好家伙！”安德烈斯对她说，“上午在他家的时候您怎么不说呢？”

“我当时没想到呗。”西尔达不高兴地说，一面又往金黄色的辫子上系那根玫瑰色的丝带。

不一会儿安德烈斯就从楼上下来了。

“他去了莫塞洪大叔的家，差点让那两个女人给吃了。”他一边说一边喘气。

“看见了吧？”西尔达自信地看着他说，“那两个女人是不是坏透了？……哼，就是坏透了！”

“他准备让你到一个好人家去。”安德烈斯一本正经地说。

“哪家？”

“蛭子的伯父家。”

“他们叫什么？”

“就是梅切林大叔和西多拉大婶。”

“是不是底楼那家？”

“我想就是。”

“是蛭子的伯父？”

“这还有错？”

“他们是好人……但是，离那个家太近了！”

“波利纳教士说，你不必担心。”

“那我什么时候去？”

“他这就下楼带你去。我该回家等爸爸了。他快下船了……”

嘿！‘蒙塔尼亚号’入港可好看了！……你真没运气，没赶上去看！……好多人都上了圣马丁，看那船入港的人多极了，人山人海！……再见，西尔达。我会来看你的。”

“再见。”女孩冷淡地回了一句。这时，安德烈斯已奔出大门，飞也似地跑上了街。

安德烈斯走后不久，阿波利纳教士就下来了。西尔达还没看见他人，就已经听见他那双大脚踏楼的声响和其中夹杂的嘟囔声。

教士走到最后一个台阶时说：

“这个丫头真是没心没肺！我为她的事差点把腿跑断了，她倒没事似的！……跑了半个城找她，才听说她根本没去圣马丁，人家看见他和两个小偷在篷蒂达街……回家吧。可想起那点杂烩，一点胃口也没有。反正也找了，找不见有啥法子，可找不到人又叫人着急。谁知她就蹲在我这个门楼，已经来了一会了。人家一点不着急……哎，真不懂事！……我说，狂丫头，怎么不上楼去？”

“我等安德烈斯呀，等他上楼呀。”

“等他上楼！……他睡在露天地？他肚子在挨饿？他需要一个好的人家？是你！……既然是你，你就应该比别人更关心这件事，就应该上楼来找我，问我：‘波利纳教士，我怎么办？’……太不懂事了！……好了，好了，把那个发带给我扔了，跟我走。”

在去高街的路上，波利纳教士不停地教导她：

“你现在有了一个好家，可你不配呀！去了人家那里，多谦卑些，别再乱跑了……什么玛鲁卡呀，阿瑙斯码头呀，都别去了……要是你出点什么岔子，叫人家撵出家，波利纳教士可就不管了。听清楚了吗？你爸爸可是个好人，你妈也很好，他们过去都找我忏悔。现在收养你的这家大叔大婶和你爸你妈一样，

也是好人，可以说，比你爸你妈还要好……所以，你要是学坏了，那一定是你自找的，或者是天性如此……要是这样，你就别指望我来帮你改邪归正了……唉！我这个救世主也做够了，罪也受够了，再也经受不起了……唉！就说今天上午那事吧！……说起这事我倒想起来了。你听我说，我们从小街去济贫院坡。等到了坡顶，你先去拐角那儿看看萨圭塔她们楼上的情况。要小心，别叫她们看见咱们。如果她家阳台上有人，你就回来告诉我。如果没人，你就跑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我也跟着过去。我们贴着墙根快走。梅切林在他家等着我们呢……听明白了吧？……好，你走吧。”

西尔达觉得教士没有必要这样小心、这样谨慎，因为教士在莫塞洪家的遭遇她从安德烈斯那里只听到一点点。不过，她也不想叫那两个女人看见，所以，她还是严格按照教士的吩咐做了。她在拐角向萨圭塔家的阳台张望时非常用心，用心的程度与她畏惧那两个女人的程度成正比。阳台上没人。马路上她眼睛能看到的地方也没那两个女人的影儿。教士和西尔达像两颗流星似的穿过马路，一口气跑到梅切林大叔的底楼。西多拉大婶正盛菜准备吃饭，因为早就过了一点，她认为西尔达大概不会如教士想的那样，一说就来。

他们到得也真是时候。西尔达用眼睛把整个房子都扫视了一遍。西多拉端过一个板凳，亲热地招呼她坐。她坐下，一点什么表示也没有。她面前还有一个木板凳，上面放了一大盘肉汤，正冒着热气。汤盘很深，用的时间太久了，上面的颜色褪得不少，釉子暗淡无光，还出现了裂缝。梅切林大叔满脸是笑地给她拿来一大块面包和一把汤匙。他们家吃饭各人用自己的勺。西尔达接过勺，好像这是极自然极平常的事。大家开始吃饭。女孩一点不拘谨，很大方，该下勺舀汤她就下勺舀汤，吃

得十分自然。西多拉大婶或梅切林大叔亲切地鼓励她，她听着，看着她或他，表情平淡，不说一句话。

阿波利纳教士认为这个时候最好把路上对西尔达的训导再重复一遍，但没说上几句就让西多拉大婶打断了：

“你说的这些，还有没说的，她都会做的，用不着你教训她。是不是，我的女儿？现在呢，先好好吃饭，把肚子填饱。肚子里面空空的，得先吃饱啊。然后呢，再到床上美美地睡个觉。至于其他的事，什么干活呀，玩呀，咱们以后再说。”

“没错！”梅切林大叔大声说，“一个人能力有限，不能过多要求……对了，波利纳教士，您口才好，有影响，能不能把这件事的好处和坏处跟管这事的人谈谈？”

“哎呀，这我都知道！这是我份内的事。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呀？”教士说。

“没错！……今天星期六……明天互助会可能要商量救济金和其它事情。”

“这就更好了。”教士说，“我原打算等索瓦诺下午从海上回来就找他谈。既然明天开会，那我明天再来，让互助会商量一下这事。”

“没错！……但我说的话可和救济金没有一点关系。我们收养西尔达完全是出自一片好心，就怕有人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只要求互助会利用它的权力和影响帮助我们对付那些人。”

“米格尔，我明白，我明白……我不会袖手旁观！她们要是找你胡闹，就是跟我过不去……上午她们那凶煞恶神的样子你都看见了……我现在身子还在发抖，耳朵还在嗡嗡响呢。真是两个毒舌妇！下流货！”

“算了。”西多拉半开玩笑地说，“波利纳教士，我还以为您挺有耐心呢。算了，还提它干啥？说说别的吧。”

“西多拉，你说得不错。”教士忙答道，“不管她们怎样，也不管我自己怎样，我都不该再把她们挂在嘴边。可是，我们都是肉体凡胎，又软弱，又俗气，经常把握不住自己。我应当是坚忍的榜样，其实呢，不过是一堆杂碎。我们实在卑微呀……上帝，告诫我吧！好，就说到这儿。你们要是没别的事，我就回家忙我的了……西尔达，说到做到，一言为定。你现在是因祸得福，交了好运。你要是不珍惜这个机会，再出什么岔子，上帝不会饶恕你，我也不会管你了……米格尔，西多拉，祝你们平安。我想出门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吧？……嗯？……你们说呢？”

西多拉大婶站起来狡猾地笑了笑，出门走到街门口，朝外面四下张望了片刻，侧耳倾听了一小会儿，然后回到小厅对教士说：

“外面一个人也没有，连蚊子也没有。”

“喂，你别把我那句话当回事。”教士有点后悔刚才表现出的懦弱，忙说，“真要是碰上了，阿波利纳教士还是顶得住那些辱骂的。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要对你的小心谨慎表示感谢，上帝也会报答你的。”

教士又一次道别，然后走了。

过了一会儿，西多拉大婶问西尔达：

“孩子，除了身上穿的，你还有衣服吗？”

“还有一件干净的衬衣在楼上。”

“就是再好也别想拿回来了。不过，咱们会有的，是不是，米格尔？”

“需要啥咱们就买啥。咱们攒钱就是为了用嘛。”梅切林大叔说。

“可蛭子连个衬衣影子都没有。”西尔达突然说。

“他要是配得上穿，就不愁没有。”西多拉大婶说。

“今天上午他连裤子也没穿。”西尔达接着说，“后来波利纳教士把自己的裤子给了他。”

“他过去有的是裤子！”西多拉很生侄子的气。

西尔达说：“教士是把身上穿的裤子脱下来给蛭子的。我想，他就这么一条裤子。”

西多拉和丈夫互相看了一眼，两人才想起今天看见教士没穿外裤，只穿一条衬裤。

“那你的意思是……”西多拉问。

“我是说，蛭子比我更需要衬衣。”

梅切林和西多拉又互相看了一眼。梅切林问：

“你说他更需要，可是，你穿的这件洗了怎么办？”

“我呆在床上呀，等衣服晾干了再穿呗。”西尔达耸耸肩说。

“噢，你是在哪儿认识蛭子这个脏小子的？”西多拉问。

“就在那下头。”

“他没有衬衣没有裤子干吗要对我们讲呢？”

“安德烈斯说他是你们的侄子。”

“安德烈斯是谁？”

“一个小……就是就是‘蒙塔尼亚号’船长的儿子。”

“你认识他？”

“今天上午我一个人在阿瑞斯码头玩的时候，就是他把我带到了教士的家。”

“带你到那儿干啥？”

“就是教士刚才做的那件事。那个小……噢，安德烈斯挺好的。”

“他认识蛭子？”

“可熟了。”

“他那么有钱，干吗不给蛭子一件衬衣？”

“他生他的气，因为他在玛鲁卡用木块把我打翻到水里。”

“谁？”

“蛭子。”

“那你后来怎么上来的？”

“是蛭子把我拉上岸的。是银汉鱼和一个叫猛子的孩子叫他拉我的。”

“就是说，要是那两个男孩不说话，你就早淹死了，对不？”

“就是。”

“那你干吗还要替他要衬衣？那个挨刀的！”

“因为他那样子可叫人恶心啦！要是给他衬衣，也不能叫他马上穿。他得先把那堆又乱又脏的头发理好，把脚洗干净才行。他可脏了，脏极了！……也野得很！……坏极了！”

“你到底为啥这么关心他？”

“就因为这呀，因为看见他样子恶心呀……他妈妈也不觉得难看……”

西尔达刚说到这儿，就听见走廊上像扔下一颗炮弹似的突然响起一个人的叫骂声。那骂声震耳欲聋，直扑底层的这个小屋，大有横扫一切之势。那人抑扬顿挫，冷嘲热讽，声嘶力竭，穷凶极恶的劲头，分明是在找碴打架。

“拿走吧！好让虱子明儿搬家，明天可是礼拜天……对，拿去做顶鱼筐的头垫吧！这些玩意儿我家有的是……还是等哪天嫁给有钱的侯爵，把它做礼服吧！……让我们昨天扫地出门的公主要给底楼带去好运啦！……拿去吧！让这位公主拿去吧，还有给你们领来公主的那个大骗子！……不要脸的东西！”

直到叫骂声渐渐远去，西多拉大婶才十二分小心地走出屋，发现走廊上放着一个白布包。她拾起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件女

孩穿的衬衣，不用说，就是西尔达留在楼上的那件。她壮起胆子走到街门口，探头张望，看见卡皮亚头顶两个空鱼筐，腰间系一条短裙，手叉着腰，光着腿脚，正朝坡下走去。

六 渔民大会

当年高街的那个叫大墙的地方如今还在，而且仍叫这个名字。它位于高街南人行道第一家和小街南人行道最后一家之间，现在已纳入一个人口稠密、中心地带建有火车站的市区的范围，只是少了小广场的护栏和左边通向小船停泊处的宽石阶。大墙是阿里瓦渔民互助会议事的场所，天气好，会在露天开，不好，就移到塞维利亚大叔酒店开。阿里瓦互助会有塞维利亚大叔酒店，阿巴霍互助会则有桑吉纳酒店。两家酒店在各自互助会中的功用完全一样：娱乐场、市场、客栈和讲台，总之，是渔民花钱的地方。

梅切林在他家里对教士说过，第二天互助会要“商量救济金和其它问题”，果然那天大墙那儿聚集了好多人。上午九点半济贫院的钟声一响，互助会中所有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渔民就全部到会，无一缺席。渔民的首领或者说互助会的主席索瓦诺率先到会，给大家做了榜样。索瓦诺这个人话不多，但很有头脑。他和大家一样出海，挣的穿的不比别人多多少好多少，但却代表两家渔民互助会出任过两届市政会委员，因此显得很老练很有气派。没钱没学识的人常与有钱有地位的人打交道，都会变成这样；如果跟他们打交道的人不仅有钱还握有权柄，那他们还会变得更加傲气；假如他们也像索瓦诺那样当上了官，享受到了荣耀，那就更不可一世了。而两个互助会为索瓦诺竞争官位正是看中了他具有这种渔民中少有的才智和气派。在两届四

年市政委员的任中，他又大开眼界，学到不少东西。桑坦德的渔民哪个没在圣体节或圣周宗教游行的行列中见到过他？哪个没见过他身穿黑礼服端坐在大教堂的象牙椅上，胸前挂着市政委员的证章，手上戴一副白手套……对，是一副白布手套，因为他长期用桨划船手上长满了趺子，没法戴羊羔皮的。

轮到他值班的那一个星期，他让警察守在包厢休息室的门口，自己悠然自得地靠坐在大扶手椅上，从挂了丝绒幔帐的包厢那儿指挥剧场的活动。他有权把带头违法的绅士送入监牢；有权让剧场上演令那些有头脸的人物喜欢的节目，也有权命令剧场上演叫他们讨厌的节目；有权让观众欢迎的戏重演一遍，也有权不准那场戏重演。他如何实施上述各种权力的情形阿里瓦渔民互助会的渔民个个耳闻目睹。

也许，现在竞选部长或省长的年轻人会说这有啥稀奇。是啊，我明白，这就如同梅西奥说他见过交活准时的裁缝一样，毫无新奇可言。不过，还是请这位心直口快的后生家过来亲眼看看当年那个渔民互助会和它的那个头头。好，我这就把当年在大墙那儿召开的那次渔民大会的实况给您重放一遍。您看那个人：黝黑的面庞，粗硬的胡须，散乱的头发，微驼的脊背，多毛的大手；动作不灵便，衣服不讲究……看见了吗？就是他干了那些您认为极平常的事情。现在您是否还认为他的所作所为还不足以令人感到吃惊，还不足以使其周围那些与他属于同一阶层的人感到自愧不如呢？题外话是讲多了些，心直口快的读者一定不胜其烦，颇有怨言了。好，就此打住，书归正传。

阿里瓦渔民互助会召开渔民大会是因为有下列问题急待解决。

1. 马上就要开始征兵，按有关规定，每次征兵，互助会都必须向每个入伍的人发放一百五十雷阿尔的救济金。

2. 由于钓鱼船、捕鱼船、客船和方艉纵帆船没有照规定每周向互助会的金库交纳份子钱，金库已连续两月出现大笔赤字。

3. 互助会的药剂师威胁说，如果他的年薪不增加四十杜罗，或互助会另雇开药少的医生，合同满期，他就不干了。

4. 圣佩德罗日就要到了，必须立即决定是否继续支付节日期间两日三夜的包括宗教和世俗活动在内的一切开销，如：有布道和乐队伴奏的三时弥撒，请城里的长鼓手以及其它杂七杂八的礼仪。这是自古以来头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

5. 由互助会负责救济的五位病人既没恢复健康，也无要死的迹象。

6.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互助会司库宣称：如果那些叫嚷没有及时得到救济金最凶的人不向金库交纳欠款，或者金库没得到授权动用应急资金，他是无法解决上述五个问题的。

这些就是互助会开大会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几个问题。互助会的领导机构由两位渔民首领（一正一副）、司库和收款员组成。他们在小广场最高的地方，紧挨着护栏，大家都看得见。小孩子都骑在护栏上。老一点或懒一点的人屁股轻轻倚在护栏边。其余的人都在广场上，仨一群俩一伙的，聚散不定。主席台上有人讲话或讲得有意思，人们就聚拢，没人讲话或讲得没味，人们就散开。

开会的时候，会场上不停有人低声说话。除这些窃窃私语，还能听到莫塞洪闷声闷气的嘟囔声。他嘟嘟囔囔，没完没了，简直像只牛虻，叫人心烦。主席台上不管讲啥或提到什么，他都要嘟囔几句。他脸不刮，懒洋洋的，低着头，用牙咬住烟斗，操着双手，嘴里叽哩咕噜的，笨拙地走来走去，谁也不理，连太阳也躲着。

还有不少人虽然没有莫塞洪那样粗鲁，但总是对啥都有意见，还动不动就发火。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有意见也不堂堂正正、明明白白地提出，而是转过身去或至少侧过身去对旁边某个尚未开口说话的人咕噜一句牢骚或随便骂上一句什么。

比如索瓦诺说“同意”。

一个小老头就会踮起脚回一句：“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索瓦诺问。

“我就是不同意！”老头把身体往旁边一歪，晃了晃不太厉害的驼背，对后面的人说，“少跟我来这套！伙计，我比你懂……哼！”

还有一回提出异议的是一个鬈发、面色红润、唇短牙长的小伙子，当时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

“那你讲讲反对的理由吧。”互助会领导机构中的一个人对他说。

小伙子听罢把脸往右边一歪，说：“理由……我说过了！”

“你说过了？”

“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唇短牙长的小伙子回过身，背对着主席台，对大家说，“咱们说什么？想什么？你们应该明白，是不是？要不，咱们干吗叫互助会呢？”

一个五十岁上下、十分邈邈的人兴致勃勃地把脸转向左边，接过他的话说：

“撒网的时候咱们是互助会，等鱼吃饵的时候，咱们好像就啥也不是了。”

旁边不远有一个右肩偏低的渔民冲他挤了挤眼，大声说：“我知道……有的人最近发了……比咱强……哼！”

哪儿意见大，哪儿就有莫塞洪。这不，他又开口了。只见他耷拉着大脑袋，眯缝起那一双小小的猪眼，说道：

“他们的开销可不少呀！……一点不费劲儿，多自在多舒坦！可你，老实巴交的渔民去使劲划船去吧，玩命地干吧！……可咱们的帐总算不对！……”

用心险恶的莫塞洪的这个说法在渔民中没有多大市场，也没什么事实依据，但认为现任司库不称职的人却为数不少。这些人都想当司库，但从未得手，他们说，财务上出现问题是因为缺乏一个善于管理的内行，还说，索瓦诺能耐再大，也无法把别人搞乱的财务理顺。

这些就是那幅色彩鲜艳、生动活泼的民俗画卷上的几点阴沉的色调，也是画中人物叽叽咕咕的根本原因。但会议的主流一直由代表领导机构的索瓦诺和像梅切林大叔那样宽厚的渔民把握和驾驭。当然，好心的渔民也有议论，但他们都是明理识体的人。一般情况都是由渔民首领引导和主持讨论。他制止不必要的争论，驳斥不合时宜的意见，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讨论并提出决议。他提出的决议最不听话的人也会服从。没有这种独裁，不管在阿里瓦互助会，还是在阿巴霍互助会，或是在别的什么类似的社团里，什么问题你都休想解决。

会议在露天地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做出了决定。这次开会吸引了不少看客和过路人，更少见的是，渔民们的妻子和女儿也都跑来围观。这些女人敢做敢为，就是不敢破坏传统的规矩，即互助会的规定。

会议最后决定：

1. 从即日起欠款的船必须每周向互助会金库交纳一份半份子钱，直到还清欠款。

2. 通知现任药剂师，互助会不能满足他要求每年加薪四十杜罗的续聘条件，也不会辞退现任医师，更不会干涉其处方权。

3. 协会将付给入伍者每人一百五十雷阿尔的救济金。

4. 将在塞维利亚大叔酒店公布互助会司库的帐目。根据欠款回收和节余的情况逐步取消全部悬而未决的负担，但前提是不能动用保留基金。互助会在暴风季节救济渔民和渔民每周向互助会金库交纳份子钱都是神圣的义务。

5. 仍以与过去相当的资金支付圣佩德罗日的开销。

6. 这也是最后一条：那几位没有恢复健康也没有死亡迹象的病人将继续由互助会救济，直到上帝召唤他们为止。

上述各项决定是在蓝天白日下宣布的，是互助会的全体渔民红口白牙一致同意的，不存在曲解文字的问题，因此，永远不会有人为这些决定去打官司。

决议宣布完毕，人群开始散去。这时，只见索瓦诺咳了一声，扬起头，举起右手，稍停，突然喊道：

“诸位，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讲。”

众渔民都感到奇怪，就渐渐走回去，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圆形人墙，将索瓦诺围在当中。莫塞洪和那个长牙短唇的青年渔民站在圈外，一边竖起耳朵听，一边不满地嘟囔。

索瓦诺开始讲了。他语气平稳、从容，尽量不使人反感。他说，穆莱斯和几位渔民兄弟在最近的海鲷鱼季中不幸在圣佩德罗礁遇难。穆莱斯丢下一个女儿没人照管，互助会在七个月前答应给收养这孤女的人家一笔资助，条件是必须公正和仁慈地对待孩子。他在说到“公正和仁慈地”这两个副词时，特别加重了语气。

莫塞洪听出这事和他有关，觉得自己像是一条大狗，索瓦诺说的话和人们忍不住向他投来的目光像是孩子们从门底下伸进来撩拨这条狗的木棍。

索瓦诺接着讲。他说，互助会没有兑现它通过一些好心人许下的这个诺言，因为已经没这个必要，因为收养女孩的人家

强迫女娃干的那些活儿和对她的野蛮惩罚，不仅早已抵销了他们给孩子吃的那些可怜的饭菜和充当被褥的破布，而且还绰绰有余。

“没错！”有人喊道。

“什么没错！……哼！……”莫塞洪扯起嘶哑的嗓子吼道，“说话得算数！”

“当然算数！”索瓦诺坚定地说，“只要是应当的，我们一定会兑现。不过，我要告诉某些人，西北风吹过来的时候，用桨划比扯帆强。”

“没错！”又是梅切林的声音。

“什么扯帆不扯帆？还不是你惹的我！”莫塞洪嘟囔道，“这儿对大家都刮西北风呢，还是只对有的人刮？……喂，我说你呢！胆小鬼，要说当面说，明明白白地说，干吗躲着藏着的，像个耗子……你小心着！”

莫塞洪这番话在人群中引起一点骚动。索瓦诺看出人们还有些疑虑，又见莫塞洪如此蛮横，就把西尔达在莫塞洪家的遭遇和梅切林决定收养孤女的情况简扼地向大家做了介绍。

有人问互助会梅切林家是不是有条件安顿和保护西尔达，互助会回答“有”。与此同时，莫塞洪又是挥手，又是晃身，又是吼。那个唇短牙长的鬍发青年看看莫塞洪气冲冲的眼睛，又看看索瓦诺的眼睛，一时不知道站在哪一边好。

这时，梅切林大叔开口了。他说：

“请大家听我说。我们收养这个孩子，不要任何人的钱，不收任何人的东西，只求互助会给我们照顾她的权利，让我们为她做某些人不愿也没有做的那些事。我这个要求行不行？我这个要求能不能得到保障？”

“能！”许多人一齐喊道。

索瓦诺马上对莫塞洪说：

“互助会保护那个孩子……你明白吗？……够了，没有必要再说了，有些人是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

莫塞洪这个人对啥都有意见，对什么都反对。索瓦诺讲话时，他一直在走动。索瓦诺讲完话，人群开始重新散去，他便提高嗓门，叫嚷起来。人群散开的声响越来越大，他的嗓门也水涨船高，变得越来越大。他躲闪着席卷着他散去的人群，不停地喊叫。快到塞维利亚大叔酒店，人们才听清他在喊什么：

“喂，你听着，说你呢……虱子王，穷鬼……你是牛皮匠，马屁精。你骂人家，骂比你强的人。癞皮狗养的！你那一伙都是杂种……妈的！”

七 锚链船长

即使外地的读者在旁听了互助会的大会后，还有兴致在大墙那儿停留一时半刻，欣赏一下眼前的山水；远眺自卡瓦加山至普雷萨斯平原的景致；近观不远的桅樯如林的殉难者泊船处或稍近一点的互助会船舶星罗棋布的杜埃索泊船处——关于杜埃索，有个世代相传的说法：“你本事再大，也休想在杜埃索立起建筑。”这话互助会不信，事实上也已被后代子孙中有为的天才所推翻。他们硬是在杜埃索修起了火车站，成了现代社会的变革者；从大墙通向海边的石阶的最高一阶上向正哼着小曲或叫喊着把船驶离泊位的小伙子问话（他们的回答肯定非常有趣）；或从济贫院坡顶上扫一眼那两排又高又窄、像散了架似的房屋：它们互相挨挤互相支撑着；阳台歪歪斜斜，屋檐破败不堪；阳台上放着渔网、破布、钓章鱼的食物，靠里面的墙上晾着渔具；半空中悬挂着沙丁鱼的下水和狐鲣的筋头巴脑；街门口，蓬头垢面的母亲在给光着半截身子的孩子捉虱子。所有这些以及我未提到的更多的情形都发生在阿里瓦渔民互助会所管辖的区域。这个区域的样子就这样一成不变地延续了许多年。刚才我说，还有许多情况和地方没有提及，因为不说读者也可以想象得到，另外，那些情况和地方也不宜将其纳入艺术的大雅之堂。这就是说，假如外地的读者有意再观赏一下上述或别的什么景物，甚至再到塞维利亚大叔酒店门口驻足一刻十分——那儿挤满了渔民，他们喜欢饮晨酒胜过查互助会的帐，我们还

是有时间去圣佛朗西斯科大街从容地逛上一圈的，那儿可是当年穿绿色混纺新潮大衣的雅士、贵妇出没的地方，如果“蒙塔尼亚号”船长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允许的话，也来得及去他府上拜访。海上的人都叫他锚链，此刻他刚和夫人同儿子做完十一时弥撒，正往家返。

我想趁这个功夫给各位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各位可能已经见过他在船上或下船时身穿粗糙但结实的工作服的样子，现在再请你们看看他打扮成绅士的模样。

这个人物个头不高，也许不过中等身材，但身体十分健壮，尤其是肩背和手臂……

请读者诸公勿躁稍安。要说他的现在，还得讲讲他的过去，恐怕得从头讲起。我尽量说得简短，万一做不到，您也别着急。我们在这儿插上一段，不只是眼下需要，也是免得将来再啰嗦，好让我们的故事能顺顺当当地讲下去，因为同类的情况多得很，知其一，便可类推其余。

堂佩德罗出身水手世家，一出堂巴伦廷·平塔多学校，就进了孔苏拉多学校，跟堂菲尔南多·蒙塔尔沃学航海。虽然那个时候他才十三岁，但已经学会了不少本事：找不到劲小的烟，劲大的帕斯烟他也敢抽；会仰泳；不用手划可以立在水中；能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敢从阿瑙斯码头的墙上向海里扎猛子；划船技术超过所有与他年纪相仿的孩子；带头打过两次架，其拳脚在埃斯库埃拉斯广场、玛鲁卡、比尼亚斯草地和其他孩子通常玩耍的地方颇有名气，许多喜欢虚张声势的孩子见了 he 马上现出色厉内荏的原形。他在高街的大墙那儿有许多朋友；一次在桑吉纳酒店和一位在家乡当过台球房伙计的驻军班长打台球，让人家三个球最后还赢了人家。

那个时候，他在穿衣、说话和走路上还保留着陆上的风格：

性格活泼；脚上的皮鞋舌头总是翻向外面；总戴一顶卡楚恰帽；头发发黄；一发火就骂“他妈的！”；非常爱吃面包，而且总是把面包放在口袋里，用手一点一点掐着吃。

进了航海学校，他的言谈举止就渐渐变得和那里的学生一样了。那里的学生好像是特殊人种，似乎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不属于亚当的后代，而是在造船厂的船台上用栎木造出来的，一个个说话粗声大气，出言不逊；看人直眉瞪眼；除了自己的老师，不把其他师长放在眼里；走路耸肩摇背；不喜欢穿长衣，习惯穿扣扣子的外衣；戴的帽子上有金饰带，帽檐是漆皮的，而且拉得很低……脸也不怎么干净。

结业后，他以临时船员的资格去古巴做了两次全程航行。这两次航海，船长是他父亲的一位朋友。他在船上充当见习水手。后来，他到菲罗尔港通过考试获得三副的文凭。随后，他在桑坦德登上一艘三桅船，按照第二期学习的要求，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进行了三次航行。这三次航海，有时风平浪静，稳如泰山，就像坐在自己的脸盆里，有时狂风恶浪，险象不断，九死一生。

最后一次航海归来，他虽然还是个虫蛹，但已生出蛾子的翅膀：那一脸只颌骨以上刮光的胡子比加泰隆尼亚式的连鬓胡还要浓密；两只手上也长出了汗毛；声音变粗了；背也开始有点前躬；皮肤晒得非常黑；和其他水手一样，也喜欢夜间出外娱乐嬉戏。

后来，他在蒙塔尔沃的指导下温习了一段时间功课，便第二次去菲罗尔港，通过了严格的考试，获得二副任职资格证书，遂了心愿。不知什么原因，同行们从那时起就开始叫他锚链……讲到这儿，我想顺便说明一下。可能内地的读者已经发现，本书中业已登台的人物十之八九都有一个绰号，各位也许以为我

这个人有给人起外号的癖好。说良心话，本人绝无这种毛病。我说的都是事实，因为这个港口的渔民和水手差不多都有外号。大家习惯别人叫自己的外号，日子一长，有的渔民甚至忘了自己的真正名字，有的人直到要在注册簿上签字才弄清自己姓甚名谁。不管是无知的粗人，还是有文化有身分的雅士，他们的外号都是突然叫出来的，谁也说不清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叫出来的。一般说来，外号来源于一句话、一件事或一个什么情况，而且是一夜之间就叫开了，至于是谁给取的，什么时候取的，就无从查起了。

锚链取得二副文凭后，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找到工作。那时商船队不少，但他要找的职位却不多。找到工作后，他第一次作为驾驶员进行了航行。

这次航行归来，他已完完全全变成了“水手”。航海学校的学生或首次出海的见习水手，不管高矮胖瘦、头发是什么颜色，都在发生着变化，到他们做了二副航海归来，便都变成了一个模样。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事实就是如此。他们一个个都变得膀大手大，手上汗毛浓密；留着大连鬓胡；架着胳膊；说话粗声大嗓；走路慢慢腾腾；眉头冷峻；说话干脆，用词特别；兴趣像孩子；性情欢快。他们的装束也完全一样：戴的都是饰有金丝带、别着无柄铁锚扣的帽子，穿的都是褐色外衣、褐色长裤，裤脚一律塞在水靴里，都打着黑色水手领带。恐怕正是因为他们举止和穿戴完全一样，人们才觉得他们出奇地像。

锚链当时颇有名气，他在新旧大陆间所有的海洋上经历了种种狂风恶浪回到桑坦德之后，突然觉得，在舰队咖啡店内的那些消遣、与同事夜晚出游、朝圣时的长蛇阵以及同业会中那些例行的露脸的事情（其中有的也过于孩子气了）已不能完全填充他内心的空虚。于是，这个在恶浪排空，深不见底的大海上

从无畏惧的汉子，终于在一天鼓起了勇气，将头上的乱发梳理整齐，穿上新衬衣和漆皮短靴，跑到一个因身体欠佳而非年纪过大已退休的大副家中，求人家把自己的独身女许配给他。那位姑娘正值青春年华，长得就像锚链向一位朋友透露其求婚计划时描述的那样，“体型像船体一样秀美，胸部像船头一样高耸，身材像桅杆一样修长，腰肢像船端一样纤细。”

没有多久，锚链就开始追求那位姑娘。锚链在当时很有些名气，因为那时候的人对为人诚实、在海上吃过不少苦、表现十分勇敢的小伙子都十分赏识，并不计较他们一时的糊涂行为。因此，姑娘的父亲很喜欢他。姑娘也有三次看见他把对面人行道的人赶跑，独自站在那儿，出神地望着她。尽管锚链那时不过是个大副，说话笨嘴笨舌，想说说不出，常急得满头大汗，那父女俩终于还是答应了他。姑娘叫安德烈娅，眼睛明亮宛如太阳，黑发闪闪发光，多得头上都容纳不下，嘴巴……皮肤……简单说吧，整个一大美人。

不久他俩便成了亲。在结婚前一个月，他作为大副进行了最后一次航行，因为回来之后，船长要长期离开，人家就把那条有名的双桅船交给他管。这可是求之不得的美差。当上船长，每月薪水要拿六十比索，过不了多久，还能得到货主或船主通常给予聪明能干、做事认真的船长的那些好处……但是，这突然的变化给他肩上压的担子也太重了！要他适应这新职位应有的礼仪也实在太为难他了！首先，要脱去宽松的衣服和水靴，换掉一个大副的全部日常装束，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再那么自由自在，大大咧咧了，不能再讲那些约定俗成、富有特色的话了……而是要变得庄重，规规矩矩，和商人、经纪人谈话要一本正经；最糟糕的是，还必须穿带翅膀带尾巴的细呢料衣服……把他粗大的身躯塞进长礼服、脚装进漆皮靴、毛茸茸的又粗又

大的手伸进羊羔皮手套里……真是让人烦透了！这还不算完，最后还要在他那个经过理发匠的刮刀修整过的头上扣一顶糟蹋人的高筒帽……穿上这身打扮上街不能走快也不能使劲转动身子，否则，衣服的缝会绷开，扣子也会绷掉；去办公室办事要按时新的规矩和人家打招呼；说话或做事要斯斯文文地坐在椅子上……但头上那顶帽子到底是放在地板上还是拿在手中可叫他做了难！要按他的心思，他宁愿把帽子从阳台上扔出去！

他第一次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这身装束，不禁哈哈大笑。

“穿上这些玩意儿，再拿上根拐棍，整个一个乡下庸医。”他大声说。

“那你就去买一根吧。”他妻子说。

锚链一听，惊异地看了看她。

那个时候，让一个船长拿手杖出门，无异于劝一个戴护心甲的士兵手中握把扇子，是会叫人笑掉大牙的。

不过，他最后还是适应了新的装束，尽管只是在正式场合，就是说在非常隆重的时刻。除去正式场合，他都穿宽松的衣服，样子介乎于大副与船长之间，就是说既舒服自在，又不失庄重。

他儿子满三岁那年，人家又把桑坦德最好的船只之一“蒙塔尼亚号”交给他指挥。他脑子灵，在待人接物上远比适应讲究的服饰进步快，所以，很快就博得了乘客的赞赏和喜欢，成了大家最满意的船长之一，也赢得了船主的赏识和信任。他不仅人缘好，而且航海技术精湛，管理上尽心尽职，因此大家都喜欢托他捎带一些小件货包，把半岛上的土产带出去，将海外的物品捎回来。这样一来，很短的时间他就挣了许多钱。尽管如此，尽管读者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四十开外的中年汉子，但他在工作之余，还是以往的那个锚链，还是那个喜欢孩子、娱乐、富

有特色的话语、宽松的衣服和家乡小事的大小伙子。

安德烈娅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们已经见过的安德烈斯。她后来逐渐发胖，现在我们看见的她已是一位十分端庄的中年妇女：白皙，丰满，活泼，美丽。

那天她挽着丈夫的胳膊去做了十一时弥撒。她穿一件罗缎黑衣裙，披一条马尼拉大披巾，戴上罩一方丝织花边的头巾，手上戴一副雕花露指手套，手中拿了一把珍珠母扇子。锚链穿的是长礼服和一条十分考究的黑细呢子裤，裤脚由两根细带子系在靴子底上。长礼服内是一个缎子坎肩，上面垂挂着怀表的两节弯弯曲曲的金表链；宽大的黑方格绸领带上别着两个用细金链连在一起的钻石别针；头上戴一顶高筒帽，闪光耀眼；脚下穿一双漆皮靴子；手上戴一副灰丝绒手套。这一身漂亮的穿戴紧紧地绷着他的脖颈、腰部和手脚，使他浑身上下感到不自在，加上天热，头上脸上身上直往外冒汗，使他那张让帽檐和有点发灰的连鬓胡围在当中的黝黑的脸直闪闪放光，脖子上那浆过的衬衣领子发皱变软。

这些他都预料到了，上帝也知道他不喜欢，但是，他非上街不可，因为妻子想上街已经想了整整好几个月了。上街是妻子最喜欢的事情，他又太爱她了，干吗要在这个容易办到的事情上毫无道理地惹她生气呢？再说，既然安德烈娅挽着他走在街上感到比省长夫人还得意还风光，他又能听到所有走过他们身边的人说他的妻子比所有的公主都美丽，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夫妇俩就一起去了圣佛朗西斯科大街和旧广场。一路上，每走一步，都有人同他握手，向他致意，向她祝福、问候。安德烈斯走在母亲的右边。他穿着节日服装：一件合身的云纹领外套，一条窄幅混纺羊毛裤，一件斑纹坎肩，领口系一个蝴蝶结，一双新的高腰皮鞋和一顶仿虎皮长毛绒帽子。遇见

他那些臭味相投的朋友，他总是很高傲地和他们打招呼。有时，碰上和他一起在阿瑞斯码头玩耍的野孩子向他挤眼，他装着不认识人家。他们做完弥撒就往家走，一路上又不知停下来多少次，接受了人家不知多少次问候和祝福。他们走得很快。因为要在家里请客人吃饭，而且时间定好在一点；因为安德烈娅不放心雇来的那个比自己女仆高明的烹饪老手；因为说不定还会有别的客人登门造访。

我和各位读者到达他们家时，锚链船长正把手套和烟斗放在衣柜上，他妻子正把刚叠好的头巾和绸裤放进衣柜的一个抽屉里。安德烈娅真想脱下身上那套罗缎衣裙，换上一套随便点的羊毛衣裙，锚链也恨不得用水手服替代那身绅士装，但是，他们却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他们要恭候客人。按照当时的风俗，一个像锚链这种身分的人刚刚从海外归来，必须把箱底翻出来，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去见客人，尤其那天又是节日，再说，他妻子在这类事情上又格外认真，人又长得那么漂亮那么端庄。

安德烈娅去厨房看看那儿的情况的时候，楼门口响起了敲门声。锚链急忙去了客厅……这间当年的船长客厅里，白白的墙上挂了锚链从当见习驾驶员起乘坐过的所有船只的画像、一个金纸框镜子和两三幅船长夫人上学时绣的丝绒画；角柜和桃花心木靠壁桌上摆着中国蜗牛壳、珊瑚花束、香味布娃娃、一个立在音匣后面的大托盘和一条浮在假海上的船。这条船左右各有一个蜡果篮，都有玻璃罩，上方还悬挂着一个椭圆形的蜡果篮。厅里还放了几把樱桃木靠背椅，长沙发前铺了一块地毯。阳台、卧室、走廊和小会客厅的窗上用的都是印有花枝图案的麦斯林纱窗帘，地面都是松木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算了，各位还是别查点了。带亚麻坐垫并镶有柠檬香的桃花木靠背椅，座

钟，大银烛台，一把拉^①半高的金纸板框镜子，萨尔瓦或巴尔德洛画的全身像，丝绒壁纸，卧室的塔夫绸窗帘，每个房门前和每件主要家具前放的那种地毯等，这些都是极少数人家才有的陈设。这些人家的女人见了粗人就皱眉头，而只有他们的儿子才穿绸里子的长礼服。这些小少爷就是渴死了也不喝公共水池中的水；和其他孩子玩逮人游戏也斯斯文文；他们宁肯让人剥了皮也不赤脚到玛鲁卡骑木竿划水玩……

对不起，我又扯远了。我确实尽量避免走题，但刻在我记忆中的那个时代那些人物的每一个细节总跑出来纠缠，搞得我束手无策。

好，咱们书归正传。刚才敲门的，也就是第一拨客人，是四楼上的那对夫妇和他们的大女儿。他们是店铺世家，很尊贵的。但情趣不同一般的锚链觉得他们十分乏味。接着来的是退休船长阿金德。他性格开朗，有固执的比斯开人信口开河的习惯。锚链觉得他还有点意思。堂娜欣福里亚纳·坎顿就不如阿金德了，她已过四十五岁，丈夫当年是大副，害热病死在非洲海岸，让她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他妻子的朋友退休少校夫人以及她的那几位千金就差得更远了。至于其他那些或因远亲或为致谢或出于关心来看他们的人就更不用提了。锚链只有和他所谓的“狐朋狗友”在一起才会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锚链的“狐朋狗友”包括他的大副萨马和先后到的那三位来吃饭的客人。这三位其中一个是船长，另外两个都是大副，一个叫起得早，一个叫带子，就是在圣马丁和安德烈斯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带子在这几个人当中年纪最轻，很想成为他们中间最有学问最文雅的人，自然也就最爱虚张声势，最毛躁。起得

① 西班牙长度单位，1把拉合0.8359米。

早和他正好相反，样子冷漠，很少言语，说话也声音很小，好像十分勉强，但出口的话却很硬邦，明明是一句玩笑，口气却像在发火，十次有九次叫人误解，而他的话正因此而具有非凡的魅力。带子特别爱说，那样子好像世上没有他不会的、不知道的事情。他是个粗人，却喜欢用文词，其实都是他根据需要随心所欲生造出来的。因此，他说出的话往往是一堆大杂烩，好话讲得很粗鲁，脏话反倒说得好文雅。

带子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到时，锚链家里还有几位女士在。起得早进来时脱帽向女士们微微点头致意，然后坐下，表现尚可。萨马的举止也没太出格，他也不会。他进来后就往杳晃一躲，一句话没有，一边在手上转帽子，一边几乎无声地用嘴吹索兵帕曲。

疙瘩船长比锚链略微年轻一点，穿的和锚链一样体面，两人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他在礼仪和交际方面差不多是个外行，和锚链相比，可说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不过，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总得和别人来往。他听说在一家之中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大家都应向女主人献殷勤，所以，当他发现安德烈娅与其他女士坐的长沙发上还有个空档时，就走过去，挨着船长夫人抛了锚。他坐下时没费什么劲，只是转动了一下身体以拓宽自己占据的地盘，原来他屁股大，沙发上那个空档小。他坐在女士们当中感到有点挤，也使同座的人觉得不自在，但终于镇静下来，摆出一副绅士的样子，也不和谁搭腔。

带子晃着身体、气喘吁吁、脚跟踏得地板震天动地地走进来时，男主人正以最大的耐心忍受着那乏味的时刻；安德烈娅在和女客们谈话；萨马转帽子转腻味了，正直上直下朝地板缝里吐口水玩；起得早左脚跷在右膝上，身体尽量朝后仰着，一只手放在领子里，一只手拿着帽子，装得十分认真地听锚链讲

他一向少有的正经话，装得实在过分，叫人觉得颇为滑稽；而疙瘩船长呢？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断定，他正哀求上帝帮他想个法子尽早从那个难堪的境地中解脱出来。

带子一见这个场面就全明白了：这几位男士不善于应付这类场合，心想那几位女士肯定也不很不自在。他准备给那几个同事上一堂交际礼仪课，开开文明玩笑，逗逗乐，叫女士们也开开心，以此结束眼下的这个尴尬局面。他说干就干。他招呼这个一下，拍拍那个的肩膀；一会儿对锚链旁敲侧击，一会儿向安德烈娅大献殷勤；恭维恭维这个，讨好讨好那个。好人带子的这一招结果怎样？他这些机敏和逗乐的语言水平有多高？您一看就知道了：等他重新回到圈子里，还没在他拖来拖去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厅里已无一位女客，女主人也满面通红，忍住笑正往外走呢。

锚链一看厅里只剩下他们五个水手了，就朝沙发上的疙瘩身上扑去。那时，疙瘩的脸刚舒展开，身体刚从麻木中恢复常态。锚链压在他身上一边揉搓他，一边对他说：

“得了！得了！……别再傲了，伙计，瞧你那副模样！”

带子说：“谁叫他打肿脸充胖子呢！……”

“你是干这种细活的行家。”起得早一本正经地说。

“那是当然。”带子说，“咱们啥事应付不了？大事，小事，咱都行。这不是吹，看见没有？我来的时候，她们一个个好像在教堂念经。后来呢？都笑得前仰后合。……嘿，你们呀，都是海里的金枪鱼，除了海上的事，啥也不懂……”

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笑着。锚链在场，萨马一般都规规矩矩，不敢随便说笑，因为那到底是他的船长。但是那天，他看见大家你拉我扯，开怀大笑，也受到感染，竟当着船长的面放声高唱了一曲索兵帕。其余四个人也学着他的样儿，边

唱边挥动拳头，那手舞足蹈的劲儿简直像古巴黑人。后来他们想玩牌，但女主人进来说汤已经摆上了桌，于是五位水手便一起去了餐厅。

锚链在海外逗留了五个月，有两个月几乎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这要放在现在，任何一个人归来在家与朋友相聚共餐时，首先要问的都会是：

“现在西班牙谁当政？政界有什么情况？最近一次决定是什么时候宣布的？又在酝酿什么革命？咱们的省长是哪位？……”

但是锚链乃至当时所有像锚链一样的人都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他刚听说起得早还常去酒店，等大家坐定，就递给起得早一盘盛得冒尖的面条，急不可耐地问道：

“内林现在做啥？……烂斗篷呢？……还有七牙、放倒船，他们都做啥呢？”

这些以及类似的事情才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当然，其间还常常插进别的话，比如，起得早要油橄榄，就对坐在对面的萨马说：“把那玩意儿给我递过来。”带子要安德烈斯给他斟酒，就对他说：“小伙子，要祝酒了。”等等。

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们几乎严肃认真地谈了一会有关船长对他儿子安德烈斯将来职业的打算。安德烈斯渐渐长大了，他父亲希望他进航海学校。锚链想，在他还没厌倦航海或上帝还没有收回他的执照，让他葬身渔场之前，他可以把儿子带在身边实习。但孩子的母亲坚决反对。丈夫每次出海，她都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现在怎么着？还要叫儿子也去干那种危险的职业！她当然不同意。

锚链一看她那边晴转阴，就立刻变了话题。点心吃完，桌上又摆出杜松子酒、苦樱桃酒和饮咖啡的餐具。当年喝咖啡是每人一只带耳的咖啡杯，咖啡用沸水冲开再经过滤袋过滤方可

饮用。

安德烈娅和儿子“怕打扰他们”，便端着各自的咖啡退了出去。水手们见此喜出望外，又活跃起来。

起得早和带子跳了一曲库库耶。应主人的要求，他的大副萨马一手持刀，一手拿一条发皱的餐巾，连唱带比划地表演了《萨马拉库莱》的一个片断（他正是因善演此戏才得了萨马这个绰号），其他人则在一旁帮腔。

他们就这样玩呀乐呀，末了，还相跟着到贝塞多林荫路上去遛弯儿。

这些大小孩个个都是男子汉！他们在狂风恶浪中经受住了无数次死神的挑战！他们沉着、冷静、勇敢、无畏，对圣母真诚地祈祷，把船舶驶向世界每一个港口！

有什么诗章歌颂过比这些“小事”更伟大更壮烈的情景吗？

八 父母之心

堂佩德罗先生，的确是这样。您讲的这些事情，这些情况，还有取得的这些成就，都再次证明“蒙塔尼亚号”确确实实是条了不起的船。“蒙塔尼亚号”有今天，您可出了大力。您驾驶它在大洋大海里来来去去，一直顺顺当当，真是难得的运气。您确实有本事，连海上的风暴都在为您效劳，一会儿推船前进，一会儿叫船停下，总是让它按时到港，从未耽误生意……祝您继续吉星高照……说到海上的意外情况，顺便问一下，您还坚持要您的独生儿子当海员吗？

这番话是“蒙塔尼亚号”的船主、富商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在锚链请朋友吃饭的第二天对锚链讲的。那天，他俩单独坐在连克雷斯的办公室的套间里进行交谈。船主的办公室是位于港口的一幢楼房的一个夹层，地方很小。办公室的套间光线很暗，满是灰尘。那位富商坐在书桌前的扶手椅上，穿得不像样，坐的姿式更不像样。书桌上堆满了待处理的信函和白糖、面粉及可可的样品。锚链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沙发很脏，上方的墙上挂了一幅“蒙塔尼亚号”的画像，和他家里挂的那幅一模一样，还有一张用黄色小钉钉住的每周邮政时刻表。

富商一面这样说着，一面亲切地抚摸他认真叠好的那份“蒙塔尼亚号”最近一次出航情况的摘要报告。这份报告是手下人为了让他掌握情况匆匆忙忙在旁边那个房间里整理出来的。锚链跟着船主走进办公室的套间，照船主的意思把门关好。

锚链听了船主那句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觉得船主问得突然，问得奇怪。突然，因为船主和他谈儿子的事还是头一遭；奇怪，是他根本就没去想儿子除了当海员还能干什么别的职业。因此，他惊诧未已就脱口而出，反问船主：

“他不当海员，干啥？”

“干啥不行？……干啥都比干海员强。干别的事，随便什么人都能过上家庭生活，毫无问题，可要是干上海员这冒险的职业，你就是心肠再好运气再佳，也别想过上。这您很清楚。

“您说的对。”锚链说，深深地叹了口气，皱起眉头，好像他内心深处的秘密已被船主看穿。

“再说，”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接着说，“您和其他同行的情况也不一样。一是您在事业上很有成就，二是您就这么一个儿子。您完全可以让他自己挑一个喜欢的职业。”

“他最喜欢的就是当海员。”锚链忙说。

船主装着没听见，继续说：“或者您给他挑一个合适的职业。孩子们的兴趣有时是心血来潮，有时是想入非非，有时是受了别人的影响……这您明白。”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堂贝南西奥先生。”锚链说，口气之认真，神情之严肃，真叫人难以相信他就是前一天和起得早跳索兵帕舞的那个大大咧咧的海员，“让我给安德烈斯挑职业，……可我给他挑啥职业呢？包打官司的讼师？”

“咳！”

“半瓶子醋的大夫？”

“哎呀！”

“检查官？……公证人？……教授？……”

“行了，行了！……堂佩德罗，我的朋友，您全没说对。您说的这些职业都没意思，都是受穷的事……什么律师、大夫……

法官、文人！都一边儿靠！这些人看起来都像回事，可实际上都是饿肚皮的货……做父亲的应该给儿子找一个实实在在、靠得住的事……谁说人不是只靠面包活着，那您就笑话谁。那些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都从来没把肚子填饱过。面包，面包，首先是面包，我的堂佩德罗先生！就是说，钱，很多的钱！有了钱，别的就全有了。您知道，我小时候，父亲在山里看牲口，母亲在玉米地里给人当短工，我上的是啥学？就是村里的老师教的那点四则运算、教义问答和一手不怎样的字。我就凭这点玩意儿和极大的耐心，今儿打扫仓库，用扫帚打咬面袋的老鼠，明儿又去办公室干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去给人家抄送、邮寄信件。我忍耐，再忍耐！向前，再向前！今天当店员，明天向前挪一小步，后天再跨一大步……直到现在。我想结婚，人家就把我看上的女人给了我。我不知当过多少次贸易法庭成员。只要我想干，市长的职位就是我的。我没买汽车，是我不需要，这儿唯一的一辆汽车不到大日子根本不出门。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我的屁股没在课堂的板凳上坐过？您发现我和那些所谓头面人物在文化水平上有什么差别吗？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是，商业才是城镇的命根子，是一切东西的实质，是青年人最好的最值得去干的职业，而且他们也用不着再受我当年受的那些苦那些罪了。堂佩德罗先生，您明白我的话吗？”

堂佩德罗先生非常明白堂贝南西奥先生的意思，正因此就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而这些担心都不无根据，比如，他怕儿子一辈子在办公室里干那些没意思的工作，等老了还是穷得一无所有，外面的世界没见过，也没有一技之长。

“胡说！胡说！”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对锚链的每一个顾虑都这样予以驳斥。其实锚链是很想和他达成共识的，而且表现得很明显。接着，船主讲了一番他的道理：“眼下桑坦德的商业

可称得上是上等面包：少而精，将来准是个金磨盘，只要咱们不贪得无厌，冲昏了头，只要不做糊涂事……就像这几天闹得满城风雨的那种蠢事……谁讲的？在哪儿讲的？我都记不得了。说什么现在不是在修阿兰胡埃斯到马德里的铁路吗，要是在阿拉尔和桑坦德之间也修一条铁路，再从咱们这个港开辟一条到古巴的航线，会有很大的好处。什么铁路！什么轮船！全是冒险！全是异想天开！是不安分的人在白日做梦！他们一无所有，倒想骗人家的钱去碰运气，到头来只会落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结局。好了，咱们再接着说刚才讲的那件事。只要咱们量力而行，不做冒险的蠢事，什么铁路呀、轮船呀（托上帝的福，幸亏这些东西不过是一种怪念头，只是几个吃饱了没事干的人在那儿瞎起哄而已），在生意上聪明小心地投上一小笔钱，这点钱用不了一年就会生出一大堆钱。堂佩德罗先生，您是不是有点开窍了？”

堂佩德罗是渐渐开窍了，所以，他才直截了当地对船主说，他承认船主说的千真万确，句句是实，但要他叫安德烈斯走从商这条路还有些实际困难。虽然他锚链因为职业的关系常和商界打交道，但他对商业知之甚少。谁能帮他的忙呢？上哪儿找个后台老板支持呢？他儿子能靠谁呢？通过什么门路让儿子干上这一行呢？

“我正想谈这个问题。”堂贝南西奥说。他一谈起生意上的事，就好像讲经师登上了讲经台，因为别的事他一窍不通。另外，看样子，他为安德烈斯的职业已费了不少脑筋，而且对解决办法已胸有成竹。他说：“您就把安德烈斯交给我吧。我只有两个孩子，男孩和您的儿子差不多大，过了夏天我就把他带到办公室来。让他俩在一起工作，成为好朋友。一起工作对两个孩子也是个激励。只要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孩子在他父亲

的葡萄园里干活，安德烈斯·科林德雷斯的爸爸就能在这个葡萄园里吃到上好的葡萄。再过些年，这些勤奋的孩子就成了有经验的商人，您和我也就该退休了。如果您乐意把存款入股做生意，到时候，您就会得到不少的红利，小钱就会变成大钱。……堂佩德罗先生，我的话您明白吧。”

“我明白，先生。”显然，锚链对这件事非常认真。他答应了一句，接着说，“要是他干上了这一行，又觉着不喜欢，干不来，可咋办？”

“咳！您这个人真是。”船长说，“咋办？顶多是个又懒又笨的伙计。可当了海员，要是他晕船，或者淹死，或是不争气，把船给卖了，您说，哪样好？”

“是啊，是这么回事，堂贝南西奥先生。”锚链忙答道，他这个人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从不掩饰自己的看法。

“我没说错吧？”船主往椅背上一靠，将身体舒展开，大声说。他非常得意：尽管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到底说服了锚链。

“我想，咱们还要再商量商量。”锚链站起身说，“您真心实意为我儿子的前途操心，还给他指了个道儿，我这里先谢谢您……我很快就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您别奇怪，我这个人，越是好事，就越想看得远一些，就像我开船，得先看准码头。把前进的方向调准，才能到达目的地。”

锚链说到这儿，用右手紧紧握住船主伸过来的手，因为有点激动，他在说“堂贝南西奥先生，愿听您的吩咐”这句告别套话时，竟使船主眼冒金星，头直犯晕。锚链走后，船主一个劲儿地吹那五个发紫的好像粘在一起的手指头。最笨的人见了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也说明，和锚链们握手，特别是在他们有点激动的时候，还真有点危险。

奇怪，真奇怪。堂贝南西奥为啥如此关心安德烈斯的前途？

这位心肠硬得像帆布袋子的富商是不是吃错药了？锚链船长的儿子走运不走运，是不是会喂鲨鱼，跟他有啥关系？这位算盘打得那么精的人从什么时候起发现船员很少享受家庭温暖？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眼里如同赔本的买卖，从没听他说起，怎么今天突然这么关心起来了呢？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他和安德烈娅的看法竟完全一样？……原来是这样！……对，是安德烈娅！……锚链想了一路，直到此刻才如梦方醒，恍然大悟……“我敢打赌，”他心里想，“肯定我老婆到他那儿和他商量过。堂贝南西奥反对我让儿子当海员提出的那些理由肯定也是她的意思。不过，都讲得头头是道。我不能因为不是我想出来的就拒绝接受。”

安德烈娅的确到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办公室去过，也的确是找他商量如何反对丈夫对儿子将来的安排。丈夫每次出海都要呆很长的时间才能回来，想到变化莫测的大海，想到海上恶劣的气候，她就为他的安全担忧，那痛苦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她用不着遮遮掩掩，她就是特别爱自己多情的丈夫，锚链也的确称得上多情丈夫，是个顶好顶好的男人。丈夫一个就够她担惊受怕的了，现在怎么着？让儿子也去当海员？这不是要她为两个亲人整天坐立不安吗？现在丈夫不在，还有儿子在跟前，要是儿子也干这种职业，那不就是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吗？要她同时为两个人的安全担忧吗？她好几次想和丈夫谈这个问题，有时也让他看出了自己的担心，但始终没有好好谈，总叫他把话题岔开。一谈到儿子的事，他不是开玩笑，就是啃她的脸蛋，或是抱着她转，亲她的嘴。他铁一般的胳膊抱着她的姿式和教父抱着教子让神父往教子嘴上放盐的姿式完全一样。可安德烈斯一天天长大了，该做决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安德烈娅越来越担心了。她考虑了好久，终于下定决心，在丈夫回到桑坦德的前三天，去了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办公室。她

像所有操心儿女前途的母亲一样，用发自内心的质朴而令人动心的话语向船主述说了她的担忧、她的心愿，苦苦哀求他想方设法使锚链放弃那个百般折磨她的计划，并要求他千万不要叫丈夫知道她来这儿同他商量过。

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是个没有多少能耐的男人，但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却总是本能地做出有利的决定，因为他这个人材料虽然粗一些，但终究是个好材料。另外，他天资不高，连最平常的事都缺乏主见，喜欢采纳别人的见解，做点别人不做的事情，特别高兴别人看重自己。他打心眼里敬佩船长。他见过船长的儿子，觉得那孩子长得很英俊很聪明。船长夫人这样漂亮这样正派的女人如此看得起他，他认为是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他认为她的忧虑非常自然，她的愿望非常合理。听了她那番伤感的话语，他还真有点感动。他不仅真心诚意地答应全力帮她，还提出由他负责安排安德烈斯的职业。堂贝南西奥说到做到，这读者已经知晓。他说服了船长。要是他讲的那些道理和做出的许诺还不足以使船长回心转意的话，他真的还会做出更多的许诺，比实际上走得更远。

锚链一到家，就向安德烈娅谈儿子将来职业的事。他主动谈这件事还是破天荒头一次。安德烈娅知道丈夫刚刚去了什么地方，所以，锚链一开口，她的脸刷地就红了。锚链一看心里全明白了。他佯装生气，但明摆着是装相。安德烈娅装着没看出来，向他一五一十地全部做了交代，还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忍辱负重的样子。

“这事咱们得好好说说！”锚链大声说。他在屋内走来走去，还用力挥手，使劲踏地，但始终背对着妻子。他接着说：“自己家里的事跑到人家屋里去说……这可不行！”

安德烈娅偷偷看他，见他始终不转过脸，就跟在他后面，而

且离得非常非常近，一边走一边说，口气低声下气的，但看得出是装出来的：

“亲爱的，我原以为我那样做是对的，谁知竟是大错特错。现在你都知道。你是刀，我是肉，你想从哪儿开刀就动手吧！”

“太太，我就是要向你开刀！”锚链猛然转回身说，“真的！……现在就动手！还要多割几块肉！您过来！坐在这儿！”

锚链往沙发上一坐，然后把妻子放在自己膝盖上。

“看着我的脸！……把鼻子伸过来！”

他在她的鼻子上啃了一口。

“把耳朵伸过来！”

他咬了咬她的两只耳朵。

“现在我要让这一大包肉到阳台底下去。”

说着，锚链抱起妻子走到阳台跟前，口中喊“一、二、三”，就转起圈，胳膊一上一下，妻子躺在他的怀里像是在荡秋千。他抱着妻子转呀荡呀，不停地亲她的脸蛋。他和妻子这样嬉戏是家常便饭。

“亲这儿……是因为你多嘴……亲这儿是因为……你多话……这一下……是……我乐意。”

安德烈娅笑个不停，好像有人一直在胳肢她。她受着如此舒服的惩罚，明白锚链并没有责怪她……岂止是没责怪她，他还对她说，一切都按她的意愿去办呢。

九 安德烈斯的爱好

锚链和妻子在家里亲热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安德烈斯正在去高街的路上。一路上，他碰到熟人就停下告诉人家他父亲回来了，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航海中的趣闻讲给人家听，说他家昨天请了几个客人吃饭，还说客人中数萨马和带子那几位有意思。安德烈斯去高街是想看看西尔达在新家安顿得怎样，因为他认为自己是那女孩的保护人，对她的事很关心。

走到大墙那儿，他看见科洛从海边拾级而上，肩上扛了两支木桨，有一只手提了一个桶，里面装了半桶的东西。科洛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疯神父堂洛连索的侄子。安德烈斯向他打听梅切林大叔住在哪儿，才发现他心里很不痛快，正要问是怎么回事，只见科洛把木桨往地上一丢，说：

“唉！……真气死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他……唉，……就是我那个神神叨叨的叔叔，人固执得要命，唉，今天上午，你说倒霉不倒霉？我正要出门上船，他就在家门口拦住我，唉，非要我接他的班……就是说，非要我学拉丁语……活见鬼！你说，我知道那是啥玩意？学了有啥用？”

“让人讨厌呗。”

“可不是！他还挺着急，说过了夏天就……那个驴看我说什么也不想学，就他妈给了我两拐杖，就是他用的那根到处是疖头的拐杖……那个该死的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打人……我干那玩

意儿做啥？有交学费的钱，给我买件衣服好不好？我这么一说，他又打我一拐杖。你说，他是不是牲口？他说，有一个……怎么说来着……反正和教堂有关系……对对对！他说，有一个教士的位子是属于我们的，说要是做了教士就会有許多好处。哼，什么好处！挨打！那个教拉丁语的比我这个野蛮叔叔打人更凶。听说他叫堂……堂……”

“堂贝纳贝。”安德烈斯说，“我听人讲过。”

“对，就是堂贝纳贝……”

“那你就等着挨棍子吧！他打人好凶哟！”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才继续往上坡走。到了梅切林大叔家门口，科洛说：

“这就是他的家。”

科洛的家在对过，在街的另一头，所以他俩便在此分了手。科洛快步走了。

这时，从底楼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西尔达，一个是蛭子。蛭子穿着阿波利纳教士送给他的裤子。裤子没有改，只是把裤脚向上卷了几下，所以，裤裆一直掉到脚脖子那儿。加上那件又长又大的外套和头顶上草窝般的乱发，蛭子活像一个能行走的垃圾包。

“我还有一件衬衣……嘿嘿嘿。”丑陋的蛭子用右手拍拍左腰上鼓鼓的一个包对安德烈斯说。

安德烈斯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这时蛭子已朝坡下跑去。西尔达对安德烈斯说：“我要他们给他一件衬衣，他们不给，说他不配，说他妈不知羞耻。今天上午我在大墙那儿遇见他，就领他来家里，想让他的大妈看看他真的没有衬衣，好给他一件旧的。他开始不愿来，但后来还是跟我来了。开始他们不给，我磨了半天，才答应给。可他要是把衬衣换了酒喝，把衬衣再弄

没了，他们以后就啥也不给了，也不让他来这里了。他妈是个酒鬼，他也很能喝。他真难看，真脏！你说呢？……你进来呆一会儿吧，这儿可好了……我再也不想去玛鲁卡和阿瑞斯码头了……再去就不是好孩子了……快进来嘛，楼上那两个女的要是下来会看见你的。别站在门口，她们会往你头上倒垃圾的。那两个女的可坏了！坏极了！昨天互助会对莫塞洪大叔说他把我折磨够了，他家的女人要是再找我的麻烦，就要叫她们吃官司。因为这她们又闹了半天……真是坏透了，坏极了！”

西多拉大婶正在屋里忙乎着手中的活计，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就走出来看。西尔达指着安德烈斯对她说：

“他就是那个小……嗯，那个领我去教士家的好人。”

西多拉大婶听了，说很高兴认识他，夸他做得对，还赞他长得帅。安德烈斯听了这番赞美，脸涨得通红，但对大婶却有了一个极好的印象。西多拉大婶说她没见过“蒙塔尼亚号”的船长，但她丈夫见过，常对她说船长人品好、正派，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她听说船长也是高街人，就更加觉得他了不起，更加为他有安德烈斯这样的好儿子而高兴。她说，安德烈斯心眼好，同情流落码头的西尔达，并把她领到教士家求教士帮她。她告诉他，教士去莫塞洪家谈西尔达的事，他家的那两个女人对教士可横了。她还对安德烈斯说，他们早有意收养西尔达，但考虑到一些情况，强忍下没提，要不然，他们早就把西尔达接到家中了；现在真是谢天谢地，西尔达终于进入了安全港，互助会已经警告那两个不要脸的臭嘴婆娘，既然她们不愿收养那个可怜的女孩，人家收养了就不许再玩什么花样跟人家捣乱。

西尔达打断大婶没完没了的话，对安德烈斯说：“走，去看看我的房子。”

她的卧室里没有碍手碍脚的东西，收拾得非常干净。里面

放了一张床，也十分整洁。还有一个衣架，挂了大婶的几件旧衣。

西多拉说：“等我把她的衣服收拾好了也挂在这儿。这不，我正把这件长袍给她改了穿。我这件衣服是细棉布料，差不多还是新的。咱们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的人家，但是，只要有条件，我们一定要到店里给她买件新的。有块够两件衬衣的粗布我已经泡在水里了。她眼下最需要的是衬衣。这可怜的孩子来的时候，几乎身上啥也没有。”

接着他们来到小厅。厅内地上放了一堆打绳子用的股线。股线旁有一把椅子，上面有一件长袍，已拆成几片。这几片布就是西多拉裁好准备给西尔达缝衣服的。西多拉拆长袍时，女孩也帮着一起干来着，而且，干得很认真。大婶要她喜欢家，打算一点一点地教她做针线活，学教义问答，学扫地、生火，总之，要她学会一个良家姑娘理应做的事情，将来成为一个能干的管家人。西多拉说，女孩死了父亲后喜欢到外面野跑，全怪楼上那两个女人，因为是她们的使她厌恶家的。以后这种情况不会有了。她该出去就出去，该在家里就在家里，当然，不管在家在外面，她都只能做一个女孩能做应做的事。

大婶讲话时，西尔达脸上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一会儿看看养母，一会儿瞧瞧安德烈斯。安德烈斯则始终全神贯注地听大婶讲，他已被她直率和善意的话语所打动。他一直看着大婶的眼睛，只有一次盯了一眼西尔达的平静的眸子，似乎在说“你听清楚了吗？”。后来，他觉得以眼暗示还不够，就干脆直接对他说，而且口气十分严肃，十分坚定。

“你要是再去阿瑙斯码头，再和蛭子那个坏小子在一起，那你就是个不知好坏的女娃了。”

西多拉说：“阿瑙斯码头她是不会再去了……是不是，孩子？”

……蛭子嘛，那就要看他的表现了……是不是，孩子？唉，这傻丫头会看上那捣蛋鬼啥？这么关心他？……我看，纯粹是可怜他……对不对，孩子？”

西尔达耸耸肩。她问安德烈斯圣佩德罗日来不来高街玩。安德烈斯说有可能来。西多拉大婶听他们提到圣佩德罗日，就讲开了过节那几天的热闹情景。她说，过圣佩德罗节，有篝火、布人、草人、狂欢、跳舞；人们一连三天跳呀玩呀；还有上发条的假牛犊；家家阳台挂上彩旗；人们不在家里睡觉，都跑到酒店或露天地里吃饭，在长鼓的伴奏下跳呀蹦呀；街上摆满了桌子，上面有酒有油煎饼；慰安堂白天晚上都开放，圣佩德罗的祭台上灯火辉煌，不断人进人出。其实这些情形安德烈斯都知道，因为自从他能独自上街，圣佩德罗节他就没落下过一回。

他看见墙上挂了一根用麻编的钓鱼绳。他很欣赏这根钓鱼绳，看得很入神。他觉得，和这根钓鱼绳相比，自己那根小细绳算啥？再说，上面用的鱼钩也不怎么样；瞧人家这钓鱼绳，那才是真货呢！西多拉大婶看他看得这样入迷，这样喜欢，就把渔具筐端过来给他看。那天，梅切林大叔是去捕沙丁鱼，捕沙丁鱼用渔网，所以这筐钓鱼绳没有带走。这种钓鱼绳安德烈斯见过不止一回，不是晾在阳台上，就是堆在筐子里，都是卷放着。大婶对他讲了各类钓鱼绳的用途和使用方法。钓鳕鱼用的线绳粗细像大头针的针头，尖端很细，用大鱼钩。钓海鲷的绳八十多巴拉长，每隔一拃挂一个鱼钩。捕狐鲑的钓鱼绳分三段，第一段最长，叫“阿温”，粗细相当两根钓鳕鱼用的绳，第二段比较细，最后一段是铁丝，用大鱼钩。钓鳕鱼和海鲷一般用沙丁鱼做饵料。钓狐鲑用的饵料就比较随便了，通常都用玉米叶，因为它不会像纸一样被水泡化。捕海鲷需要一个盆子装钓鱼绳，就像她手里拿的那种，大小一英尺见方左右，盆壁向上呈坡形。往

鱼钩上挂饵的时候，鱼线逐渐在盆底盘成一个一个的圈，上了饵的鱼钩都靠向盆壁。上饵很费时间，一根捕海鲷的钓鱼绳上往往要挂二百多个鱼钩。从另一方面讲呢，这种钓鱼绳捕的鱼也多，有时一次能捕上百条。捕鳕鱼，渔船顺水漂游，几乎不动，一般在百呎深的海域里进行。海鲷很笨，总是“送货上门”，极易上钩。捕鳕鱼船开得要快，这种鱼十分贪吃，咬上饵，就连钩吞下。总之，要捕鱼就得把船开远点，再远点。渔民往往两三天不返航，有时是因为就近找了码头过夜，有时是因为碰上了意外的风暴。沙丁鱼一来是成群结队，撞上渔网鱼鳃就卡在网眼上，死在网中。这个和如何在港湾内使船安德烈斯都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大婶就没有讲。

安德烈斯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着西多拉大婶的介绍。西多拉见他听得这般认真，非常高兴。

“太有意思了！”小伙子舔舔嘴说。

他告诉西多拉大婶，他非常非常喜欢钓鱼，但还没去过远海，就连圣马丁和奥拉拉达海湾之间的海面他也没去过，最远就是阿瑙斯码头，或坐毛虫的小船去小海湾钓鱼，钓的也都是鲷鱼苗：那儿全是这些鱼苗！……从没见过狼鲈，连四分之一磅重的鱼也没见过。因此，他盼着快快长大，好堂堂正正地和伙伴们一起租条渔船，尽情地捕鱼，想捕什么鱼就捕什么鱼。在航海之前他只能这样。等他可以去航海，那时就会有船，就会有许多水手和他一起捕鱼了。他就要进航海学校了，爸爸昨天吃饭时就这样说的。总之，他把自己知道的和想到的都告诉了西多拉大婶。他自信大婶和西尔达都很认真地听他谈自己的事。大婶对他很亲热，请他吃当天烤的面包和沙丁鱼，但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谢绝了。临走，他说会常来看她们。

他回到家，母亲先是亲热地吻了他一阵，然后对他说，他

以后不会去做海员了。他一听就呆了。他当时并没有去想这个消息是令人高兴呢，还是叫人伤心，而是在犹豫：是立刻跑到西多拉大婶的家报告她这个新情况呢，还是改日再说，因为他刚刚还对人家讲，他就要当海员了！……

十 小货船的命运

安德烈斯的事很快就上了新的轨道。这件事的幕后策划人是他母亲船长夫人，而出面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父亲锚链船长的是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先生。锚链又要率船去古巴，整个七月都不会在家。安德烈娅决心在丈夫外出期间，用某种哪怕微不足道的信约把儿子拴住，以实施堂贝南西奥提出、锚链已明白无误地表示接受的那项计划。但男人很容易变卦，为防万一，他们在安德烈娅同锚链商定把儿子托付给堂贝南西奥，让他将其培养成商人的当天，就给安德烈斯请来一位老师单独给他上课，帮他温习算术，教他写一笔流利的英式斜体字。每天学两个钟头，需要学三个月的时间。做生意的其它本事就让他以后慢慢在办公室学。堂贝南西奥说，在干中学，半天学的东西胜过在学校学一年的。

安德烈娅对初学生意的儿子千叮咛万嘱咐，特别告诫他要和堂贝南西奥的儿子和睦相处，搞好关系，因为船主说过，而且对锚链说过好几次，他儿子也要去办公室工作，他要让他在商界飞黄腾达，出类拔萃。安德烈娅对这个初期阶段非常重视，认为两个孩子小时就建立起亲密的友谊，长大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牢不可破。

安德烈斯很了解堂贝南西奥的儿子。他叫托林(安托林)，虽然什么都敢做，但身体不怎么样，长得瘦不说，脸色也苍白。玩跨步，他一步只能跨三英尺，轮到他跨，总面有难色。玩逮人，

他跑一会儿就累得不行了，所以，随便哪个人都很容易逮住他。弹球还可以，但并不出色，弹的时候总吐舌头，球离球穴也总有几拃远。他去了两次玛鲁卡，每次回家都在床上躺两天，后来干脆不敢去了，原因很简单：每次去玛鲁卡都得光脚，要是不光脚就等于没去。另外，他穿的高腰皮鞋后跟歪得很厉害，帽檐上的漆皮开裂、脱落得很多，看上去很脏。这两个地方就是托林最惹眼的标记。按他父亲的地位，他本应也可以是个爱干净爱美、属于在多里加或博拉多拱门里打扫干净的地上玩没有竞争性的弹球游戏的那种孩子，但实际上他并不是。

安德烈斯对托林的情况很熟悉，因为在桑坦德，与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不管大小高矮，他都认识。正因此，他对托林没有反感，但也从未视为密友。现在既然让他和托林合作共事，他就尽量和他好好相处，并且很快和托林成了好朋友。在当时，桑坦德的男孩都巴不得和安德烈斯交朋友，原因很简单：安德烈斯在男孩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样样会，事事能，长得相貌堂堂，仪表非凡，像个小少爷，又胆大厉害，像街上的小流氓。

其实这是表面现象。安德烈斯和托林成了朋友使他得到了从未得到过的乐趣。这乐趣和托林的宠物——“安托尼托青年号”小货船有关。那时候，“安托尼托青年号”常运煤到桑坦德，每次到港都停泊在鱼市岸边。托林的父亲堂贝南西奥和货船老板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港口有不少生意来往，双方关系也不错。堂贝南西奥很照顾船老板，出的运费船老板都十分满意，不仅如此，每当船老板资金拮据，要求他预支两三千雷阿尔，他都从未回绝。船老板由此就欠了堂贝南西奥不少人情，所以，他对堂贝南西奥先生的儿子托林就与众不同，另眼相待。具体说，就是托林可以随便上船。日子一长，那小货船竟变成了他的宠物和私产。

那么“安托尼托青年号”都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堂贝南西奥的关照对小货船有多大的意义？小货船是如何变成托林的宠物的？要讲清这些问题，有必要腾出一些篇幅先介绍一下这类货船。

有些吃饱没事又喜欢管闲事的人曾挑起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那些跟随哥伦布去寻找新大陆的人和那个趴在布隆丁的背上通过尼亚加拉瀑布上的绳索的人是否比哥伦布和布隆丁更勇敢更具有冒险精神？有人说，哥伦布那样做是出于对科学的信念和对荣誉的追求；布隆丁是因为冷静沉着，经验丰富，充满了自信；其他人可能有些担心会为那两个疯子送掉性命，但并非顾虑重重，他们之所以追随而去主要是为了一笔可观的酬金……上述争论确实有过，但我不想以正确者的姿态介入其中。我提及这些读者都知道的事是想说，在这种货船上谋生的人需要比哥伦布、布隆丁及其伙伴更大的勇气，要经受比他们更大的风险。船员如此，船主也如此，就是在船上充当烧饭跑腿的半大小子也不例外。船上的条件实在太差，各人情况虽然不同，但相去不远，可以说微乎其微。在这种船上没有对科学的信念，没有对荣誉的追求，没有自信，也没有对酬劳的期待。总之，哥伦布、布隆丁及其伙伴们所拥有的积极因素在这种船上一个没有，而他们的不利因素这里倒应有尽有。在这种船上讨生活无异于慢性自杀，死了也无葬身之地。

这种小货船一般重三十吨，样子像双桅轻便船，据说，曾经是一种新式船。我一直想见识一下这类船，但始终未能如愿。听说它是用木板做的，上面备有旧索具。乘员一般为五人，最多六人或五个半人：船主、四名水手和一个烧饭兼跑腿的。船主在船尾有一个徒有虚名的舱房，其余的人都挤在船头的一个棚子里。棚子三角形，非常小，样子和牲口棚没什么两样，水

手们就睡在里面。他们和衣而卧，多余的衣服当褥子垫在身下。在这种船上被褥如金，是稀罕物。棚子在船头的绞车和前船板之间开了一个洞，洞口有块木板当门，上面包了一块蜡色帆布。有合页门，也有拉门，但不管什么样的门，只要关上，棚子里就没了光亮，也不通风，如果打开或半开，雨水、热气或冷气就会一股脑儿跑进去，由于货船一入港就靠在码头边，棚内的情形就会被岸上的行人一览无余。船上的人包括船主在内每次出航都要预先准备面包。面包都很大，每个都够吃五六天的。还要准备土豆、菜豆或卷心菜、猪油、黄油或清油。总之，每人一份，一律由烧饭的小伙计负责调配料理。他在舱顶上切土豆或卷心菜，有时是用斧子切，切好拌上调料。他那双手只在拌菜的时候才碰淡水桶里的水。吃饭时，大家蹲在船板上围着那一锅杂烩菜，轮流用勺盛菜，就着吃面包。晚饭吃的也是这些玩意儿。有时也用咸鳕鱼代替土豆或卷心菜。烧饭的小伙子先用绳子把咸鱼拴在船边，让它在内港的淡水里泡一些时候，然后取出调上汁烧好。上午，大家就喝一缸子泡面包屑……如果一切顺顺当当，他们就天天如此。

船上的人的工资不固定，按实际收入进行分配。即使底舱装满，船板上运载的木桶和木板堆成了山，跑一趟运费也只有两千雷阿尔，再多也多不到哪儿去。货船只赚这运费的百分之四十。老板拿一份半，还可以得百分之五的酬金（货主给的）。剩下的由船员们分，每人可得六、八、十二杜罗，顶多十五杜罗。要是货船一来一去很顺利，往返又都有货可运，那这份钱还可以。然而，实际情形远非如此。

那个时候，这类货船巴斯克的极少，一般都是阿斯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的。碰上这两个地区无煤、苹果或大西洋鲱可运，货船只能空放到桑坦德，而这种情形往往居多。货船一进入内

港拢了码头，沉着冷静但双目无光、快成老头的船主便跑下船，在桑坦德逐家逐户地去每个商号和每个货栈，非常礼貌和格外殷勤地向各位业主致意问安，临走总要问一声：

“贵号有没有货要运往里瓦德塞利亚？”

这样跑上一整天，才揽到二十袋面粉、两箱白糖、八捆笤帚、一张帆布床和两包碎纸的生意。整个桑坦德要运到里瓦德塞利亚的货物只有这些。由邮局转来的新的定单，货不多来得也慢，用了一个半月还多的时间才把底舱装满。货船两个月都不能满载或只装半船就须离港的情形司空见惯。最后，等一切就绪船可以出航，就是说，离开码头，驶到内港中，只等晚上退潮或早上起东北风，好顺水或顺风扬帆上路，又碰上老天爷心血来潮，刮起西北风，这西北风不刮则已，一刮起来就没完，特别在冬天，不刮上两个月，也得三个礼拜。这样一来，加上等货等了两个月，船在港内就耽搁了四个月，就是按平均算也有三个月……整整三个月呀！三个月要吃多少土豆、面包和猪油！六个人又都是能吃能喝的大老爷们！可他们手头就那么点钱！吃啥？穿啥？拿啥去养家小？

西北风停息，东北风吹起，气压升高，货船才得以起航。船员们用自己的力气和自己的小船把货船拖入出港的水道中，随即扯起全部船帆。货船从麻木中慢慢恢复知觉，逐渐抖擞精神，调头向既定的方向全速驶去。它左航右驶，大约用去半天的光景便离开了港口的水域。如果一路顺风，三十个小时就可到达目的港。可要是运气欠佳，驶到马约角附近就会遇上无风的情况，就是说，船就要像浮标似的在海上滞留很长的时间，或者遭遇旋风，被吹得晕头转向。碰上这些意外情况，船上食品就会短缺，船员们不得已只好动用货主的面粉、罐头和通心粉，他们总不能守着一大堆吃的等着饿死吧。遇到上述倒霉天气，起

码途中要两三次进港避风。就是说，又要延误一个月的时间，严重的话，不仅每次避难都要使船和船上的设备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会危及船员的性命。此外，不管他们走运不走运，都会在蒂纳马约和苏安塞斯之间遇上一股强劲的西南风。这股狂风不让船撞碎在岩石上，也会将它凌空拎起扔到沙丁鱼滩上，再从那儿把它抛至港湾入口，朝破坏滩冲去。有时船因此撞在海滩上，有时船来得及在冲向岩礁的途中抛下铁锚。在这九死一生的危急时刻，船左右摇摆，上下起伏；船帆破碎，索具散乱；船被翻滚的恶浪包围，海水很快侵入船体，能支撑到大风平息的例子极为罕见，而这时正是那些倒霉的船员弃船逃命的唯一机会。

拖着生锈的铁锚漂流、铁锚断裂、甚至被汹涌的海浪抛向岩礁，瞬间撞得粉身碎骨的情形是小货船的家常便饭。

每个冬天，风暴这个恶魔都要吞噬相当多的小货船。多年前，我亲眼看见它仅一个下午就吃掉五条货船。那五条小船在风暴的追逼下失去了抢风调向的能力，无法逃命，只得停在恶魔咆哮的血盆大口前任其吞食。其中四条船的船员冒着灭顶之灾的危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侥幸死里逃生。剩下的那条船上的水手后来被一位领航员搭救才脱离险地。那五条船缆绳皆断，有如草地上的山羊蹦跳着争先恐后地向前奔去，最后全部消失在泡沫飞溅、波涛呼啸的大海里。

这个魔鬼也品尝过大船的滋味，但这种机会极少，因为大船遇上风暴可以及时躲开，即使它必须靠近海湾，不得不停在危险的水域里，也有牢固结实的铁锚和链条对付恶劣的局面，并且还有能力租用拖轮将它拖出险境。可怜的小货船沿海岸边航行，遇上坏天气只能在那儿忍受，因为这种船去不了别的地方，它的缆绳和铁锚相对来说都不怎么结实，又租不起拖轮。

小货船的条件就这样差，在这种船上干活远比在大船上累，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做出更大的牺牲。总之，在这种船上工作吃的极差，住的如牲口圈，还要不停地干活；要吃尽苦头，冒尽风险；要明白在那条路上永远也不会交上好运。下定决心参加这个劳苦大军的人对这些都一清二楚。他们心甘情愿受这些苦，甚至不指望有朝一日在他们被埋入咸水和泥沙的旋涡或在岩礁上撞得粉身碎骨后人们会铭记他们遭受的种种苦难并给予同情和怜悯，因为人们舍不得把对遇难的远洋船的同情给予这些卑微可怜的小货船，因为人们认为它们的可悲的结局是注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不禁要问：这种消极的没有价值的勇气能与哥伦布首次出航的那些伙伴和趴在布隆丁背上通过尼亚加拉瀑布的那个人所具有的狂热欲望相比美吗？

我也发现，对我要达到的目的来说，这个问题以及前面提到的许多情况都变得没有多大必要了。不过，人在剪裁衣料时并不总是照原来画好的线剪；讲一个人的不幸，不从头到尾地讲，也很难讲得有声有色。这是人类的小毛病，但愿咱们别染上大毛病。

请读者原谅我的废话，把注意力只放在与我的目的有关的那些情况上。这样，您就会明白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对“安托尼托青年号”老板的帮助意义有多么重大了：堂贝南西奥在运费上给他优惠，有时慷慨预支运费，帮他克服了由于长时间停泊在港湾而产生的经济困难。

托林常在石头台阶那儿碰见货船老板，又听他父亲说起过，所以对“安托尼托青年号”的情况略知一二。一般的货船不管条件多差，都有一条相当好的渔船，而“安托尼托青年号”的那条渔船碰巧是同类中最出色的一条。它修长、轻捷、漆得不错、

也不很脏。托林发现了这条小船，又由此想到了货船老板同父亲的关系。于是，有一天他上了那条货船，就是“青年号”那条货船。船员们没有热情地接待他，因为在那船上没有热情。他走后船主告诉了大家他是谁，叫大伙给他应有的对待。船主看出小伙子的来意，又对大伙说，托林借船的话，就借给他，要是他想把船划出内港，就让烧饭的小子帮他一下。

从那一天起，托林便成了小货船的最高领导，连船长都要让他几分。不过，他倒不滥用权力，胡作非为。他到货船上来唯一的消遣就是下到小渔船上玩。那小渔船在货船进港泊岸后便无事可干，总闲在那里。烧饭的小子教托林坐在船尾用单桨划船。托林学会后就自个儿在内港里划来划去，满世界转悠，或者抓住双桅船或别的什么大船的拖索，让小船跟在人家后面四处游荡。他和安德烈斯成了好朋友后，就把他的这个娱乐告诉了安德烈斯。安德烈斯很羡慕托林的好运，当天就要托林带他上小货船。托林把安德烈斯介绍给货船上的水手，说安德烈斯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将来做生意的合伙人，还说安德烈斯的父亲就是“蒙塔尼亚号”的船长。这三项只提其中一项就足以使货船上的水手肃然起敬，现在一起说出来，他们佩服得差点五体投地。安德烈斯抓住桅杆的缆索爬到桅箍处，然后像见习水手般敏捷而果敢地向下滑到舱底，接着纵身跳上货船旁边的小船，一手扶胯，一手持桨，躲闪着别的船和岬角，眨眼间将船划到大斜坡，又很快回到原处。他这一手博得了水手们的喜欢。从此，那条船便成了他消闲的去处，他可以免费把小船划出港湾，享受划船和钓鱼的乐趣。托林让安德烈斯分享自己的宠物，但却体会不到安德烈斯因此得到的那种快乐，因为他对航海并没有多大的热情。

安德烈斯投桃报李，也常带托林参加自己的那些娱乐，也

可以说是某些违禁活动，让他认识认识自己的朋友，分享自己的快乐和友情。但托林不适应阿瑙斯码头上的那些娱乐。他害怕毛虫开玩笑，不相信咖啡壶和烟斗那一类狡猾的家伙。至于猛子、蛭子和猪崽以及和他们一样的那些女孩又身上很臭，叫人恶心。玛鲁卡他已经去过，尝过那儿的滋味，早就不去了。

安德烈斯还领托林去过高街。托林觉得底楼的那家人挺好，但底楼和那幢房子的其它部分就不怎么样了，特别是其它部分。他出于好奇上楼去看，但只上到三楼就不想上了。那儿的楼梯不是被虫蛀就是没了钉子，晃晃悠悠的，走在上面真叫人胆战。主楼梯外还有分楼梯，往往叫人感到意外。随便望去，可以看见一个黑门，没关严，上面到处是缝……还有许多的门，里面乱哄哄的……另外，墙头、扶手和台阶到处都很脏……一股沙丁鱼的臭味扑鼻而来，还有一种很像狐鲛的气味……托林觉得自己掉进了垃圾堆，浑身搞得很脏，很不舒服，有一刻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现实还是恶梦，就返身下楼，一边喊正上楼找他的安德烈斯。

“这条街上的房子都一样……有的楼还不如这座呢。”安德烈斯说。

托林到高街只去过两次，听安德烈斯这么说，不禁对这条街产生了畏惧。

他不是胆小鬼，也不是娇气包，只是体质差。但身体弱，精神上调整得再好，也难免怯懦。再说，他受的教育完全是陆地上的，他力所能及、屈指可数的勇敢行为只能在陆地上进行。他除了父亲朋友的小船，从未坐别的小船在内港里行驶过。他坐在那条小船里在货船周围游玩，就好像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如同在父母亲的朋友中间。最没有海上味的海上娱乐是在玛鲁卡，因为在那里玩的陆上小流氓特别多。加上那儿离家近，他

又常见到他们，托林也去那里玩过，但结果很不妙。

所以从高街回来，托林便对安德烈斯说，他陪他玩啥都行，但就是这些娱乐不行。有一天他陪安德烈斯坐货船的小船玩，船上只他们两个人划。船没有顶住潮水，被冲到一条三桅船的锚链上，差点立起来，要不是过路船搭救，他们早就没命了。为此他对安德烈斯说，他再也不去港外划船了。

安德烈斯很惊奇：男孩子竟然不喜欢这些娱乐？但他尽量照顾托林的喜好，尽量叫他开心，自己也不去玛鲁卡和阿瑞斯码头了。不过，他高街还是常去的，而且每次都要和底楼那家人聊很长时间。他常去那儿是因为他喜欢梅切林大叔，喜欢听他讲海上的故事，特别喜欢他的诙谐，还因为西多拉大婶非常欢迎他常去串门。除此之外，就是因为每次他走的时候，西尔达都要皱着眉头，以命令的口吻对他说：“你要再来啊。”

安德烈斯怎么会不再去呢？他非常高兴去看她。不久前这个有点野的女娃现在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穿得干干净净，而且变得十分懂事了。她坐在西多拉大婶的身边，不是用线把两块补丁连在一起准备补衣服，就是在学给袜子加针。西多拉大婶告诉他，说西尔达还很会烧饭，很会理家。还说，带她去鱼市卖鱼或办事，表面上西尔达对什么都不留意，其实她把那儿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她不愿提自己从父亲去世直至被梅切林大叔收养的那段生活，也不喜欢别人讲。梅切林大叔也不甘落后，一见西尔达转过身，就赶紧对安德烈斯夸她的手巧，指给他看西尔达给他背心钉的纽扣和背带上补的补丁。总之，西尔达完全变了样。这对老实巴交的夫妻对她可喜欢了。五楼上的那两个女人也不再说三道四、找岔寻衅了。她们路过底楼都不再吭气，好像是一对圣女，变得理智多了，因为你想吵，别人不理就吵不起来，再说，她们也骂累了，喊腻了，结果毫无

用处。当然，协会对她们的警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她们对此置若罔闻，仍我行我素，就可能碰上麻烦，甚至对簿公堂，而法庭的裁决是不容驳回的。还说些啥呢？对，就连蛭子也因西尔达的变化受到影响。蛭子不仅没有把伯父母给他的衬衣卖掉，而且还想再得到一件或别的东西。他常去伯父家，也比以前干净点了。

西尔达现在完全生活在幸福之中。安德烈斯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应归功于他。是他在街上碰见这个无依无靠的女娃的，也是他把西尔达引上了现在这条路的。托林休想叫他断绝和底楼那家人的来往。他不能也不应这样做。即使那里没有无拘无束的梅切林大叔，没有他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即使西多拉大婶不那么热情，即使他不喜欢航海，他也不能也不该这样做。

十一 索蒂莱莎

安德烈斯学英式斜体字和复习算术都没有多大的热情，但也不是漫不经心。他母亲经常问老师他的学习情况，反映还不错。锚链见儿子的事有妻子操心，就全力以赴忙船上的工作，准备不久远航古巴。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看到儿子和安德烈斯相处得挺好，非常高兴，就连他那位一向傲慢的太太(不知是出自本心还是听了丈夫的劝)也说安德烈斯这孩子不叫人讨厌。

一天下午托林回家吃午后点心，因为安德烈斯在楼下等他，所以，他一进家就急急忙忙的。他母亲见了就说：

“叫他也上来，你们一起吃吧。”

安德烈斯推让了半天才跟托林上了楼。他这样做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因为害怕。他不怕一个人在港口的水道中逆水划船，就发怵见连克雷斯太太这样的女人和去他们这种人的家。所以，他进去时心里很紧张。除此之外，是因为他根本没想到托林的妈妈会叫他上楼。他看看自己这副模样：皮鞋没了鞋带，四天没换衬衣，膝盖那儿还有个三角口子，实在不好意思进人家的屋。更糟糕的是刚刚一口气从高街跑来，全身上下还汗淋淋的。

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这位夫人是当时桑坦德有钱人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她长的模样叫人看了恶心，可眼神挺傲气；说话不多也不清楚；出门穿得很阔气，回到家里便换上三雷阿尔一件的细布衣；字写得歪七扭八，还常拼错字母。出身嘛，就别提了。她可是个爱虚荣的女人。她刚能站稳，就影

影绰绰见过父亲用的镐头、凿子……做鞋用的束带……唉，男人们就是心眼实在！老了老了还当众谈当年的事情，无意中就伤了女儿们的自尊心。他们把自己凭力气挣钱看作光彩荣耀的事，当着女儿们的面大讲特讲，说要是当年不和无情的命运作你死我活的斗争，也许这世上根本就不会有她们，即使她们得以出世，也穿不上皮鞋和哗叽裙。他们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平民百姓吃的那些苦。幸好当年的窘境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先生就非常喜欢在老婆面前讲当年的那些事。他那位太太做姑娘时一听父亲唠叨过去的事就脸发青，出嫁后见丈夫也爱提那些陈谷烂糠，气得脸变成了紫茄子。那些作为她出身的永久证明的陈年旧事似乎是老天对她的虚荣心的一种惩罚。但她依然故我，还是那么爱虚荣。这个可怜的女人啥也不会，从乘法口诀到伤害别人，她全不懂，对谁不满，只会噘嘴瞪眼而已。

她噘起嘴巴看着安德烈斯，好像要小伙子讲清楚为啥这样邋邋。不错，托林比安德烈斯也强不到哪儿去，但托林是托林，而安德烈斯可是“家里”一条船的船长的儿子。饭堂最里面有一个大碗橱，占了半面墙。她走过去开碗柜的门，一面扯开嗓门，对着走廊上的一间卧室喊：

“女儿！快！吃点心了！”

不多会儿，托林的妹妹就到了饭堂。她穿了花边衬裤和丝绸长裙，打扮得花枝招展，衣料是上等货，样子又合乎当时的习俗。那个时候的桑坦德，富家的千金个个都很讲究穿戴。连克雷斯太太看着女儿，左看右看，眉头渐渐舒展，嘴巴也开始放松，但马上又都皱将起来，傲慢而飞快地瞥了安德烈斯一眼，说：

“看看这……没见过吧，小可怜。”

托林的妹妹叫路易莎，长得瘦弱，大了肯定是个弱不禁风的小姐。她手长得挺长，胳膊和腿都瘦得没肉，脸白净细嫩，头发平直，眼睛一般，模样平常。总之，不怎么吸引人。不过，比她妈还强点。路易莎受母亲的影响也有些模糊的等级观念，但到底是个孩子，所以，孩子应有的坦诚在她身上还占上风。

托林的妈妈在桌子上放了三个碟子，一个碟子里放了无花果，是给路易莎的，另外两个碟子里放的都是油橄榄。女孩一直盯着安德烈斯看，看得小伙子脸一阵比一阵红，越来越紧张。

“他长得挺好看。”她一边吃无花果一边对母亲说。

“好了好了，吃吧，别说话。”母亲低声说，一边在每个碟子旁放了一块面包。过了一会，她指着油橄榄对两个男孩说：

“你们，在这儿，呆会儿在街上，要小心！怎么玩？玩啥？咱们不能像广场上的那些小流氓。安托林，听明白没有？”

托林没去想他妈话中包含的意思，但安德烈斯的脸却更红了。原来他发现托林的妈妈说最后一句话时看了他一眼。托林用指头夹起一只油橄榄。安德烈斯见了也学他的样子，夹起一只。他鼓起勇气咬了一口，牙就不敢再碰那只油橄榄了。他吃青越桔和黑莓果一点也不皱眉，但就怕油橄榄的苦味。那种苦味牙一挨上就麻得不行，恶心得要命。

“妈，他不喜欢油橄榄。”托林看见安德烈斯 龇牙咧嘴的样子，就对母亲说。

“您别听他说。”安德烈斯虽然这样说，却不知道拿嘴里的油橄榄怎么办，“是我不想吃。”

“是你不爱吃。”托林说，一边用牙啃第三只油橄榄的核。

“他就是不爱吃油橄榄。”女孩认真仔细地看了看安德烈斯的表情，说，“他大概和我一样，喜欢无花果。”

“不是……谢谢。”安德烈斯忙说，脸一直红到耳根，“我真的

是不想吃……我刚吃过海蟹……就是一夸尔托^①一只的那种。”

托林的母亲给安德烈斯换了无花果。她叫路易莎吃快点，说女仆等着陪她去散步，随后就出了饭堂。

从那天起，安德烈斯就常在托林的家吃午后点心，然后两人一起去斗牛场看杂技表演，由托林掏腰包。杂技有巴拉塞塔令人叫绝的手倒立和著名女演员莎基的登圣贝纳多山。所谓登圣贝纳多山就是顺着—根绳子从斗牛场的牛栏门上爬到对面的一幢房子的屋顶。安德烈斯学巴拉塞塔的表演可说是惟妙惟肖，每次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吃午后点心，没有别人在，路易莎都要叫他做手倒立。托林转换位置比安德烈斯灵活，但他胳膊没劲，支撑不了多久，所以一下也跳不了。安德烈斯能连续跳八次，赢得了女孩的掌声和赞叹。然后，路易莎和她的女友们去了杨树林公园。安德烈斯和托林也跑了出去，要是按安德烈斯的主意，肯定去了阿瑞斯码头、高街或上了“安托尼托青年号”。

夏去秋来，安德烈斯和托林被安排到了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办公室。他们共用一张写字台，相对而坐，面前放了一个双向斜面写字架。两个小伙子在那儿除了在高凳上吊腿、啃指甲、画船和学杂技表演，没多少事可做。科洛进了学堂，说是去学拉丁文，不如说是让他那身倒霉的皮肉受苦。锚链还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海域里航行。带子、起得早和疙瘩等也远航在外。波利纳教士还在做调教野孩子的艰巨工作，他还是那个老毛病：有了衬衣，谁跟他要他就给谁。

蛭子已不去教士家了，夏天过去一半的时候，他就到阿巴霍互助会雷尼亚莱斯大叔的船上当了一名伙计。这个差事是西多拉大婶求波利纳教士给张罗的。刚开始，叫他干摘网眼上的沙

^① 西班牙古铜币名。

丁鱼和排除舱中积水等日常活路，他根本不好好干，后来，挨了几回实实在在又很及时的耳光和鞭打才变得安分，甚至不随船出海，也不乱跑，不是在码头和伙伴们一起等渔船返航，就是睡在舱板上守夜到天明。碰到这些时候，他们能想出许多花样来消磨时间。这些娱乐对有家的孩子来说未免粗野，甚至有点残酷，但对蛭子这些在寒冬雨夜赤脚半裸身体就能在码头随便一家门口安然入睡的流浪儿来讲，就算不得什么了。

蛭子有了工作就不常去高街了，但有机会还是尽量往那儿跑，因为每次去他都不会白跑。西多拉大婶见他有了工作上了套，心里很高兴，临走总要塞给他点东西，起码是块大面包。西尔达叫他每月理一次发，八天洗一次脸，他都照办了。但这样一来，蛭子反而更丑了。原来，他那张脸洗得越净，那天生的丑样儿就越明显。西尔达对此并不奇怪，也不失望，她的目的不是要把蛭子变成美男子，而是要他懂得一点规矩，知道一点干净。

至于西尔达自己，那可是越变越丰满了，可以说是一个钟头一个样儿！是啊，吃饭不用掉泪，睡觉不必惊醒，这对无依无靠的孤儿来说真是难得的幸福！现在，她织袜子减针不再大声数数，缝东西不再用西多拉大婶帮她准备，织渔网也变得十分麻利。她非常爱干净，只要她在，那个狭小寒酸的家里就绝无灰尘和污垢的存身之地。她现在生活得十分安宁。别说阿瑙斯码头、玛鲁卡、大墙……这些地方，就连过去一起骚扰他人，不干正事的科洛、猪崽等小伙伴，她也不去想了，即使想到他们，也是在回忆痛苦的往昔时。她不是厌弃他们。他们的行为是命运造成的，是他们的不幸，他们没有责任。但在随西多拉大婶去鱼市或海边卖鱼的往返途中，她总是设法避开他们。她自己一个人极少上街。没人禁止她上街，是她自己不愿意离开

那个“小洞”。仅此就可以看出，她在西多拉大婶家过得挺幸福。西尔达很听话，也不显得勉强，就是不喜欢说话，对人也不殷勤。前面曾拿她和猫相比，说她天生爱干净。其实，她还有一点也很像猫，就是她好像喜欢家胜过这个家的主人，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我知道，她从心底里对热心肠的梅切林夫妇怀着深深的感激，只是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而已。也许她还没感受到内心深处的这种感情，甚至根本没有往这方面动脑筋。其实，她也没必要这样做，因为她的两位保护人对她目前的表现已经非常满意了。我不敢肯定的是：假设人家要求她这样做，而且要她心甘情愿、毫不勉强地这样做，她会不会一反孤僻少语的天性……

一天，卡皮亚的弟弟克莱托穿着一身水衣，扛着两支桨，一只手还抱着渔具筐，从海上回来，一进楼，正碰见西尔达弯着腰在楼梯口打扫卫生。西尔达背对门，没看见他进来。这个平常不多语，甚至可以说说话都吝啬的克莱托，也不招呼人家让路，走过去一脚把西尔达踢倒在一边。

西尔达抬头一看是克莱托，就冲他喊了声“驴！”跟在克莱托后面的是他的父亲莫塞洪，也穿一身水衣，肩上扛了一个插板，一跛一跛地走着。西尔达被他那个野蛮儿子一踢，正巧倒在他的两只大脚中间，正想爬起，他又踢了她一脚，力量比他儿子还猛。西尔达一个踉跄，鼻子撞在了楼台阶上。莫塞洪见了，骂道：“臭丫头！”

西尔达用手抹了一把脸，一看手上全是血，但她没喊叫，悄悄从地上爬起来，回到屋里。当时，西多拉大婶在屋里，但她什么动静也没听见。

“我不小心跌了一交，碰在了楼梯上。”她对西多拉这样说。

她这样做，可能是怕引起更大的麻烦。西多拉一见急忙丢下手里的活儿，就近拿过一件家什，把西尔达的头脸朝下放在上面，在她后脖颈上放上一把钥匙。原来这是有名的止鼻血法。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莫塞洪踢她她不奇怪，但克莱托也这样野蛮，她的确感到意外。他不是坏人。她在他家时，他从未打过她。不错，那是因为他没机会，当时他和他那位姐姐打得就够热闹的了，哪还有闲功夫管她。另外，他妈和他姐凶神恶煞般欺负她时，他也从未保护过她，也是事实。尽管如此，他也不是坏人，只不过生在坏人堆里。他人是很粗鲁很生硬，但除此之外还有啥呢？所以，西尔达挨他一脚比受他家那两个泼妇和畜生莫塞洪的折磨还要难过，这也是她没有跟他大吵大闹的原因。

这件事过后不久的一天，西尔达正靠在底楼门框上给梅切林大叔补背心……她经常在那儿做活，在那儿她能看到马路，而楼上那两个泼妇看不见她。日头西沉，楼道里越来越暗，她才敢移到大门口，借着马路上的光，把剩下的几针缝完……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看见科洛沿着人行道从上面下来，两手抱着胳膊，一双眼哭得又红又肿。科洛看见西尔达就问她最近见到安德烈斯没有，说话的样子非常难过。

“他有三天没来了。你找他干啥？”

“跟他说说我遭的这些罪。唉，他是有钱人，看看能不能帮帮我的忙……西尔达，你看看……”

说着，他露出小腿，摊开手心，上面满是伤痕和血泡。

“这是咋回事？”

“上拉丁文挨的打。”

“谁打的？”

“老师。哼！我听不懂他那一大堆犹太外国话……那个挨天

雷劈的！你看，这些印子是前天打的，这些是昨天打的，这些是前天……这几道粗的是今天上午打的。下午他又打我，都打出了血！……上帝啊！天天挨打，我实在受不了！我见他一手拿棍子打我，一手拿书，就朝他扑去……后来，我跑了。就是去服苦役我也不去学什么拉丁文了！上帝！谁再逼我，我就把他劈成两半，我也不活了。哼！你瞧瞧我这双手这双脚……哎呀，我的背呀！……”

“还打你的背？”

“他不打背，打我耳光，用拐杖把儿敲我后脑勺，踹我肚子。我背疼是我那个疯子叔叔刚才打的。我逃出学堂，回到家对他说，我再也不学拉丁文了。那家伙一听，举起满是疤拉的拐棍对我一顿乱打。就是基督也受不了呀……瞧，那老家伙追到这儿来了！……”

科洛喊了一声，飞快朝济贫院坡上跑去。原来那个可怕的疯神父正向他走来。老头走得很快，衣服的长下摆像波浪一起一伏，右手挥舞着一根多节的拐杖，帽子戴得很靠后，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这位闻名遐迩的堂洛连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那双眼睛。

西尔达一看老头走来，吓得退到门内，恰好碰见克莱托从楼上走下来。他两手扶腰，嘴里叽咕了一句像是骂人的话，不过这回他没因西尔达挡道再踢她。他见她在缝东西，就停下对她说：

“把针借我用用行不行？我急着要出去买东西。”

五楼这家人对她这样和气，尤其是克莱托居然还这样求她，真叫西尔达承受不起。

“你要针干啥？”

“钉这个扣子……我这裤子就这么一个扣子……原来有根

带子叫卡皮亚那个坏蛋偷去扎头发了，害得我现在不敢松手，一松手裤子就要掉。”

“你家的人怎么不给你缝一缝呢？”

“没人干这个。”

“那……谁给你缝扣子？”

“我自己……后来我把针丢了。”

“那你衣服破了谁给你补？”

“我们家你还不知道？根本就不补什么东西。衣服破了，缝几针也没用，就丢在一边。每个人只想着自己的事……借针用一下行不行？”

“我替你缝吧。”

“那太好了……给，这是带把的，包心扣我家也有。你觉得包心扣好，我上楼去取。”

“这个扣子就行。”

西尔达接过扣子，用雪白而整齐的细牙咬断连在梅切林大叔背心上的那根线头，再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在线头上打了个结。这样打结是西多拉大婶训练出来的。她坚持要求西尔达用这种方法打结，说女人给线打结头都笨手笨脚的话，就永远也做不好针线活。克莱托双手握成拳头顶着裤腰让西尔达钉扣子。西尔达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针穿透他那条硬如石板的裤子。她把针穿过扣眼，开始一针一针地缝起来。这是她第一次替外人做针线活。

克莱托长得不丑，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还透着那么点温和。他五官长得十分端正，身体结实，很有男子气，就是太脏，头发又乱又长，遮住了半个脸。那张风吹日晒的脸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正向大胡子过渡的黑汗毛。那条裤子不像是布做的，倒像是涂了沥青的硬纸板，真苦了西尔达那双娇嫩的胖乎乎的小

手，害得她每缝一针都要屏气用力。她正如此这般地给克莱托钉扣子的时候，梅切林叼着烟斗从外面走了进来。

梅切林大叔发现西尔达在替克莱托缝扣子，就停下站在那儿得意地看了好一会这个意想不到的场景，最后，终于克制不住，脱口喊道：

“好好瞧瞧！克莱托，好好瞧瞧！……你瞧她这双手有多巧！……针脚绷得多紧！……说良心话，还真没见过这么巧的手呢。”

克莱托转过头看了梅切林大叔一眼，没吭声，又回过头去。西尔达装着不知道他在夸谁，甚至连笑都不笑。

梅切林心花怒放，哪管他们如何反应，只是一个劲儿地夸西尔达。

西尔达给克莱托钉好扣子就回到屋里。克莱托扣上扣子。梅切林大叔仍在喋喋不休地说。克莱托没和梅切林招呼一声就出了街门。梅切林跟在他后面，一直走到大门口，眼睛始终尾随着渐渐远去的小伙子，嘴里不停地对人家讲西尔达如何如何。等克莱托走远了看不见了，他便靠在门框上，冲着对面的人行道、楼上的阳台和窗子，继续兴致勃勃地大讲特讲，声音抑扬顿挫，还挺受听。

“来看哪！……喂，都来好好瞧瞧！这双手有多巧！你看，这一上一下，一来一去的，多像天上飘的羽毛！……真麻利呀！……不管干啥，您跟她说一回，她就全懂了……像什么织蓝袜子、白袜子；缝衣扣、鞋扣；扫地，生火，烧杂烩，……都是一说就会……眼睛也机灵……我腰疼，她就烧块砖包在布里给我拿到床跟前；西多拉不舒服，我们的小天使对她想得更周到，从煮巧克力到喂药，凡是西多拉需要的她都想到做到。……你问她吃的怎么样？……说不上多好，可人长胖了，因为她干的活都是她力所能及的，晚上睡得很安稳，不做恶梦。她爱不爱

说话？噢，她……你问，她才说；不问或者问的她不知道，她是不开口的……穿的？您就是把旧衣服穿在她身上她也招人喜欢。跟您这样说吧，您要是不知道她的身世，准以为她是英国公主的千金，要不，也是本港富商的爱女……您先听听她的拼读，再听听她的朗读……她学祈祷学得可快了，波利纳教士都竖大拇指夸她……一句话，她什么东西一学就会，您教她唱歌，她准能学会……没错。她呀，人长得秀气，走路也秀气，穿什么衣服都秀气，就是衣服不好她穿着也好看。她到哪儿，哪儿就变得干干净净的……这真是天性呀！西多拉夸她身材漂亮，心灵手巧，是天使下凡，我就对她说：‘她不是一般的女人，是真正的索蒂莱莎^①！’好，我们在家里就这样叫她了。一会儿，‘来，索蒂莱莎；’一会儿，‘吃饭了，索蒂莱莎。’我们这样叫，她答应得也漂亮，因为这个名字没有一点恶意，完全合乎事实！……没错！”

从此西尔达便有了索蒂莱莎的美名。家里人叫她索蒂莱莎，高街的邻居们也叫她索蒂莱莎，后来，整个阿里瓦互助会、阿巴霍互助会的乡亲以及知道她美貌的地方都叫她索蒂莱莎。

^① 意为精巧。

十二 克莱托的心愿

在渔民当中找一个爱干净的人比找一个三磅重的梨还要难。天生爱干净的索蒂莱莎越大越爱干净，随着她一天天地长大，她干净的身体和整洁的衣着与周围肮脏的环境和人之间的反差也越来越大。这种对照不同寻常，格外引人注目，渐渐使索蒂莱莎在阿里瓦互助会有了美人的名声。不爱整洁的渔民鉴赏水平很低，分不清事物的特征与其本质的区别，具体说，就是不懂什么是美。我记得非常清楚，索蒂莱莎二十岁那年，也就是她最美好的时候，这个健美的姑娘首先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那身十分整洁的衣服。那个时候，她常穿浅色衣服，仿佛在告诉人们，她的整洁是经得住任何考验的。参加街上的节日活动或邻居的婚礼、到教堂去做弥撒或星期日出外散步，她都不特意打扮。实际上她也很少参加这些活动，而是天天都在底楼的门口、大墙顶上或人行道旁，织渔网、扫垃圾或给梅切林大叔补裤子。那时，她穿了一条短裙，下面露出三指长的比雪还白的衬裙。上身穿一件短袖衫，外面套一个蓝条布坎肩。高耸、坚挺、呈弧型的前胸上垂一条彩色围巾。看了这些诱人的地方谁都会对她发生极大兴趣，禁不住要看个仔细，于是，你就会欣赏到她那极白的秀腿，圆润的手臂，宽宽的肩膀，浑圆、挺拔的颈项和头部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健康、红润、充满青春的脸蛋。假如她微微晃动头部，你还会发现，她那双小巧的耳朵上垂挂着一对闪光耀眼的大金耳环。

当一位观察老手初次看见索蒂莱莎时，先后跳入他眼帘里的就是上面所述的这些形象。根据这些形象可以说索蒂莱莎是个漂亮的姑娘，但离美人大概还有很大距离，仔细看，还会发现她的模样远不够古典美的标准，具体说，就是：前额过窄；嘴巴小巧红润但表情冷淡；细长的眼睛太欠柔和；总皱紧眉头。此外，整个轮廓也缺乏雅典式的端庄。单独看她身体的各部均无懈可击，但放在一起鉴赏，虽然仍很可爱，但却当不上雕刻师的模特儿。简而言之，从表现艺术的角度上看，索蒂莱莎算不上美人，然而，她却具有非凡的魅力使高街的小伙子个个为之倾倒，使那些恶念多于爱美的文化人好奇并忘乎所以。她说话语调沉稳，音色甜美，使本来就简洁的言语更显有力，也与她的面部表情和谐一致。她生来对人冷淡的性格没有随着她长大而有所改进，反而越来越厉害。当然，她有这样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变成粗俗下流或惹是生非的女人的，但是，要是那些妒火中烧的女人或胆大妄为的男人逼得她非开口不可的话，她特有的那种硬如铁、坚如钢的生硬言语也会叫人闻而生畏。

由于体质好，可能还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她已变得很勇敢，可以应付某些困难和危险，甚至用眼神就能镇住莫塞洪家的那两个恶婆娘。尽管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几次，但她却很得意。自从她明白一个有个性的女人只要敢做敢为又敢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成功的道理后，就变得坚定和勇敢了。她知道，不能指望五楼的那两个女人改邪归正，要制服她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她也知道，那两个女人可能会在第一次短兵相接时将她伤害，但自己又可逍遥法外。不过，眼下是野兽尽管在咆哮，但还关在笼中，而她索蒂莱莎已有对付她们的武器。一是索蒂莱莎在高街上享有美女的名声，二是索蒂莱莎的性格坚强沉稳，这两方面都足以使那两个嫉妒嫉的女人感到难受和畏惧。

克莱托自从索蒂莱莎帮他缝了扣子后，好几次对她说：

“只要你开口，我就帮你揍她们……她们可坏了！”

索蒂莱莎听了总是笑笑，她明白克莱托为什么提出要帮她采取那种没有多大必要的粗鲁行动，因为……

因为小伙子常去底楼，而且十分频繁。可怜的孩子是个天性纯朴的老实人，但他家的那些人可都又凶又粗俗，既无专长又没自制力，爱吵架、爱喝酒，心术不正。他生下来一直受着他们的教育。他不想做坏人，他渴望着某种需要，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抓搔着他的心。但这种需要他在家里找不到。他本可以到别处去寻找，可他没往那儿想。而这种需要终于在底楼找到了，它就包含在梅切林大叔快活的性格里，表现在西多拉大婶的纯朴善良中，体现于底楼这家的干净和整齐里。在底楼这家里，大家谈笑风生，但不讲任何人的坏话；吃饭按时，饭菜的味道很香；按时祷告，而这在他们家闻所未闻；他哪儿不舒服，人家会亲切地告诉他吃什么药，甚至西多拉大婶会亲自给他煎药……总之，他喜欢去底楼。在那儿他发现了许许多多他从未意识到的东西。有许多东西使他一向苦闷的内心世界获得了欢愉，从而使他对生活产生了依恋，明白了天气有阴晴之分，声音有难听和美妙之别，也变得爱说话了。

因为与此同时索蒂莱莎在渐渐长大，而随着她一天天长大的，克莱托发现她的体形在发生变化，身体显得丰满光润，眼眸变得明亮有神，声音更加和谐悦耳。他还发现索蒂莱莎所具有的这些天赋、勤快能干以及她的光彩，正渐渐成为底楼的擎天柱。老实疙瘩克莱托恨不能要说那个家里的光不是发天上的太阳，而是来自索蒂莱莎……可晚上回到他自己的家，要吃的没吃的，要睡的没睡的，只有听那两个恶婆娘的骂。她们见他和“楼下的下流货”打得火热，恨不得把他一口吞掉。家里天天这

个样子，使他更加想望底楼，所以，一有机会，他就往楼下跑，甚至好几次差点跪在梅切林大叔面前央求道：

“留下我吧！让我永远住在这儿吧！……我不要床，不要吃的。我可以睡在灶台上，吃饭去酒店，我给您干活，自己养活自己。”

底楼的老俩口对克莱托明显地越来越喜欢索蒂莱莎一事没有恶眼相待是心里明白的。小伙子勤快，老实，十分健壮，要是有人疼，帮他收拾收拾，肯定会变成个美男子呢。另外，假如莫塞洪死前家里那条渔船没贱卖处理掉的话，他将来还有半条船的继承权。要是索蒂莱莎不厌弃他，答应他的话，这可是最好的聘礼……厌弃他！那个孤女怎么会呢？不错，索蒂莱莎在那老夫妻俩的眼里是金子不换、侯爵不嫁的心肝宝贝，但他们也没感情用事到发昏的田地。他们心里明白，侯爵们是不会心怀善意揣着金子来敲他们的门的。既然没有也不应得到这样的便宜，那在阿里瓦互助会这个圈子中还有比克莱托更适合索蒂莱莎的人选吗？自然，他们不会掐着克莱托的舌头逼他讲出心底里的想法，也不会在姑娘的耳边大唱小伙子的赞歌，帮助小伙子征服她的心，但老俩口更不会在门口设置障碍，将克莱托拒之门外。

所以，假如克莱托向梅切林夫妇说出他多次欲言又止的那个谦卑的请求，他们也许不会只当耳边风，听而不闻。但是，有些情况还得好好考虑，其中一个情况就值得三思，就是索蒂莱莎好几次替蛭子求情，请梅切林夫妇收留他，都被断然拒绝。那时蛭子快满十六岁，刚刚在互助会注册，母亲不幸在运沙丁鱼时摔死在大斜坡……她的死和烧酒也有关。索蒂莱莎和儿时一样，总想多照顾一下蛭子。她认为，蛭子从他妈那儿继承了恶习，孤独一人，又不知如何生活，没人管一定会走上邪路。

蛭子这个粗鲁小子当年在阿瑙斯码头和玛鲁卡海滩用恶作剧拿索蒂莱莎开心，现在人家反而莫名其妙地对他这样温柔这样关心，他倒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而是尽情地消受。他原来就常去伯父家，死了娘后，就天天往那儿跑，而且一呆就是半天，还总挑吃饭的时候去，好填满他那个无底洞的肚子。他住在梅迪奥街，晚上睡在草垫上，吃饭就靠在船上做伙计挣的钱。

蛭子在伯父家常常碰上克莱托。他们互相仇视，不共戴天，好像两只盯着同一块肉的猎犬。对蛭子而言，这块肉就是伯父家中所有的人和物。他怕这些人或物被克莱托夺去，即使是他不喜欢的也放心不下。而在克莱托眼中，这块肉好像就是丑陋、粗鲁的蛭子。他讨厌蛭子，特别不愿在底楼见到他。蛭子拐弯抹角想搬进底楼，但伯父母根本不予考虑。对此克莱托喜形于色。但索蒂莱莎有理无理总对蛭子另眼相待，又把这一点安安慰一扫而光，而克莱托憎恨蛭子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光看蛭子那粗鲁、丑陋的模样就叫心里起腻……他也真是丑得可以，粗得没样儿！更叫人恨的是他十九岁的年纪！因为这正是索蒂莱莎出落成美人的时候！现在我们眼前的蛭子已变得嘴唇更厚，斜眼更斜，朝天宽鼻更大更丑，鬃似的头发更粗，扇风大耳更大，粗野的声音更粗更野，稀疏的牙齿更稀，拱背更拱，褐色的皮肤色更深，天生的胖体更胖，笨拙的言行更叫人好笑……总之，他一切的一切都变大了，从身体到心理都变成熟了。他日常穿一件绿台面呢的衬衣和一条棕色裤，戴一顶除帽檐是红色其余部分也是绿色的加泰隆尼亚帽。他这副尊容配上这身打扮，可说是丑得“完美无缺”了。他穿的衣服多绒而坚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腾腾，看上去活像极地的一头上绿下棕的两色熊，如果那儿真有这种动物的话。真是找不出比这种动物更合适的东西来形容他了。

索蒂莱莎三番五次劝他节省点钱做套过节穿的衣服。他终于听从了，已经买了一部分，但他不想马上穿，因为还缺外衣和帽子，他打算都买齐全了再穿。他算好再有一个半月，也就是在互助会庇护神节之前，这两件东西就可以到手了。这样，过节前他就可以穿上节日礼服了。谁知道桑吉纳酒店对他的诱惑太大，几乎耗光了他全部的积蓄。说“几乎耗光”，没说“全部耗光”，是因为人家没逼他一下子把欠帐还清。他非常喜欢喝酒，但怕失掉底楼那家人的庇护和关照，还是相当克制自己，尽量约束自己的这个恶习。半桶酒醉不倒他，可一旦醉了他就变成了野兽。所以，他那帮酒友在他清醒时可以尽情和他开心，见他醉了，都吓得躲得远远的。他醉了什么蛮事都干得出，杀人也不在话下。

除此之外，蛭子是个性格开朗，体格结实，干活有劲的好小伙子。

小时候，蛭子常欺负小西尔达，现在他绝对不会再欺负她了。随着索蒂莱莎的长大和越变越美，加上这位健美少女不知疲倦地始终关怀他，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温暖。蛭子头脑中不多的理性渐渐和他的肉体有了沟通，在这不多的理性中，有少许下流情趣，更多的是本能的东西及其影响。索蒂莱莎给他的温暖慢慢使他变得驯服，以致对少女言听计从，完全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就像是一头在驯兽美女的爱抚下变得神魂颠倒而服服帖帖的猛兽。

只有这样来比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情谊才是贴切的。他们相互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蛭子方面，是因为私利和一种神秘的法则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索蒂莱莎来说，主要是她有一种所向披靡，令人望而生畏的意志力，其次是因为她喜欢成功，追求自我满足或虚荣。

西多拉大婶有一天对索蒂莱莎说：

“女儿呀，你对那小畜生那么亲热早晚是要吃大亏的……你知道，狗改不了吃屎；和狼交朋友，只能是叫它抓伤咬伤……我就不说他吃我的那些面包了，因为是你要求的，这也够了……你为啥不要我把面包给更配得上吃的人呢？”

“蛭子就配。”姑娘说。

“那个魔鬼配！……哪点配？”西多拉大声问。

“就是配。”索蒂莱莎回答得十分干脆。

“我倒希望你讲出点像样的理由。其实你就是想出来点什么理由，也站不住脚，能把你驳倒的道理多着呢，看不到这些就是瞎子……那个畜生真是走运，你本来应该讨厌他，可……唉，但愿这违反常理的事没有结果！说实话，这都不算什么，真正叫我心里难过的是你不搭理楼上那个好娃，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人家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忠厚人，你却认为不如我那个邈邈的侄子。”

“克莱托的根不正。”

“那柴槽的儿子呢？”

“各人有各人的喜好。”

“女儿呀，做老人的见得多了，有责任规劝年轻人，特别是他们路走得不直的时候。”

“大家都讨厌他，我可怜他就是做了坏事吗？”

“不该上天的就不能给他翅膀。”

“因为他长得丑！”

“因为他人不好。”

“他不偷不抢不杀人。”

“那是不到时候，等到了那个地步，谁也拦不住他。你要明白，人家讨厌他，不只是他丑，主要是因为他很粗野，心眼

坏。”

“别的人也有坏心，但他们长得好看。”

“他们也有叫人尊敬的品德……女儿，你别生气了，别生我的气。我说这些事，你可能以为我是因为蛭子利用你对他的关心常来咱家吃饭心疼了。我不怕你这样想，该说我还是要说。”

索蒂莱莎没有再吭声。两人按照西多拉的意思坐下，借着挂在墙上的油灯亮补西多拉的一件旧长袍，因为翌日是礼拜天。

就在这个时候，克莱托从楼上走下来，碰见刚走进楼的蛭子。克莱托好像听到了西多拉大婶对索蒂莱莎的规劝，一时冲动，竟过去一把抓住蛭子的衣领，激动但声音很低地说：

“我不愿你再到这里来！”

“妈的！”蛭子说，声音也很低，“你算老几？凭啥命令我？”

“你走不走？”克莱托坚持说，手仍旧抓着蛭子的领口。

“不走！妈的！”蛭子说。

“那就让你吃我两拳……你可不许叫，牙打掉了也不许叫……我也不叫。”

克莱托说打就打。只听见两下沉重的拳击声。后来，在喘气声和骂人声中又响起了两下拳击声。接着，又是一击，比前面的更猛更响，好像是头撞在了街门上。差不多同时听见蛭子低声骂了一句……最后，黑古隆冬的门楼里又归于寂静。蛭子在黑暗中往地上啐的血多于水。他一个挨一个地摸嘴里的牙，看是否还完整。克莱托稍稍出了一下胸中的恶气，就走出楼门，扬长而去。他不敢进梅切林大叔的屋，怕和蛭子在一起，即使蛭子不说，西多拉大婶和索蒂莱莎也会猜到刚才发生的事。

其实蛭子根本没兴致讲这类事情。再说，像他那样的脸上多了一些肿块丝毫不影响原来的尊容，所以，他进屋后，那两

个女人并没有问他那张大嘴边隆起的三个泡是怎么回事。蛭子咕噜了一声“晚安”，便问伯父上哪儿去了。

“出去找钓鱼线去了。”西多拉说。

“有蚯蚓吗？”

“他怕万一要用都带走了。”

“明天第一次弥撒完了，不等涨潮，我们就要出海钓鲑鱼，让他早点把船准备好。他要是不行，就别去了，反正我和猛子也去。这就是人家让我捎的口信……嘿嘿嘿！”

“堂安德烈斯自己咋不来？”

“他说他忙死了……哎呀呀，那张桌子上一摞摞的银币真是海了……我的妈呀！多得可以在里面游泳……在里面玩呢！……嘿嘿嘿！”

这时，梅切林大叔回来了。他看上去可没前些年精神了，动作慢多了不说，脸上也没过去那种乐呵呵的样儿了。她们把蛭子捎来的口信对他学说了一遍。他妻子说：

“你干不了就在家躺着吧。反正蛭子和猛子明天也要去。”

“我干得了。”梅切林大叔看着好像在用眼神鼓舞他的索蒂莱莎说，“我遗憾的是，但愿咱这话不会得罪谁，我遗憾的是，堂安德烈斯在这些事情上总是先想到阿巴霍互助会的人，然后才是咱们这些人……大家都明白；那就说出来吧。说什么尊重应该尊重的人，都是假的。”

西多拉大婶说：“米格尔，就算是他看不起咱们，还有别人看得起，帮你忙的人，谁赶得上克莱托那个好后生？”

“没有。”梅切林大叔说。

一听到克莱托的名字，蛭子在凳子上就坐不住了，好像一头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的狗熊。

“怎么啦，驴小子？”

“和您没关系。”

猛子在咱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出现过，读者已经认识，那是在阿波利纳教士的房里。这个当年的小流氓如今已变成一位既勇敢又懂事的渔民。像他这种情况的在桑坦德的渔民中并不稀罕，比如我们书中提到的猪崽、桨叉和苏尔维亚原来和猛子一样也是些小无赖，现在也都变成又能干又有廉耻的渔民了。还有高街的那个科洛，自从他扔掉了拉丁文，他那个中了邪的伯父被慈善机构收容后，也成了打渔的好手。

咖啡壶、烟斗和灯嘴这三个人则因为错把停靠在内港的一艘船的精密测时器当沉船遗物据为己有，正在卡拉卡弥补过失，而阿瑙斯码头上又有了新一代小偷在那儿发号施令。玛利亚尼奥防波堤有一段已超过海潮的最高点，吓得软口鱼纷纷逃离，不知游向何处，反正桑坦德的渔船再也捕不到了。铁路路基修筑的速度很快，已经逼近阿瑙斯码头。卡尔德隆浴池临海而筑，海水舔着房子的东北墙，敲击着它的隅撑。在浴池阳台上排队等着入浴的人们在最后一次往海里吐口水打发时间。火车头飘着蜿蜒绵长的、发白的长发已达到乌鸦岩，它那个火热的肚子里带来了新生活的幼芽，将只给阿里瓦互助会的渔船保留一湾赖以停泊的海水和一条小小的入海口。

在高街的旧楼之间已出现三幢以上的新楼，都是铁阳台、白墙。它们在旧楼的包围中，受着压迫，感到难受，扮演着受气包的角色，好像一嘴烂牙中镶的几个假牙。所有这些情况意味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值得这个纯正的渔民行会认真考虑。但是，他们却迎着风头，假装没有看见危险，甚至对此只字不提，准备抢风行驶。他们还积习不改，把自己关在贝壳里，打心眼里不想也不看陆地上发生的事情，大走极端。

这一切以及其它许多情况都要归咎于那些“疯子的冒险”。

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对我们谈到了这些冒险，他的口吻既有惊讶的成分，也有怀疑的成分。桑坦德的商业已渐渐陷入这些冒险而不能自拔。

十三 安德烈斯的活动范围

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只叫人巧妙地激了一下，就带头加入了筹备委员会，第一个在委员会上称道那项冒险工程难以估量的好处，变成了该工程的一位主要股东，并在后来争论道路的走向时表现得最慷慨激昂。据说，在《蒙塔尼亚警钟报》和《世纪精神报》这两个对手打笔仗时，他认为有人在《世纪精神报》上匿名攻击他，曾在《蒙塔尼亚警钟报》上撰文予以回击。他赞成和法国的位于大西洋岸的港口通航……甚至咬上了随铁路进入蒙塔尼亚的首批信贷公司抛出的诱饵。他已不太眷恋办公室的那把扶手椅，而变得热衷于在码头的人行道上和娱乐场的“议会”里搞那种慷慨陈词、花言巧语的“文明”交易。

他的儿子托林和安德烈斯取代他进入了后甲板（堂贝南西奥对旧式办公室的称呼）。托林在经营管理上已有相当的经验。不管谈生意，社交往来，还是在上下关系即办公室与店铺的关系上，他都处理得很得体。他鼻子很灵，味觉和手感也十分敏锐，是鉴别面粉、白糖和可可等样品的行家里手。他这些本事完全是勤奋努力的结果。安德烈斯很少帮他，他自己还得照看钱柜呢。他缺乏商人的天赋，但渐渐地已适应这种被未真正爱上它、看透它的人视为不讲良心的行当的工作，开始是出于一种荣誉感，到后来就是因为天长日久，见怪不怪了。这两个好朋友你见了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爱好各异，才干不同。托林体质很差，外表沉静，喜欢挑剔，话不多，但用语准确，工作井井

有条，用具摆得也有次序；字写得清楚、漂亮。他常利用废纸条进行计算，纸条再窄小也不嫌弃，数目字在他笔下就和印出来的一样。他同时做几件事时，善于协调，不显慌乱。他动作灵敏，又很少娇态，衣服上却从无污点或皱褶。总之，他在办公室就如同圣人在祭坛上一样适得其所。

安德烈斯则是个好动的壮实小伙。他目光贪婪，眼珠子转得特别快；高挑的身材不管摆出什么姿势都给人一种男性的美感。他在桌上写字，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每写一笔，凳子就嘎吱一下，光亮的黑色鬃发就在眼前一晃。嘴里不是在念叨什么字，就是在低声吹什么小曲。一写错了就“哎呀”地叫起来，滴上一小点墨水在纸上就骂自己，忘了旁边还有人。可是，只要飞过来一只苍蝇，就会马上转移他的注意力；听到街上有一丁点动静，他就会立刻从凳子上跃起，跑到夹层的窗前看个究竟。他当出纳，负责收付款项，不管清点别人交来的硬币，还是把给人家的拿破仑^①从细长口袋里往外倒，或是在柜台上试银币的成色，他都把声响搞得很大。他上班准时，待人殷勤，做事认真，但喜欢热闹。他和托林性格完全不同。他们唯一相像的地方就是彼此真诚相待，非常要好。他们到办公室没几个月托林就病了，发烧好多天，恢复期拖得也很长。安德烈斯会用蓝靛画船。托林因为生病有点娇气，要安德烈斯给他画船和人。安德烈斯也真有耐心，一连半个月呆在他身边给他画。他起不了床，就在床头柜上画，能下地了，就移到饭堂的桌子上画。路易莎只要没上学，每次都要看安德烈斯画，眼睛一眨不眨的，一直跟着安德烈斯的笔走。安德烈斯画得很熟练了，几笔就是一个正在咆哮的大海，一条双桅船，一条器具齐全的平底船。

① 法国银币，1拿破仑合19雷阿尔。

“现在画船长。”有一次托林要求道。

于是，安德烈斯画了个男孩，戴了顶帽子。

“画大副。”路易莎接着说。

安德烈斯又在船长旁边画了一位大副。后来又画了全部船员，还有一条狗，一个鸡窝，舵轮，一头猪崽和六只母鸡……一直画到他说“画不下了”才罢手。

几天后，托林也想画画了。他小时候在门楼的墙上练过几天画，另外，他的性格也很适合临摹，因为只要耐心，会调蓝靛就行。他终于画得和他师傅一样好了。他的师傅就是安德烈斯。但师傅并不认为徒弟已达到可以和他并驾齐驱的水平，每次路易莎用胳膊肘碰他，用惊奇的眼神示意他看自己哥哥正在画的画，他都会低声对她说，托林画的还赶不上他。

托林非常喜欢画画，病愈重新回到办公室后，只要有空他就画。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个画箱，箱体是黑的，箱盖是胭脂红的，还上了清漆，是上等品中的上等品，一只五雷阿尔半，或许六雷阿尔。像这样的画箱在圣佛朗西斯科大街德国人开的商店才有卖的。有了画箱，托林便见什么画什么，有什么画什么。他画的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身穿宽大的黑衣，头戴高筒帽，手拿拐棍；画的母亲身披带穗披肩，头戴插羽坤帽，穿一身条纹衣服；画的路易莎穿一套合身的衣裙。他还画女仆和会计……都是左侧像，他不会画右侧像，正面像更不行。后来，他又画椅子、凳子、桌子、猫，临摹饭堂的纸花、纸牌上的人像。他父亲看他如此喜欢绘画，就想叫他跟画师卡多纳学画。托林的画技已达到相当的水准，他可不愿意倒退回去，学那些没意思的入门课程，他打算自己练。他准备了许多厚图画纸，开始写生。他站在他家的房前屋后，把能看到的景物都一点一点地详尽无遗地画了下来。这花了他好几年的时间，因为他在父亲的

办公室还有工作要做。全画非常大，描绘的细节不可胜数。画上的博丁府拱门上的方石一块块历历在目，板帘的窄板一片片清晰可见。光这座博丁府就花了他快三个月的时间。各位来试试，一块石板一块石板地画那个码头，一砖一瓦地画那座大教堂，再如此这般地画海湾和其中的船舶、远处的山峦、阿尔塔高地及其瞭望楼、树木以及玛鲁卡和圣马丁，看谁有本事用比托林更少的时间画完？

他替代父亲进入办公室后，画画的癖好就慢慢降了温，只是偶尔画点小玩意儿什么的。但对这种艺术的热爱之火依然在心中燃烧。为了使精神在繁忙的工作中得到缓解和休息，他一下班回到家就钻进自己的房间，关起门出神地欣赏他那二十几幅画作。这些画是他全部画作中的精品，摆成正方形常年挂在墙上，供家人和客人观赏。画的下方都贴有标签：

安托林·连克雷斯(业余)作，18××年

堂贝南西奥、他太太、他女儿、女仆……或者别的什么人生怕括弧中的“业余”两字还说明不了画作的成就，经常随便找个借口(这易如反掌)把客人引入托林的房间，一幅一幅地指点那些画，详细介绍：

“这是港务局；这是博丁府；这是圣菲利佩城堡，后面是它的教堂；这是造船厂的船，正在运送旅客，有帆也有桨……画得真像吧？……一瞧就知道是啥！”

接着说：

“您看，这都是他业余画的。从没请过教师，他也不愿意跟老师学……干吗要请老师？他自己就会，知道该怎么画。”

安德烈斯不久就发现自己的画技落在了托林的后面，但他并不十分介意。有一天晚上，路易莎见她哥哥随手就画了许多船作为风景画的点缀，就对安德烈斯说：

“亲爱的，好好学吧，这才叫画船！”

“会使真的船才算本事。”安德烈斯说。

“会和渔公……还有渔婆打交道也是真本事！”路易莎挖苦道。

安德烈斯的脸刷地红了，因为他确实喜欢和打渔的人在一起。

托林因为酷爱绘画，又渐渐改变爱外出的习惯，加上身体弱，慢慢地喜欢呆在家里，到后来竟把家庭聚会视作必需。只要街灯一着，就是用开水泼他，他也不会出门。

托林家庭聚会的主要成员有路易莎和安德烈斯。有时也来些邻居的孩子，但这种情况很少。事实上，他们仨单独一起玩更开心。每次差不多都是托林画画，安德烈斯讲有关海上的故事。路易莎呢，则边听边看，不少听一句，不少看一笔；有时她也插几句批评的话，比如对他哥说：

“我看那不是海绿，像菜绿。”

对安德烈斯说：

“你是个规规矩矩的男孩，不该这样。你有点渔民的味儿……你大概也讲过难听的话。”

安德烈斯一直坚持参加托林兄妹的聚会是因为他打心眼里喜欢托林。堂贝南西奥和安德烈斯的母亲对此都很高兴。不过，安德烈斯开始觉得对不住堂贝南西奥了，因为如果这位先生对他说“你可以自由支配晚上的时间，去你喜欢去的地方”的话，他……虽然不会完全抛弃托林，也不会去他家那么勤了。不去托林家，既可免去天天换衬衣的麻烦，又可不必再见到那位总是板着脸的傲慢的连克雷斯太太：每次安德烈斯毕恭毕敬地向她问安，她的回答都是一个字，而且一点也不热情。然而，在高街梅切林大叔的底楼，在港务局那边，在码头角，在一切有

渔民和海员的地方，情形就不同了。在那些地方，大家都看重他，他也感到更开心。

随着他渐渐长大，由于所谓的身份，他不得不和他喜欢的那些人保持一点距离，但他的兴趣和习性并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反倒有所加强，更趋定型。他长高了，长宽了，变成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小伙子。才十七岁，他的个头就超出一般人两指；他两手各提一百磅的东西能提到腰部；划船的技术非同凡响，比最壮实的水手还划得快；他不怕南风 and 强劲的西南风，与风浪搏斗总是胜者，不仅勇敢，而且很喜欢这种搏斗。不知道小伙子为啥如此热爱大海。他好像是一头长毛狗，天生喜欢游泳，善于游泳。一看见海，就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借口往水里跳。他熟悉海湾内的水流、沙角和其中的奥秘之处。他在海湾内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天气和危险：雾天，搁浅，狂风……总之，他对海湾了如指掌，有如一名最出色的领航员。他渴望到海湾之外开扩眼界。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然而，第一次机会他却是偶然碰上的。

领航船的船员不固定，谁先来就用谁。报酬还可以。领一艘一百五十吨以上的船进港收费二百雷阿尔，领航员拿一百，其余按份子分，一份半归船主，剩下的船员分。每天码头上必须来两名领航员，天亮前一个小时到，天黑后一个小时走，这是规矩。碰到特殊情况，这两条领航船的人手不够用，当头的领航员就要通知排队等着进港的船只的老板。

有一个节日的下午就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准备出港引航的一只领航船缺两名船员。领航员很着急，因为这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耽搁。当时，安德烈斯正和几个海员在桑吉纳酒店聊大天，一听这个情况，心中大喜：机会来了！便豪爽地表示他愿补这个缺，去帮个忙。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谁，所谓虎门无

犬子，海边的人都很看重他。领航员和其他人很热情很礼貌又很高兴地答应了他。小伙子兴致勃勃地朝码头奔去，像中了彩似的，跑在大伙的前头。到了岸边，又第一个跳上船，安好桨，把外衣塞在座位底下，脚登在前面的座位……真是踌躇满志，洋洋得意。领航船一下一下地划出了港口。到了莫罗岩西，安德烈斯将那条等候进港的大船的船帮勾住，就和领航员一起登上了船。他眼睛看着船上的各种操作，耳朵听着领航员的命令、滑轮的嘎吱声、水手收放链索时发出的悲凉的节奏声、跑动声以及船尾的波浪声，脸上感受着船帆迎风而动产生的气流，脚底体验着船体的微微颠簸。乘坐这双桅帆船全速向港内疾驶，安德烈斯真是心花怒放，异常得意！他觉得这些声响、这些色彩、这些动作汇合在一起既那么神秘，又那么和谐，仿佛是阵阵的甜言蜜语那么亲切。他心里感到美极了！

安德烈斯十分喜欢船上的这种摇摆，这种感受他后来体验过多次，反正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上船。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桑吉纳。桑吉纳是阿巴霍渔民互助会有名的酒店。它的来历连经常光顾它的老人都不清楚。不过有人说，这家酒店最初是一位黑奴贩子开的。这个贩卖黑奴的船长讲起他的那些冒险勾当，粗鲁的渔民听了头上那一堆堆乱草似的头发都会抽筋。安德烈斯为了每周至少去两次桑吉纳酒店，根据季节或渔汛，或迟到或早退，压缩了在托林家聚会的时间。安德烈斯这个变化的原因托林很清楚，但他妹子不知道，所以，两个男孩怕她对堂贝南西奥说，就合伙骗她。这鬼丫头渐渐长大了，已经习惯管安德烈斯的事，好像这和她有很大的关系，对安德烈斯不是批评，就是叮嘱，咋咋唬唬的，还挺认真。安德烈斯对她这样对自己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她是她妈的女儿。她妈很看重自家的门第，很在乎来她家的人的外观；母亲如此，

女儿肯定要受影响。

安德烈斯喜欢去桑吉纳酒店，是因为渔民们在那儿呆的时间比在他们自己家里还要长。桑吉纳是他们的集散地。下海，从那儿出发；回家，先在那儿歇脚。他们在那儿休息，在那儿侃大山，在那儿喝酒。早晨喝，十点喝，十一点喝，饭后喝，总之，喝酒都在那儿。他们在那儿买小沙丁鱼，在那儿借钱，在那儿花钱。他们扛着渔具和水衣从海上回来，妻子们都到那儿等自己的丈夫：坏丈夫的妻子到那儿去是等着臭骂丈夫一顿，以报吃耳光之苦；好丈夫的妻子则抱着孩子，挎着饭篮在那里等丈夫一起吃饭。那儿的渔民虽然不像诗里面描写的渔民有细嫩的皮肤和文雅的言语，但也喜欢把孩子抱在膝上，一边自己吃，一边喂他。他们虽然不是在家里吃饭，但吃起自家的杂烩个个狼吞虎咽，特别是在繁忙的渔季，比如海鲷季节，两三日没进家门的时候。碰到这种时候，他们就在酒店准备第二天早晨要用的渔具，往一大堆数不胜数的鱼钩上挂饵。安德烈斯常在那儿全神贯注地看他们细心地把上了饵的鱼钩一个个地挂到钓鱼绳上。他在高街梅切林大叔家看过挂饵这种活路，但看一个人在家里静悄悄地干和在酒店看许多人在灯光下、酒气中、讲着趣闻、聊着大天一起干可大不一样。

他在那儿认识了许多人，懂得了许多东西，熟悉了许多不同的性格。在那儿，他慢慢知道了每件东西的名称、用途和使用方法；了解到每个渔民的优点和缺点；搞清了渔民互助会的结构及其财产和债务；耳闻了每个家庭的欢乐和痛苦……因为渔民家庭的透明度都很高！阔佬们的家庭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尽管大吹大擂说他们的家庭如何如何，甚至还透露点什么内情，但他们到底在怎样生活始终是个难解的谜。

在那儿他还认识了奎托·法拉甘这个世袭家族的族长，马

约角的瞭望台就与这个家族有关。这些瞭望台的用途就是当海湾内刮起南风或海岸受到海风的袭击时负责点燃火堆，白天以烟，夜间以光向在海上作业的渔船发出警报。

锚链和妻子尽管对儿子的上述情况不完全了解，但对他天生的爱好是十分清楚的。锚链对此无半点责备之意，但他太太意见就大了。

“你看，”锚链对妻子说，“这孩子跟我是一脉相承，完完全全是一条海鱼。我当时要教他学航海不是没道理吧？”

“你有理。”安德烈娅说，“不过，我现在已经使他免去了被风暴和鲨鱼吞没的危险。我们会逐渐达到目的的。”

“办不到！……根本办不到！说不定哪天他会要条小船呢。一个人本应死在海上，死在风暴中，却淹死在脸盆里！可真光彩！算了，反正你愿意这样。现在你已经如愿以偿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安德烈斯这孩子坚强，勇敢，有胆识……男子汉就应当这样，这可比把手伸进手套里，脖子夹在浆硬的衣领中，拖着衣服的长下摆，在路上在大厅里摇来晃去强……他要尽心尽职，就像他现在这样。他喜欢航海我很高兴，但偷偷摸摸地干我实在替他担心。偷偷干紧张紧张的，做不好不说，还挺危险，因为那些事都和性命相关……安德烈娅，应该商量一下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也要谈谈。”安德烈娅恳求道。

“啥事？”

“就是没人劝他别再去高街的那个讨厌的底楼。”

“梅切林家？……那家人在阿里瓦互助会可算得上最本分最和气的了！他去那儿挺好，……比上桑吉纳强多了，有一天晚上我路过那儿，看见他在那酒店里面。”

“还去桑吉纳！……在晚上！就是说，他没去堂贝南西奥

家？”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去桑吉纳的事我去说，你别着急。”

“可堂贝南西奥先生要知道了会怎么说呢？”

“他家一点也不知道。要是知道了，哎，真见鬼！……难道我把儿子交给他们就是叫他整天巴结他们？要走极端的话，我宁愿儿子沾染上桑吉纳的毛病，也不喜欢他用靛蓝和蛋黄在家里在城里到处乱画面具，像那个小子一样。”

“我明白，佩德罗。”

“我也明白，安德烈娅……但是，咱俩想的不一样。命里有的，早晚会到手，跑不了；命里没有的，他也不必去求，你也用不着逼他去求。他不需要；这样做也不合适……算了，不说了。”

十四 平地风波

说来也巧，锚链俩口子谈话没过多长时间，安德烈斯就拿定了主意，要向他爸爸表明自己的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像许多同龄的男孩一样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小船，哪怕是半条也好。原来那时在苏伊索咖啡店对面停泊了有一个班的非常非常漂亮的快艇，就像现在放在那儿当摆设的马呀、汽车呀一样。他怕自己的这个要求爸爸会觉得有些过分，就尽量把话说得和缓，表示准备用在办公室工作挣的薪水和赏钱来买小船。锚链船长笑了，答应送他一只小艇，条件是，除了路过和有必要，不许再去桑吉纳酒店。为啥说有必要的情况可以去呢？因为凡是有小船的主儿，甚至把海湾的乐趣作为业余爱好的人都有到桑吉纳酒店去转一圈的需要。安德烈斯欣然答应了父亲的条件。于是，锚链亲自吩咐伦乔给他选了一条单人单桅小船，样子很漂亮很秀气。

那个时候，梅切林大叔身上的各种病痛都开始冒了出来，常常使他不能出海，甚至卧床不起。本来就不多的积蓄业已用尽，西多拉大婶和索蒂莱莎干零活挣的钱又不够全部开销，家中的生活开始变得艰难。安德烈斯看到他们日子过得这样困难，心里很难过，尤其是他知道了梅切林大叔身上的那些病患都是打渔这个职业所造成的，而且，随着年纪的增大会越加恶化，就更加伤心。因为梅切林大叔的情况表明，他的那些病都无药可治；要想让他慢慢度过他人生最后的短暂阶段，必须给予他精心

的护理和细心的照顾。

一天下午，梅切林大叔躺在床上呻吟着。西多拉大婶眨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对安德烈斯说：

“您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就不明白为啥还有人要学他的样儿，去受罪吃苦，干这种职业？他实在是不幸啊！五十年了，他一直在海上辛苦劳作，日晒雨淋，风吹雪打，冷起来牙齿打架，热起来像进了蒸笼，休息少，睡得更少，天不亮又回到船上。死神总是第一个上船，总是和不幸的人在一起，然后，突然间把他们杀死。所以，那儿除了上帝的同情，得不到任何庇护！您可别去看死神的像，快把眼睛闭上！堂安德烈斯，当那些为一块没用的破布片肯花一枚银币的人为了一磅鳕鱼跟我一个子一个子地讨价还价时，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要是他们知道捕那种海鱼所付出的血汗就好了！太危险，太辛苦了！……先生，结果呢？结果是倒霉的渔民卧床不起，他的家小没有饭吃……就算他很本分很吃苦也没有用，这个老实疙瘩不就是这样吗，他一丁点坏毛病都没有啊……要是早有够买一条渔船的钱就好喽！您看，辛苦五十多年，攒下两千雷阿尔，不算多……假如我们现在有一条渔船，米格尔身体好的时候去不了远海，也可以划船到海湾，就是自己出不了海，也可以把船交给别人用，我们在家吃船的份子钱。可我们没船，还有什么说的！我又不挣钱，干针线活眼神也不行了，街坊四邻给的活很少，当然对我也是个帮助和安慰，不过挣得少哇……”

一直在旁边的索蒂莱莎一会儿看着西多拉大婶的眼睛，一会儿又看着安德烈斯湿润的眸子。

安德烈斯离开底楼一回到家，就头头是道地令人信服地和他父亲谈了好长时间。他父亲对梅切林大叔很熟悉，打心眼里敬重他的人品。

父子俩交谈良久，最后，父亲对儿子说：

“不要让你妈知道，她和我们对待这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梅切林那儿应该给他弄条船，他们太需要了。”

于是，很快梅切林大叔就有了渔船，从此高街那个底楼的人家便一扫萎靡不振的氛围，又重新恢复了欢欢乐乐的情景。这时，西多拉大婶对索蒂莱莎说：

“我说，女儿，你的表情呀，说话呀，都尽量叫他觉得高兴点，人家本身就是块金子，再说至少也不能叫他以为咱们是忘恩负义的人哪。我知道，你不是因为讨厌他，根本不是。心里是怎么想的，脸上就该露出来，即使心里讨厌他也没关系，何况你也不是这样。”

原来，其实也是众所周知的事，虽说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之间关系十分亲密，但这种亲密关系几乎全靠安德烈斯爽直和善于交际的性格方才得以维持。除了蛭子这个荒唐的例外，索蒂莱莎对安德烈斯并不比对其他人热情要少。不过，这个不随和的姑娘对安德烈斯的确也没有半点厌弃需要掩饰，所以，在她就要出落成美人的时候，便欣然按照西多拉大婶的愿望去做了。西多拉这个渔夫之妇是个有生活经验更有良心的女人。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使她困惑不解。原来她发现，随着索蒂莱莎对安德烈斯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安德烈斯对她的热情反倒越来越低落，甚至渐渐变得很少来她家了。这里面有什么鬼？难道他认为她们不配接受他给予的恩惠吗？他不知道她们是多么欣赏他，在靠他维持生活，在他的帮助下愉快地分担多病的梅切林的病痛，没有让他到济贫院去度最后的时光？他不知道梅切林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感觉稍好就去干活，以便多挣一份钱？是他不经常去船长的家？不错，他很少去，但是，每次他都从当天捕的鱼中挑了最好最新鲜的送去，不是报答他们得到的恩惠，因为

恩惠是无价的，施恩的人也决不会接受，而是表示他们不是没良心的人。如果不是这些，那到底是为了啥呢？西多拉大婶绞尽脑汁，也百思不解。她在琢磨这事的时候，也在观察安德烈斯，越看他，越觉得他和以前不一样。

后来她和丈夫谈这件事，和索蒂莱莎也谈了。梅切林大叔听了不高兴，说他根本没觉得安德烈斯有什么变化，这简直是没影儿的事。索蒂莱莎听了耸耸肩，说她和梅切林大叔的感觉一样。西多拉大婶听了他们的话，疑心自己是不是见了鬼了，是不是胡思乱想。可这些事一直在她脑子里转，忘也忘不掉，只好慢慢地适应。她只能如此，但这事却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事实上，西多拉大婶是对的。值得庆幸的是她不知道安德烈斯逐渐少来底楼的原因。什么原因？容我慢慢道来。

就在梅切林大叔有了自己的渔船的当天，已经变成病弱老头的莫塞洪上楼回到家里，张开大嘴，喷着有毒的哈气，乱喊乱叫：

“他妈的……真他妈的！”他晃着身子，摇着脑袋，一边朝家里走，一边大声说。屋里，萨圭塔和卡皮亚在解绳索头儿，克莱托一声不吭、没精打采地靠着墙在吸烟。“传闻成了真事！他妈的，这人还有没有羞耻？脸皮也真厚！还有没有天理？这个家，这是家还是啥玩意儿？如果把那丫头从咱们家弄走是因为待她不好……那为啥又答应她去那家……他妈的，……事情很清楚。有个脑子快的小子转弯抹角地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他妈的，真不要脸！”

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用粗俗下流的言语把安德烈斯送梅切林船和他总黏在底楼以及他和那年轻风骚的姑娘之间的关系讲了一通。他把这些事扯在一起是受了家里那两个女人的影响。她们在半道上拦住了他，把传闻和猜测对他往最坏的方面渲染

了一番。克莱托懒得多想，开始没弄明白他们谈的是啥。等他听清楚是怎么回事，气得像头老虎，霍地跳起来，吼道：

“胡说！纯粹是胡说！你们全是瞎扯！你这个坏女人就会胡说！我认识他！我了解下头^①的每一个人……也了解咱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说，你们是在胡说，我再说一遍，这全是胡说，您是因为老糊涂了；您是因为嘴里从来没有实话，……你呀，是因为嫉妒、嘴长！……哼！”

听克莱托这样吼，萨圭塔抓起矮凳，卡皮亚拿起涂沥青的绳索头儿，一齐朝他脸上砍去。莫塞洪没力气，什么东西也扔不动，连扇他几个耳光的劲都没有，只是在那儿不停地骂，不停地叹息。萨圭塔和她女儿一边拿东西砍儿子，一边嘴里也不闲着：

“好啊，你这个逆子！……没用的东西！”

“不要脸的，……拿去送给他吧！”

“他们已经把她卖掉了，没错！”

“她心甘情愿！”

“不是用她换那条船，她早就把自己卖了！”

“所以她穿的都是最好的衣服！”

“呆在荫凉底下，不用干活！”

“你现在就去找她吧！……去跟她过！”

“你可要先想好了把她放在什么地方，告诉你，要是你让她在这儿，咱家就甭想安生！”

不用再提莫塞洪嚷嚷了什么，也不能提，就这便足以概括地反映五楼上半分钟内叫喊的情景。克莱托嘴里喷着口水吐沫，他不能对父母还手，就使出平生的力气使劲儿打卡皮亚，然后

① 下头指阿巴霍渔民互助会。阿巴霍意为：底下，下面。

一溜烟像火箭似地跑出了家。他家的那两个女人这回却一反常态，没有跑上阳台追着他骂，因为她们都是吵架行家，明白从这么高的地方冲街上叫骂，把事情捅出去，是要找麻烦的。她们知道，索蒂莱莎已非当年被她们吓住的那个西尔达。她们也知道，渔民互助会和街坊邻居都向着那个孤女，连在小事上也替她说话。那种丑事到一定时候能不出事吗？否则，她们早就把嘴巴贴在底楼那家的门上骂了。还有必要用那条渔船作证据吗？自从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长大成人后，安德烈斯每次到索蒂莱莎家来不都是她们那两张又毒又臭的嘴巴制造大堆丑行的足够依据吗？肯定会留下痕迹，没错！……那就不只是冲着他们的门，而且要冲着他们家的每一个人的脸开火，不过，这要等待时机，免得担责任，要等事情露出马脚证明她们的揭发是实情。为达到这个目的，她们以极大的耐性一边注意事情的动向，一边在暗地里使劲儿。

克莱托跑出家门的时候，家里那乌烟瘴气的令人恶心的情景还塞满了他的脑子。等到了街上，清爽的空气才使他发烧的面孔变凉。他头脑渐渐冷静，趋于正常，心跳也慢慢恢复了日常的节拍。这时，他感到内心深处有一根刺在扎他，脑袋里有一个可怕疑问像被关在玻璃匣里的大黄蜂玩命地四下乱撞。这也难怪啊！如果诽谤总能在人们的心上留下点什么，甚至极聪明极细心的人也不例外的话，像克莱托这样头脑简单、涉世未深的孩子能不中他全家人所说的那些话产生出来的毒吗？……因为是他们家那几个人讲的他就认为是诬蔑的那些事为什么就不会是真的呢？安德烈斯有钱，人也很漂亮；索蒂莱莎没爹没娘，又很穷，但长得十分迷人；梅切林大叔和西多拉大婶是两个好人，对安德烈斯十分感激。假如安德烈斯追求她，会是什么结果呢？假如他没追求她，那他干吗去她家那么勤呢？

他白天黑夜地考虑这些事情，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到后来只要看见安德烈斯在底楼，他就监视他，想找没人的机会在街上拦着他；只要看见索蒂莱莎和安德烈斯在一起，就注意观察她的表情；……他这样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因为人家随便看一眼，随便说一句话，他都觉得意味深长，认为自己的疑虑并非空穴来风，甚至夜里楼梯上或门楼里有一点点声响，他都会惊醒，从那硬如石板的床上跳起，跑到门口去听。他好多次在梅切林夫妇面前都想开口，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一天夜里，他拦住安德烈斯，并征得安德烈斯的同意，两人一起去了大墙。那个时刻，大墙的空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克莱托以其特有的方式低声地向安德烈斯讲了折磨他、使他苦恼得吃不下睡不着的那些事。

安德烈斯听了吓了一跳，他不知道克莱托到底为啥感到不安。克莱托说，他向安德烈斯讲出心中的猜疑完全是为了那个正派人家的名声。头脑这样简单的小伙子都注意上这些琐事，想必那些猜测早已传扬开去。安德烈斯想到这儿就问克莱托是不是这样。克莱托说他只听他家的人讲过。既然是从他们那种人的嘴里听到的，那这些事肯定早就传遍全城。想到这儿，安德烈斯愈发不安。但他郑重而坚决地否定了克莱托的怀疑，并伸出右手握住克莱托的右手，指天发誓，说他安德烈斯有生以来从没有在脑子里闪过那种卑鄙的念头，人家这样说完全是诬蔑。克莱托见他这样真诚，好像看见天空中裂开一个缝，太阳、月亮和有金翅膀的天使一齐露出了头，心头上那个使他痛苦难耐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安德烈斯明白，他必须制止对他的诬蔑，所以，那天晚上就没有去梅切林的家。

但是，正如阿波利纳教士说的，人类太脆弱，太渺小，太

好色了！那个安德烈斯在大墙前的空场上听克莱托讲埋藏在心中的那个令其忧愁的秘密时，表现得是多么谨慎小心，多么慷慨豪爽，多么舍己为人，但是，当他在宁静而黑暗的夜晚，在他自己窄小的房间里理智地思索了他与梅切林一家交往时的表现后，他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而，他自己却一点也没感觉到。人最本能的东西伸缩性很大，如果不用钢铁般的意志力和坚定不移的理性来约束，就会滑到危险的境地。一般而言就是如此。倘若年幼无知，缺乏经验，情欲、热情以及本能的一时冲动这些因素纠集在一起向人的天生的弱点低头，情况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而安德烈斯就处在这种状态。他目睹索蒂莱莎成长，看着她从一个到处流浪和身体虚弱的女孩慢慢变成一位漂亮健美的姑娘，但从来没有在脑子里闪过一丝一毫高街那两个长舌妇诬蔑他的那种企图。所以，他听了克莱托的那番话感到非常气愤，也因此突然决定逐渐和梅切林家疏远，免得害了一个姑娘的名誉。然而，当这个想法一闪而过后，他那还不太清醒的头脑又重新思索起这个问题，这时，首先闪入他脑海的竟是克莱托家虚构的那个罪行的当事人之一。这个当事人既不是儿时与他一起玩耍的那个天真无邪的穷女孩，也不是他刚刚步入青年时代的那个要好的女友，而是一位充满诱惑，可点燃青春之火的美丽姑娘，就是高街的索蒂莱莎。他立刻又想起了莫塞洪大叔家的那两个女人对他的诬蔑，心里说：“以后这也可能。”可一想到别人竟认为他能干出违法之事，心里不免又有些气忿。

后来，他又反复考虑打算逐渐疏远梅切林一家的想法。他没有再去想那个孤女，而是在掂量那对善待他的老夫妻会如何看他的这个举动。把原因告诉他们等于往他们心上插上一刀；隐瞒真情呢，实在不够朋友，起码良心上也过不去。可这一切

都是为了啥呢？还不都是因为五楼上的那两个不要脸的女人！一个高尚而慷慨的举动她们竟往坏的方面去理解！难道一个问心无愧的人要听两个坏女人胡言乱语的摆布！难道他安德烈斯正当的爱好和娱乐要受制于两个编造瞎话的女人！没门儿！不过，对此也要小心，但决不是屈从她们的意志，让其得意。要采取某些体面的防范措施，不给那些疑心病重的人以任何口实去制造谣言，拨弄是非。他将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去梅切林的家了，但还要去，一定要去！看谁敢来问他“你去那儿干啥！”看哪个爱胡说八道的家伙再怀疑他的忠诚、本分和高尚！……他敢作敢为，也敢承当！……他决不会做玷污良家名誉、破坏良家安宁的犯法勾当！

假如把一尊基督放在他面前让他发誓他心中所想全无半点虚假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做，而且会做得十分认真，说的都是实话。

然而，如果往深里刨他的内心世界，很快会在其灵魂深处发现他的誓言不过是一种不自觉的谎话。原来，自从他经过反复思索，重新去梅切林家后，尽管下决心要英勇顽强地抵抗魔鬼有可能诱使他产生的一切邪念和轻浮举动，但当他躲躲闪闪看索蒂莱莎时，眼神已和先前大不一样了。

这至少说明以下三点：

一是安德烈斯这样想这样做，自己也觉得不如在大墙的空场那儿听克莱托吐露心声时那么老实那么豪爽了。

二是克莱托的表白使他陷入矛盾的境地。对他和梅切林一家人来说，最慎重而危险最小的办法是他逐渐疏远直至断绝和底楼那家的关系。

最后一点是，西多拉大婶已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安德烈斯突然变了一个人。

安德烈斯这个坚强的小伙子为此付出了多大的意志力啊，而这正是索蒂莱莎对他最殷勤最周到最关心的时候。要是西多拉大婶知道了小伙子发生的一切可怎么好啊！

就这样过了许久。索蒂莱莎发育完全成熟，进入她最美好的年华。安德烈斯也长成了一个又魁梧又英俊的男子。他一有空就往海上跑，又有力气又有胆量，称得上海上的行家。他不是由猛子和蛭子相帮，驾着自己的（平常由猛子和蛭子照管的）小艇“和风”在海上玩耍，就是在梅切林的渔船上尽量捕鱼。他用梅切林的船捕鱼，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一丝不苟，弄得那体弱多病的老渔夫心里好生过意不去。他在两个渔民互助会中都享有极高的威信，他的话双方都听，碰到麻烦和困难的时候，连最出色的船主都欣然表示要把船交给他管理。

他捕的鱼上等的都送到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家，常常都是索蒂莱莎负责送。梅切林送给船长夫人的鱼每次也由她送。而且还给堂贝南西奥本人送，这是安德烈斯拐弯抹角让做的。过去索蒂莱莎给他家和堂贝南西奥送鱼，安德烈斯并没有什么想法，但自从他决定在高街那个底楼里采取“体面的防范措施”后，就有点心神不定，他担心他家和堂贝南西奥家会看出索蒂莱莎送来的鱼是表示友谊的信物而大惊小怪。

果然，有一天船长夫人对安德烈斯说，如果那个女的再登她家的门，她就要对她不客气了。托林的那个尊贵的妹妹某晚也对他讲了同样的话。安德烈斯听了目瞪口呆，想不通她们干吗要这样虚张声势，咋咋唬唬。

安德烈斯尽管喜欢做的事很多，但办公室的工作却从来没耽误过，和他好友托林的交情也从未降温，而且处理得得心应手，轻轻松松。托林的妹妹路易莎，从小就看得出来，她是那个圈子里穿着最考究、最整洁，在礼仪上最认真的娇小姐。她

说话乏味，但那双大而黑的眼睛看人的样子和那两片含着一口密而白的牙齿的湿润的嘴唇就不一样了。她和她那个威严的母亲一样，很注重等级，但对安德烈斯是个例外，因为她从小就和他交往，已经习以为常了。路易莎和以前一样，继续窥探安德烈斯的一举一动。因为她的爱好和兴趣和安德烈斯完全相反，所以，他们俩很少呆在一起，不过，她也并不因此责怪他。安德烈斯偶尔也对她的“随便”感到厌烦；她见他不愿听她说话则气得直犯神经。碰到这种情况，托林就从中调解，让他们平静下来，就是说，设法叫他们转移话题，因为要让他们言归于好，变得一团和气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等他们的聚会一完，路易莎就会气急败坏地跑回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安德烈斯则离开他们家，声称不再理那个专横的爱管别人闲事的小姐。“他不再登托林家的门的原因也正在此。”

这是咱们这个英俊小伙唯一不愉快的时刻。平常，他总是个乐天派，像个金铃铛，轻轻一摇……即使不摇，它也会快活地叮当作响。

克莱托受安德烈斯的影响极大，自从那天晚上安德烈斯握住他的右手发誓后，克莱托就认为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只有他家那些人不怀好意的推测绝对不会变成事实。阿波利纳教士看到安德烈斯或听他说话就如醉如痴。因为安德烈斯在办公室挣的钱用不完，他又清楚这位慈悲为怀的教士如何使用得到的施舍；另外他还是个十分坚定的信徒，三天两头地委托教士向圣彼得、殉难者和圣母祈祷：今天求各位圣人让梅切林大叔能下床；明天又求他们保佑父亲航行平安归来；后天则求他们保佑自己去远海捕鱼有福无灾……等等。一次弥撒一枚银币！阿波利纳教士做弥撒一次一个比塞塔不行了……要两个雷阿尔了。现在给他一个银币！老头子见了真是千恩万谢，欢天喜

地。

你想让他把省下的钱花在打扮自己去交际去逛马路！……如果这些交际场所和供人散步的地方存在着等级观念，而他又最不容忍这类现象，你还会叫他那样做吗？自从引进了轮船，自从大批英国人来到桑坦德修筑铁路，嘴上无毛的小青年也敢戴着大礼帽上广场而不必担心谁会用树条把帽子抽下来；渔民们开始穿上绅士的衣服，从外表上谁也想象不出他们五年前的模样；带子、萨马、起得早和其他海员尽管瓢子还是海员的瓢子，开口不说粗话还有点费劲，但他们去冷饮店喝冷饮，到杨树林荫道散步，个个可都是长礼服加大礼帽了；街上的孩子和“傲慢狂妄的英格兰”金发小孩一起玩弹球，嘴里也能讲几句蹩脚的英语；贝塞多那儿的客店业已拆除；夹在两条杨树林荫道之间的伊西德罗·科尔特斯宅院也遭到同样命运；那个小型内港被判处死刑，就要被填平，充当铁路路基；玛鲁卡已被填塞了一半……一切都腐化了，整个桑坦德从头到脚变成了一堆毫无生气的大杂烩，莫名其妙，混乱不堪，没有一丁点和谐可言。

他的朋友托林更不比寻常，天天都要去杨树林荫道散步，总是头戴大礼帽，手戴羊皮手套，拿一根鲸须手杖，只要碰到富商的千金，他都会温柔地注视人家。至于托林的爸爸，就更不用说了。他和他的同类从有钱有势的人组成的那个什么委员会染上了喜欢宣传、推销商品的毛病，整天有家不归，嘴巴不停地四处游说。

是啊，事情是很麻烦了。安德烈斯和其他十来个勇士舍不得柏油防水布的气味和海上的乐趣，成了那个两栖族仅存的一批活标本，而几年前，这个两栖族的成员还充斥着那个地区。

十五 善良的教士

可怜的克莱托在高街上走来走去，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从大墙走到梅切林底楼的门口，又从那门口折回大墙，每次他重新沿街而上时心里都说“这回我要进去”，可到了人家的门口又止步不前。他心上总有颗发锈的钉子，而且每走一步，那钉子就往他心口最痛处扎。那颗钉子就是蛭子。他想，如果他用武力将蛭子赶出底楼，并使其永远不得返回，蛭子那个丑八怪凭着一身好力气和那固执劲是决不会甘心俯首称臣的，就是说，肯定会有一场“厮杀”。倘若“厮杀”结果——假如有结果的话——是底楼那家人将他拒之门外，那他费尽心机得到的回报可就太惨了！要是有个朋友给他出出主意就好了！这个朋友必须是正正经经的人！必须是讲信义的人！这个朋友会相信他讲的一切！他要向这个朋友倾述自己昼思夜想的那些事情。他要告诉这个朋友，他一想起索蒂莱莎，身体里就有一种东西往上涌，这种东西有如强劲的西北风，一撞在如箱壁的脑壳上便立即粉碎……（而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还有，他一想到他将要永远依赖底楼，害怕他一旦走出这一步，对方又找到了更好的人选，没及时把他从五楼的那个家营救出来，他自己又下不了决心找个夜晚跳阳台，就心里发慌。他的确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起了安德烈斯，好几次想利用安德烈斯对底楼那家人的影响来摆脱困境。但是，安德烈斯是蛭子的保护人，是不会为了帮他做对不起那小畜生的事的。径直去找引起他苦恼

的当事人未免太冒险，因为除了他不清楚人家心里到底怎么想，自己也缺乏自信，担心自己拙嘴笨舌，不善表达，讲不清楚内心的痛苦和不安。

他就这样边走边想，不知不觉朝马约街的坡下走去，一直走到鱼市，鱼市那个时候空无一人。他又继续朝岸边路走去……竟在那儿迎面碰见阿波利纳教士。对，只有那位善良的先生会听他的诉说，同情他，给他安慰！

他拦住他，脱帽向他问好，哀求他听他说两句话。

教士手搭遮檐，就着最近的路灯，用那双有病的眼睛看清楚和他说话的是谁，才开口说：

“就说两句，你不是正跟我说着吗？要是话多，那咱们一边走一边说，要不，等到家再说，我现在忙得要命，不能在马路上耽搁……”

“那我到您家再说吧。”克莱托回答说，马上掉转船头，来到了教士的身边。

教士那个时候住在贝塞多林荫路的矮房子群落中，克莱托跟着他沿着岸边路的坡和圣佛朗西斯科大街，穿过了整个城市。圣佛朗西斯科大街是城中的主干线，街两边到处是商店，一家挨着一家，里面货物琳琅满目，灯火辉煌。克莱托记不起他这辈子是不是到过那里，只见眼前奇观叠起，耳边响声不绝，他感到惊奇，差点忘掉了他心中的痛苦。

“什么都要去适应，克莱托，都要适应，都要适应，孩子，都要适应。”教士见克莱托一路上看什么都眼发直，总是撞在行人身上，就对他说，“是啊，你们在海上都是好样的，但一上岸，呆在有理性、阅历广的人中间，我看你们就都成了呆子傻子了。你听着，我如果再在滨海街的那个小楼上多住一年，尽管我还是我，尽管我继续和许多陆上的人打交道，就像我以往一直做

的那样，那我，嘿，非和你们一样，也得变成一条金枪鱼，粗鲁无知。光和送到我这儿让我给他们刮鳞的那些崽子在一起混，早晚会连怎么讲话都会忘了！我这样说不是嫌弃他们，现在还有人来我这儿，以后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们嫌这条路太长了。我这儿也有陆地上的，和那些最无可救药的人一样，他们也需要智慧的食粮和神的忠告。嘿，他们中间滑头鬼多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没有过也不希望有像那个蛭子那样的又脏、又丑、又笨的学生，即使我活得再长，也不想……”

克莱托到了佛朗西斯科大街后看着街两边的东西都看傻了眼，心里直发蒙，直到听见教士这句话，才醒悟过来，全身抖了一下，扎扎实实地骂了一句脏话，又像平常那样，感到浑身那么不自在，神经质地激动地说：

“咱们划快点，波利纳教士，好早点到您家。”

“你怎么了？怎么突然着起急来了？见鬼！”

没多久，他们就到了教士的家。教士划了根火柴，两人借着这微弱的光上楼。一位上年纪的女管家给他们开了门。他进了那间小房。在他那张读者早开过眼的桌子上有一个蜡碗。他点燃里面的一个蜡烛头，一束火光便懒洋洋地一点一点地变高变宽。

我们又重新和阿波利纳教士见面了。如果从头到脚好好地端详他一下，那我们就会说，时间对他来讲根本就没有流动过：脸还是那张脸，没增加一丝皱纹，也没增添一个疤；衣服还是那身衣服，没少一个补丁，也没少一块油渍。波利纳教士还是和过去一样：脱了皮的眼皮，耸拉着的脑袋以及磨得透明的鞋后跟。

“孩子，你看，你要是有眼睛就好好看看！”教士突然大声说，一边用表情示意克莱托看桌子上放着的几本破书和一些废

纸，因为他正脱衣摘帽，腾不出手来指，“好好看看，再告诉我，你波利纳教士手里有这么多工作，还有没有闲功夫跑到大街去浪荡。”

教士见克莱托望着他的样子是要他再讲明白点，就接着说：

“那是桂皮，孩子……我说，不是桂皮，应该叫它快灭的炭火，毁我身体、思想和视力的炭火，我的视力本来就不好。你可要知道，这是人家委托我写的经文，准备在殉道圣人节用的……就是阿巴霍渔民互助会的节日！……小意思！……市政府的先生们，全体渔民和半个桑坦德的人都要去听我阿波利纳教士讲经！你说，我能去睡大觉，完了就随随便便地上讲台？”

克莱托听他这么说，就掰着手指头算到八月三十日还差多少天，一看整整还有一个半月，就把这告诉了教士。

教士听了很快转过身（因为他正用袖子擦帽子上的绒毛，想稍微梳理一下再放到床上），对那个憨厚的小伙子说：

“看书，写字；写字，看书；真是没完没了……你以为给殉道圣人写经文简单是不是？好像给鱼钩上挂个什么鱼饵是不是？那你就错了，克莱托！干这个最行的人也要费尽气力！最行的人！要是哪个讲经师对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他一定是在骗人！嘿，他肯定是冒牌货，废物点心！好了，好了，总而言之，你那天要去教堂的话，就会明白我说得不错。”

“我！”克莱托喊道，他感到非常奇怪，“难道我不能去！……”

“对，因为你是阿里瓦渔民互助会的……那天去听我讲经的是阿巴霍的，你以后就会明白我给他们讲的那些是不是能在两个月内学会……好家伙！这些孩子生来就有教养，上帝的话总不离口！……好了，你现在说吧，有什么为难的事？找我有何贵干？”

克莱托早就想讲，便立即做了回答。他的回答是喉咙里的叽里咕噜，是语无伦次、模糊不清的言语，是突然发出的叹息，是蹭脚、晃肩、摇头以及弄得椅子嘎吱作响。

“好了。”教士说，他经验老到，善于破译这类少见的令人费解的“语言”，“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我想求您指点；如果行，我也要努力。”

“当然！”教士说，身体在衣服里扭动了几下，“我早就看出来！……你一开口……你一坐在那把椅子上……告诉你吧，你在岸边路拦住我的时候，嘿，我就看出来……你这事没法避免，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上帝的力量无所不在。你们欠帐，我呢，像人家说的，就得掏钱。好了，来猜猜吧！喂，你这个木头，说说，你干嘛把嘴巴往人家那儿伸？人家需要你吗？”

“有一次她给我钉了一个纽扣……”

“行了，行了，你都跟我讲过了，连钉完扣子以后的事也说了。我现在想问你，你有那个心事后，为啥不加把劲呢？我去底楼有好几次看见你在那儿也没多少话讲。你在底楼呆那么一会儿挺高兴吧？你们家就没那景儿啰。”

“开始的时候我是没多少话，那是开始，可后来……哎呀！您真是，我不是全都对您讲了吗？我就慢慢对她那个了。”

“克莱托，你当时就该撤退，知道吗？你想想，你们家和底楼那家就不可能和解，不可能来往！……对了，还有哇，她知道不知道你的心事？”

“我没对她提过。”

“那梅切林知道吗？”

“一点不知道。”

“他老婆呢？”

“也不知道。”

“他们对你有好脸没有？”

“老头老太太嘛，马马虎虎；她……我觉得对我不怎么样……哼！反正对蛭子比对我要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对我说了这么多，到底要我做什么？”

“给我指点指点。”

“干啥？”

“以后好对她讲，我想娶她，这您都会说的。”

“笨蛋！你心里什么都想好了，还要我指点啥？”

“不指点啥。我是想求您去说说，在外边说。”

“来一阵西北风就把你一扫而光！你知道你在求我干什么吗？你知道你那老爸是什么人？”

“他是太过分了。”

“你知道你妈是什么人？”

“太知道了。”

“你知道不知道你姐姐是什么人？”

“挨雷劈的！”

“你可知道他们那次是如何对待我的？”

“知道。”

“你可知道，现在我只要远远看见她们站在阳台上，就不敢进高街？你还知道不知道，有两回我没看清她们在上面，被她们骂了个体无完肤，整整骂了我一路？”

“我后来听说过。”

“你知道吗？不等你娶了那姑娘，他们就敢把底楼点着，烧了那家，邻居也要跟着遭殃。”

“他们心眼还没那么坏，不至于的。”

“克莱托你这个鬼东西，听了我说的这些还想让我去找麻烦，给自己添乱吗？你没见我正在受苦受难吗？你看，我脸上

是唾沫，嘴里流苦水，身子骨快散了架。好哇！你是想害我！要不，就是神经不正常！”

“哎呀！都是您在说，我没怎么您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是我阿波利纳教士养下的？我欠你面包？欠你衣服？……还是那句老话，孩子，我什么也不欠！你们玩呀乐呀，吃好的喝香的，都独自享受，等有了烦恼或是头上有了什么伤就找我来了，让我给你们安慰，给你们包扎脑袋。这就是你们送我的薪俸。人的命运呀，哼！命运，如此而已啊！如果细想想，这的确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还须分清哪些是我份内的事，合乎情理的事，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你求我做的事远远超出正常范围……我不能做，不能，绝对不能。克莱托，不用我再说了吧？这是不是很清楚了？”

克莱托摇了摇头，慢腾腾从椅子上站起身，转了几下手中的帽子，嘴里咕噜了几句谁也听不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突然恼怒地挺直身体对正在房里踱步的教士说：

“对她我不知道该怎样做，但是，对他，就是蛭子，如果打架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找其他办法了结，或者，我从此就和那个地方一刀两断，再不来往。”

“喂，”教士在克莱托面前站定，然后说，“如果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过，那我就要对你说，你就行行善吧……哎呀，我的妈呀！竟然想用打架的办法，太野蛮了！克莱托，别管那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别往心里去……你们自己也有责任，是不是？……对这种事别太认真了，要冷静，别冲动……你就放过那个畜生，不管伤了谁，对你都没好处，放过他吧！……谁知道这事情最后会是什么样子？所谓黑夜到头便是黎明……总而言之，我去那儿转转，摸摸情况，要谨慎，要非常谨慎……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该什么时候告诉你就什么时候告诉你，你呢，可要

老实安分，不许乱说！不许打架！要小心，特别小心！一切都要看我了解的情况和你在底楼看到的情况行事，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好了，好了，我说的够多的了！你走吧！让我工作一会儿！为你的事咱们已经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了。”

克莱托有点振奋但并不满意地走了。教士走到桌子那儿，坐下，从一本破书中抽出他的手稿，打开，一边唠叨：

“您就用这些玩意儿和东西去准备大作吧，去找合适的拉丁语，打扮您那些叫听众发蒙的经文吧！”

随后，把羽毛笔在教士服的胸口上擦了擦，用笔尖在左手拇指指甲上试了试。笔没问题了，他把书立起筑成一个小小的屏风，怕太阳光直接射进他的眼睛……

就在这时，女管家进来对他说：

“卡普钦的女人来了，就是普拉多·德比尼亚斯的那个卡普钦。”

“她会有啥烦恼？”

“她丈夫的病越来越厉害了。”

“那她应该去找大夫嘛，真是！”

“找过了，先生，所以，她才来找您。”

“找药房不是更好吗？”

“她要是能去药房就好了！”

“她来莫不是叫我给她钱？”

“要您一点施舍。”

“好，她算找对门了！拉莫纳，要不是怕丢脸，我也去要饭了！哎！”

“她丈夫病成那个样子，连一碗汤都喝不上……家里连一点面包渣都没有了，先生……”

“圣母马利亚！圣母马利亚！……他有三个孩子和一个老婆

呀！又是个少有的好人！……”

阿波利纳教士一边呼叫一边摸口袋，然后又把手伸进桌子的抽屉里。

“哎，这儿怎么会有呢？”他这样说，但手还在里面摸，“这抽屉都好多年没上锁了！……没了，拉莫纳，没了……没了！你去对那个可怜的女人说，请她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我实在帮不了她。”

“对了，今儿上午那个银币呢？”女管家斗胆问道。

“你说啥银币？”

“就是堂安德烈斯做弥撒的那枚银币。”

“对；……要不回来了。”

“从今天上午到现在？”

“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怎么啦？应该是多长时间？……就是到人家跟我要它的那个时候。今天下午人家跟我要，我给了他，银币就没有了。哎，我看这是再自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女管家正要出去把这个不幸的情况告诉给卡普钦的妻子，教士突然叫住她。

“我说，拉莫纳，”教士说，“你先别走，咱们晚上吃啥？”

“给您准备的是土豆烧肉。”

“什么叫‘给您准备的’，啊！……那你呢？”

“我呀，有几条沙丁鱼。”

“咱俩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起两样饭来了？”

“肉太少了，不够两个人的。”

“肉是太少……那……土豆烧得怎么样了？”

“还没烧好呢，先生。”

“还没烧好，还没烧好……对！……我说，你现在就把那肉，那砂锅杂烩端来，都端来……”

“可先生，那还……”

“哎呀，叫你端来就端来嘛！”

女管家拉莫纳只好照办。不多会儿，就见她双手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砂锅走了进来，砂锅包在一块脏抹布里。

阿波利纳教士把鼻子凑过去，贪婪地吸了几口鲜美、喷香的热气，随即把砂锅推得远远的，好像怕自己经不起诱惑生出什么邪念似的对管家婆说：

“烧得真香，真香！……不过，我好像今晚没有多大胃口，干脆你把砂锅给卡普钦的女人吧，让她拿回去给家里人吃吧，……”

女仆不愿意，再三劝阻无效，便去执行主人的吩咐。她已经出去了，教士又探出头冲她喊道：

“喂，告诉她把餐巾还给我……如果她不很需要的话。”

他又回到桌子前坐下，重新看他的手稿，一边用手抚摩那些纸，一边低声说：

“正巧我在什么书上读到过这么几句话，意思是，当你做一件很需要毅力的工作时，比如，就像我现在干的这件事，要想保住身体健康无恙，最好的办法就是空着肚皮上床。今晚我的床呀，可美了！……好极了！……”

十六 安德烈斯的轻率

第二天太阳没露头安德烈斯就起床去圣佛朗西斯科大街听阿波利纳教士为高街的渔民做的头道弥撒。刚才来叫他的蛭子拿着渔具和一筐够吃一天的食物。这些吃的都是安德烈斯的妈妈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每次儿子去捕鱼，她都要这样忙活半夜。每次往筐里放食品时，她都要对儿子千般叮咛，万般嘱咐。她那些话实在值得一听！

“俩，四个，七个……十个……正好十二个煮鸡蛋，我给你放在这儿。够你们吃吧？这个纸包里是凉鳕鱼片，有一磅半。这些苹果你要是给那伙人，你可就吃不上了，没错！……他们呀，横着的枪不吃！儿子，我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你才会忘掉这种该死的爱好？太危险了！风吹日晒，自己吃苦不说，把家里也弄得到处是鱼腥味……最叫人担心的，是不知哪天，正在海上捕鱼，突然中暑……好了，好了，你也别烦，我说这些也是为了你好……这是火腿鸡仔馅饼……这是香肠……有三打。你想方设法让那几个饿鬼使劲吃香肠，你好多吃点别的。我准备了五个人的。要再多弄些，你还不会把半个互助会的人都叫来？让他们去吃铁钉吧。你看着你那个朋友蛭子又嘬手指头又舔他那猪嘴可痛快了吧？你和他在一起就有教养了！儿子，你竟然喜欢这些东西！我真恨不能一下子把这些玩意儿从你的脑袋里清除掉！……这都怪你爸爸，不说他支持你，也是看着不管。是这么回事！真的！安德烈斯！我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你要听我

的话，这是最起码的事……这一大份番石榴酱是给你自己吃的，半份佛兰德干酪和两磅甜饼干给大伙……六磅面包……给你们带几瓶酒？四瓶够了吧？算了，拿上六瓶吧，那伙人都能喝！……这块细布餐巾，你当心别叫他们拿去擦苹果，擦苹果的布我已给你们准备了两块。这个杯子你自己用……那个给大伙用……刀子，叉子，……幸好这筐子大，要不然……主要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海上用的衣服和大衣等一会给你放在床上，东北风一吹可就凉了，带上这大衣以防万一……哎！孩子，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走得太远，要早点回来，你不知道啊，妈一想到你在海上就提心吊胆，心慌意乱！什么时候你没了这份兴趣就好了！”

安德烈斯听完弥撒出来，发现梅切林大叔和索蒂莱莎刚才也听了弥撒。这说明他俩也要和他们一起出海。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索蒂莱莎下海好几回了，因为她非常喜欢。她没有别的喜好，加上家里人都特别宠爱她，所以她提出下海捕鱼的要求，西多拉大婶也没有阻拦，只是提出一个条件：梅切林大叔去她才能去。从此，每当梅切林身体状况允许，同安德烈斯他们一起下海捕鱼，索蒂莱莎就跟着去。

克莱托多么想向那个豪爽的小伙子提出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给他在船上留个位置啊！那条渔船上的人和物时时刻刻都在勾他的心啊！首先，那上面有他的心上人索蒂莱莎；其次是蛭子，他不配也不应该单独和她挨得那么近；最后嘛，就是安德烈斯带的那些够大伙美餐一顿的丰盛佳肴。他的申请想必早已发出。我顺便透露一个情况，安德烈斯也早想到这一点。但西多拉大婶劝安德烈斯不要让克莱托上她家的渔船，因为五楼上那两个女人对她家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尤其是那条渔船。她和她家的人都不想再同楼上那两个女人发生争吵……已经够多

的了！再说，克莱托要是坐上梅切林家的渔船，他也没有足够的胆量去面对他家所作出的强烈反应。

所以，克莱托没能上梅切林的渔船和安德烈斯一起出海，但只要出海远征的那支队伍中有索蒂莱莎，他就会站在远处看他们上船。

“谢天谢地，有安德烈斯陪她。”每次出海的人中如果有蛭子的话，他就会对自己大声地这样说。

那一天，当梅切林老头、蛭子、猛子和索蒂莱莎上船的时候，克莱托又如往常一样爬到大墙的最高处望着他们，大声对自己说上面那句话。太阳金光四射，点染着美丽的海湾，晶莹光洁的水面上闪闪发光；周围静得无丁点声息，简直叫人感到有点窒息；远处地平线上，太阳的周围，荡漾着紫色的云。

虽然扯起了帆，但没有风也用不上。蛭子和猛子安上了桨。梅切林大叔在船头也安上了他的桨，因为没人说他已经啥也不行了。当时潮水已开始露头，他们便寻着逆流，用力向港口的出入口划去。

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坐在船尾一边天真无邪地说笑，一边给鱼钩挂饵。这里有必要提一句：索蒂莱莎在陆地上不苟言笑，但到了海上可就别提多兴奋了！安德烈斯也早就不再受一时心血来潮自己加给自己的刑罚，故意冷落索蒂莱莎了，因为他渐渐想通了，认为那样做根本不必要，况且，造成他那样做的原因也再无人提起。所以，对那位不喜交际、待人冷淡的女朋友时不时奉献给他的殷勤、慷慨和大方，爱说爱笑的安德烈斯不能再浪费了。

索蒂莱莎不管穿哪件星期日服装都不如日常的那几件短小简单的衣服好。她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到了船上，那身星期日服装使她显得异常漂亮：上身，黑色紧身坎肩，上面

披一方肉色丝披巾；下身，深蓝色长裙，鞋袜整齐；硕大的发髻和半个头上罩了一块如发网般的手帕。

蛭子坐在她前头，中间隔两个坐板。他那双满是老趼的大脚顶住前边的坐板；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似的身板上套着一件白底蓝条紧身旧衬衣，那身闪闪发光的古铜色皮肤因此显得更黑，一双斜眼在一绺绺耷拉在额前的头发间闪耀。

索蒂莱莎五官秀美，脸蛋红润，充满了青春气息。安德烈斯兴致勃勃地拿这美丽姑娘的像貌和蛭子那个大头小子的模样比较，心里很惊奇他们之间在外貌上的反差。他正这么想着，突然索蒂莱莎对他耳语道：

“我从来没见过他像今天这么丑！”

“真是难看极了！”安德烈斯回答说，他心里也正这样想，两人可说是不谋而合。

“瞧着他真有意思！”索蒂莱莎接着又说了一句。只见她贪婪的样子，眼睛使劲地盯着蛭子那张坑坑洼洼的黑脸看。

蛭子只觉得那束目光如扎枪似的刺到了他心灵的最深处，全身为之一震，禁不住如未驯服的马驹放声嘶鸣，将那身野劲全用在桨上，尽力一划，竟改变了渔船的航向。

一丝得意的虚荣如闪电般在索蒂莱莎的脸上亮了一下，与此同时，就听见梅切林从船头那垂头丧气的船帆后面喊道：

“畜生，你干啥？”

“和您没关系。”蛭子说，又嘶叫了一声。

这时，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各从自己的一侧将钓鱼线抛入海中。当渔船到圣马丁岬的时候，他们已经钓上来两磅鱼了，其中有狼鲈和海鲷苗，还有一种叫穆莱斯的鱼。

他们计划的娱乐在那儿才真正开始。

早已无用的帆降了下来。等船静止，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

便把钓鱼线朝要塞下的水里抛去，因为靠近岩石的水底可以捕到像杜尔多和哈格塔那样的好鱼。

后来，他们去了拉托雷岛和对面的海滩，因为鲃鱼喜欢沙底。接着又去了奥拉拉达岩。就这样，他们翻过一个个石岗，走过一块块沙滩，捕捉钓到的鱼。他们捕到的鱼中，鲷鱼苗一类的鱼多，他们最喜欢的鲃鱼少。他们根据海有如一面镜子的道理，又去了摩乌罗岛。梅切林没有坏了规矩，他在渔船离开港口时，按照船主的习惯，探出头说了一句“你好！”，然后就祈祷，还叫大伙背诵一段信经。索蒂莱莎是第一回出海湾，她已经感到几乎看不见但始终不停的海浪对她造成的后果。

因为这意外的情况，渔船又返回港口，进港时，梅切林又按船主们历来的习惯，高喊：

“耶稣！进港！”

渔船驶过海角后，他们就准备好捕鱿鱼的渔具。随后，他们让船随波逐流，开始捕鱼，或者准确地说，开始抢鱼。

索蒂莱莎虽然在水中摇动那一把尖头向上弯曲的夹子，动作灵巧，触感敏锐，技术令人钦佩，但在如何把捕到的鱿鱼弄上船又不叫它喷出的墨汁溅到自己或附近的其他人身上则缺乏经验。原来鱿鱼一感到离开了其天然生活环境就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所以，当她把第一条捕到的鱿鱼往船上放时，那鱼就把安德烈斯喷得像掉进了墨水瓶。索蒂莱莎咬住嘴唇才止住笑。安德烈斯先是使劲喊了一声，然后笑了。这时，索蒂莱莎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直笑得捧腹。蛭子把肘倚在桨柄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俩，等索蒂莱莎甩第二次网时，他突然喊道：

“得！索蒂莱莎！现在该我了！……让这鱿鱼的墨汁都往我脸上喷吧！……嘿嘿嘿！”

索蒂莱莎看了他一眼，意思是她一定尽力而为。蛭子放开桨柄，起来站定在她的旁边，准备接受鱿鱼的喷射。谁知这回捕上的鱿鱼上船后却把墨汁喷在了不想挨喷也与此事无关的猛子的胸口上。

“你们都走运！”蛭子不悦地吼了一声。

他这句话还没收尾，安德烈斯刚刚捕上来的那条鱿鱼已经把体内所有的墨汁喷在了他的那张大脸上。

“你的鱼没意思！”蛭子一面大声喊，一面啐嘴上的那些脏玩意儿，把身子探出船帮洗脸，其实他脸上哪些是墨汁哪些是本色几乎分辨不出来。

他们就这样消磨时间直到中午。潮水正在退去；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从南边吹来一阵阵温和的风，只在海湾的水面引起极小的涟漪；海水渐渐呈现出一种深蓝的色调。

“吃饭吧。”安德烈斯突然说。

“在哪儿？”梅切林大叔问。

“老地方，还到安博赫树林那儿吃。”

“有点远了。”梅切林大叔说，“您没看出南风已经露头了？看样子风会越来越大的。”

“刮南风怎么啦？”安德烈斯说，“这没啥好怕的。”

“我是为了您，堂安德烈斯，也是为了这姑娘，怕你们把衣服弄湿了，……猛子，扯帆！”

猛子由蛭子帮着重新把帆升起。帆在空中摇动，直到安德烈斯绷紧帆脚索，才变得一动不动。这时船已开始慢慢向阿利萨斯山峰的方向驶去，因为风还很小。

半小时后，船到了预定的岸边。风大了一点；因为海滩平坦，岸边沙地和渔船搁浅地点之间，回头浪侵占了好大一块地方，腿上没劲，不能一下子跳到岸上的人就得脱鞋下去走；胆

小的人就得让最有劲又最无顾忌的人抱着过去。

他们首先商定让猛子留下来照管船，防止整个船搁浅，因为如果费许多时间商量谁如何上岸，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于是，安德烈斯把食品筐里的吃的运上岸。梅切林大叔因为身有宿疾，答应让蛭子把他抱到岸上干的地方。安德烈斯运完食物回来要抱索蒂莱莎上岸，但她想光着脚蹚过去，正要下船，刚从沙地上返回的蛭子不由分说，一把抓住她的腰，将她抱起。索蒂莱莎没有拒绝，听之任之，只是笑得要死，与此同时，安德烈斯一个箭步从船边跳到了沙滩的干地上，脚陷得很深，沙土都没了脚脖子。

蛭子在他前面有约三米半远，还抱着姑娘继续跑，好像她没有费他什么气力，而是在给他添劲，已跑到沙地外的小路上，他都没有把这小美人放下的意思。索蒂莱莎边笑边骂，一个劲地敲他的脸扯他的头发。

“放下她，畜生！”安德烈斯喊道。

“放下她，畜生！”梅切林也喊他。

蛭子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抱着索蒂莱莎向上跑，似乎打定主意要一直把她抱到安德烈斯决定吃午饭的那个树林。

看着那个肤色黝黑、披头散发的妖怪用一双有力的胳膊使劲抱着高街那健美姑娘丰满的身体，顺着崎岖的小道在乱树林子中向上爬，你就会想到波利菲莫盗走加拉黛或加西莫多忙着在他的钟楼里藏埃斯梅拉达的情景^①。

后来，蛭子一个人回来了，一双斜眼直往外冒火，头上那堆乱发拧成一股股的被风吹得晃来晃去。

① 波利菲莫和加拉黛系十七世纪西班牙诗人贡戈拉所著《波利菲莫与加拉黛》中的人物。加西莫多和埃斯梅拉达系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

梅切林大叔一见他就骂他，因为要是让不了解那个非常本分的姑娘的人看见他刚才的那个举动，人家一定会往坏处想。安德烈斯也好好地说了他一顿。伯父骂他，他一点没有理会；但听了安德烈斯的责备，他一边搓手，两只黑眼珠使劲往内眼角里钻，一边小声对他说：

“嘿，……可舒服了！”

安德烈斯对着他屁股就是一脚，踢得蛭子浑身乱颤，踉跄了两大步，还嘶叫了一声，跑出两巴拉远。

后来，蛭子拿过梅切林提着的食物筐和一个大空罐子，大家就一起上坡去了树林，索蒂莱莎正在树林口等他们。与此同时，猛子费了好大的功夫已把船驶出搁浅的地方，并找到一个不会再搁浅的水域下了三爪锚。风儿慢慢地吹来，白色的水浪微微起伏，渔船轻轻地摇晃，回头浪声柔和宜人，猛子将以这美好的景致为伴，开始自己的单人宴会。

那四个人在树林中的那顿野餐美极了不说，还值得评论一番。蛭子向来吃东西是个无底洞，特别在喝上，所以，按以往的习惯，对他进行了限制。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只喝从附近打来的泉水，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两人还把最好吃的留出一大份给西多拉大婶。这把蛭子看得好难过啊，因为他放开吃，是啥也别想剩下的。梅切林大叔心里很感激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对他老伴的亲切关怀，自己也感到很大的安慰，加上那个轻风拂面、景色宜人的环境的感染，话就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往往只有年纪和病痛这两种不可抗拒的因素才能使他慢慢镇静下来。说着说着，他又赞美起老伴，夸她心灵手巧，赞她品德高尚，说得有根有据，一条跟着一条。接着，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描述了他纯洁的爱情、快乐的婚礼、婚后的幸福以及渔夫的不幸。随后，讲了他后来的趣闻。最后，说到他的老

年，他的病痛，……就这样不停地讲了好半天。他讲得太久了，刚讲到一半，蛭子就头朝上躺在地上鼾声如雷了。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也没听他讲，两个人一直在偷偷说悄悄话。梅切林说着说着，突然困倦袭来，竟也和他侄儿一样，倒头睡在林中地上，打起鼾来。

这时，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都不知道为什么互相看了看，接着，恐怕也说不清什么缘故，他们又扫视了一下周围：四周渺无人迹，只有风吹树枝发出的沙沙声。

索蒂莱莎因为午后的闷热和吃了饭的缘故脸颊通红。前面说了，吃午饭前的那场欢闹已使她变得异常兴奋，比平常爱说爱笑了。这种过分的兴奋从她那双大胆的目光和甜润的嘴巴上露出的微笑中可一目了然。安德烈斯看着在那幅孤寂无人、树叶沙沙作响的图画当中的她，好像从来没见过似的。他想起了过去的那些对他的诬蔑，心里很气愤，为了改变自己的态度，就把梅切林讲自己奇遇时使用的那些遮遮掩掩的话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地说了出来。那些话就是地地道道的求爱的情话。索蒂莱莎从来没从他那样的嘴巴里听到过这样的话，感到意外和震动，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内心进行的斗争以一种明眼人都难以搞清的表情跃然于面颊，而当时，安德烈斯已被内心的一时冲动所迷惑，还以为一切都对自己有利，就用右手拉过索蒂莱莎垂在裙边的一只手，左臂搂着她的腰，一边轻声说着火热的情话。索蒂莱莎却只觉得自己好似被蛇所缠绕，使劲一抖，挣开了安德烈斯的手，使劲用眼瞪着他，脸上的表情也急转直下，完全变了样，吓得安德烈斯倒退了好几步，好像一缸凉水从头上浇下，心中的那股热情顿时全消。

“以后，”姑娘生气地咬着牙对他说，“不管你心里怎么想，……都不要像今天这样对我讲……我不是说你。你地位高，就

是和我一样出身的人对我讲那些不敢当着他(她指着梅切林大叔)讲的话,我也不该听。”

安德烈斯打心眼里感受到这个意外而巨大的教训太深了。他对索蒂莱莎说:

“你讲得太对了。我刚才太荒唐,太冒失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谅我吧。”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却另有想法。在这类失败中受伤最大的是小伙子的虚荣心。他的虚荣心受到了损伤,不仅仅是因为失败本身,也不仅仅是因为遭到女人的拒绝,而是因为那个姑娘一方面坚决拒绝了他,另一方面却又容忍了另一种稍差一点的粗鲁行为;他想不通为什么她要生硬地对待一个英俊的后生,不许他亲近,却任凭丑八怪蛭子抱在怀里,还显得挺高兴?

索蒂莱莎刚才提到睡在旁边的这个老实厚道的渔夫的话使他感到很痛心,倒不是那些话的本身合适不合适,而是因为这说明索蒂莱莎的想法那老头想必早已知道。他本应该避免让那个直爽的渔家女唤起他内心中最感负疚的东西。总之,他在那个因环境促成的窘境中感受并想到了任何一个像他那样老实、那样年轻、那样健康、那样轻率的亚当的子孙在同样情形下都会感受并想到的那些东西。

谁也没提起猛子。他好像猜到了这一点,早就躺在折叠好放在活动舱板上的船帆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舱底他们放了一些水,上午捕的鱼全在里面,摇来摆去的。岸上的人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才把猛子叫醒。他用鱼叉把船往岸边划。船靠了岸,但靠得不是很近,因为风大了,潮水也在上涨,回头浪远比上午来得猛。由于从沙地往船上跳不像从船上往沙地上跳那么容易,安德烈斯没办法只好让蛭子把梅切林和索蒂莱莎抱上

船，忍声吞气地再次看着她躺在蛭子的怀里，而他刚才只搂了她一下腰，拉了她一下手，就惹得人家大发了一通脾气。

等大家都上了船，梅切林大叔提出由他来掌船，他最有经验，也是以防万一，因为风越来越大。安德烈斯没有异议，同意接受那位经验老到的渔民的指挥。梅切林在船尾坐下，抓住桅杆，等帆扯起，就照他自己的意思拉紧帆脚索。船帆绷得光滑，瑟瑟作响，像手鼓的鼓面。渔船起航，宛如一匹烈马寻到了奔驰的道路，昂首破浪疾进。不一会儿，船便向一边倾斜，随着风势渐大，船的航向偏移得越来越厉害。梅切林为校正航行方向，命令在背风舷放中插板（一种挂在船边的寻常木板）。安德烈斯和索蒂莱莎坐在船的另一边，以保持平衡。渔船在沸腾的海浪上飞驶。海浪发疯似地冲击着船头，碰撞出一股股泡沫般的浪花。

安德烈斯早把雨衣披在背上，但索蒂莱莎背上啥也没有。梅切林大叔要把防雨帽和涂沥青的外套给她，可老人家年纪那么大，又有病，她怎么能接受呢？蛭子和猛子除了出门时那一身衣服再没有别的遮体的东西。因此，为了不弄得全身水淋淋的，也免得已相当潮湿的那身好衣服遭殃，索蒂莱莎在安德烈斯一再劝说下，最后只好答应和他共用他那件雨衣。

于是，这一对俊男靓女就裹在那件没有多大的雨衣之中，头和两边都遮得严严实实，因为他们那边水不停往上冲，而防水的用具又没多少。安德烈斯想到在岸上的那个插曲，尽量不挨着她，但是，雨衣就那么大，有些部分不挨着是不可能的。

蛭子和猛子在不停地把灌进舱内的海水排出。梅切林大叔始终掌握着航行的方向。渔船破浪飞驶，忽儿沉入浪谷，忽儿冲上浪尖，有时，船体只有一点与泡沫飞溅的海水相挨。猛子和蛭子的脸上流着水，蛭子蓬乱的长发有如雨雪过后的篱笆。

突然，安德烈斯对索蒂莱莎说，声音放得很低：

“就在这个地方我遇过一次险，那也是下午，风也像今天这样大。”

“太棒了！”

“都是因为我坚持侧帆迎风行船，又没动帆脚索……真是冒失得很。”

“那你怎么得救的？”

“后面的船救起了我，还把我的小船拖回了港。”

接着，两人又沉默不语，直到看见拉蒙哈滩，接近最前面的浅滩时，安德烈斯才重新开口，声音还是很低：

“在这儿有一次我的小船叫大风给冲了起来。”

“那你呢？”

“我使劲抓住船，后来被一条船上的人救了。那天我真倒霉，摔到了船底，而且天气非常寒冷。”

“两次落水……你这么年轻也差不多了。”

“两次？七次啦！……但愿今天再碰一次，那就是八次啦！”

“哼！瞧你那心眼，安德烈斯！”

“我可没你想得那么坏，索蒂莱莎，我只是想找个机会，让你……至少也像对蛏子那样试试咱的这双胳膊。”

“听听你说的这些话！”

“这你也生气？”

“因为你说得不合适。”

“大概永远也合适不了了。”

“你那些话没道理。”

这时，一束瀑布跳上了船，把他俩弄得全身是水，原来船进入了一条由抛锚的船只形成的小胡同，那儿风紧浪大。梅切林见此，便改变主意，不去高街的大墙，让安德烈斯调整航向，

准备到阿瑙斯港，借那儿的大墙挡风，好弃舟登岸。

在大家的一致赞同下，梅切林熟练地把船开到了阿瑙斯港的大墙下。

安德烈斯告诉了哪些鱼是给他家的，哪些鱼是给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就把剩下的全留给渔船。他和大家很大方地告别，但和索蒂莱莎道别，则怀着又爱又恨的心情。他走后，大家把船上能吃的、可以搬动的东西全都运下了船，然后把船停泊好，最后才一起上坡去高街……克莱托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他一直在偷偷看着他们靠岸、下船……他心里说：

“只要有安德烈斯保护她，那就不要紧。”

十七 难眠之夜

打鱼回来的那天夜里，安德烈斯睡得不好，简直糟透了！白天在安博赫做出的举动既让他犯了冒失的错误，又辜负好多人对他的信任。和底楼那个本分人家多年的交情！被那两位老人视为知己看作贴心人而感受到的自豪！那位美丽姑娘对他的崇高信任！她自从失去父母，流落街头起就在他的好心庇护下，从未怀疑过他的人品；在她面前，任何人都休想败坏他的名誉，五楼上那两个女人过去没做到，将来也休想做到！可现在！底楼的那老俩口，索蒂莱莎本人，就连孤僻的克莱托都喜欢他，爱他；他们喜欢他恰恰是因为他诚实、谦恭、慷慨……因为他们相信他能和他们共享最好的面包，能在大街之上为保护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和名誉两肋插刀！西多拉大婶会怎么看他呢？梅切林大叔呢？大叔真要是看见他发昏的那一刻可如何是好啊！也许大叔早在他多次一闪念的时候就从他脸上发现他的某些想法了！……克莱托把他家那两个女人诬蔑他的话告诉他时，他是多么气愤，表现得多么高尚！而这一切克莱托全看在了眼里啊！……特别是，索蒂莱莎从她高傲、不客气和气愤地把他像一个要侮辱她、玷污她的东西赶走之时起会如何看待他呢？因为当时她的表情，她的样子，她的话都说明这一点；她那样做绝对不是女性的花招，故作姿态的抵抗或是别有目的的装相，而是立在他热情和冲动面前的一块使之碰得头破血流的巨石！教训惨痛啊！他总偏向她，待她那么好，她却这样没良心！怎样做才不

叫冒失！走到什么地步索蒂莱莎才不会认为是丢人！……另外，他感到有点屈辱，男人们在那种事情上失败而还，都会感到屈辱。魔鬼既然诱惑他，就应让他春风得意，首战告捷！……可却叫他在这场不公平的战役中不但一无所获，反而碰得鼻青脸肿！……

简而言之，他头枕在发热的枕头上冷静地想着那些事，心里总安稳不下来。因此，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和索蒂莱莎面对面地好好谈谈，和她从容、冷静和严肃地谈谈发生的那件事，把他的过失归罪于环境的诱惑、南风的沙沙声以及海水的气味……或者随便什么，也许，他莽撞地那样做是想试试那姑娘的品德……这一点他已拿定主意适时而说，关键是怎么说好和什么时候说……假如，谈呀谈呀，他的威信在那个好姑娘的眼里渐渐高涨起来，并使她对他越来越倾慕，倾慕到了……极点……到那时候他俩就有可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换个儿，就该轮着她来听他的教训啰！……除非欲望本身的力量和对方明显的主动，他是不会退让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过错已不在他，他完全不负任何责任。

虽然这些想法就够多的了，但它们还不是安德烈斯难以入睡的唯一原因，因为他的思索还陷入了连环套的境地！……

他从海上回来一进家就钻进自己的房间，对他母亲的那一大堆问话连一句也没回答。船长夫人看见儿子冒险归来，心里又心疼又生气，免不了要问这问那的。安德烈斯把自己关在屋里，刮胡子，草草洗了洗，就从头到脚换上了放在手边的那套鲜艳的星期日服装。这一身都是船长夫人事先为他准备好的，她太钟爱自己的儿子了！这个儿子真高贵，真潇洒，真漂亮……哼，也真邈邈！……要是哪天晚上她没有照老习惯检查一遍的话，安德烈斯就会不打领带，只戴礼帽和拿小手杖上街了。

“人长得这么漂亮，怎么比邋遢的水手还邋遢！上帝要你做
个整齐干净的人，是不会叫你这样的，都是魔鬼搞的！”

她一边说，一边给他打领结，动作十分熟练，领带打得一点皱褶也没有。然后，她又扯了扯衣服的下摆，抚平胸口处的皱褶，用刷子刷了刷肩膀，把他的裤子理好放在那双靴筒是摩洛哥羊皮做的漆皮靴子外面，又接着说：

“你要不是这样，每次穿体面点也用不着你妈来给你弄，叫你这么难受……儿子！有好几次了，太叫我生气啦！……我现在就在想，等你爸爸这次回来，就叫他说话算话，永远不叫你再上船！……我要看看，我没办成的事他能不能办成！偶尔一次两次到也罢了，可没完了！好像这成了你的职业……你说是不是？你瞧瞧你的这双手……连手巴掌上都是趺子！你戴上手套！……在有些事情上你要稍微检点些，要配得上那些先生对你的关心和款待……你明明知道今天晚上人家邀请你和这么高贵的家庭一起去看戏，怎么竟跑到海上去钓了一整天的鱼？现在就看你待会儿的表现了……别看到一半就走，要一直等到演完，看完戏陪人家回家；要把胳膊伸给夫人或她女儿挽，出门上戏院和从包厢下来你都要这样做……你从这儿直接去找托林，他在他房里等你，这是他今天上午做完十一时弥撒出来时跟我说定的。好了，符合要求了……真漂亮！漂亮嘛，就应该说漂亮，是不是？”

母亲这样唠唠叨叨实在叫他心里起腻。她提到的有关他爱好的那些话是说到点子上了，但其它的话就太过分了。船长夫人想通过礼仪、举止检点、言词机敏和待人殷勤这几个方面把儿子变得体面、高雅和与众不同，就是说，要把他变成衣服、言词以及那些由蠢货们搞出来的用于室内外活动的清规戒律的奴隶。而安德烈斯天生潇洒，纯朴高尚，具有男子汉那种放荡不

羈的性格，恰好是那种为数不多的在各方面都能适应但又都不特别突出的人。

于是，他就衣冠楚楚地去了托林的家。他穿过前厅去托林房间时，迎面碰上打扮得像演戏的路易莎。热情的小伙子觉得她穿那身衣服很不错，就照实说了，不过，有点太随便：

“哎呀！路易西娅^①，你打扮得可真漂亮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路易莎说着扬长而去。

安德烈斯是十分认真地说那句话的，所以，路易莎对他如此冷淡，他感到不解。

岂止是不解，他还挺生气呢。因此，他一迈进托林的房门，就向好朋友诉苦。

“喂，我告诉你，赶明儿我非当面问她不可，是不是她很讨厌我？”

“怎么会呢？”托林一边往暗淡无光的髹梢上涂蜡，一边反驳他说。

“不是讨厌，会是啥？”

“她是想跟你玩。你们不是很随便嘛！……”

“跟我玩！”

“就是，就是，没别的……也许是她有点不高兴……”

“为啥？”

“我怎么知道！不管怎么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你，当然没啥了，可对我……”

“对你？为啥？”

“托林，我觉得，你天天去的那家有人这样对待你……类似的情形已有一段时间了。”

① 路易莎的爱称。

“我说你呀，你好好想想，她对你很亲切很尊重……她要是想撵你的话……咳，她才刚刚懂事！”

“这我会慢慢看出来的！”

“你要看出啥？啊？你要看出啥？……你看还不如去做点实事，去弄清她有什么心烦的事？嘿，我对那个鸟儿还有点同情。”

“那个鸟儿……哪个鸟儿？”

“就是堂胡安·德洛斯雷加图科斯的儿子帕钦·雷加图科斯，你忘了，过去咱们不是总叫他鸟儿吗？那个小白脸追求她，整天在港口上来下去地转。她每次都骂他，不理他，……还给他脸色看！……在圣胡安节那天的露天舞会上，她拒绝和他跳舞，而且叫人家下不来台！……我告诉你，真不知道那家伙为什么那么逗，没有一点脸皮，还是在大街上继续追她。像他那样的小子有好几个，所以……因为她是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儿子……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她对人家都一样……冷淡，一个比一个冷淡！……糟糕的是，那几家人家都是我们家的座上客……还都是好人家！……我妈很生气她那古怪劲儿……放着谁都会生气的……你看，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有那么多那么好的人选供她挑，她可以挑最喜欢的……结果一个没看上……真像个石头……我告诉你，她像个石头，……现在你诉苦吧！……我对你讲这些事是因为咱们的交情，也是为了让你们见机行事，明白吧？”

这时，就听见有人使劲敲了两下门，还有路易莎的声音：

“我们走吧！……”

安德烈斯立刻打开门。这时，托林已经打扮完毕，于是，他们一起来到走廊。安德烈斯问候了堂贝南西奥的夫人。夫人虽然人老，面皮已相当干瘪，但仍打扮得和她女儿一样花枝招展，更加令人讨厌。堂贝南西奥正在娱乐场慷慨陈词，大聊特聊，假

如没有别的什么更有趣的事情，戏快散场的时候，他可能会来剧院转一圈。下楼前，托林先安德烈斯一步把胳膊伸给了母亲。安德烈斯向路易莎伸出胳膊时，心里惴惴不安，深怕那女孩弄他个下不来台。

幸好，路易莎没有拒绝他，但是却白了他一眼，还说了下面这么一句话，搞得可怜的小伙子张口结舌、浑身冒汗：

“可别像上回一样又把我衣服弄破……”

途中，他们叫开了做面粉生意的商人堂西尔维里奥·特里格拉斯的门。特里格拉斯家的小姐安古斯蒂娅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边戴手套，一边下楼，头发梳成马尾巴样子，油光锃亮。她就是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孩子爱慕并因此给髭梢涂蜡的那位有名的大美人。托林借问候之由和她热情寒暄。她也接受了另外两位女士通常的问候以及安德烈斯这个可怜的小伙子能说出的最得体的话语。随后，大家一起朝剧院走去。

到了包厢，托林在他爱慕的那个美人后面坐下。安德烈斯为了给托林的母亲多留点空，和路易莎挨得非常近。那天他天没亮就起了床，又划了差不多一天的船，所以每场戏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场间休息就跑到走廊吸烟。在剧场的情形他后来只记得戏演到一半，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来了，问演的戏是散文体的还是诗体的。

当时，安德烈斯回答说：“我想是诗体的，不，不是，可能是散文体的。”

堂贝南西奥说：“都一样。只要演得好，有味，就行！”

散戏后出来，安德烈斯又把胳膊伸给路易莎，因为堂贝南西奥按道理已经负起了他应负起的责任，而托林呢，谁也别想把他从那个他深深热恋并为之在髭梢上涂蜡的女人身边拉开，即使是用滚开的热水泼他。

街上，女仆们提着灯笼等着各自的女主人。其实，在那个时候，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使用燃气照明，但表现阶级虚荣遗风的手提大灯笼仍有相当的保留。那种灯笼四壁为玻璃，很高，其中两壁十分宽，上面是用皱纹纸做的弓子，有二十五种颜色，有钱有势的人家深夜出门常用它。这个关于灯笼的议论不是安德烈斯发的，他根本就没注意它，因为早都看惯了，不以为然了。这是我的看法。我在这儿把它作为那个时代画面的生动表现提上一笔，不会影响我们故事的进展。

安德烈斯当时注意的是风。他从家里出来去找托林时，风已经平息下来，但现在又变得厉害了。他知道码头的那些街口风来得比任何地方都要大，就斗胆向路易莎提议，他要她挽着他的胳膊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这次她仍未拒绝，其余的人也认为他的建议十分明智，便一丝不苟照计而行，就是说，堂贝南西奥没松开夫人的手，托林也没松开那位他昼思夜想的小姐的手。安德烈斯和路易莎走在大家的前面，他俩的前头，大概有几巴拉的地方，走着家中的女仆，她右手提着灯笼，灯笼一晃一晃的。

他们走到殉教者街时，从内港刮来的风卷着小货船上的渔具，呼啸而来，在附近的十字路口风势尤烈。一阵阵风过来，吹得路易莎的绸衣沙沙作响，裙子皱褶迭起。她吓得要命，紧紧抓住安德烈斯那有如圣栎树干的结实而稳当的胳膊。

“使劲抓住我，别怕。”安德烈斯对她说，“风再大也吹不跑我。”

路易莎两只手都抓着他。她使劲靠在那株圣栎树上，要不是因为安德烈斯太那个，他的右胳膊早感觉到她心脏的跳动了，特别是在他们到达堂西尔维里奥·特里格拉斯家门口的时候，那时，门一开，托林那位美丽的女伴就走了进去，他的甜蜜享

受也随之宣告结束。

等重新回到相对平静的后街，安德烈斯为了让路易莎镇静，更是没话找话，对她说：

“你还叫我难堪呢，我告诉你，今天下午的风比现在还大。”

路易莎立刻反唇相讥，没有一点玩笑的味道：

“我要是变成风，你非掉到水里不可……我敢打赌。”

安德烈斯顿觉脸上火烧火燎。他想起白天他和索蒂莱莎在船上为避海浪躲在一件雨衣里面时他对索蒂莱莎也说了一句有关落水的话。他不怕路易莎听见什么……但是，她很可能看见他……”

“看，你心眼有多坏！”安德烈斯对路易莎刺来的这一剑感到不知所措，就顺口答道。

“你要是不叫我难堪，我也不会对你使什么坏心眼，因为让你落水是为了教训教训你……是行善，做好事。”

“教训！……行善！”安德烈斯叫道，但他比刚才要冷静多了，因为路易莎已渐渐接触到令他心烦意乱的那个冒失举动的边缘了，“我……我今天下午到底干了什么坏事？”

“我说，”路易莎果断地说，“准确地说，我不知道，因为当时船帆遮住了半条船，在能看见的这半边，我只看见三个让人恶心的满身是水的人影。”

“我那时在掌舵。”安德烈斯脱口而出，只要路易莎相信他不在看不见的那一边，就是说不在于有人正干坏事的那一边，他甘心情愿被打入“让人恶心的”那三个人影之列。

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这位千金是个不轻易上当的姑娘，她听了安德烈斯的话，并没有理会，接着说：

“如果你下午没干，上午肯定干够了。”

“上午！……”

“没错，我的先生，就是上午！怎么着？你以为人家没看见你们在对面上来下去的，一直和那些打鱼的……还有一位壮实的渔婆？”

“渔婆！”

“不错，一位渔婆……你觉得这样好吗？人家看见了会怎么说？”

“会怎么说？”

“那就难听了。”

“既然这么不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往那儿瞧？”

“因为人家正好往那个地方看，那个地方又正好在人家的对面，人家又有望远镜；谁叫你正好站在那个地方呢？”

“对，你很喜欢管闲事。”

“管闲事！”路易莎叫道，气得直抖，就像是被风突然吹打了一样，颇使安德烈斯感到意外。

“你说得对，就是管闲事。”安德烈斯明确无误地说，“我的所作所为没伤害任何人，另外，我也是在尽我的义务。”

“不是管闲事，这跟我有关系，”路易莎强调说，声音有点激动，“而且大有关系，因为你是我们家的朋友，是我哥哥的好友，我不喜欢人家讲托林有一个整天和桑吉纳酒馆中的那些粗人，和那些粗俗、没有廉耻的渔婆混在一起的朋友。就为这个，没别的。你要是逼我，我就把这事告诉我爸，等你爸来我家让他再告诉他，好把你从这种不好的生活中拉出来……现在，我不要你的胳膊，也不用你再问候我。”

路易莎说罢，立即把手从安德烈斯的胳膊上抽了回来。事实是，她挽着他走完了所有的街，已经到了家门口，而且，先他们几巴拉远的女仆已经在第二次敲门环了。门环被敲得震天价响，引得里面的铁门发出回响。为保护装得满满的钱柜，堂

贝南西奥家共安了三道门，女仆正在敲的是第一道。

回忆这些恍如眼前的事情是安德烈斯那天晚上直到深夜也没睡着的第二个原因。

托林的妹子从来没这么爱管闲事，这么专横，这么强硬。他也是头一回听她亲口威胁说，要通过她父亲向船长来个曲线告状。那个娇生惯养、被宠坏的小姐可是个说到做到的主儿。说实话，她要告安德烈斯的那种事真没啥稀奇，但您知道她会怎么说？会用什么口气？您没瞧那姑娘可是憋着劲要叫安德烈斯远离那些打鱼的！堂贝南西奥非常讲究礼仪，非常喜欢和他打交道的人个个仪表非凡；他太太的那一脸傲气与船长夫人的思维方式一样显而易见；船长已非当年的那个锚链，易受感染，快快乐乐，宽宏大量，脾气已变得相当暴躁。安德烈斯自己也没那么大的自制力，甘心默默地忍受人家随心所欲的诬蔑，他也不知道那个窥探别人的小丫头为败坏他的清白所搞的阴谋诡计会走到何等田地。

在这些因素的促成下，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那个说一不二、固执得要命的千金小姐，肚子里琢磨了好几天这事，什么花样做不出来？

但是，说来说去，这都是推测，还得等着瞧，还有时间……而另一件事，对他来讲，那可就是大事、急事、难事喽！……

他就这样想来想去，辗转反侧，最后，才昏然睡去。

十八 弄巧成拙

安德烈斯十分耐心地寻找机会和索蒂莱莎单独在一起，这种耐心和恒心之大连他自己都有点反感了。这是他生下来头一回这样做。机会刚一找到，他就编了个瞎话骗托林，两个钟头没在办公室露面。这也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这样做。

他捕捉的那个机会在上午十时左右。那天，梅切林出海捕墨鱼，西多拉去了广场，底楼里就剩下索蒂莱莎在忙家务。她还是日常的闺中打扮：短小、干净、轻巧，就像前面描写的那样。这位高街美人丰满的体态配上这身衣服比穿星期日那套服装更加令人赞叹。安德烈斯看在眼里，乐在心头，他非常喜欢她这样打扮，尽管他事先想到她会是这样。

“我必须和你谈谈。”他一进门就说，语气不十分坚决。

少女见他有些慌张，就劈头问了一句：

“你干嘛这时候来？”

“我……我要对你说的，别人不能听，只要你一个人听。你坐下，听我说。”

说着，安德烈斯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另一把拉过来，紧挨着自己的椅子。但是，索蒂莱莎不想坐，仍然站着，裸露的白而圆润的右胳膊靠着衣柜，胸脯一起一伏，显示着内心的激动。只见她闪着勇敢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

“你别忘了我星期天在树林里对你说的那些话。”

“我今天就是为那事来的。”

“我认为那事已经解决了。”

“还没有完全解决，我来就是谈那个还没解决的部分。”

“从那个星期天到现在，我们见过好几次了，你为啥一直不说？”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这是咱们俩的事。”

“我也跟你说过，凡是不能当着那两个好人面讲的事，我都不想听。”

“正是为了这件事我才要和你谈谈呢。坐嘛，西尔达，坐嘛，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向你保证，不做出格的事，不讲出格的话。我跟你说的话，完全是为了让你别再为那件事生我的气，搬掉压得我透不过气的那块大石头。”

索蒂莱莎感到呼吸有点困难，脸色也有点发白，秀体机械地在安德烈斯招呼的那把椅子上坐下。

那两把椅子挨得非常近，近得都可以听见她呼吸的气息，所以索蒂莱莎刚一落座，安德烈斯就禁不住大声说：

“我说，看见你这样美丽，……又只有咱们两人，要遵守诺言我真的要有非常强的意志才行！”

西尔达一听，霍地站起，重新靠在衣柜上。

“你别以为我怕单独和你在一起，谁要对我规矩，我可敢告他。”

“那你干嘛躲开我呢？”做事欠考虑的安德烈斯说。

“我不愿把耳朵放在你的嘴边，听你那些自卖自夸的话，就像我不愿看见你一样。”

“我等到了这个机会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地看看我，就是为这。相信我吧，西尔达，我向你发誓。”

“好一个开场白！”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我要把我的心掏出来让你

看个明白。如果我这些发自内心的坦诚的话伤了你，我再不会说第二次……我发誓，西尔达……你就在这儿坐下吧……你怕我这双手会欺侮你，你就把它们绑上……假如你听了我说的话，感到受了侮辱，那就把我这根舌头连根挖出来好了……但是，你要坐下，听我慢慢说。”

索蒂莱莎又重新坐下，但是很机械地，脸色也十分苍白，那样子介乎于害怕和受了感动之间，因为她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实在是太新奇，太异乎寻常，使性格单纯的她不免感到有些害怕。

安德烈斯一向看见的索蒂莱莎都是冷冰冰的，很能控制主宰自己的感情，让人捉摸不透，那天却惊奇地发现那座坚固的堡垒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波动和不安，便按自己的心思去解释这个情况，认为她的意志的城堡也受到了震动。人的脆弱性着实可恶！……可他刚刚才发誓要言行规矩呀，于是他坚定意志，决心信守诺言，开口说：

“西尔达，那天下午我说了那些话，做了出格的事，你说了我，说得很厉害！……我承认我犯的该受到惩罚。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还从来没有因为说了一句不好的话或是闪出一个什么坏念头叫你对我产生过怀疑。否则，这家的人，首先是你，早就会给我一个恶名声，叫我难以入眠。现在你还怪我吗？西尔达，你就直说。”

“不。”西尔达毫不犹豫地说。

“我一直为那件事苦恼，索蒂莱莎。它像刀子似的在扎我的心，弄得我白天坐立不安，晚上辗转难眠！我不愿意这家人怀疑我，我习惯了你们像欢迎太阳似地欢迎我。这样对我，我愿意再来，西尔达，如果你还看得起我，大家还信任我。”

“谁也没看不起你，谁也没不信任你，安德烈斯。我们都知道欠你的情，我也欠你很多，这个家里没有忘恩负义的人。”

“我不要为了报答我才对我看重，我要的是看重我这个人，我知道，你过去还多少看得起我，现在已经不行了。”

西尔达用不同于平常的语气热情地说：“你要是这样想，那天你为什么不好好思量，不做你做的那个事呢？”

“我完全可以对那天的言行进行辩解，这也是我可以重新获得你的信任和尊重的唯一办法。你也看到了，不把事情产生的原因说清楚，我是无法让你相信我的话的，辩解就可能是一副比病本身还糟糕的药。”

“我不知道，”索蒂莱莎说，语气和表情都异常坦率，“在那些事上，像你这样的上层男子在像我这样的下层女子面前会不会进行辩解。”

安德烈斯只觉得心上挨了一击。

“怎么！”他讲不出道理，便在声音和态度上做文章，“你也认为在‘那些事’上存在等级和差别？你虽然衣服简单、普通，但不是和那些穿丝戴银的女人一样美吗？一个粗鲁的小伙子对你可能产生的情感，为什么像我这种条件的男人就不能有，甚至更强烈呢？……秀丽的田野，自然界的影响都有可能使一个男人在像你一样的女人面前产生那种感受，为什么就不能也使我有同样的感受呢？……就拿我们现在正谈的那件事来说吧，碰上那么好的机会，又赶上那么赏心悦目的地方，我要是趁那个良机对你开个玩笑，试试你的贞节，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吧？”

西尔达对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报之以冷冷一笑。

“就是说，你不相信我？”安德烈斯十分生气地说。

“不相信。”西尔达断然答道。

“为什么？”

“因为一听就是瞎说，那件事，安德烈斯，你别烦，那件事你来的全是真的……所以，如果你对自己做的事感到真正痛心，

而不是用假话去掩饰的话，我今天本来是会相信你感到难过的那些话。”

安德烈斯对这番不容置疑、口气强硬的话一时不知如何答对，过了一会，才没话找话说：

“不行，西尔达，要肯定什么事，得讲出道理……”

“我很乐意讲给你听。”少女克制住性格上的冲动说，“一条就够。”

“那你干嘛不讲？”安德烈斯貌似理直气壮，其实不然。

“我怕你生气。”

“我向你保证不生气……为什么你说我那样做是真的？”

“因为我知道你那样做是因为你脑袋里有坏念头。”

“你看见了！……从哪儿？”

“从你眼睛里，有好多回了。”

“啥时候？”

“好久了。”

“西尔达！”

“说完了，安德烈斯。你不是要理由吗？这就是。”

安德烈斯顿时哑口无言，理屈词穷，内心深处受到了伤害。索蒂莱莎看在眼里，急忙说：

“你答应我讲了理由你不生气，可要说话算话哟。”

“那没错。”安德烈斯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未必这样想，“我也不和你争，说你眼睛看错了。但是，我要问你，索蒂莱莎，你从我眼睛里发现那些坏念头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认为那是对你的侮辱吗？”

“为什么？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进这个家就不能有那些坏念头，有，就要你自己把它们抛掉。”

他胸口上又挨了一剑。在这场他已毫无优势的搏斗中，安

德烈斯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他的自尊心在抱怨他，他只好求助于它，对面前这个顽强的对手说：

“还有，我的那些念头你不怕吗？”

“我怕说破了，大家都会难过，对大家都不好。”

“那么你，你不怕那些念头？”

“我为啥要害怕？我当时看出它的时候只是感到十分惋惜。”

“你为啥感到惋惜？”

“因为那……会……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你说那个是不是指你现在正在教训我的这个事？”

“我说不太清楚，安德烈斯，但碰到什么情况需要进行自卫的话，我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这是天理。”

“可你刚才说，一旦发现我的恶念头，就应由我把它抛掉。”

“没错，我是这样说过。”

“就是说，我应当抛弃这些念头，就是说，如果我还带着这些念头，我就应该从这里滚出去，永远也不许再来。”

“或者不带那些坏念头来，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么，要让你相信我没带着那些念头来我必须怎么做才行呢？”

“不带就是了。”

安德烈斯出于自尊心，不愿撒谎，坚持说索蒂莱莎指责他有坏企图是搞错了。现在事情已经十分明朗了，他再坚持不承认有那些恶念，在那个固执的贞女的眼里，自己的形象不是越涂越黑吗？因为她宁愿他是悔过的罪人，也不要他做伪君子。但同时他又想，他的那些叫索蒂莱莎深恶痛绝的坏念头要是放在别的脑袋里，她也许就不会那么反感了，因为他想起这个疑心挺重的高街姑娘在安博赫沙滩躺在蠢货蛭子怀里任凭其搓揉时的那个高兴劲儿。蛭子看着西尔达时，眼里流露出的淫邪他都

一目了然，西尔达会毫无察觉？又丑又脏的蛭子这样做什么事都没有，他这样帅这样有文化的小伙子倒成了要拒之门外的罪犯？在索蒂莱莎眼里，他连那个丑八怪、小畜生都不如吗？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对此提出异议的肯定都是十足的蠢货。然而，偏向的确存在。这是事实；这证明，索蒂莱莎顾忌的并不是这种念头，而是有这种念头的人。虽然西尔达在安德烈斯眼里是个正派姑娘，但这也不能说明她不会这样，因为她不会不知道进行某种行为的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的地位都会对该行为的意义产生影响。但是，他所处的地位实在说不清楚，所以在那个时刻，这个事实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或许可以利用这个办法来逃避西尔达讲了一大堆他意想不到的理由后向他提出的那个解决办法。走出这个门，就是说，顺从西尔达的条件，被迫永远不再踏底楼的门坎。他安德烈斯可是条男子汉，发过誓要不顾一切去维护这个抱怨他有恶念的女人的好名声，要叫他不再去底楼，他实在没有勇气去这样做，尤其是他明白了下面这点之后，即造成他一开口就和西尔达顶牛的精神上的混乱是无法实现他热切地希冀互换他们在安博赫树林那段小插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愿望的……你看他那一刻把自己想得多么高大，多么豪爽！简直连阿马迪斯^①也望尘莫及，这就是受了伤的自尊心的力量！

上面这一段冗长的叙述(幸好没有不必要的结果！)就是安德烈斯听了索蒂莱莎最后那句话后，在短暂的沉默中思来想去的情形。

接着，安德烈斯采取迂回战术，开始以亦哀亦怨的语调回

① 十六世纪初西班牙著名骑士文学小说《阿马迪斯·德加乌拉》中的主人公，一位对君主、对爱情都忠贞不渝的完美的骑士。

忆他和这个当年的天真无邪的孤女两小无猜、亲密无间地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他对她真诚的保护以及什么亲切呀、忘我呀、和平呀、信任呀，等等，等等。他歌颂、赞叹往昔的这一切，使用的那种牧歌式的语言，除风格外，险些令堂吉诃德在牧羊草屋发现一把橡子而突发灵感说出的那些田园诗般的话语黯然失色。突然，在那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出现一个污点，怀疑的风一吹，那污点竟散开成一片，继续扩展……永别了，光明！永别了信任！一向的朋友，大家信赖的人已变成坏蛋，变成了一个所有正派女人包括他青少年的女友都必须躲着的下流坯……

“我忍受不了这个，索蒂莱莎。”安德烈斯哀诉到最后，叫道，“我既然进来，就不能背着这个黑锅走出这个屋。”

“可谁撵你啦，安德烈斯？”索蒂莱莎无动于衷地听完他的诉说和表白后惊异地问。

“你。”安德烈斯说，“不是你对我说……”

“我没说过这话。”西尔达镇定自若地说，“我说的是，你再也不要带着那种想法来。那种想法是你在这儿露出来的，你愿意这样做。这是撵你走吗，再说，我算啥？”

“总是那些讨厌的念头！”暴烈的小伙子喊道，他见西尔达总提到这个什么坏念头、坏想法，很是生气，这不是叫他硬往上碰吗？！后来，他干脆任凭受伤的自尊心驱使，十分冲动地说：“好，西尔达，就算你碰对了，就算我有这种坏念头，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你照过镜子吧？……你不知道你长得非常美？……难道我是块石头？”

安德烈斯正如此这般说着的时候，索蒂莱莎又脸色大变，把自己坐的椅子往外挪了离安德烈斯有半巴拉远，以令人难以形容的表情和口气对他说：

“安德烈斯！……你呀，还要改正呢，越说越不像话！”

“我不知道怎么说，西尔达。”安德烈斯已经失去理智，大叫道，“我就知道我必须说，必须对你说，因为不说出来我心里就难受。”

“天哪！你到现在还敢否认！……”

“西尔达，我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我两种情况都有。你呢？”

“我只有一种立场，就是我应当有的那种立场……安德烈斯，你太叫我难过了！”

与此同时，安德烈斯看见索蒂莱莎眼睛里有一种表示，好像是一层泪水。他从未见过她这样。

“我叫你太难过了？”安德烈斯有点发蒙，大声问道，“为啥？”

“我不愿意看见你这样，我喜欢你像过去那样，做一个受我尊敬的人。”

“为什么你不能尊重现在的我？”安德烈斯问，他连气带冲动的有点头脑发昏。

“因为，因为……”西尔达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德烈斯的眼睛，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手提着椅子向后倒退了两步，以一种高傲又似哀求的奇怪的样子继续说，“看在圣母的份上，安德烈斯，你就别再问我这个了……你听着，你是强迫我！你和我一样都清楚地知道，自从这个家收养了我，他们可怜我，给了我多少我不配得到的东西。过去我无依无靠，孤苦一人，到了这个家，我有了爸爸、妈妈，有了依靠……我可以做为最幸福的女人死去，但是，他们已经老了，我最后还会变成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生活，我除了贞操再无别的财富……看在上帝的份上，安德烈斯！你知道它的价值！你过去好心地照顾和保护过我，你知道它胜过一切！”

“我要从你那儿把那个宝贝抢走！”安德烈斯喊道，他从心眼

里感到惊奇。

“从我这儿抢走它，你办不到。”索蒂莱莎立即果敢地答道，“别说你，谁也休想。你很清楚舌头的厉害。”

安德烈斯听了直发蒙。他的轻率，他的冲动使他连连失败，不过，他本质高尚，总是心向善良。再说，对那个难于驯服的刚强的女人是根本不可能以武力制服的；那个女人他还没有真正地了解。

“索蒂莱莎，今天，你是把我打败了。”他的态度和说话的口气都变得平和了，“你说的这些话，讲的这些道理，使我渐渐明白，我在这场激战中好几回使了好人不用的那些招儿。你想想我刚进屋时对你发的誓，那是真的，我就是为那个才来的，其它的都是顺口胡说，因为……因为妖魔要人变坏，就把人思想弄乱，让人由着性子胡说。你忘了这些吧，西尔达；别往心里去，原谅我！”

安德烈斯这回讲的可是心里话！听了实在令人感动！

索蒂莱莎看得明白，往他身边靠了靠，说：

“这才是真话！……安德烈斯！你看，现在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了，上帝让你醒悟了，你就别再叫妖魔迷惑住……你去吧，让我还是一个人在这儿……你这样做我就会完全原谅你……”

安德烈斯站起就要走。尽管索蒂莱莎最后这几句话又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但他还是掂量出她要他离开的理由的份量。

“我这就照你说的去做。但是，如果你是想等我一出去就永远把门对我关上……那我可不干，西尔达。我对你越来越陌生了。”

“看在圣母的面上，安德烈斯你别再闹了！……我不想永远对你关上这个门，就是我想这样做，我也做不到，因为在这个家并不是我说了算。你来这儿并不是都不好，只是选择的时机，

因为有的人长眼睛就是为了找别人的短处，长舌头就是为了讲别人的坏话。如果你认为我不值得你考虑，那你也为这两个老人想想，要是哪天我失去好名声，他们一定会感到莫大的耻辱！”

“西尔达，”安德烈斯这时感到一种他惯有的激情朝他袭来，便叫道，“我配不上你！”

随即，连看也不敢看索蒂莱莎，飞也似地跑出底楼，因为在那一刻她真正令人动心。

“他原以为在那儿他和她会互相调换在安博赫树林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谁知那个沉默寡言、难以接近的姑娘竟变得那么敏感和勇敢，倒给了他一顿严厉的教训，真是活见鬼！让人想不通的是，一个持重和思想高尚的女人为什么对他即对爱她的人像山上的野莓，而对蛭子那样愚蠢那样粗野的畜生反倒成了一团柔软的棉花？这种明显的偏向是不是因为不同一般的习性和爱好呢？这个女人到底是用什么泥土捏成的呢？在整个街上她既没有一个要好的女友，也不想任何男人，好像什么都打动不了她，但是，她又有感情、很聪明、诚实、讲义气、勇敢、知恩图报，可同时呢，她却志愿地把她心中的那唯一的温柔给了一个肮脏的令人作呕的生灵。”

安德烈斯出了底楼，一边走一边就这样不停地想着。他想得太出神，竟连在离底楼十几步远的地方和他打照面的卡皮亚都没看见，也没有注意到她停下来侧着身看了他一眼，更没有听见那个恶婆娘故意喊给人听的那些话：

“好呀！……没错！……一个去打鱼，一个去广场……阔太太留在宫里……来船吧！……那儿有见不得人的玩意儿！……那儿有最脏最脏的母猪……要是我今天在家！不过，下一回准逃不掉，只要下了饵，你还得来……我一定要把你们不要脸的事抖落出去见见太阳！……下流坯！”

十九 索蒂莱莎的三个追求者

可怜的克莱托直到现在也没摆脱苦恼。波利纳教士曾有三
次机会想履行他许下的诺言，去试探一下底楼那两口子的意愿，
但没有一次越过了令其胆战的障碍，总是碰上那两个魔鬼般的
女人，她们不是立在阳台，就是正在人行道上走路，要不就正
在街上大喊大叫。幸亏他走过那里时是疾步而行，好像他要做的
事跟高街的人毫无关系，装得极像，那两个女人并没有猜出
他到那儿的真正目的。克莱托几乎天天日头西沉，就去敲教士
的门，而总是赶上教士在疲于奔命地做他自己的事。他问：

“有消息吗？”

教士每次都把碰到的麻烦述说一遍，鼓励他不要灰心，答
应他改日再去试试。克莱托听了总是有点难受，有点垂头丧气，
然后，就去底楼那儿呆一会儿，发现索蒂莱莎有些不知所措，那
两位老人对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亲热。看样子，他和蛭子在门楼
打架的事那家人一点不知道。自那回打架后，他们只碰到过一
次，就在底楼，当着大伙的面。两人一见，便互相嘟囔，互相
威胁，但这谁也没有留意，因为这两小子见面就这样，大家都
习以为常了。

最近一次克莱托去找教士，教士对他说：

“克莱托，我倒是想叫你对这种事降降温，你的这些烦恼和
我现在做的这些事可不一样，……告诉你吧，那可是走着瞧的
事！……没错，要看运气！因此，你要不就把你那个炉子烧旺，

要不就心甘情愿忍了……我看最好还是忍了，因为你必须这样做……你看，克莱托，反正不是我看错了，那就是那块肥肉不是为你准备的。你呀是心太高了！除此之外，还有你那个家。克莱托，我告诉你，即使魔鬼存心和你过不去，也不会给你制造这么一大堆麻烦；叫你昼思夜想的，心愿难以实现……还是让我看我的书，写我的东西，时间过得跟飞似的，我该写经文了！……”

教士的这番话无异于往折磨着他的那团火中投进一把干柴。克莱托听罢便扬长而去，打定主意要凭自己的头脑和勇气去行事。

克莱托出了教士家就奔了底楼，快到高街的时候，碰见了科洛。他对好人科洛很看重，因为科洛人心眼好，品行也端正，另外也因为他数年前多少学过点拉丁文。他俩非常要好，因此，科洛经常把他和毛背心小女儿的爱情故事讲给他听，使他开心。毛背心是科洛干活的那条渔船的船主，有三个女儿。如果第一次征兵没有他，他们就立即结婚；有关结婚的一应事宜都已准备就绪。克莱托常听科洛说起这些令人喜悦的事情，馋得直流口水。科洛为人正直，又在这类事上很有经验，向他讲讲自己的心事，请他为自己出出主意，不是最好不过的吗？

想到这里，克莱托满心欢喜地凑上去，但是他为了让科洛对他的痛苦有深刻的了解，竟从头讲起，把事情扯得太远，科洛还以为他在讲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陈年旧事，就打断他，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起别的事。

“克莱托，你知道那事了吗？”

“啥事？”克莱托反问道，他怕科洛问的这事和他正讲的事有关，又非常想知道。

“就是阿巴霍的人跟咱们叫阵，要在殉教者节那天和咱们赛

船。”

“真是，就让他们去叫阵吧！”克莱托大声喊道，生气地在地上跺了一脚，“我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事！……喂，咱们待会儿再说这个，你先让我把话讲完。”

科洛不愿听，因为他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做。他说：

“我从桑吉纳酒店过来，刚才大家就在那儿谈这件事。人家没意见，现在就看咱们这边了。两家互助会得掏一盎司，好像市政府给爬杆比赛出大份额……为的是让在他们那儿工作的外地人和咱们这儿的人一起乐呵乐呵。我看，他们是想为两年前圣佩德罗日赛船比输的事报仇雪恨呢。要是还输呢！现在我就是赶着去索瓦诺的家找他说这个事……你看，还是跟上回一样，找个合适的时候咱们再聊……克莱托，当心……就这些。”

科洛兴奋不已，说到这儿便朝坡上走去，不但把克莱托抛在那儿，还把克莱托已经到嘴边的那些辛酸的话又给推回到嗓子眼里。

他立刻想到了安德烈斯，决定把心中的事去对他说。他本来顾虑重重，但仔细想了想，才觉得用不着这样思前想后，怕这怕那。但是，安德烈斯那晚没去底楼。

第二天，他跑到安德烈斯上班的那个办公室的门楼，一直站到看见安德烈斯从楼上下来。

安德烈斯自从和索蒂莱莎在底楼面对面单独谈话后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就是说，动作不如以前那么有声有色，谈吐不像以前那么乐乐呵呵，看人则比过去更加心不在焉。有时，他用一股南风的劲头用力从肺中呼出气，气通过唇间变成阵阵颤音，形成某种声调，似乎想用这像寒冬的音乐荡去搞得他胸闷气胀的那个念头残留的苦味。

克莱托一门心思想着自己的事，根本没留意他这位阔朋友

已经变了样子，又想起刚才对科洛扯得太远误了事，所以，一见安德烈斯走到跟前，就快刀斩乱麻，三言两语把心里的烦恼向他和盘托出。

克莱托的表白对安德烈斯的打击比给他小腿一棒子还要厉害，还要突然。他真想把克莱托臭骂一顿，甚至再扇他两个耳光。这么个蠢货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是痴心妄想，胆大包天！不仅如此，还想让他帮他实现其厚颜无耻的渴望！……想想自己的失败，再看看克莱托来此的目的……这不是该死的命运存心和他过不去，在捉弄他吗？

然而，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愤怒，因为有许多理由迫使他必须如此。他自制力还相当强，使克莱托只是偶或发现他眼里飞进点点火花。这个老实人还以为这表示在这位又富有又讲义气的朋友的眼里，他的事实在不比寻常，是个难度颇大的大工程。他猜得果然不错。安德烈斯随即向他描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样那样的障碍，这样那样的麻烦，而且口气非常生硬，总而言之，用混凝土结构把他的路全部封死。克莱托听到最后竟把安德烈斯列举的种种理由都看作是对他的威胁。他觉得，相比之下，还是教士的意见听起来乐观一点。

克莱托没有和安德烈斯道别就转身走了。他昏昏沉沉，看什么都一团漆黑，感到没有出路，便在阿巴霍那边的让人讨厌的海边游荡，以此转移心中的苦闷，顺便想一想以什么方式尽快在他渴望的那个港口抛锚。

可怜的小伙子拿定这个主意算是走对了棋，因为正当他从码头起，经过码头后边、桑吉纳酒店附近、滨海街、多里加拱门、殉教者路、岸边街、溜达到鱼市的时候，西多拉大婶刚刚离开那里，梅切林大叔刚从烟铺回来，正在街门口叭哒他的烟斗，底楼里就只有蛭子和索蒂莱莎。

蛭子比平常来得早，因为科洛对克莱托说的那个消息在他们那里已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的事了，他想让伯父尽早知道，一听到正式消息就跑到底楼。

他一进屋就问索蒂莱莎伯父在哪儿。

“出去买烟去了。”

“那太好了。那我婶子呢？”

“在广场，一会就回来。”

“那太好了。嘿嘿嘿！”

“为啥太好了，小畜生？”

“因为就剩下你一个人啦，我喜欢这样……嘿嘿嘿！你知道不？要赛船了。”

“什么时候？”

“如果这儿的人不打退堂鼓的话，就在殉教者日那天……哼！你到时候就知道什么是划船和争金子啦……一盎司呀！索蒂莱莎。要是我得到了，我知道应该给你买什么！嘿嘿嘿！那该是个什么日子！我要从头到脚穿上新衣，还要穿鞋，什么都穿！”

“你有帽子吗？你有外套吗？蛭子，这些你不是都还没有吗？”索蒂莱莎问，那口气仿佛是母亲对待儿子。

“我没对你说？你不是要我尽量节约，攒钱，攒钱，再攒钱吗？”

“蛭子，就为这，就为这你才攒钱的？”

“那为啥？”

“因为我让你这样做你才攒钱的？”

“不为这，那我为啥呢？”蛭子从头到脚全身都抖了一下，大声叫道，“我为什么不天天喝得大醉？为什么我要对莫达格罗忍让？……为什么？……为了让你高兴，索蒂莱莎……因为你喜

欢这样。我现在有了好料子做的衣服……我就因为这，嘿！嘿！……今晚我不和你们一起吃饭了。现在你就给我面包，我饿极了！”

这种姑娘真是少见！她在这个地方曾板起脸，用不容置疑的话制止了安德烈斯的感情冲动。现在还是在这个地方，她却唇上绽开微笑，眼中闪着愉悦，舒心适意地听着蛭子的那些粗话。

“你听着，”她对满头满身都是沙丁鱼鳞的蛭子说，“那天你把新衣服穿好先不要让人家看见，赶紧跑到我这儿来，让我再给你收拾一下。这都是细活，你不会做。好了，别忘了！蛭子！”

“嘿！”蛭子看着索蒂莱莎高兴的样子，大声说，“要超过所有的人！……但不能和你比，索蒂莱莎，……嘿！……因为你最值得看，所有拿彩旗的都不如你……你要是手里也拿个什么……”

蛭子光着大脚立在那里，胳膊肘朝外垂着，帽子扣在后脑勺上，乱发搭在眼前。他就这样粗声大嗓地说呀说呀，不知不觉屋中渐渐暗了下来。索蒂莱莎如果不是以此为借口，那就确实因为天黑，没等蛭子到嘴边的话出口，就去了厨房点油灯，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儿。

出屋门时她往大门口瞅了瞅，看见梅切林大叔正靠在门上，就招呼他说他侄子正找他。

从蛭子的脸上和他那副拱形的肩膀的一抖中，不难看出他对索蒂莱莎和梅切林大叔一起回到屋内大为不快。

蛭子把赛船的消息告诉了伯父。要是放在往年，这个快活的渔夫肯定会十分激动，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精力亲自参加两家渔民互助会之间的那个高尚的比赛了。一身的病痛使他对此没了热情，甚至失去了兴趣，所以，听了后没有多么在意，只

是劝蛭子说，如果他有自知之明，就不要参加划船比赛，因为高街的人必胜无疑。蛭子哪里肯听，竟不顾得罪这位阿里瓦划船老手，坚定不移地站在阿巴霍一边，与其伯父互不相让。但是，索蒂莱莎一介入，几句责骂便把那个野性的船伙计变得服服帖帖，像只绵羊了。梅切林有了那个漂亮而勇敢的姑娘的支持，便来了精神，她可是他的精神支柱哟。于是，伯侄俩达成共识，一致认为阿巴霍的渔民都是懒虫。之后，蛭子便吃起索蒂莱莎给的那块大面包，离开了底楼，去了桑吉纳酒店，想看看那事进行得怎样了。

稍后，西多拉大婶回来了。赛船的事广场上都传遍了，所以，她也早知道了。她对赛船显得比丈夫感兴趣，起码是装得十分热情，可能是怀着一颗想借此让丈夫高兴、振作的好心，因此，终于说动梅切林去塞维利亚酒店走走，她知道，丈夫到那里准会和互助会的人商量比赛的事。

梅切林出门不久，克莱托走了进来。他在路上没碰见蛭子，因为他从索莫罗斯特罗街来，走的是大教堂那边的石阶，而蛭子是从小街那条路下去的。蛭子没和克莱托遭遇，却碰上了安德烈斯。我不知道在这命中注定要碰上两者之一的情势下，蛭子是福还是祸。

克莱托一走，安德烈斯就迫不及待地要找什么地方转移和控制他头脑和胸中骤起的激动的情绪。安德烈斯和克莱托不一样。克莱托的激动，无声无息，十分深沉，只要当心别碰上暗礁，是可以控制住的，而安德烈斯的激动有如十二级飓风，暴跳如雷，用苦似胆汁的泡沫鞭子猛力抽打他，把他掀到半空中。他拚命逃着，不让这飓风抽打，在外面走了一个小时，不知走了哪些街，也不知碰到了哪些人。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原来他怎么想怎么觉得，要按公道

讲，克莱托对索蒂莱莎最合适；假如克莱托或者别的什么人当媒人去底楼把他的心事和愿望讲出来，索蒂莱莎或她的保护人肯定会恍然大悟，一口应允，结果肯定是克莱托和索蒂莱莎……索蒂莱莎，多干净整洁的姑娘，多漂亮动人的姑娘；作为朋友，……甚至作为本分的男人，他曾经是多么需要她呀；也正是她以铁石般的无情和蔑视打碎了他心中偷偷冒出继而激越骚动的念头。不错，因为那些叫他难受的原因他反对克莱托的计划，但想方设法叫索蒂莱莎日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却是不折不扣的卑劣行径。难道他就肯定，即使再深挖一下灵魂，他还是只有令人讨厌的卑鄙念头？他越发感到苦恼。又想，难道他就不能想办法使她合法地免遭那种可能的窘境？甚至竟想，即使她温顺和亲热地接受了他，即使他那难以理解的冲动造成的后果任凭他裁决，他也会慷慨大方得过了头，把未受任何玷污的索蒂莱莎交给配得上她的第一个好男人。

但是，索蒂莱莎值得他做这种牺牲吗？他值得见她一个人在家就向她指天发誓吗？

克莱托告诉他，他和索蒂莱莎还没有在有关爱情的问题上讲过一个字，甚至连一点坏念头都没想过。但是蛭子……那个又丑又蠢的小子！她那次在安博赫海滩竟让他抱在怀里，还乐得要死！

这件事自从他答应不再怀着坏念头去底楼后经常在脑子里转悠，现在又冒了出来！也许那高街姑娘那次躺在蛭子怀里，他们并没做什么坏事，但为了比这小得多的错误就叫人家走，做为一个本分的姑娘就不对了。这件事得和她单独谈谈，即使谈一次也行，要尽快谈，也要和蛭子谈。

安德烈斯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碰见蛭子的，当时，他刚从桑吉纳酒店旁边的一个街口走出来。

“你从哪儿来？”安德烈斯问。

“从上面。”

“高街？”

“对。”

“去你伯父的底楼了？”

“对。我去告诉他赛船的事，怕他不知道。”

“谁在家？”

“嘿！”蛭子两手搔头，大声说，“我进去的时候，你猜，就圣母自己，……就一个人，嘿嘿！”

“谁？”安德烈斯急不可耐地又问。

“哎呀！索蒂莱莎……”

“原来……索蒂莱莎一个人在……”安德烈斯就觉得心上被刺了一下。他假装没事似的，但却没掩饰住。他问：“我问你，你对她说了什么？她又对你说了什么？”

蛭子抖动了一下，说：“没啥，因为到最妙的时候她出去点灯去了，后来我伯父也回来了。”

“‘最妙的时候，’”安德烈斯重复了一句，语气重得能打出火花来，“就是说你把好事都做了，是不是这么回事，蛭子？喂，你就痛快一点，直说吧！”

蛭子又去抓搔他的那些又乱又长的头发，末了嘿嘿一阵傻笑，才对难以平息自己情绪的安德烈斯说：

“说好事，就算好事吧，可没好到那份上，但确实是好事，嘿，两个人呆在那儿……我对她说这说那，说呀……说呀……可就是没提我心里想的那个！要是我会说……”

“那她呢？”安德烈斯几乎是在吼。

“她呀，”蛭子搓着一双大手，缩成一团，说，“她呀，堂安德烈斯，嘿嘿嘿！……那个那个圣母呀……对我说的话就和蜜一

样甜。”

“胡说！你这个蠢货！”安德烈斯大吼，“她那样的女人能对你这样的牲口甜言蜜语？我不许你对别人这样讲，也不许你这样认为……”

“哼！”蛭子叫他这样斥责，便也吼了起来，“这是真的，我为啥不能这样说。老子喜欢，谁管得着！”

“我就管得着！”安德烈斯说，又担心过于露骨，“因为我有义务维护索蒂莱莎的好名声，像你这样胡说八道，就会坏了她的名声。听懂没有，野小子？我不许你把刚才对我吹的牛再到处乱说，那全是瞎扯！”

“不是瞎扯，是真事！”

“胡说，你这个蠢猪！现在我告诉你，如果我的话还治不了你喜欢败坏正派女人名声的毛病，那我就让能治你的人再不准你进她家的门。”

安德烈斯就这样低声但恶狠狠地又毫无条理地发泄着胸中的愤怒，与此同时，蛭子被他激得火气也越来越大，只见他气得乱发倒竖，斜眼乱转。

“哼！”蛭子突然跳起来，也大吼道，“您生气不是因为 我瞎扯，而是我说了真话！……”

安德烈斯难堪得呆住了：这么个粗人竟看穿了他贸然大发雷霆的秘密！

蛭子接着叫道：

“哼！没错，今天对我这样，加上人家都在说的那事，我就知道您没安着好心，我也看出一点……哼！现在可全明白了！”

“胡说，你这个畜生！”

“不是胡说，不是……哼！您别想挑我的火！瞧您难受的样儿！……堂安德烈斯，要是别的事，为您跳海都没二话，……”

但今天这事，哼，没门！……”

对蛭子这番意想不到的激动言词，安德烈斯唯一的反应是想使劲给他一大嘴巴子，他在窘迫之极，走投无路时常这样做。但是他们碰面的那条街人来人往，一耳光打下去会引起超出他需要的反响。

于是，他对那个丑陋的渔民只是发出了警告，算是口头给了蛭子一记耳光。他担心那个不驯服的粗汉反唇相讥，自己忍不住会真的动手，就匆匆走了。

在那次遭遇战中，他每一步都是错着，结果是步步落空。

可怜的安德烈斯被搞得焦头烂额，朝布兰卡路走去，他的那位对手则进了桑吉纳酒店。

二十 克莱托的恋情

第二天，从哈瓦那返航归来的“蒙塔尼亚号”驶入了港口，船长弃舟登岸，决定离开他干了一辈子的这个工作岗位。

“是时候了，佩德罗，是时候了！”船长夫人听他发誓说一定说到做到，决不违背她的美好意愿后，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说，“可惜你没早几年这样做！我们无忧无虑地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我的头发全愁白了。”

“哎，你就别埋怨了，我不知足的太太。”丈夫从她怀里抽身出来，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她，然后说，“我比你的白头发多，皮肤可没你的亮光，另外，我这脑袋毛病也比你多。现在，我休息，让别人干吧。咱们看看萨马在我传给他的这个位子如何发财。路子他知道，糟糕的是那艘船，它经不起几次大风大浪了，和它的船长一样。幸好，船长为了太太得以离开，要在安全港做最后的修整。”

那个时候，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的形象是：体胖，肤色黝黑，头发和连鬓胡子几乎全白；他太太呢，体态丰满，还是那么漂亮，头发已变灰，但仪态依然那么端庄。

船长夫人继续和一直入迷地看着她的丈夫谈着，最后，她说：

“佩德罗，有件事非常非常需要你，早就需要你管一管了！”

“什么事，安德烈娅？”

“我也说不清，反正半个月了，他和以前不一样了，最近一

周，我简直不认识他了。他吃饭不香，觉睡不好，弄得我愁得不行，不知道因为啥。昨晚早早就回来了，一副发呆的样儿，我怎么套他的话，他都不说。过去他总是乐乐呵呵的，可现在！……”

“疑心生暗鬼，安德烈娅，你是疑心生暗鬼；你们女人呀，就是这样爱孩子！……”

“佩德罗，我告诉你，这决不是胡猜！”

“可我今天早上看他还是好好的嘛，一点变化我也没发现。”

“当着你的面，那是装的……喂，佩德罗，我可以拿脑袋打赌，肯定是在那个该死的家里叫人把脑子弄昏了，才变得这么要死不活的样子。”

“喂，你说的是哪家呀？”

“高街的那家。”

“咳！”

“我可是跟你说了！”

船长不想再谈这件事，便不管是不是这么回事，明确地对妻子说，对那家人不必怀疑。

与此同时，科洛的未婚妻帕丘卡正催促索蒂莱莎当天把帮她缝的那条裙子做好，那天是星期六。索蒂莱莎尽管忙着给她缝，但对她催得这样急有点莫名其妙。

帕丘卡坐在女友身边说呀讲呀，没完没了，一边用眼睛甚至自觉不自觉地用手去帮索蒂莱莎。

她说呀说呀，就说到了科洛，不用说，把那小伙子捧上了天。

“你们啥时候结婚？”索蒂莱莎问。

“我不知道对你怎么说，亲爱的。”帕丘卡叹了口气说，“要是为了结婚，我们早就把事办了；他很想，我也很想，可是，听

说马上就征兵。你看，这不是今天结婚，明儿就守寡吗？……”

“是这个理儿，帕丘卡，那最好等他回来。”

“等这些倒霉的人回来！”

“他们不回来干啥？”

“就留在那边啦。咳，可怜的人哪！……留在大海里了！……要是上帝不叫他轮上……可是他地位太低下了！……征的兵再少，他都跑不了，否则，就是奇迹。如果真没有他，我就献给圣彼得一次一比塞塔的弥撒。”

“我说，帕丘卡，”索蒂莱莎以她常有的决断的口吻说，“他服兵役是迟早的事，要是我，倒希望现在去。”

“为什么？”

“从军队里回来的都大变样，学会了挺胸走路，天天洗脸。等他回来你再结婚，就会有这些好处。”

“你呀，”帕丘卡突然反问，“喂，你什么时候结婚？”

“我！”索蒂莱莎惊奇地看着帕丘卡，说，“跟谁？”

“跟你喜欢的人啰。”帕丘卡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条街从上到下还不都是你的？街上哪个女孩比你强？”

“找个不怎么样的还不如去死。”

“口气真大呀！那你要什么样的？下边的那些商人？”

“谁告诉你的？”索蒂莱莎皱紧眉头，厉声喊道。

“我是随便说说。”帕丘卡忙解释说，她深怕女友曲解了她的玩笑。

“帕丘卡，人言可畏呀，”索蒂莱莎难以掩饰自己的怒气，说，“有的话比打你耳光还叫人害怕……因为有人像传播瘟疫一样地传播这些话。你也知道，这个街有比疥疮还脏的嘴，有专门寻找机会诬人清白的坏蛋。”

老实的帕丘卡刚才没有想到那些流言蜚语，听了索蒂莱莎

这番话，再三表白，她绝无它意，劝女友别生她的气。

“帕丘卡，我不生你的气。”美丽的索蒂莱莎一边说，一边努力让表情和声音变得温和，“我知道，你不会害我，但别的人就不会这样对我了，他们想折磨我，打击我，让我痛苦，我忍不住就要喊，就要抱怨。换个旁人，碰到我这种处境，也许什么也不会对你讲。可我不，这我不是什么全告诉你了？因为我心里没鬼。”

索蒂莱莎正这样说着的时候，阿波利纳教士的管家老太太拉莫纳大婶走了进来，问梅切林大叔在不在。

“他出去了，待会儿才能回来。”索蒂莱莎回答说。

“西多拉大婶呢？”老太太又问。

“在广场。”

“我找他们是波利纳教士想请他俩晚上一定过去一趟。他们知道为啥他不能亲自来这儿。他们一回来就告诉他们啊，美妞。”

“没错。”索蒂莱莎一边继续缝手里的活，一边应着。

“天哪！”拉莫纳离开时说，“你看上帝让你长得多丰满，多结实！你对上帝一定感激不尽！”

老太婆一面感叹一面趿拉着那双旧鞋出了门，与此同时，帕丘卡望着索蒂莱莎，直笑教士女管家离开时说的那两句话。

帕丘卡一走，剩下索蒂莱莎自己，也没必要再说话了，她就开动脑筋，琢磨教士让管家捎来的口信是为了啥。教士从未求梅切林夫妇去过他家呀。

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底楼那对老夫妇已走在了去教士家的路上，他们穿了一般场合用的礼服，因为沿途他们要经过该地最热闹的街区。他们好奇心胜，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次约会的缘由，急急朝目的地走去。

克莱托借着黄昏时微弱的日光看见梅切林俩口子出门上街。他当时正坐在塞维利亚大叔酒店里，两只手放在口袋中，背夹在柜台和墙壁间，半张脸被毛衣胸领口遮住。前一夜他整宵没合眼，从海上回来，那儿的事全想不起来。波利纳教士啥也没帮他做；安德烈斯又对他堵死了所有出路。要想闯开一条路，他没有别的法子，只能靠自己努力了。他决定自己去闯，去碰运气。他正如此这般地想着的时候，就看见底楼的那两位老人相跟着上了街。

他蓦地从木凳上站起，等着梅切林他们拐过济贫院坡的街口，抬头瞧了瞧他家的阳台，又朝马路左右张望了片刻，确信没有妨碍他进行那件大事的人在附近后，便几个箭步奔到他家住的那个楼门口，溜进了底楼。

索蒂莱莎就着她刚刚挂在墙上的油灯还在缝帕丘卡的那条裙子。克莱托到了她面前，尽管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却一时不知如何办。该死的嘴巴，一到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张不开了！

“我从这儿过，”他结结巴巴地说，害怕得直打抖，“从这儿过，……走到这儿……走到这儿，我说：‘进底楼去呆一会儿，’就进来了……哎呀！你缝的裙子这么好呀！……给你自己的，索蒂莱莎？”

索蒂莱莎说不是，出于礼貌，叫他坐下。

克莱托离她很远坐下了。他一声不吭地静静地看着她好半天，似乎想使自己眼睛陶醉，好让舌头变得灵巧一点。

“索蒂莱莎，你给我缝过一次扣子……就在外头……你还记得吗？”

索蒂莱莎微微一笑，并没有抬头，眼睛仍在活路上，说：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可对我来说，”克莱托兴奋起来，“好像就是昨天的事一

样。”

“噢，”索蒂莱莎说，“你说这个干啥？”

“你给我缝了那个扣子，那是个带把的，现在还在这条裤子上……你在这儿！……你给我缝了那个扣子后，我就经常到这儿来了……因为我家就是不能呆，索蒂莱莎。这你都知道，哎！那不是家，那两个女人不是人，那个男人也不是人！在那儿我学不到好的……所以，有一次我踢了你一脚……你还记得吗？哎，你不知道，后来我为这事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索蒂莱莎对他讲的话很惊奇，因为她还从未从他口中听到过这样或类似的话。她盯着他的眼睛，吓得小伙子不仅说不出话，甚至连呼吸都要停止了。她随即问道：

“你干嘛现在对我讲这些事？”

“因为必须要讲，索蒂莱莎，”克莱托壮起胆子答道，“就是因为这，还因为谁也不愿意替我来这里讲这些事……哎，我想，我这样做对谁都没有损害……索蒂莱莎，你可以看我的行动，你可以看我……以前我一直没明白这个；到你这儿来，心里话总不敢说；你……现在长大了……嘿……慢慢像个桅杆了……索蒂莱莎，我这样说绝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意思……我偶尔来这儿玩，也不过是为了让心里快活快活。楼上没有这些，全是叫人看了难受的事，谁也不尊重谁……哼，呆在那个家人都得变坏，变毒，你就是天生心善也不行！……所以，我踢了你；要是我不生在那个家，我是不会那么做的，索蒂莱莎！我知道我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这个家的人对我说：‘克莱托，从大墙那儿往下跳，来个倒栽葱，’我一定会照办，从大墙上头朝下跳，索蒂莱莎……咳，过去我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索蒂莱莎，我是在这里才弄明白的，这儿不打听别人的事，不欺侮任何人……现在你知道了，那不是我的错……我喜欢这儿，非常喜欢，我

感到这儿像纯蜂蜜一样的甜，索蒂莱莎！……我讨厌他们，讨厌极了……后来，我心烦得睡不好，翻来覆去地，心里总不安稳，好像海浪在拍打我，嗓子眼里有个什么疙瘩……索蒂莱莎，我当时想，什么不幸也比不上我家的那些令人厌恶的事……过去想起家里的事就睡不好，后来对这里产生感情，睡得更糟了……我这样说也不是要伤害谁，你说是吧？……在我这样苦度日子的时候，你越长越好，我对你也越来越尊重，想从你眼里看出你有什么意愿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因为我想不用你开口吩咐，我就能为你做点什么。”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憋在我家那个大箱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你知道，索蒂莱莎，一个男人想什么是一回事，把它讲出来，像我这种没词儿的人又是另一回事。后来，你……我……可我不行呀！索蒂莱莎，后来，我就去求明白这种事的人帮我说说，好，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你看看，一点怜悯心都没有！这对谁也没坏处，也不会伤害任何人嘛……我说的这些你听明白了吧？……因为谁也不愿意替我到这儿来对你说这些事，我只好自己来说了，咳！”

克莱托对她的爱慕情感索蒂莱莎早已察觉，所以她对小伙子的语无伦次的表白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倒是对他敢跑来说这些事的本身感到意外。她冷静地看着他，说：

“克莱托，你对我说的这些话里真的没有伤害人的地方。不过，你干嘛要对我讲这些呢？”

“什么？干嘛要讲这些事？要叫人知道嘛。”

“我已经知道了，克莱托，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你可能还不知道！这还不够，索蒂莱莎。”

“那你还想干啥？”

“我还想干啥？好，……我想成为一个男人，和我认识的那

许许多多男人一样；我要寻找另外一种生活，要用你点燃我心的那盏灯去找；我要像你们家的人那样去活；我要为你干活，变成个整齐干净的人，简单说吧，像你一样；我要为你扫地；我要给你从海里捉回谁也没见过的美人鱼，只要你让我去这样做。索蒂莱莎，你觉得还不够吗？”

克莱托此刻真正变了个样。索蒂莱莎感到很吃惊。

“克莱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像现在这样勇敢，话这么多。”

“这是海浪拍岸。”克莱托愈发激动了，“我自己也觉得我不是以前的我了。过去连我自己都看自己是笨蛋呀！现在，我起誓，我不是了，这都因为我在这里感受到的那个，就是让我不得不讲的那种情感……你不必发话，就产生了这个奇迹，如果发话的话，还不知会在我身上发生多少奇迹呢！索蒂莱莎，你看，我没有坏毛病；喜欢干活；不会对人使坏；我已经是大人了；我在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年月里只知痛苦和忧愁……看见这儿的一切是这样的不同，你知道我是多么羡慕，你也知道是谁造成了这种不同；这个家缺个男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索蒂莱莎。”

索蒂莱莎太明白他的意思了，因此，有点冷淡地答道：

“明白。不过，我明白了你还怎样？”

“又来了，哼！”克莱托发火了，说，“这是不是客气地拒绝我？”

“克莱托，你听着，”索蒂莱莎冷冷地答道，“我没义务你问什么我都要回答。我呆在自己家里，可没有套谁的话。我不想叫你不高兴，我也非常清楚你的能力和品质，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现在还不想改变。”

“索蒂莱莎，你这么说等于在我这条船上钻了个孔，我只有沉船一条路了。”克莱托沮丧地说。

“还不至于这样。克莱托，我们做个假设：你不是害怕我拒绝你吗？好，假如我不拒绝你，按你的愿望答应你，你又会怎样？你现在到我家来，只不过呆一小会儿，你都要藏着躲着的，怕你家的人看见，要是照你想象的那样做了，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巧得很！……别人也这样对我说！……哼！这不在理上！……我这个家又不是我挑的！……”

“喂，我问你，克莱托，谁对你说的和我一样？”索蒂莱莎没有留意他那一串感叹，劈头问道。

“波利纳教士，第一个说的是他。”

“波利纳教士！……还有谁？”

“堂安德烈斯。”

“你把你的想法给那个人说了是不是？傻瓜？……他对你讲了啥？”

“讲了一大堆困难，索蒂莱莎……把我的心全说凉了。”

“你这样认为？……你是什么时候找他说那些事的？”

“昨天下午……”

“活该！谁叫你随便乱讲？”

“这我不是都对你说了吗！那事我憋在心里难受极了……可我又没勇气来对你讲，只好找别人帮我忙……今天我不用再求别人了，我已经把什么都对你讲了！……可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这个。”

“那是啥？”

“说的是我们家对我不好。”

“克莱托，我可没说。”

“哼，你拒绝我不是因为我家的那些人吗？”

“我没想得那么远，克莱托。我刚才只是做了个假设。你现

在明白了吗？”

“说心里话，我就怕这是真的！……哎，你干脆说明白点，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你别怕，索蒂莱莎……”

“你别逼我！……”

“你是不想说，喂……是不是我还不够格？……那你说我怎么样你才喜欢，你说，我一定按你说的做，付出多大代价都行。要是有人比我强的，只要你发话，我一定超过他。”

“哎呀，你怎么这样固执！”

“索蒂莱莎，这和我的性命有关啊！……如果不行，我会冒险吗？……不，我只说一点心里话，别的就听天由命了……你对我说‘从这儿进来’吧，我一定会高高兴兴地照办……我不会给你添乱：一个小昏晃就够了；……我挣钱养活你，让你晒不着太阳；我吃你剩下的……我要是无以为生，索蒂莱莎！我就像天上的上帝，靠天理、人家的施舍和周围的快乐来养活自己……这多么有味呀！……现在，你明白我的要求了吧……对谁都没有损害，是不是？因为我没要求不可能的事情。”

索蒂莱莎听着听着终于笑了。小伙子费了半天劲也没从她嘴里掏出一句明白无误的回答。他的固执使她感到不舒服。克莱托感到不安和失望，终于说：

“那你至少不要把我对你说的这些话讲出去。”

“喂，傻瓜，这关你什么事呀？”索蒂莱莎突然打住他说，话音带着生气和放肆的味道，“你是什么人，敢这样要求我？”

“索蒂莱莎，我啥也不是，我微不足道，我是一堆垃圾……连垃圾都配不上！”可怜的小伙子明白自己干了傻事，连连哀告道，“痛苦使我昏了头，说话不假思索，就这……我发誓，就这，没别的……”

“你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

“你千万别恨我，讨厌我啊！”

“你走吧，我再也忍受不了。”

“真倒霉！你不原谅我？”

“你要不走，我就不……”

“那好，我这就走。”

克莱托感到追悔莫及，就这样像打蔫的叶子，垂头丧气地走出了底楼，他原来还以为离胜利凯旋只差半拃呢。

二十一 蛭子的冲动

如果我们在这里以报道重大新闻的口气宣称，波利纳教士叫高街底楼的那俩口子去他家就是要和他们谈谈克莱托拜托他的那件事，那恐怕是对读者明辨力的一种蔑视。可怜的教士一来为布道写经的事忙得要命，二来对莫塞洪家的那两个母老虎怕得要死，所以，他既无时间又无胆量去高街冒那个险，因此，不得已采取了请梅切林夫妇去他家的办法。

他履行了答应克莱托的话，但热情不高，甚至声称他不介入此事，还要求梅切林一定要做到下面这点，即如果事情成功，也不要露出半点风声，让别人知道他在其中说合过，给那个昏头昏脑的小伙子帮过忙。

末了，他说：“克莱托是个好人，爱干活，能帮家，不会吵架。但是，看见他们和和气气的，就有人找事啦，我说的是谁你们也都明白。米格尔，还记得吗？西多拉，你呢？……咳，都是些什么人！啊，都是些什么人！……咱们姑娘这方面呢，人长得漂亮，也很本分，只有侯爵才配得上她，这都是事实，可是，侯爵们绝不会找个渔家女做妻子，西尔达迟早得嫁给高街上一个打鱼的，打鱼的都差不多。莫塞洪的儿子收拾干净，理个发，那可就和他们不一样了，明白我的话吗？……回去弄清楚姑娘的意愿，你们一起对这事成熟方面和不成熟方面好好掂量掂量……哎，我可不介入……上帝饶了我吧！”

对教士所说的成熟方面和不成熟方面，西多拉大婶和他丈

夫唯一的分歧是，西多拉找到了解决坏的方面的办法，而梅切林一把索蒂莱莎这块闪光的金子和求婚者那块生锈的黄铜放在一起比，就觉得最好的地方也变成了最坏的。事实是，梅切林大叔认为，配得上索蒂莱莎的男人还没出世，也不会这么快出世。

索蒂莱莎在接到阿波利纳教士派女佣捎来的口信后，紧接着就听了克莱托那番表白。从克莱托的话中，她猜到他们在教士家里谈的肯定也就是刚刚在底楼里公开的那件事，所以，当西多拉大婶和梅切林大叔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征求她的意见，正和她谈才谈了一半的时候，她就抢先把克莱托来家里的事说了。

“这就好了。”西多拉大婶说，“你已经知道，我们也就省得再罗嗦了。”

“没错！”梅切林附和道，一边机械地用一只脚敲着地。

西尔达没吭声，继续缝手里的活。西多拉大婶沉默了片刻，说：

“孩子，你说说。”

“您要我说啥？”

“说说你对这件事的想法。”

“不说大家也知道。”

“这等于没说。孩子，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件事……今天你不需要，但是明天，后天……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早晚是要死的，现在我们都老了，身子骨也不行了……迟早要丢下你一个人在这世上……说不定很快就会这样！……根儿是不好……不好啊！……没有比他们家更坏的人家了，但那孩子可是个老实人，心肠好……稍微收拾干净，穿件像样的衣服，一定和以前大不一样，因为人家本来就长得不坏……我在你面前夸

他，不是要把他硬塞给你，我是想把他的情况说全面，免得你拿错主意。”

“没错！”梅切林附和了一句，开始换另一只脚敲地。

索蒂莱莎毫无反应。西多拉大婶有点不高兴，接着说：

“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也该说句话，好让人家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呀！……如果你怕自己拿错主意，要不要我们去问问别人？我可以去找堂安德烈斯谈谈。”

“可别对人瞎说！”姑娘立即打断她，“我不要问谁，也不要别人给我参谋，我知道自己需要啥。”

“孩子，我们就是想知道你现在需要啥？”

“没错！”

“我现在需要二老让我静一静，别再说那件事了。你们老说老说。我不需要。等我需要了，我还不会说吗？我喜欢这样……以后再说吧。你们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另外一件与此完全不同的事情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这就是划船比赛。比赛由阿巴霍互助会提出，阿里瓦互助会在塞维利亚酒店商议一致表示应战。那个时候，桑坦德的渔民心里面只有赛船这种和他们职业有关的活动，所以，年轻人对此热情高涨，久经沙场但腿脚已欠灵活的老手们也坐不住了。因为这非同个人比赛，而是带有两个毗邻渔村重大对抗这种庄严色彩的大事。这次比赛不是阿巴霍的几个划船手向阿里瓦的划船手挑战，也不是为了赢得由某个人或市政府提供的奖品，而是一个互助会对另一个互助会的挑战。比赛恰好定在挑战者的也同时是主教区的守护神日，即桑坦德最隆重的节日，时间大约在三点半，正是午后满潮期。届时码头上将挤满看热闹的观众；比赛双方将为争夺由双方金库支付的一盎司黄金而进行角逐；两个互助会相比，阿巴霍的人数占优，所以他

们的人都显得很傲慢……总而言之，特别对高街的人来说，比赛乃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大问题，因此，这街上的人甚至猫呀狗呀都十分关心它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梅切林大叔的底楼也比平常热闹了，因为他不喜欢也不方便去酒店，那些为数不少的打心眼里喜欢他的伙伴就常来他家，把酒店里议论比赛的情况讲给他听，让他高兴，有时是想听听他的权威性的看法。

安德烈斯对上述情形非常讨厌，因为那个时候他非常想去底楼，哪怕是有一刻的时间能让他和西尔达谈谈也好，但是，阿里瓦的人老在那儿使他无法前往，更别说和西尔达说话了。西尔达在他面前对名声是多么的认真，他要把那个野人蛭子的话告诉她。他这样做不算失信，因为他在发誓时，还没听见那个畜生对他说那些话。就算是西尔达认为他失信，又怎样？如果是蛭子骗他，他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就太傻了吗？他的想法是：如果蛭子是胡编的，他有责任提醒她。可是，那儿人来人往，出出进进；人们议论过他常去底楼，……他父亲的态度一反先前；路易莎对他的警告、监视……威胁，这威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兑现……他矛盾重重，同时由于性格暴烈和没有耐心，往往一时冲动，想出荒唐的主意，常常走得很远，干出危险的举动。最糟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情形毫不感到惊奇，自以为都是锦囊妙计，不顾一切地要把所想的变成现实。各位知道，安德烈斯匆匆想出来的事，结果都没有理智。

而克莱托对此却满心欢喜，因为底楼来往的人越多，他进去就越发不被人注意。他作为串门人中的一分子进去，索蒂莱莎也找不到借口说他顽固不化。就像人家说的，他可以看见人家，人家却看不见他；他注意别人，却不让别人注意自己。他做到了这一点，也做得是时候，因为在此之前，他刚刚听教士

告诉他说，那两位老人在替他说话。他知道了这个消息真是高兴极了！他的心事自己已对索蒂莱莎讲了，他们再加一把劲儿，事情很可能在他想象不到的时候就成了。同时，要特别小心，特别谨慎。他就是满怀希望这样行动着。

蛭子在与安德烈斯吵架后的第三个晚上去了底楼。他带着那次吵架留在心中的烦恼，想着两家渔民互助会就要进行赛船，加上喝得半醉，在伯父家当着许多乡亲的面胡闹了一阵。他伯父告诉他，在那个特别期间不许再来底楼，因为那个期间两家互助会的人神经都十分敏感。

阿里瓦互助会询问阿巴霍互助会比赛的起止点，并表示，他们完全同意对方即挑战一方的意见。

阿巴霍互助会回答说，还按老习惯，从洛斯博拉多斯石阶到老鼠岩。

谈定比赛起止地点的当天，双方就动手准备比赛事宜。他们首先把船舳擦得比绸缎还光滑，然后将划船手坐板、掣索和桨架固定牢，接着精心修整船体，使之不漏一滴水，再涂一层沥青；船舷上漆，最后在船舳上涂一层动物油，如果怕太黏，就用肥皂。

阿里瓦的船漆的是白底红条，阿巴霍的是蓝底白条。前者的划船手是克莱托和科托，后者的是猛子和猪崽。蛭子没有选上，因为让他参加这么重大的比赛实在叫人不放心，他有劲儿也勇敢，但太不严肃，太不认真。他感到挺丢人的，但一想到那天他将从头到脚面貌一新，等比赛完了还打算试试那条涂了油的船，又得到不少慰藉。

八月三十日就这样在众人欢天喜地和阿波利纳教士汗流浹背之中渐渐到了。阿波利纳教士为把他在整整三个月内匆匆写好的东西全部塞入脑袋里，最近一个礼拜几乎没合眼。

天亮的时候，蛭子已经在大斜坡那儿用海水搓洗他那个大脑袋和一双蹄子了。洗完，脚未擦，听凭自然晾干，便往家走，准备穿上新衣。一路上，他用帽子在脸上擦来擦去，用手指梳理着头上的乱发。

一个小时后，他满心欢喜地完成了索蒂莱莎的嘱咐，将那套崭新的服饰披挂在身，一直顺坡走上高街。一路上每走一步都要打滑，原因是他还没适应那双第一次上脚的底儿有点凸而且十分光滑的新鞋。

看见他的人简直难以相信：他穿上高级衣服和干净的衬衣那丑陋反而越发突出了。他那身衣服在闪闪发光，散乱的长发顶着一顶宽檐帽，胳膊弯成弓形，一边走，一边笑。

索蒂莱莎一见他，连画了三个十字，接着双手合十，最后使劲睁大眼睛，好像对大自然能开这么绝妙的玩笑感到震惊。

“蛭子，你就这样呆着别动。”她兴奋地说，“让我远点再看看你。天哪！”

“喜欢？”蛭子像柱子似的立在屋中，大声说，“你觉得我这身打扮？嘿嘿！……我伯伯在哪儿？”

“他和你婶都去做弥撒去了……你等他们回来再走……我要他们也看看你现在的这个样儿。”

“没必要，咳！……省得他们又赶我走……我是来找你的，索蒂莱莎……因为我答应过你。有一件憋在我心里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我说，”姑娘用很坚决的手势阻止他说，“我没问你的事，你要是讲出来，我就把你赶到街上去，再不许你进来，听清楚了吗？”

“哼！你也？……如果我有想法，把它说出来有什么坏处？”

“等到时候再说。”

“哎呀，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说不是时候！你少犯浑！……圣母呀！瞧你真会穿衣服！……过来，小畜生！”

蛭子向索蒂莱莎跟前跨了两步。索蒂莱莎上下打量了他一会儿，便把他胡乱打的那条黑绸领带解开，重新打好，抻了抻他衬衣领口，理了理那方泥灰色绸手帕露在外面的部分。蛭子任凭她摆布，连气都不敢出。他感受到她的手柔和的抚摩，从头到脚都在颤抖。

“真是一团乱草！”姑娘给他打好领带，又喊道，“这头发为什么不去理一理？你们阿巴霍连一把梳子都没有？”

说着，她摘下他头上的帽子，用指头去理他那头长发。

“圣母马利亚！这简直是荆棘丛生啊！让我先给你整理一下，再梳头。”

她一边这样说，一边把两只手伸进那浓密的荆棘。

蛭子发出闷声闷气的声音。索蒂莱莎不仅不怕，反而干得更欢，一双手在那杂乱无章的头发中，这儿拽一下，那儿抻一下。突然，蛭子大叫了一声。

“疼了？”索蒂莱莎问道，一边继续整理他的头发。

“不疼！”蛭子说着把头低得更下，“拽吧，抻吧！……使劲！……我可好受了！……对！使劲，索蒂莱莎！……对，就这样，拽！再拽！……哎哟！”

索蒂莱莎这时感到蛭子那双大手搂着了她的腰，忙朝后一跳。

“这可不行！……”

“行！……”那丑八怪大叫道，“你说呢？”

蛭子这时颤抖着，凶煞恶神般地朝她逼过去。

屋子的一角放着西多拉大婶几天前用来敲打羊毛褥子的一根长棍。索蒂莱莎径直朝那儿奔去，没等蛭子碰着她的身子，她已经操起长棍给了他两下，打得他连叫两声。蛭子站住了，但仍在贪婪地吼叫。索蒂莱莎又抽了他两下。

“往后退！……再往后退！”她坚决而凶狠地命令道。

蛭子后退了三步。

“不行！还得退！……”索蒂莱莎挥舞着棍子催促他，“到那儿去！……靠着墙！……”

等蛭子背靠住了墙，索蒂莱莎才放下棍子。蛭子喘着粗气，索蒂莱莎也气喘吁吁。这时，她才对他说，似乎要用她的话把他钉在那堵墙上。

“你就站在那儿！你再胡来，就别想让我再看见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哼！”蛭子回答道，好像一头蜷缩在笼子一角的野兽在吼。

“给你帽子。”索蒂莱莎把蛭子的帽子从地上拾起，然后非常沉静地对蛭子说。

蛭子伸手去接。

“先把你的头发整一整。”姑娘一边十分亲切地掸着帽子上的灰，一边口气坚定地告诫他。

蛭子一声没吭照办了。

“把头低下。”

蛭子顺从地低下头。索蒂莱莎亲手给他戴上帽子。

“别碰帽子。”等蛭子直起身，她对他说；蛭子心里还嗡嗡作响，似乎这声音来自遥远的岩礁，“满意吗？”

“那你还像过去那样看着我。这样！……这样！……”

索蒂莱莎噗哧笑了，接着就说：

“你不是要对我说什么吗？现在讲吧。”

蛭子被刚才那个场面搞得惊魂未定，听了这句话才清醒过来，正准备把他在桑吉纳酒店附近和安德烈斯争吵的事告诉索蒂莱莎，西多拉大婶和她丈夫就走了进来，结果没说成。

“我的上帝！”西多拉大婶端详着侄儿，不禁叫道，“就是撒旦也想不出你在这副打扮啊！”

“好家伙，你就像一艘装扮好的大平底货船！”梅切林大叔大惊小怪地说。

听了这些话，加上刚才的遭遇，蛭子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骂了两句，粗野地叫了一声，便扬长而去，一直走到米兰达。那儿的庙里从一大早起就飘扬着圣马丁·阿巴霍渔民互助会的旗子，响着大铃铛的声音。虔诚的渔民们看着这喜人的情景，听着这悦耳的铃声，一步一步地顺着小路从中间的深谷朝那儿走去。

二十二 划 船 比 赛

在沙丁鱼滩孤寂的怀抱中，一座楼房没用多长时间就拔地而起，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作为旅店。后来，因为一个可悲的事件，这个海滩又重新遭到遗弃，落到无人问津的田地。夏天的时候，那儿只偶尔看见一辆带篷的车，那是某位需要海浪抽打的人士的交通工具和行军帐篷。到乡村消夏现在已成为有钱有势的人的一种嗜好，可过去却被他们视为鄙俗，但现在，这种看法已开始改变。去马德里要走三天的路程。桑坦德人中见过法国首都的屈指可数。到我们桑坦德来玩的人，除了许许多多因不可抗拒的需要从“内地”到这里来将油污的身体浸泡在圣马丁海滩水中的人家外，还有尊敬的翁塔内达的疱疹病人或拉斯卡尔达斯及维耶斯戈的不很俗气的风湿病人，他们在这儿都要住上三四天的光景。至于那些小人物，他们没有轮船，没有火车，没有电车，没有舞会，没有现在这些众多的娱乐；男人不去想那些麻烦的社会问题，女人不急着去模仿贵妇人的服饰和习俗；他们在“绿地”或普罗尼约吃午后点心，在雷加切或圣罗克草地欢闹；如果天气不允许他们展示礼拜日服装，他们就在码头市场转悠。

除了上述情形，还有一些我已在许多书里和许多场合中提及了，这里就不赘述了。我讲这些情况的意思是说，对赛船活动，不仅本地渔民为之十分激动，就是陆上的人也颇感兴趣。因为这在当时是件大事，特别是比赛那天又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另外，市政府为比赛增加的“佐料”将使那天的景观带上节日的色彩。比赛双方在城里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他们在比赛中的态度和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比赛那天，尽管在米兰达草地上有庙会，尽管太阳火辣辣的，但午后两点，从梅尔隆一直到港务局附近这一线的码头边上就已站定了第一排看热闹的人。很快，第二排也形成了，紧接着，是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后排总是往前排拥，使所有的观众组成的排列弯来拐去，有如条条长蛇。但最前边的那一排可从未失去重心，更没有哪位观众落水的记录。为什么会有这等奇迹，谁也说不清，反正这个地方的奇迹层出不穷确实是事实。

贵妇们也早已挤成一长串站在阳台栏杆边，帘幔后，主人则把最好的位置让给客人。她们后头还有几个大胡子。后来，阳台上的帘幔渐渐消失，露出了你可以想象出的各种颜色的阳伞和雨伞，每个阳台因此都仿佛变成了一个种植着巨型花卉的特大花盆。

在码头上，在最后一排观众和房舍之间，比亚隆药剂师那家做事欠考虑的人在寻找缝隙往观众群里挤；梅迪纳·德尔坎波的那位面粉商和瓦利阿多利德的地方官，两个人都从未看过赛船，却在向各自打扮入时的太太大讲该项赛事内中的奥妙；一个矮胖的女佣在和情人大声说笑；殷勤得过了头的公子哥儿们没有现今社会“精华”那般瘦弱，他们在别人家阳台下转来转去，向上面射去有气无力的目光，抛出几分爱慕之情。从娱乐场和港务局后面时不时有烟火射向天空。

蓦然，从远处传来乐曲：仁爱之乐。乐声渐近，渐近……最后近到耳朵未完全失灵的人都能听出是两步曲。人群开始向离梅尔隆不远的洛斯博拉多斯台阶转移。年轻的乐手们沿石阶

而下，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地走过许多船后，登上了一艘双桅船的甲板。船头有一根涂油的横桅，即攀滑杆取物游戏的工具。小伙子们在那儿又重新奏乐……那儿也放起了烟火。

在双桅船周围的如带子般向北向南延伸的那些渔船和划子与对面上头也挤满人的渔船和划子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宽的水路。这条所谓水路的一端即洛斯博拉多斯台阶这一端，有两条渔船与岸边平行地停泊在同一条线上，另一端，也有一条下了锚的渔船，船头上插了一根短松木条，上面飘动着有桑坦德标志的彩旗。从坐落在海湾以南三海里的老鼠岩返回，率先夺得此旗的渔船，便为胜家。

一阵和缓的东北风吹起，在那幅热闹而动人的风俗画中，华丽的小艇纷纷扬帆迎风转动，其中就有安德烈斯熟练驾驶的“和风”，船上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但托林不在。托林那会儿正在他家的阳台上，紧挨着商人堂西尔维里奥·特里格拉斯的女儿。在那艘船头放着涂油横桅的双桅船与飘着奖旗的渔船之间有许多观众船，梅切林的船停在第一排，船上有他全家人马，还有别的人，大多数是因为交情，少数是来帮忙的。帕丘卡穿着新裙子，索蒂莱莎打扮得出奇的好看，两人占据了最好的位置，就是说，她俩坐在靠水路的那一边的中间。由于偶然的但却令人感到十分残酷的安排，莫塞洪那粗俗、孤独、喜欢骂人的一家人乘坐的那条肮脏的船就在他们后面，中间只隔两条船。

突然，在船上和陆上的人中间响起了说话声，将有气无力的乐声淹没殆尽，就见拉蒙哈之南，于泡沫飞溅中，如流星般闪出一条白底红条船，船上一边八名桨手，上身只穿白底横条汗衫。几乎同时，从相反方向冲出一条蓝底白条船，载着同样数目的桨手，轻快地从梅尔隆前驶过。两只船的船尾各立着自己的船长，指挥划船。

这两只船带着船上水手的叫喊声在洛斯博拉多斯台阶前如闪电般地相擦而过。它们在水上滑翔，姿势矫健、优美，动作宛如银鸥，所经之处留下一道弯曲的沸腾的白色尾波。这两只船都以这样的运动方式在水上写出各自互助会的名字。随后，划桨的速度放慢，只是用桨叶点水而已……突然，又快将起来，船在激越的水浪的轻微晃动下，插翅欲飞。它们就像是两匹正被各自骑士驯导的因临赛而焦躁不安的烈性骏马。在赛前这两只船如此龙腾虎跃，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为了热身。就这样热身！一个身强体壮的苦力或挑夫像这样折腾，用不了他们一半的时间，就得在床上趴四天！

等潮涨到合适的时候，乐声又奏响了。两方面的人，就是说，海上的人和陆上的人便走下来，登上靠近洛斯博拉多斯台阶的两条备用船。参赛的两只船进入水路，各向评判委员会的一只船靠去，让船上的裁判即所谓陆上先生将自己控制住。赛船上的选手都各就各位，只等商定的信号发出。信号发出……赛船如箭离弦。

阿里瓦互助会的船即白船在右手。只听见两条船上桨架与绳套、桨与掣索之间吱嘎作响、桨手大声叫喊以及赛船掀起的浪涛声，在这些声响中，有一个人的声音最响亮最突出，他就是在白船上奋力划船的克莱托。他高声喊道：

“索蒂莱莎，一切为了你！”

索蒂莱莎看见他壮实的身躯向后伸展，钢一般的两臂奋力地划动着。

得意的高街姑娘没有回答他，因为她被克莱托的那句话激动得已说不出话来。其实，她真想对他喊几句，当然不仅仅是对克莱托，而是为了整个渔民互助会的荣誉，不过，她对他的礼遇很是满意。梅切林大叔和她相反，热情高涨，一边挥动节

日礼帽，一边用他最美好时期的声音高喊：

“好哇！为了你，勇士……为了船上所有的人！”

那两只赛船好像背后受了玄妙狂风的驱动，如飞似地冲了过去，只用了三秒钟就越过了飘动着向它们致意的那面奖旗。它们各自遗下的余波汇合成了一体；双方划动的桨尖有时碰到一起；彼此的桨叶一起一落，不停地划动，动作一致，就像是由一只手操纵的一样；桨手们的躯干一曲一伸，节奏始终如一，使观众们看得眼花缭乱，以为那两只船以及上面的人和桨是受同一个意志支配的整体。

两只船就这样渐渐远去，眼力最好的人也看不出哪条船领先了半拊。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比赛结果的往往是计谋，就是说在适当的时候要个花招，比如，突然向对方靠拢。比赛中挡对手的道是不合乎道德的，但这样做却不违反规则，而且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去做。

到了一半路程，两只船离右边已有一定距离，它们彼此也离得不那么近了，因为潮水将很快退去，如果它们现在就顺着岩石的岸边行进，就必须考虑会使其偏斜航向的水流。两分钟后，用肉眼已不能凭颜色去区别它们了。稍后，那两只船已变成两个淡淡的物影，几乎没有什么形状，只能从太阳在桨叶落下的水滴上映出的反光，隐约看见船桨在翻动。

最后，一只船消失在那个荒岛的后面，紧接着是另一只……等它们重新出现在小岛的东面时，前面的船领先的距离与消失在岛后时的一样。但那只跑在前头的船是哪一个呢？观众们都在猜测。用望远镜瞭望的人说是高街的那条船，他们还说，只要那条船上的人不松劲，即使后面的船加倍努力地划，他们也必定稳操胜券。

那两只船渐渐从物影变成有一定形状的物体，并且逐渐变

大，已经可以看清它们的颜色和运动……甚至眼力最差的人也能计算出它们之间的距离。当高街的船冲到双桅船附近时，蓝色船离它还有一链半^①远。

两只船都没有松劲，仍像开始时那样拼力向前。因为虽然比赛只有一个胜家，但行家们对不走运的一方的表现也十分看重。

高街的那只船如闪电般向前冲驶，到了那条宽宽的水路的路口，船上的桨叶在老练的船长指挥下，划动得更加有力，很快便临近了奖旗船。克莱托在欢呼声和掌声中一把将奖旗夺过来，得胜之船并未减速，一直驶到梅切林大叔的船前。克莱托和他的伙伴们一样，满头满脸都是汗，闪着光亮，只听他粗声喊道，声音因激动直发颤：

“索蒂莱莎，给你！……你把这面旗插到我们的船头吧！”

伙伴们和周围的人一起鼓掌。在掌声中，克莱托把那面作为整个阿里瓦渔民互助会的荣誉标志的旗子交给了那个美丽的高街姑娘。她按他的要求把旗子系在了破浪板的角上。娱乐场和港务局那儿顿时烟火冲天，号声齐鸣。双桅船上也放起了烟火。

当兴高采烈、高兴得发狂的西多拉大婶和她丈夫拥抱克莱托和走过来接受激动的帕丘卡祝贺的科洛时，莫塞洪的船上齐声在骂克莱托，骂他那个“不要脸的”英雄行为。阿巴霍互助会的那只蓝色船快到水路口时便改变了航向，随即消失在梅尔隆的后面。

高街的那只船在二十五分钟内行驶了六海里的路程。

节日的前半场结束的时候，参加攀滑杆取物比赛的选手已

^① 1链合185.19米。

经来到了双桅船的甲板上，他们除了有一块遮羞布盖住的那个地方，全身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

蛭子是参赛选手之一。他们互助会的船败在人家手下，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又目睹刚才克莱托交旗给索蒂莱莎那一幕，更是气上加气。他想一定要夺取攀杆的奖旗送给索蒂莱莎，以此回敬克莱托。

人们一见他出现在爬杆前，无不感到惊讶，这惊奇的感叹声有如浪涛从码头上的人群中一直向前翻滚到双桅船附近的人群中。蛭子简直就像澳大利亚或波利尼西亚的野人。

他在杆上爬了两步，脚就失去控制，身体一歪，便一头栽进水里，颇像非洲原始森林中的人猿被子弹击中后从树顶上落下的情景。他在绿水中潜游、翻滚、喷气，好像是一头幼鲸到了它最理想的环境中。

索蒂莱莎早就想走了，西多拉大婶和她想的一样，梅切林也觉得没多大意思，于是，他们划动渔船，慢慢朝高街的方向驶去。

我和各位读者也一起离开那里，那里的情景，不管有没有蛭子们，也会很快叫观众们乏味的。

二十三 底楼风波

晚上，桑吉纳酒店挤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后来的人几乎都在门外。爬滑杆取物比赛的那些古铜币已被参赛者瓜分了。众所周知，要爬到滑杆的另一头又不掉在水中不要点花招是办不到的。蛭子满身是水，还沾了不少的油，他胡乱擦了擦身上的油水，准备离开那儿，才发现鞋不见了。他也不管这些，计划用分到的钱去饱餐一顿，叫肚子舒服舒服，然后再买一方白手帕送给索蒂莱莎，因为尽管新鞋不翼而飞令他恼火，但一想反正那双鞋他穿着走路也不习惯，以后恐怕也再派不上什么用场，丢鞋的事早已置诸脑后。所以，当全互助会的人在他旁边情绪激动地议论下午的事时，他一声不吭，漫不经心，只顾往肚子里填炸鱼和面包，隔好长一段时间才喝一口酒，特别是想起下面这几件事情的时候：赛船结束时克莱托把奖旗交给索蒂莱莎的那个插曲；上午挨索蒂莱莎的抽打；他和安德烈斯那晚相遇的事，对，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呢……安德烈斯！……对，那天下午他看见安德烈斯划着自己的小船在高街的那条渔船周围转来转去！那个无赖直往上面看呢！为解心中的烦恼，他一下喝了两口酒，就这样度着难受的时光。

在外面的一伙人中，阿波利纳教士怒气冲冲地说着话。

他从别人口中听说，他写的献给卡拉奥拉殉教者的颂词互助会不十分喜欢，个别人甚至认为他写的那玩意儿没什么用处。

这个朴实的好人气得不能自持。

“就这样对待神学家！啊！他们喜欢啥？哼！”

“说起这事，波利纳教士，”一位船主很有分寸地说，“咱可不是跟谁过不去啊，从四九年咱们叫人家赶出篷蒂塔，自己动手修了那座教堂，就是现在那些大房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能说会道，有知识的人才把纪念殉教圣徒的事说成是头等大事……是不是？波利纳教士，我说的是事实，不是跟谁过不去。”

“头等大事！头等大事！……算了吧！反正都一样。他们在卡拉奥拉叫人砍了头，刽子手把他们的头扔进了埃布罗河……这儿的人却看成无足轻重的小事，哼！……小事，小事而已。你听说过石船的事吗？”

“波利纳教士，咱们这儿能有人没听说过吗？”

“当然，当然。不过像我讲过的那些呢？……船是怎么来的？……它都碰到过什么天气，通过了哪些海洋？……它是如何进入这个港口的？……它为什么没先到别的港口？……那些能说会道的人就压根儿没对你们讲过吧？也许他们知道我知道这些情况？……那么互助会自己知道殉教者岩的故事？有人也叫它奥拉达达岩。”

“知道一点儿，波利纳教士。”

“一点儿！一点儿！重要的事情知道一点儿等于不知道，哼！现在你们对这件事都已经十分清楚，知道那个令人赞叹的石拱是被那艘神奇的石船撞成的。好，你们是从谁那儿知道的？……你们不是从那些没有什么头衔的讲经师口中知道的？说具体点，是我今天早晨讲给你们听的，是我，是我这个阿霍修道院可怜的教士讲给你们听的。我辛苦了三个月，用拉丁文写了十五六篇经文，才让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到头来你们还不喜欢……真是把珍珠丢给了猪猡！不识货呀！……以后你们还会这样，哼，

那些说大话的人早晚得遭报应……我不说了，因为你们今天下午已经吃了苦头了，我不想叫你们还以为我因此很得意，很高兴。呜呼！人的嘴呀！可怜的肉体！贪婪的肉体呀！……小伙子们，再见，我要去忙自己的事了……当然这是这，那是那，不能因为这件事别的我就不管了，阿波利纳教士的门不会因这向你们关闭，不过，你们要记住，要是来找我去讲经，就是把我的门卸了，我也不会答理你们！哼！”

波利纳教士气呼呼地走了，但生气的程度并不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

与此同时，高街上可热闹非凡。人们在酒店里大唱赞歌，在阳台和窗前议论纷纷，在人行道上欢闹，在马路当中蹦跳，整条街都沉浸在欢快之中……整条街，除了莫塞洪一家。那家人关起门对克莱托骂不绝口，骂他赛船末了与“楼下那个无耻女人”演出的那一幕使家庭蒙受了奇耻大辱。最让那两个复仇女神恼火的，是街坊四邻普遍欢迎克莱托的那个做法，认为他想得妙，做得对，众口一词地说，索蒂莱莎是最配得上他那样做的姑娘，甚至还谈到他们是不是般配的一对儿，是不是彼此有意思，还说，如果没有，也应当有……等等。街上的议论不少都灌入了五楼那家人的耳朵里。他们不想听，便关上阳台的门，甚至把门缝全堵起来。莫塞洪家的那两个女人每当要大发脾气，又处境十分尴尬时，就喜欢这样做。因为就其决心、语言和技巧来说，她们把整条街闹个底朝天完全绰绰有余，她们也这样干过多次了！……但是，没有机会，没有借口，一点点也没有，一旦找到了机会……哼！非好好报复底楼那家人不可，也让那个逆子、那个不知羞耻的兄弟、那个不像话的畜生克莱托长点见识。

她们的嘴巴一直不停，莫塞洪呆在小厅的一角声音嗡嗡的，

像个牛虻，不知在说啥。与此同时，克莱托正坐在塞维利亚大叔酒店里，心平气和地、惬意地回味着他下午的那个壮举，感到万般甜蜜，竟对周围人声鼎沸的热闹情景视而不见，对大家的问这问那听而不闻。

安德烈斯认为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里十分必要去梅切林大叔的底楼转一转，向他道贺，同他们家的人聊几句。他到那儿的时候，屋里已经容不下人了。西多拉大婶心情非常激动。她的丈夫好像年轻了几十岁。索蒂莱莎经过下午的激动，已恢复平常的精神状态。

青春焕发的老渔民梅切林谈了好半天赛船的事后，末了才对安德烈斯说：

“我说，那个鬼小子来那一下里面可有说道！……您大概看见了，没多远……我说的是他把旗交给索蒂莱莎让她系在船上的事。告诉你吧，我喜欢那个场面！干嘛要否认呢？……西多拉，你也喜欢，你不是都乐得要哭了吗？……就是咱们这位天使，她也会夸这件事的。”

西多拉接着说：“堂安德烈斯，您会认为那个小伙子追求她就好像是对我们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吗？那孩子真是运气……您看呢？换了别人，碰到那个场合，可能也会产生那样的想法。”

“没错！”梅切林大叔肯定地叫了一声。

他问安德烈斯是否注意到了那件事！其实安德烈斯目睹了该事件的全过程，甚至连最无意义的细微末节都没有放过啊！……当这一切的一切像个泥球横在他嗓子眼上已有好几个钟头的时候，竟叫他去面对克莱托的想法、克莱托的成功、甚至索蒂莱莎的感激！但是，这对儿本分老实的夫妇怎么会想到像安德烈斯这种境况的青年竟如此心狭量窄，连苍蝇跑到索蒂莱莎

头发中这等小事都容忍不了？即使他们知道了安博赫树林中的那件事以及随后在底楼里发生的事也是想象不出的。索蒂莱莎可心里明白，因此，她只用眼一扫安德烈斯的面孔，就看出他对那老两口夸奖老实的克莱托来讨好她的举动很不高兴，便设法转移话题，但没能如愿。梅切林大叔在他老伴和包括帕丘卡和科洛在内的众客人的支持下，继续围绕前面的话题大谈特谈。他喜欢大家在他身边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他讲完了祝贺的话和祷词，便提议道：

“明天也是你的星期日，索蒂莱莎！你不是非常喜欢玩吗？明天就和我一起出海，上午十点左右动身，下午三四点就回来了。”

“还有好多活没缝完呢。”索蒂莱莎说。

“明天不行。”西多拉大婶说，“我得在广场呆一整天。下回吧，好不好，女儿？”

“真是！”梅切林大声说，“下回我也许就没这么好的兴致了。总而言之，我一定要去。”

没过多久，安德烈斯就走了。他顺着马路向下朝大教堂走去的时候，总觉着有个讨厌的声音在耳边嗡嗡地说个不停，翻来覆去，老是那几句话，不仅如此，这些在他耳边唠唠叨叨的话竟变成一些想法，在他脑子里七上八下的；这些想法渐渐又变成一些企图；这些企图勾起他许多回忆；这些回忆又引起他激烈的斗争。于是，在他心中，斗争、严肃的理由、令人发昏的诡辩和企图交织在一起，混杂，起伏。

他就这样到了家，就这样过了一夜，就这样第二天醒来，就这样去了办公室，就这样，在上午十点左右他编造借口不做他应做的事，再次欺骗了他的朋友托林。

他经过鱼市时，老远看见西多拉大婶坐在帆布篷下，一刻

钟后他从济贫院坡下来，快到高街时，卡皮亚正好从大门出来。她看见正走入街口的安德烈斯，就急忙退了回去，上楼躲在第二个楼梯拐弯处窥视。她藏在那里，尽量不叫人家发现。她看见安德烈斯进了底楼，就飞也似地跑上五层，和她妈简单说了几句，又返回身，踮着脚，悄悄下楼到门廊，然后像一只偷鸡的狐狸，屏住气息，向底楼挨过去。她伸长脖子，又格外小心不让脑袋伸进那个洞开的门里。她通过灵敏的耳朵听到的声音判定：那两个“不要脸的人”不在过道，而在小厅的另一头。她竖起耳朵用心听，听到一些支离破碎的话，好像是索蒂莱莎在指责谁，安德烈斯在激动地辩解和埋怨。……不管她如何倾尽全力去听，都没能听到一句完整的话，所以，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始终没弄清楚。

“我管他们真的在干啥！”她心里想，认为没有必要非弄明白不可，“要紧的是要让大伙以为他们在干坏事就行，这还得马上办。”

想到这里，她立刻把头发蓬散的脑袋伸进底楼的门洞里，朝门锁那边望了望，果然不出所料，钥匙就在门锁上，朝外放着。这样问题就简便了。她蹑手蹑脚向前走了两步，伸手将门带上，动作非常轻，使合页没有吱嘎作响。然后慢慢将门锁上，里面闻声还以为是外面谁在讲话。把门锁好后，她退出钥匙，放在自己的衬裙口袋里，随即便出了门楼到了人行道上。她站在那儿喊她妈。她妈刚在阳台上答应她，她就心平气和地，好像在说一件极平常的事似地，对上面说：

“现在！”

随后是一阵寂静。马路上没有多少人；只有一些女人或在阳台上补裤子，或倚在阁楼的窗前，或在门楼那儿窃窃私语。卡皮亚靠墙站着，操着手。几个脏孩子在这儿或那儿淘气嬉戏。

突然，响起了萨圭塔的声音：

“卡皮亚！”

“妈！”

“什么事？”

“您就想象不出来。”

“快上来。”

“我不想。”

“我对你说过，不要在那儿站着……你也明白是为什么！……你有个好家可以休息，谁也妨碍不着！……上来！我可说第二遍了啊！”

“我不想上去，您听见了吗？”

“上来，卡皮亚，我可没那么大的耐性啊！……你呆在那儿有什么好做的！”

“我要做的事多了，妈，多极了！比您想象的还要多！……我在维护街坊四邻的名声，就是这么回事！……从今天起大家就知道谁是谁了！……不能再忍下去了！让大家亲眼看看！……在大天白日下！妈，您说，这是不是不要脸的事？是不是下流？……我现在呆在这儿就是要它见见阳光，叫咱们这儿再没有这种事，让正派人安安心心呆在自己家里，把那些脏玩意儿丢到垃圾堆上去……真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下流货！”

“喂，你在说啥呢？到底出什么事啦？卡皮亚。”

“那位少爷和咱们这儿的那个阔女人两个人关起门在里面不知干啥呢！……咱们这儿可不是干那种买卖的地方哟！”

于是，孩子们向她走了过来；行人停住了脚步；原来关着的阳台打开了；原来坐着的女人都站了起来，胳膊肘儿支在栏杆上。

萨圭塔在阳台上对她女儿说：

“你对这种事感到吃惊？很生气？你太天真了，孩子。在大白天！就在你眼前！算了，别生气了，要不然，人家听了没准会来问你的……这儿要是没有不要脸的人包庇，能有那种下流货吗？……下流货！为了一块破布都能卖身……拉皮条的咱们这儿可不少呀！这些坏女人哄骗人家良家子弟干那种放荡的事！给好人脸上抹黑！那些下流货！为了得到便宜！得到对她们有用的东西！……就这样骗了我的儿子！……流氓！无赖！下流货！……我没了儿子啦！就让他住在他们家吧！（她突然盯着对面一个正看着她的一个女邻居）傻瓜，您丢了啥？……我说的你觉得刺耳？……不是滋味？”

“住嘴！臭名远扬的女人！满嘴喷粪的女人！”被她骂的那个女人本不想和她吵，但人家打到跟前来了，也不能示弱，“我只朝那边看了看，就一定是在你家丢了啥？”

卡皮亚在楼下冲上面喊：

“妈，您别理她了！算了！”

“算了！”萨圭塔手抖动着，把头巾扣解开又系上，气得直叫，“让我饶了她！……要是离我近点，我定叫她一根头发不剩！”

“你？”对面那个女人也开始冲动起来，“别讲大话了！……瞧你这个德行！”

“算你说对了！长舌妇！……佣人！……还有那个指使你跟我作对的不要脸的女人！”

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从她的阳台上喊道：

“放毒吧，臭嘴！不要脸！酒鬼！”

上面还在吵呢，卡皮亚就叫起来了：

“‘不要脸……！’妈，您问问她，那天夜里，她丈夫为啥要修理她那张皮？……她要是不敢讲，就让她的邻居，那个巫婆

帮她讲算了。”

那个在阁楼上的所谓“巫婆”没等她说完，便喊道：

“我不是谁的女仆！不要脸！嫉妒！她告诉你了？”

“亲眼看见的人告诉我的，她不会让我现在说假话……那个在窗户跟前的，你别装了，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你！”

于是，在窗户跟前的那个女人也加入到这个争吵的行列。

“让我告诉你那些事，就等于让我低声下气地去跟你说话，提那些卑鄙无耻的人……你这条恬不知耻的母狗，你干嘛要套人家的话？你一肚子坏水，跟养你的妈一样，邋遢鬼！没床就睡在阳台上……一对儿母猪！”

那个所谓“卑鄙无耻”的也开了口：

“厚脸皮，没衬衣的穷鬼，我让你提我的名字，你敢怎样？”

“好哇！我现在就提你的大名！……你下去拾吧，你的名字就在垃圾堆里，都弄脏了，还在脏东西里滚呢？……”

我就此打住。以上展览的是莫塞洪家的那两个雌老虎使用卑鄙手段挑拨其他女人吵架的一个样品。她们逐渐使她们和别人的争吵演成其他女人之间的争吵，由一处吵架变成多处吵架，结果，不到一刻钟的工夫，整条街吵成了蛤蟆坑，好像在重演《堂吉珂德》里的那幕混战：“这儿在夺剑，那儿在抢马具；这儿在争头盔，那儿在为老鹰搏斗；大家都在打，但都不知为什么。”她们扯着脖子乱叫，满嘴都是脏字，那个难听劲儿，就没法用文字表达，因为简直就找不出那些词，而且就根本没有；话不但不堪入耳，而且又嘶哑又带着一股气。所有参战的女人一齐叫喊。她们已发展到不是用更难听的话回击某个挑衅，而是把每次发狂时能够想出的各种难听的脏话用全力喊出来。为了尽情发泄，光是用嗓子喊，尽管声震云霄，在当时那种极度混乱的状态下，已经远远不够了，此外，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只是运用面部表情，也同样难以奏效。因此，她们就起用体操动作。于是，这个女人双手叉腰直跺脚；那个气得把头巾系了解，解了系，折腾了十次；那个脖子鼓得看得见血管，眼睛瞪得溜圆，身子一起一伏。有的用拳头或巴掌乱打自己的屁股；有的把身子探出栏杆，乱发遮到眼上，敞开上衣，挥动双臂；还有的，……一句话，和莫塞洪家的那两个女人一样，各种动作一齐上，嘴巴不闲，脏话不停。

高街上出现这种场面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过路的行人见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当人们向最早的那位靠着墙或叉开腿立在人行道的看客打听争吵的起因，听他提到了所谓的梅切林底楼的骗局，还说，卡皮亚为此大张旗鼓地散布这方面的流言，用的力气比和其他女人吵架的还要大，特别是在高街的那些吵架女人吵得热火朝天，规模已达到她期望的程度时，开始慢慢向底楼门口拥去，人越拥越多，最后形成又宽又厚的一个人墙，大家互相打听，透露有关的名字，接着便是例行的评头论足。

底楼屋内的人把门晃得震天价响。卡皮亚对那些喜欢把事往坏处想的人说，他们这样做纯粹是装相。

正直的读者此刻想必不难理解屋内那两个不幸者的处境。索蒂莱莎对安德烈斯突然到来非常反感。安德烈斯沮丧、慌乱，说话结结巴巴，这一切都表明他很有些不理智。她只顾严厉地责备他的鲁莽，没有听到卡皮亚关门的声响，或者听到了，但没想到是关门。至于安德烈斯，他被索蒂莱莎坚决的态度一下子给蒙住了，即使炮声也别想使他恢复正常的感觉，就别提关门那点点动静了。卡皮亚开始和她妈说话时，他也没注意；索蒂莱莎听见了，但听不清楚讲的是啥。五楼上那两个女人如果一个在阳台上一个在外面人行道上，讲话的声音一般都很高。

直到外面越吵越凶，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可怜的姑娘因自己严重的处境才开始关切外面所发生的情况。她中断对安德烈斯的指责，走到小厅想看看外面出了什么事，才发现门被锁住了，钥匙也不见了。她两手合在一处，抖动着举到嘴边，惊恐地叫道：

“天哪！怎么会对我这样啊！”

随后，她从锁眼往外看，看见卡皮亚靠在大门口，围着她的一些看热闹的人在问她什么，一面朝底楼这边看。她只觉得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连喊安德烈斯的力气都没有了。安德里斯傻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只是看着她。末了，她向他作了个手势，他才过来。这时的索蒂莱莎，脸死一般的惨白，双眼发直，从头到脚全身不停地打抖。

“你听清外面的声音了吗？……你看看吧！”

安德里斯从锁眼朝外面看了一会，一句话没说，连眼睛也不敢正视索蒂莱莎。索蒂莱莎又气又愁地质问他：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吧？你知道人家为啥要把门锁上？”

安德里斯不知如何回答。索蒂莱莎接着说：

“还不是为了破坏我的名声。你听，她们在大街上多么起劲地糟踏我！天哪！安德里斯，这都是你的错！……你，你，都怪你！……你看见了吧？我担心的事到底是发生了！现在你满意了吧？”

“钥匙在哪儿？”安德里斯吼道，他已从沮丧过渡到绝望。

“在它在的那儿！……你没想想？就在那个女无赖的手上或裙袋里，就是她锁上门的……因为她早就在寻找机会败坏我的名誉，现在总算找着了！她大概看见你在这儿，想让咱们一起出去时大家都看见，就和她妈挑起大家吵闹，肯定是这样……她们干这一手可是内行。安德里斯，你明白没有？你知不知道、

清楚不清楚你今天给我带来的损害？”

“西尔达，你打我吧，用棍子，杠子……啥都行！”安德烈斯立刻喊道，“我现在就去打开门！现在！我要掐死她！”

“你别急。”索蒂莱莎忍着痛苦说，“门到时候就会开的，她锁上它就是为了到时候打开它。”

安德烈斯离开门口，跑到小厅，因为他想起那儿有个窗户。但是，窗户上有铁栅栏，就别想弄动它。他看见那根前天索蒂莱莎用它抽打蛭子的棍子，想用它撬锁，但是锁是由粗钉子从外面铆死的。他又把棍子塞进门底下向上撬，结果，门没动，棍子却断了。接着，他跪在地上，把手指头伸到门底下，尽全力拉……白搭：那副硬如铁的栎树门板连一块碎片都没掉下来。

与此同时，外面的喧闹声越来越大，门楼前看热闹的也增加不少。索蒂莱莎又紧张又焦虑，趴在锁眼那儿，一会儿听一会儿看，了解外面发生的一切。她看见那些朝底楼这边望的人面孔上露出迫不及待想看看这丑事的表情，听到那个卡皮亚败坏她名声的粗言恶语。关在这个耻辱的牢狱里，每一分钟她都觉得脸上被一根耻辱的刺扎得生疼。善良、正直的西多拉大婶从广场回来看到街上是这个样子，在她还没说明真相先听了那些人的话，会怎么说呢？！还有梅切林大叔那个老渔夫！圣母马利亚！……如果他回来时又得意又高兴，结果却看到这个场景，对他该是多大的打击呀！

使不幸的西尔达熬煎的主要是上述考虑。她想尽快出去当着大伙的面把她这场名誉官司弄清，所以，也冲到门口，使劲砸门，大喊大叫，尽情发泄心中的愤怒。

安德烈斯呢，当他明白已无办法出去后，又变得垂头丧气，甚至把耳朵堵上，不听外面的喧闹，求西尔达别再责备他，他

实在被她理所当然的责备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时，他已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他这件事干得有多蠢，简直是犯罪，也清楚了他这件不可饶恕的蠢事会在他周围产生多么可怕的影响。

在这段时间，有一阵，他把胳膊肘儿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脑袋，坐在那儿；她呢，站在厅中，两个拳头放在臀部上，嘴巴半张，面孔毫无血色，高耸的乳房急速起伏，目光茫然，好像在思索着什么。突然，安德烈斯抬起他那个漂亮的头，说：

“西尔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小事上都这样，有关你名誉的事更应这样。我现在就在败坏你的好名声……”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索蒂莱莎从痛苦的沉思中走出来，很生硬地问道。

“都是因为我才在你的名誉上落上污点的，所以我应该给你洗刷，像正派男人那样去做。”

索蒂莱莎咬了咬嘴唇，一双无光的眼睛盯住安德烈斯，末了才说：

“你洗刷我名誉上的污点！……你把现在还在往你身上落的污点洗掉就够了！”

“索蒂莱莎，这样回答不公道吧。”

“但我讲的是心里话。哎，安德烈斯，你如果早这么想，就不会害得我这样了，可惜的是，你没早对我说！”

“为什么，西尔达？”

“因为那样，我就不必对你说，你提出的办法，我永远也不采纳了。”

“你永远不采纳？”

“永远。”

“为啥？”

“因为……因为我不想。”

“那你要我怎样？索蒂莱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安德烈斯，我不要你做啥……我不要任何人做啥。我现在要的是，”索蒂莱莎说到这儿，焦躁、激动得直抖，转身昂首对着过道口，“打开这个门……让我尽快走上街头，面对面看着那些人！我要的就是这个，安德烈斯，我要的就是这个，因为呆在这个没有出口的牢狱里，每一分钟我都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烧我的心。”

安德烈斯听了又没有精神了，便问：

“等咱们出去的时候，你想做什么？”

“这你别问我，别问女人。”索蒂莱莎说，她气越来越大，“我从哪儿出去？上帝？……我要出去！……我在这个小地方快憋死了！圣母马利亚！……我难受死了！”

安德烈斯理解和同情这个绝望的姑娘的境遇，就走到小厅，决定再试一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快到门口时，他的脚碰到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在地板上发出了响声。他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把钥匙。谁放在这儿的？……还有啥？

这时，街上仍然人声嘈杂。安德烈斯害怕在那种喧闹混乱中走出底楼，犹豫是不是把拾到钥匙的事瞒着索蒂莱莎。

“安德烈斯，你干什么呢？”索蒂莱莎问，她一直从小厅那儿看着他。

安德烈斯忙跑过去，把钥匙交给她，告诉她在什么地方拾的。索蒂莱莎兴奋至极，大叫了一声。

“啊！……这个卑鄙的女人！”她马上说，“是她把钥匙从门底下塞进来的！……没错！她想叫咱们从里面把门打开，好让大伙都和她一样想。女无赖，我们倒要看看你的阴谋能不能得逞！……”

索蒂莱莎从安德烈斯手中拿过那把钥匙，一眼就认出了它，

激动得直发抖，说出了上面的这些话。

安德烈斯有一刻竟忘了他所处的这个令人十分难堪的窘境，惊诧地注视着这个他难以理解的姑娘身上正发生的变化。她已不是那个面孔冰冷、头脑冷静、话语动听的女人；不是那个谨慎小心的姑娘，总是用反复思考的冰去化解热烈而狡猾的辩解；不是那个只需目光一闪就能在铁石般硬的心上激起风暴的撩人的靓女；不是那个按头晕目眩的安德烈斯的话说只需换一下服装和住处就可成为贵妇的美人；更不是那个刚才还为名誉遭到诬蔑十分伤心的纯真的少女。她现在变成了凶猛难驯的女人；露出了当年阿瑙斯码头和巴哈马尔海滩上那个流浪女的本色；眼睛变得血红；往日动听悦耳的声音中已带上了眼下正充塞整个高街的卖沙丁鱼女人的那种味了。

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看见她像一道闪电似的向门口冲去，用颤抖的手打开房门，走出门楼，冲进堵塞附近人行道的人群中。而他的那两条腿却没有力气支撑其萎靡不堪的身体，然而，他想，就是这个样子不正好给人以口实，证明人家没猜错，自己就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吗？想到这儿，他突然来了力量，恢复了常态，跟在索蒂莱莎后面，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出去，尽管心里除了维护索蒂莱莎没别的想法。

索蒂莱莎一出门楼，就在人最多的地方看见了可恶的卡皮亚。她一点没有迟疑，怀着被追捕的猛兽般的愤怒，分开人群，大伙也都主动让路，径直朝卡皮亚扑去，到了跟前，伸出两手一把抓住她的肩膀，用钢一般硬的目光盯住她的双眼，厉声喝道：

“抬起你的狗头，看着我！无赖，看见我了吗？卑鄙小人，你看清楚没有？现在你看好了没有？”

卡皮亚尽管是个泼妇，但在那个时刻却不敢说一句话，听

任索蒂莱莎摆弄她的头，命令她正视对方。如果不是犯罪而产生的压力使她变得如此畏缩的话，那就是那头受伤的母狮果敢的态度和凶狠的目光早已勾去了她的魂魄。

卡皮亚越是胆怯，索蒂莱莎越是激烈。她用手抓住卡皮亚不放，接着说：

“像你这种脏女人还想把我这样的正派女人搞臭？你以为你想败坏我的名声就能败坏吗？无耻小人，你什么时候生出的这种邪念？你像只阴险的狐狸盯着我家，看着正派男人进我家，人家天天都光明正大地来这儿，你就把我们锁在里面，然后，再把钥匙从门底下塞进去，让我们从里面开门出来。你和你那个无赖的妈大吵大闹，这是你们的惯伎，把街坊们都吸引、鼓动到这儿来，等我们出来，好当着大伙的面羞辱我……好呀，现在我已经出来了！就站在你的眼前！你要怎样呀？你是不是还以为这儿有哪个倒霉的家伙敢和你一个鼻孔出气？”

随着索蒂莱莎的高声叫喊，那些正在吵架的女人渐渐平静下来，都把目光移向她，惊奇地听着她说，看着她的姿态，仿佛被她迷住了。萨圭塔像个听到什么动静迅速钻进洞里的爬行动物，突然从阳台上消失了。卡皮亚站在鸦雀无声的人群中，单枪匹马地面对着手无寸铁的对手，心中极度紧张，以为天就要塌下来了。

“你们都看见了吧？”索蒂莱莎环视周围和阳台，手依旧抓住卡皮亚，继续说，“我讲的那些坏事，她连否认都不敢！这个卑鄙的女人上帝也不会要她！你听着，歹毒的女人！我从你设下的牢狱里走出来时，决心要把你打翻在地，当时，真把我气疯了！但是现在我看，除了教训你一顿，再这样一下就够了。”

说着，往卡皮亚的脸上啐了一口，然后，用力将她推开。

那个倒霉的女人一直没有还嘴，现在看到自己被凌辱到这

个地步，恼羞成怒，就要朝无所畏惧的索蒂莱莎扑去。这时，众人齐声对她斥责，吓得她急忙收敛，接着，人群如浪潮一般把她冲到了十巴拉远的坡下。一位姑娘走到得胜的索蒂莱莎跟前，高声对她说：

“我从对面看见她锁上了底楼的门。”

“我看见她刚才假装转身的时候，把钥匙塞进了门底下。”一个小老头挂着清鼻涕说，“我是个老实人，早就想说，可俗话说，恶狗没带链子的时候，还是躲远点好。”

“我没猜错吧！……就不可能是别的事！”没想到还有两个目击者出来作证，索蒂莱莎真是高兴极了，大声说，“好极了，有人看见她干那些坏事……要是法院问你们，但愿你们也敢照实说！”

她再也忍不住了，一阵抽噎哽住了咽喉。她蒙着眼睛，跑进底楼的家，躲在最背晃的地方，泪如雨下，痛哭失声。帕丘卡和左邻右舍的女人围在她身边，心里很同情，但都没有阻止她哭，因为哭能够减轻心中的痛苦。

安德烈斯呢？他干什么呢？……他的轻薄真该受到惩罚！他没出门楼，只站在门楼里往外看。他发现大家都十分专注地看着索蒂莱莎的动作，听着她说，根本没去想他。等门前的人群驱赶走卡皮亚，自行解散，没人再注意他，他也相信因他的轻率而大受其苦的索蒂莱莎身体已无妨碍的时候，就走出门楼，悄悄朝坡下走去，直到济贫院坡才舒了一口气。他在地面上跺了两脚，握了握拳头，然后加快脚步，匆匆而去，好像有谁在后面追他，要用铁勾抓住他。

他过桥往岸边街走去的时候，看见西多拉大婶和另一位渔妇一起正在索摩罗斯特罗街往上走，突然停下大笑，笑得肚皮、前胸直抖。那个笑声好似鞭子在抽他的脸，又好似钳子在夹他

的心。他走得更快了。就这样走啊走啊，自己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走，一直走到吃饭的时候。他进了家，根本不敢去想那件事会造成多大的反响。那件事已烙在了他的记忆上，他感到羞愧，脸上发烫。

二十四 船长夫妇的担忧

那件事当然是搞得满城风雨！安德烈斯是谁？他的同谋又是谁？他不但在本区，而且在外区，甚至在全城都赫赫有名，谁让这城这么小呢，况且，当时就搞得轰轰烈烈，又赶上那个钟点，您想，这能不引起巨大反响吗？大伙什么都知道了，一切的一切，甚至比一切还多，因为一般老百姓在推理假设方面想象力是极其丰富的，而那些从容不迫的人在证明这一切时的沉着又给人以十分实在的感觉。人们就这样传来传去，越说越玄，越传越远，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直到最瞎的人能看见，最聋的人能听见的地步。

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经常到许多有柏油味的地方去。到那些场所聚会的人都是他的同行。在那些人中流传着刚刚在高街上发生的那件事，真的，想象的，都有。大家都很谨慎，没人一五一十地把那件事讲给他听，因为他儿子正是那个事件的主角。大家聊那件事比别的起劲，见他走过来，就急忙打住。次数多了，他从听到的那些支离破碎的话中，渐渐觉得有点不对头，加上妻子以前讲的那些担心，终于真的紧张起来。他妻子比他更紧张，因为她的那些女友可没他的伙伴们嘴巴严，一听到那个新闻就忙去找她，几乎把听到的全讲给了她，剩下的情况从安德烈斯紧张、惊恐和走神的精神状态中就可一目了然。

安德烈斯带着这样的精神状态走进家时，已是夜幕四合。他一反常态刚在桌子前坐下，他父亲就叫他去小客厅。父亲和

母亲已在那儿谈了好长的时间。他应声而去，丝毫不想掩饰他精神上的痛苦。他走进去，就像一个勇敢的囚犯走进了教堂：精神上极度痛苦，但却听话，也没有绝望。

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一看儿子这个样子，生气渐渐变成了痛心。

“公平地说，你不会把我看成是铁石心肠的爸爸，你也不能说，我是个难以相处的人，总是由着性子来压制你，但是，我没有让你要干什么就答应你干什么，也没有尽一切可能要你对我恭恭顺顺，不管是用抚爱的办法，还是用强制的办法，我都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要求你的不是害怕，而是尊重，是你对我应有的信任。”他对儿子说。

“您讲的都是事实。”安德烈斯答道。

“好，为了证明你确实这样认为，确实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你现在，就在这儿，把你出的事，把你今天上午出的事，一五一十地给我讲清楚。”

安德烈斯只觉得浑身直冒冷汗，顿时没了力气，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他母亲见他脸色如此苍白，慌了神，从沙发上一下子蹦起来，朝他奔去。船长也走过去，但他并不惊慌，因为他比妻子更清楚儿子瘫软的原因。

“安德烈斯，你怎么啦？……我的儿子！”船长夫人抱着儿子的头喊道。

“没什么。”安德烈斯答道，直起身子，欲强作笑脸。

“是没什么。”堂佩德罗安慰妻子说。随后，将身体一弯，站在妻子和儿子的当中，尽量把他天生的粗嗓门变得柔和，对儿子说：

“我知道，我要你做的这件事你很为难，可是，真见鬼！咱们男人遇见大风大浪也确实心里发怵，但是，都显得很沉着

……你明白吧？应该做个样子……拿出点意志！下决心说吧！孩子……是不是当着你妈的面有的事不好说？要不要让她走？……还是你更相信你妈，要我走？……喂，你就痛快点，怎么都行！全照你的意思，孩子！别叫我再着急了就行！”

“你们谁也不用走，因为我要说的没有什么感到羞愧的事，当然有些人不会这样想，但我讲的是事实。”

“那我们就听你讲了。”船长夫人说，“你讲吧，一点实情也不许瞒我们啊。”

于是安德烈斯就开始讲了。他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尽其所能，突出莫塞洪家那两个女人的歹毒和阴险。

安德烈斯讲到那些吵架女人的叫喊、他被关在底楼内大家争相往里看的贪婪、他尾随狂怒的索蒂莱莎走到门楼以及后来他惊慌失措跑上街的种种狼狈时，船长夫人听得都捂起了眼睛。

“多丢人，我的天哪！你太丢人了……安德烈斯！……我们大家都跟着你难堪！”儿子一讲完，船长夫人就叫道。

船长骂了一句粗话，皱着眉头看着儿子说：“你讲得不错，啊，我这样说，是因为，就听你这么一讲，我就敢说，你在涂脂抹粉。可关键的地方没说。我希望你也原原本本地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

“全讲完了。”安德烈斯很不坦率地说。

“没有！”他父亲大吼道，“我问你，你去高街的那个底楼干啥？”

“我去，”安德烈斯十分慌张，十分犹豫地答道，“去取钓鱼家什……”

“胡说，安德烈斯，你在胡说！”父亲气忿地打断他的话，“光为这事晚上或者别的时间你都可以去，也用不着耽误办公室的活儿，非今天上午去不可。你要对我们讲实话，安德烈斯！”

“我都对您讲了。”

“我再说一遍，你在撒谎！”

“那你们想叫我说啥？”安德烈斯问，显得十分生气和抵触。

“实情，就是实情。”父亲坚持这一点，继续说，“你在那个时候去人家家里到底有什么企图？”

“我去那儿不知多少次了，每次目的都一样。”安德烈斯不情愿地答道。

“我一直有些疑心。”船长粗声粗气地说，“过去你去那儿，除了那个女人，还有别人在，起码是这样，你也没耽误办公室的工作……还可以以爱好为借口……现在你还有啥借口，没了，啥借口都没有了，安德烈斯，那件事你如何辩解？人家说你这说你那，……如果你不说实话，我们应该相信谁？相信哪个是真的？”

安德烈斯坐在那儿，低着头，目光不定，一只手神经质地搓着髭梢，呆了好一会。然后，站起来，激动地迈着小步在厅里走来走去。母亲看着他这样，焦虑的眼睛一直尾随其后。船长又问了一遍：

“安德烈斯，我们应该相信哪个？”

“你们爱相信哪个就相信哪个。”

“你看见了吧？佩德罗，你看见了吧？我过去担心的事已经成了真的了。”船长夫人大声说，“和那些人交朋友交出事来了吧！把咱们的孩子毁了！你现在说吧：我见了鬼了，我是个专横的妈！”

“得了！得了！你让我安静行不行！安德烈娅，现在还不是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船长扯起狂风般的嗓门对妻子吼，然后又转过身，气得直哆嗦地对儿子说：“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该给你一巴掌，打掉你的牙！现在先给你存着，要是你还这样，就

别说我不客气。我是说到做到的……事儿都出了，你还这么说，想找不自在？是不是没脸提你干的那些事，还是想骗我们。你听明白，你不是那样讲了吗？那我就相信我认为是真情的那些说法，就是说，最坏的那些说法。听懂没有？”

“嗯，先生。”安德烈斯麻木而消沉地答道。

“好！”父亲气得攥紧拳头，咬着嘴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最要紧的一个问题。”

可怜的安德烈娅焦虑地一会儿看着丈夫，一会儿看着安德烈斯，目光一直不离那父子俩的面庞。

“在今天上午发生的那件事上，丢人的不光是你自己，让那个区，让半个城当作笑料的也不只是你。你掂量掂量这后果，……大概你也考虑过了，那现在你那脑袋瓜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碰上这个风暴你打算怎么使船？”

“应该怎么使就怎么使。”安德烈斯脱口而出。

“这样回答不够！”

“我回答不出别的。”

“安德烈斯，我可没有耐心啊！”

“那您就对我发发善心好了！”

安德烈娅这时瞅了丈夫一眼，意思是，安德烈斯的要求还是可以考虑的。

“善心！”船长没有理会妻子递来的眼色，说，“你对你爸爸我讲善心了吗？你知道不知道，你回答我的那些话每一句都是扎在我和你妈胸口上的一把匕首？……但是，我不能对你撒手不管，你就是怒气冲天，我也不能不管。最叫我难过的是你说的那些话！这也证明，我的问题正好击中要害，安德烈斯，击中了要害！事情挺严重啊。不光从你的话中，更主要从你发抖和拒不回答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讲吧，孩子！直截了当，明

明白白，不讲谎话，不兜圈子！我和你妈必须弄清楚那件事搞到了什么程度？里面到底有什么目的？哎，我们担心里面有十分邪恶的企图。否则，你早就讲了！”

对安德烈斯说，他想洗刷索蒂莱莎名誉上因他而受到的玷污是极其邪恶的企图，就是在激他这个暴烈青年的火。他爸爸担心的那种企图并没有在他脑子里考虑成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索蒂莱莎本人在关键时刻看出他有那种苗头，就拒绝了他。为什么还要怀疑有那种事，这样折腾他？为什么这样慷慨、这样高尚的索蒂莱莎的名誉就不配受到尊重，像那些傲慢的阔太太一样？

他在刹那间的这些思想活动把他自己搞得茫然无措，竟把上述想法变成了对父亲的命令和警告的回答。

船长夫人不得不在丈夫和儿子之间进行调停，以免丈夫把对儿子的威胁变成现实。

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不会仅仅因为穿得不好就不尊重人家的名誉，但是，安德烈斯回答他的那些话，既语无伦次，又无准头，特别是有失恭敬，使他认为：上午发生的那件事是孩子般的一时任性；那个索蒂莱莎是个危险的姑娘；那是情欲的火苗，要迅速、坚决地将其扑灭。船长夫人听了儿子的表白都惊呆了。好像丈夫的怀疑还不够份量，她又颤抖地说出了下面一席话：

“佩德罗，你听到这儿还不明白？你还没看清楚？不管是把他们关在底楼，还是街上的叫喊喧闹，还不都是那个下流女人使的阴谋诡计？她想用这种更狡猾的方法欺骗咱们这个傻小子！”

“全是瞎说！”性情暴烈的安德烈斯怒火万丈，竟忘了对母亲的尊重，因为他觉得母亲太冤枉高街那个清白的姑娘了。

“你竟敢这样！安德烈斯，你竟敢这样！”父亲勃然大怒，骂道，“你连你妈都不放在眼里了！你这个逆子！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你连你妈都不心疼了！你的心肝都烂到这种地步了！你都昏头昏脑到这个样子了！”

“我没有啊，爸！”安德烈斯有点懊悔了，“可我不是块石头呀！有些打击我受不了。别打击我了！”

“你现在正在打击我们，孩子，你以为我们会好受吗？”母亲含着泪对他说。

“咳！”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狂怒道，“打击咱们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你也快了……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了不得？……他对我们也够了。要紧的是他还没遇到过麻烦，而那个破衣烂衫的侯爵夫人还没丢掉幻想……上帝都发怒了！……这实在不能忍受。我是指望不上了……因为不管是您妈还是我都没有这个资格，安德烈斯，你这个逆子！你这个没良心的！”

“天哪！”安德烈斯嘶哑地叫出这一句，父亲的这些话有如熔化的铅水滴在他的心上，使他感到窒息。

“佩德罗，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冷静一点！”船长夫人哭着说，“他会讲的，他会把我们要知道的事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安德烈斯？你会说出……你应该说的那些，……因为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心平气和地说……”

“除了已经讲出来的，”船长怒气未消，打断她说，“他再讲什么都是蠢话，都是谎话，我是不会相信的。”

“您听见了吧？”安德烈斯对母亲说，“我现在呆在这儿是多余的，因为如果要问我，我只能按我自己的感受去回答。”

“好！”船长跳将起来，他已气得无以复加，“我知道你感受的那些下流玩意儿，你不必讲了，我也不想再听了；你走吧，不

必呆在这儿了……你要是不改变现在的想法，就别再来见我……听清楚了？没良心的家伙！蠢货！”

“我忘不了。”安德烈斯冷冷地回答。

说完，他急匆匆走出小客厅。

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从这边到那边地来回转着圈子。他妻子噙满泪水的眼睛一直尾随着他转过来转过去，想说什么，又欲言而止。两人就这样过了好一段时间。突然，船长说，但脚步仍未停：

“安德烈娅，把帽子给我。”

“你要上哪儿？”

“我现在就到高街走一趟。必须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免得出事。”

船长夫人认为这主意不错，和她一开始坚持的那个主意差不多。

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还没走到门楼，他妻子已经在戴头巾了。几分钟后，她上了去堂贝南西奥家的路。

安德烈斯已经出门有一小会儿了。

二十五 索蒂莱莎的表白

才几个钟头，梅切林大叔的底楼里的情形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当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往那儿走去的时候，底楼里早已是一片忧伤的景象。西尔达坐在一个木凳上，瘫软地靠在衣柜和卧室相邻的那一面。卧室的门帘分别收挂在横杆的两端。她通红的眼睛里已没有泪水，她已经哭累了；要不是她断断续续地呼出微弱的气息，简直和死了没什么两样，她想大口大口地呼吸，但力不能及；她时不时地把目光投向卧室里的那张床，上面躺着梅切林大叔。西多拉大婶坐在他们当中，替他们难受，自己也难受。她只是不停安慰索蒂莱莎，想借话语振作丈夫萎靡的精神，而她的那些话也是强打精神，缺乏力量。她一边说，一边流泪，先是一滴一滴，后来就变成一串一串地流在她那张圣洁的面孔上。

油灯光线很暗，梅切林从可怜的老伴颤抖的声音听出她哭了。他想反过来安慰她，就在床上用快咽气的人那种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没啥！老婆子，我没啥！……只不过脑袋瓜子不行了，里面这些零件差劲了，就跟一只海蛤似的，一碰就出问题……你要明白……从海上回来心里还有点高兴，因为昨天那畅快劲儿还没散掉……我想呀……至少这个礼拜……还能马马虎虎过去。后来，就完了……在海上划了半天船，回来在大街上听这个说，那个讲；再一问，就知道出事了……一进家，这个叹气，

那个哭的。我这条船可就往下沉啰……因为我不习惯这个呀！再说，我也不是块石头！麻木不仁！……后来，我又浮上来了，虽然肋条断了……嘴也发苦，但总算活过来了。伤嘛，慢慢会好的……反正会好的……再下海划船，西多拉……我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你不这样看，但我觉得我的身体并不比昨天差。我有点大意，搞成了你们都知道的这种情况。我这个身子要我让它稍微歇会儿，就让它遂愿吧。好了，没了。”

“米格尔，你觉得轻点了吧？”他妻子问。

“轻点了，西多拉，轻点了。要是咱们的天使别那么难过，要是她明白她没有做任何值得羞愧的事，在那件事上毫无过错的话，我会觉得更轻的。”

“我就是这样对她说的，米格尔。可她说，没人相信有什么用。”

“孩子，上帝知道这是真的！”梅切林躺在床上大声说，“上帝看见了！有上帝作证，他们都不相信，也没什么要紧！”

“就没有人不相信她，米格尔。全街的人都同情她的遭遇，对那两个元凶给了应有的斥责……可是，神圣的耶稣啊！那两个魔鬼的心肝到底是什么邪恶的东西做的呀？……为什么那么坏、那么黑呀？……她们对这两个无辜的孩子使坏能捞到啥好处？怎么能和这种狼心狗肺的人住在一起？……”

“她们！她们！”西尔达一想起发生的那些事就像是让什么扎了一下，突然兴奋起来，“就是她们在这儿，……在我的心口上捅了一刀！……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公道？还有没有能治她们的地方？”

“孩子，”西多拉说，“你放心，咱们治不了她们，有能治她们的人。你别忘了，受她们侮辱的不光是你一个人。”

“没错！”梅切林大叔说。

“说起他，人家可真没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怎么回事呢？……真是祸不单行……可是老天在上，别让他生那些无辜人的气。他长着脚，自己走来的，谁也没叫他。怎么能怀疑那个品德高尚的人呢！……至于他们那一家人，我也不相信人家会让咱们用耻辱去报答他们的恩德。这点你不明白，孩子。”

索蒂莱莎咬着嘴唇，使劲闭紧眼睛，好像身体内有什么凶恶的鬼怪在折磨她。梅切林大叔难过地呻吟了一下，翻了一下身。

“要不要给你换药？”西多拉急忙走到他的床头，问道。

“现在不忙换。”梅切林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后答道，随即，尽量凑近老伴，低声对她说，“你多劝劝咱们的天使，别让她难过了。别管我，歇了一会儿，现在我觉得挺好了。”

尽管西尔达感激他们的安慰，但心里还是很难受。那种安慰她从中午起就听，都听了无数遍了！西多拉大婶明白她的心情，没再说什么。底楼又陷入沉寂。

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门从里边闪着。西多拉大婶用围裙擦干眼泪后，出去开门。她打开门，发现来人竟是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怒气冲冲的，心里很惊慌，真想求他可怜可怜她那个被痛苦包围的家，但却没敢那样做。堂佩德罗冷冷地说了两句，就先她进了小厅。索蒂莱莎一看见他，血管都凝住了，蓦地站起。梅切林大叔听出是船长的声音，忙翻身下地，朝外走，但只走到卧室门口就不行了，要不是抓住门框，怕早昏倒在地。

“这是怎么回事，米格尔？”船长看见他脸色这样苍白，身体这样瘫软，感到奇怪。

“没什么大事，堂佩德罗，没什么大事。”他竭力想有个笑脸，但话音里还是免不了带出痛苦，“您大驾光临，我想出来迎接您，

可这身体……唉！”

这可怜的人说着又要瘫倒，船长忙用胳膊把他抱住，和那两个女人一起，将他放到床上。

“堂佩德罗先生，我又活了。”梅切林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后说，“我这个身子有了这个药，就啥也不需要了……”

当船长转过身去看那两个已经走出卧室的女人时，他发现她们在偷偷哭泣。这位老海员的心虽然外壳很粗很硬，但大家都知道，里面却很软。所以，当一出家门就直往脑门上顶的火该大发作时，面对那个凄惨的景象他却不知从何说起，如何说明他去那里的缘由，就不足为怪了。

末了，他想显得公正些，就问那两个愁眉苦脸的女人：

“你们家是怎么了？……喂……米格尔的身体不至于这样啊。”

“唉，先生！”西多拉啜泣着说，“他是因为另一件事！……”

“什么事？”

“什么事！……我知道您就是为这来的。”

“没错！”米格尔大叔在床上说。

刚才和安德烈斯谈话的情景一古脑儿地涌现在船长的脑海里，儿子的莽撞在他脾气上点起的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他变得异常冲动：

“不错，西多拉，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你看这理由还充足吧？”

“一半就够了，先生。”可怜的女人胆怯地说。

西尔达站立不住，又重新在刚才那个角落坐下。

船长面对面地对她说，语气很生硬：

“我必须听你亲口告诉我上午发生的那件事。你有勇气讲吗？要一五一十，不添不减，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行吗？”

“行，先生。”西尔达果断地答道。

“当然，米格尔，”堂佩德罗 科林德雷斯转身对着卧室说，“我想讲那件事对你的身体大概没有什么好处。虽然这事我想赶紧弄清楚，但也不是火烧眉毛的事。我改日再来吧……”

“不行，堂佩德罗，”梅切林忙说，“哪能再麻烦您呢？现在就讲。我还爱听。您别奇怪，我听一回呀，心里就好受一点……讲吧，孩子，讲吧，别犹豫，让堂佩德罗先生弄个明白。”

“他是个老实人，您就相信他吧。”西多拉大婶接着说，“为了他，这家里说这事都说了整整一天了。”

老夫妻这样说，西尔达也欣然答应讲，船长也就没再说什么。西尔达讲了上午发生的那件事，讲的完完全全和安德烈斯在他家讲的一样。

索蒂莱莎刚讲完，船长就说：

“你讲的这些和我已经知道的完全一样，那后来呢？”

“先生……我不清楚，我能回答您的就这些。”

“听到这儿来的邻居们说，”西多拉大婶说，“那个在底下胡搅蛮缠的魔鬼差点让大伙把发髻给扯下来，因为这可怜的孩子被她关在屋里时，她已经在外面骂够了人，作尽孽了……后来，在街上的这个上楼去和屋里的那个，两个泼妇把阳台的门全关上了。她们干了坏事，心里害怕了，虽然她们坏透了，但总有些心虚……至少也有点害怕……后来，她们家那爷儿俩从海上回来，家里又闹开了。那个莫塞洪和他家那两个女人一个鼻孔出气，认为是小事一桩；他儿子克莱托正相反，感到难过，没脸见人。我相信，他打了那个当姐姐的，也差点打了他妈。他下楼……我也说不清有多少次了。他不进屋，手揣在口袋里靠着墙，眼里冒着火，头耷拉着，一句话不说。再三劝他说，他家干的坏事与他无关……他才转回头进来……有人讲，那两个坏女人胡说八道，坑害我家，绝不会逍遥法外，一定会受到惩

罚。堂佩德罗先生，这就是我们能够讲给你听的全部情况。我们听了邻居们讲的情况，就是有关那件事的情况，感到非常难过，弄得这个家变得这样凄惨……可怜的米格尔，年纪大了，又体弱多病，回到家里碰到这个事……今天上午出门的时候，他还高高兴兴的呢！……可到家就垮了，唉，就像一座旧墙垮了……所以，我和这个不幸的孩子老是哭哭啼啼，谁也不会大惊小怪。这个家没什么好隐瞒的，堂佩德罗先生！”

西多拉大婶哭着讲完了上面这些话的时候，堂佩德罗决定避开窘境，继续他的实地调查，并打算谨慎一点，不让人家感到为难。

“西多拉，你讲的这些我听了很满意，不过，我今天想知道的不是这些。”

“您说，先生。”

“我是想知道，你们对发生的事有什么想法？”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讲明白。我是说，事情发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你们认为是谁的过错？”

“过错！……我们认为谁的过错！谁的就是谁的，就是楼上那两个女无赖的……这个不幸的姑娘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是的，是的，我听见了。我是说，家里边有时发生一些事，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件事，问起原因，有的就会说：‘要不是因为这，就不会发生那个事’，什么‘如果我’，‘如果你’，‘如果他’呀……反正，你要明白我这个意思。然后，再确定责任，就是说，这点怨胡安，那个怪佩特拉……可能有什么后果，有什么要担心的，会发生什么事……”

“担心的事！……会出什么事！”西多拉目不转睛地盯着船长

反复这样说。

“告诉他！西多拉，告诉他！现在是时候了！”梅切林在床上大叫道。

“她要对我讲什么？”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皱着眉转身对卧室里说。

“她知道说什么，现在是时候了，”梅切林回答说，“讲吧，西多拉，人家就在你跟前！勇敢点！他本来就是好人！”

“对，亲爱的，对。我为啥不能说？”西多拉说，“那又不是滔天大罪。”

船长如坐针毡；索蒂莱莎冷若冰霜。

“您要知道，堂佩德罗，”西多拉说，“除了这件事本身就叫人伤心外，我们操心的只是堂安德烈斯。”

“你说，你说！”船长调整了一下在椅子上的姿势，竖起耳朵听。如果他那个时刻留意一下索蒂莱莎的面孔，就会看见她嘴角上露出多么酸楚的苦笑，眼睛里闪现着多么愤怒的火花！

“堂安德烈斯先生到这儿来就和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我们应该向他敞开大门。他到西班牙王后的宫中也配享受这样的对待，我们哪能跟王家比呀，只不过有这种心意而已，看见他对我们这些连给他擦鞋底都不够格的人那么慷慨，那么殷勤，我们实在高兴……您知道，先生，如果今天我们有面包吃，都亏了他的好心和他家的慈悲。为了不让他难过，为了不让他父母伤心，当时如果需要的话，石头山我们也会用牙把它搬掉……可是，有魔鬼呀，先生，它看见别人纯洁无瑕就要生病……她们是冲着这个不幸的姑娘来的，是想害她，破坏她的名声，谁知，堂安德烈斯正巧在屋里，反正，他不在，别人在里面也一样，结果让他赶上了。我们很难过，因此，也想象得到，他们全家也一定很难过，很生气。……是很自然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堂

佩德罗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对这些事别太生气，原谅我们给您带来的不快，免去我们一部分痛苦。”

“对！堂佩德罗先生，对！”梅切林在卧室里说，“这就是我们求您的！我们想的就是这！……公平地说这不是很高的要求！”

“你们就只有这个想法？”船长宽慰地舒了一口气，问，“在那件事上，对我……对安德烈斯再没有别的要求？”

“您觉得还少吗？”西多拉大婶和丈夫几乎同时大声问道。

船长深深地叹了口气。面对这对纯朴、无私和本分的老夫妻，他心里感到有些难受。为掩饰这种心情，他说：

“明白了，西多拉。造成的伤害和你们毫无关系，我们就是再难过……实际上我们确实非常难过，也没糊涂到叫你们担当责任……不过，我原以为你们会提出别的要求，什么……比如，通过法律惩办那两个女无赖，要求我从中帮忙，因为我比你们更有办法。”

“没错！”梅切林在卧室里大声说。

“大家议论过这事，先生，”西多拉见船长持这种态度，感到十分鼓舞，说，“但这有利有弊。有人讲，最好就算了，说有关名誉的事不好大张旗鼓，弄得家喻户晓；有人认为，惩处肇事人，事实会更清楚。”

“没错！”

“看样子，你赞成惩处她们，把事情弄清楚，是不是，米格尔？”船长问。

“是呀，先生；而且要全力以赴！”

“那你呢，姑娘？这可和你关系最大哟。”船长问索蒂莱莎。

“我也赞成！”索蒂莱莎勇敢地答道。

“如果你们觉得好，”西多拉大婶未加思索地说，“就不用管我了。先生，我不是个爱报复的人，可是那两个女人就不让你

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如果她们今天做了坏事，还像以往那样，仍然神气活现，赶明儿这儿还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呢。”

“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让她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船长说，他认为惩罚莫塞洪家的那两个女人也有利于改善安德烈斯在舆论面前的处境。

过了一会儿，船长起身要走。索蒂莱莎也站了起来。看得出，她终于战胜了心里的矛盾。只见她依然靠在衣柜边，一只手放在桌上，对船长说：

“堂佩德罗先生，你到这儿来根本不是为了刚才谈的那件事。”

“姑娘，你说啥？”船长惊愕地望着她大声问。

“我说的是真话。”索蒂莱莎勇敢地答道，“因为我说的 是真话，所以我说出来没有任何伤害别人的意思……因为我愿意您心平气和地带走您本打算通过争吵获得的东西。”

“孩子！”西多拉大婶惊慌地叫了一声。

梅切林在床上欠起身。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毫不掩饰听了索蒂莱莎那些不容置辩的话所产生的惶恐和忧虑。姑娘接着说：

“我想亲口对您说，您知道，我既没任人勾引过，也没叫有权势的人弄得神昏颠倒过。我尊重安德烈斯是因为他值得尊重，决不是我想图他啥。您知道，如果想保全我的名声，除非叫我嫁给他当太太。”

“天哪！”船长看着那个无畏的姑娘，显出哭笑不得的样子，“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啥？”

“我还以为，我只说一半您就明白了呢。”索蒂莱莎说。

“你知道，我一点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再说清楚些。”

“我和安德烈斯相处有好多年了，我了解他，所以，从他今天上午到这儿来对我讲的那些让人害羞的话，和您刚才进来时

的那种架势，我可以认为，他一定对他父亲讲了没有相应的答复我不愿说的那些话。”

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把西尔达最后这句话理解为安德烈斯有很不体面的情感，感到伤了面子，又变得生硬起来：

“如果他对你说了我猜想的那些话，你还会有什么要求？咱们折腾半天，现在总算说到一起了吧？”

索蒂莱莎听了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她想主动结束这场争论，尽管她应当坚持下去，尽管这和她利害相关。于是，她说：

“我现在说的和前面说的没有矛盾。我原以为我那样讲完全可以达到让您理解我的目的，既然没办到，我就再讲清楚些。我在这儿靠慈悲生活，穿着这些破衣叫人瞧不起。要是穿绸戴银，满身珠宝，我就变成猪了，就会在闪亮的地板上打滑。养活我的人见了不高兴，这种出格的事我更觉得难堪。我习惯了贫穷，觉得挺好，没有更多的要求。堂佩德罗先生，这不是美德，我天生就这样。因此，我对安德烈斯讲了这些他都知道的情况，我需要您了解我。我只想再说一句：即使我有什么缺欠，我也不比谁矮半头；我虽然卑微，但却可怜那些装得傲气实际无知的蠢人。我说了这么多话，让您想得到的得到了，没想得到的也得到了，我也少了一些忧虑……我对您讲话很随便，虽说为了大家的安宁不得不这样，但我还是要请您原谅。”

索蒂莱莎给予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的的确远远超出他去高街底楼时所期望的。但是，船长没有必要在那儿予以认可，因为他明白，承认那件事也不会使他的想法变得高贵。所以，他只对索蒂莱莎的表白做了一番评价：

“我虽然很欣赏你的正派和诚实，但我要对你说，你这次对我可耍了点心眼哟……我们不再谈那件事了，好不好？都忘掉吧，相信我吧，咱们还和以前一样，比以前还好……米格尔，当

心身体；西多拉，再见；……再见，俊姑娘。”

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离开了那里，他确信，假如那件丑闻的影响继续弄得他家不得安宁的话，责任也不在梅切林家。他离开家时的那种矛盾心情，已经淡化了许多。他这样想，所以，回到夫人身边时也变得比走时要镇静得多了。

其实，西尔达凭借她那让梅切林夫妇颇感吃惊的声音的魅力，有意识地使她对船长说的话罩上了一层与原意完全相反的含义。

那两位老人就任她骗了？好像是这么回事。后来，西多拉和索蒂莱莎一个去给梅切林换药，一个去为他准备汤和纳瓦甜酒。梅切林一个人呆在那儿，又变得萎靡不振了；西多拉大婶的脸上显现出异常的表情。这两个情况都不会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不把上述情形看作是又陷入新痛苦的迹象，那只能解释为因刚才意想不到的情景而产生的激动。

二十六 安德烈斯的苦闷

安德烈斯跑到街上去，是因为他需要换换空气，听听街上的声音，看看马路上的活动：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感到憋闷，他怕再想下去头会发昏。再说，父亲赶他走时也丢给他一句话：只要坚持原来的想法就别再去见他。安德烈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生活中的苦头。他缺乏控制思维的能力，也不善于用假话去骗他父亲，让他父亲息怒。他走出家，就是为了改变一下环境，改变一下地方，避开紧紧纠缠他的那些事，在人群中，在声响中，在夜的神秘中，自然而然在脑子里形成一种见解，至少得到间歇，因为不管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小房里，还是立在家里那堵因父母发怒而变得烫手的围墙中，他的脑子都不会得到片刻安宁。

所以，他只是没有目标地走呀走。最可气的是那天夜里，虽说有露水使他那个发烫的思维高炉降温，但没有风，又黑又闷，空气沉重，就连路灯的光他都觉得烤人。他，他渴求的是北极的寒冷和暴风雨的声响！似乎连大自然都故意和他作对！他真的这样想。

他离开市中心，朝郊外走去。

当他走到贝塞多梧桐树林时，想起没几步远的地方就是阿波利纳教士的家。他极想上楼到教士家向可怜的老头述说已发生的一切……但是，对他讲了又有有什么用呢？有关他的事那位教士了解多少呢？对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那样的人他的名望

能使他的暴怒归于平静、头脑恢复理智吗？……恢复理智！那么，他安德烈斯自己知道从哪儿入手为他的诉讼进行辩护吗？他知道自己诉讼是可以辩护的吗？他要讲的到底算不算诉讼？他自己清楚吗？问题的实质是啥？是父亲对他的猜测，以为他企图做有损家庭名誉的事，是父亲顽固地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的争论中容得下认真的调解人吗？即使容许，会有人出来支持儿子反对暴怒父母的权威吗？即使有人出来支持儿子，但如果这意味作为老爷和一家之主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威风扫地的话，他们能够认输吗？再说，仔细想想，造成他眼下这种处境也不是这类错误，而是争吵；是他坚决不照父亲的要求进行交代，是父亲斥责他顶撞时的粗暴。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要想最终解决问题，只有靠时间，别无它法。时间只能前进，不会后退，它会抹去人们头脑中的印记，平息内心的矛盾和不满，改变事物的面貌，使人的思维步入正轨。当时，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也只能如此去想，去忍了。

他转来转去，终于走累了，就拣了个最偏僻最阴暗的地方，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一坐下，高街上的那些事就发狂发疯似地冲进他的脑海中。他离开那儿后底楼里会是什么情景？那两位老实巴交的老人干完自己的活儿回到家听说了事情的经过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看他呀！西尔达会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处在最窘迫的时刻，他曾向她提出具有绅士风度的建议，而她的回答竟是那么冷酷、粗暴，充满了蔑视！……

回想起自那一刻起发生的事情，再看看自己现在的处境，他脑袋里又掀起一阵强似一阵的风暴。不相连贯的想法和令人灰心的推论彼此在他脑子里争斗，发出轰鸣巨响，使他竟欲肆意胡想。他激动而紧张地站起，又开始行走。他走呀走呀，也不知走在什么地方，就这样，过了一个钟头，他才发现已经走到

了城市的另一端，离桑吉纳酒店只有两步远。酒店周围，阿巴霍的渔民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他见此情景就想躲开，怕碰上熟人。可是，往哪儿去呢？他看了看自己的金怀表：已经十点半了。平常他晚上总是十点就回家。他母亲大概发现他还没回家，想到他离家时的情景，她可能急得要命……但是，就带着现在这种精神状态回去！还要面对赶他出门，他不改变想法就不许再见面的父亲！……第二天，又是那一套！还有那个办公室监牢！那儿的人对他发生的事全知道！……这个脾气暴烈又有些错觉的青年人真是心烦意乱极了！

他正胡思乱想，看样子会朝很不理智的方面发展时，突然背上被谁轻轻拍了一下：

“搁浅了！堂安德烈斯！”

他吓了一跳，忙回头看，以为有人看出他的心思寻他开心呢，因为他并没有大声叫嚷他在想啥。原来是好人雷尼亚莱斯，阿巴霍渔民互助会中最聪明也最正经的船主之一。

“您为啥这么说？”安德烈斯问。

“您没看见这些可怜的人的样子，跟见了狼的羊群，都乱了营了？”

“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您早知道了呢，堂安德烈斯……还不是因为征兵。”

“这是早就想到的事……”

“今天下午司令部通知了我们……两家渔民互助会一个小伙都不剩……光阿巴霍互助会，第二批就走四个，因为第一批人数不够……您想想！”

“真是够呛，雷尼亚莱斯，但这是职业上的义务。”

“好一个职业，堂安德烈斯！……我们都两天没出海了。”

“怎么回事？”

“您瞧这天气。”

“风平浪静嘛。”

“不错，现在风平浪静，一翻脸就不认人……谁敢相信它？堂安德烈斯。”

“连着三天都这样了，没有什么变化嘛。”

“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南风不会耍坏，它是季节风。”

“我们明白；因此，更主要的还是生活迫切需要，我们想明天出海。这些老实人西北风他们也顶得住！……”

安德烈斯思索了一会儿，随即问：

“您说明天渔船要出海？”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天气没变化的话……”

“雷尼亚莱斯大叔，您的船捕什么鱼？”

“鳕鱼。”

“太好了，我跟您的船去。”

“您，堂安德烈斯！”

“对呀，是我呀！您觉得有什么特别吗？”

“特别倒没啥特别，大家对您没说的，连海都认识您。”

“那……”

“我的意思是您等个好时机再去。”

“还有哪个时机比这次的好？”

“堂安德烈斯，好时机有的是；只要刮东北风，就是好时机。”

“我还就喜欢季节性的南风，就像现在这个。”

“这是一种爱好。您大概找不出一个和您一样的渔民。我劝您的话是尽我的责任。”

“那我就谢谢您的好意……不必再说了。”

“要不要叫人给家里打个招呼?”

“千万别去!没有必要弄得人人皆知。我到时候就来这儿或者去斜坡;如果我没来,您就走您的,不要等我。这事就咱俩知道,对别人一个字也别说……我也许不去;原因嘛,也不必乱猜。”

“嘿嘿!……您这么说,就是还没最后拿定主意。”

“对……很可能到时候没现在这么有兴致……”

“您怕人家说您胆怯……”

“就是这么回事。”

“堂安德烈斯,了解您的人是不会信的。”

“天知道!……以防万一,可别吱声,一言为定。”

“我这张嘴可严了。”

“那就明天见,雷尼亚莱斯。”

“明天见,堂安德烈斯。”

安德烈斯这样做不算太离谱,因为要摆脱眼下的困境,他实在没有什么高招,只有瞎碰这一条路。他就这样走到桑吉纳酒店,就这样在他就要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碰上了谨慎的雷尼亚莱斯。这个巧合还使他尝到了他喜欢的“美味”,不再犹豫不定,又卷入新的麻烦之中。

他父亲无缘无故、毫无道理地把他赶出了家,现在让他回去!但愿他心里感到不安,为他的粗暴感到不安!如果不再这样不公平,这样粗暴的话,这可能对他是个教训。至于他母亲……她在儿子受折磨时维护过他吗?没有,相反,在父亲大发雷霆时,她却火上浇油,诬蔑本分的西尔达那高尚的心。所以,但愿她也有一点不安……其实,眼下最感不安是他自己。……但是,即使为了免得父母担忧和不安,他那晚决定回家,他的这种牺牲精神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分歧依旧存在,第二天还

会变本加厉地扩大……他心里头还有别的声音，和上面完全不同的声音在劝说他，但他充耳不闻，决心进行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一个倒霉的夜晚很快就会过去，第二天一切都将改观：面前再不会听到狂妄的话语、看到讨厌的面孔和嘲笑的目光；再不会看到焦躁的街道、轻狂的人群、垃圾和尘土，听到令人烦恼的交谈；呈现在眼前的将是：无边无际的空间、博大浩瀚的海洋、带咸味的空气和起伏跳荡的波浪；充斥着人的陆地将被忘却。时间疾驶如飞，人们的看法也将发生变化……

安德烈斯就这样思索着，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充满信心。他这个计划产生于与雷尼亚莱斯的巧遇，因此，他竟打心眼里认为这个巧合很可能是天意。其实，他抓住的这个机会无异于苍蝇的翅膀。当时，他正处在犹豫不决的关头：是作出明智而正确的决定，立即回家呢，还是愚蠢地公开宣布不再履行自己的各种职责和义务。结果，他选择了后者。我们知道像安德烈斯这样年轻的人都缺乏头脑，所以，他两害相权取其重的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他突然生出来的这个打算在他脑子里已经变得非常坚定。为了实现它，安德烈斯尽一切可能避开会使它落空的危险，所以，他和雷尼亚莱斯一分手，就离开了那儿，到别的地方转去了，尽量不引起他人的注意。因为他有一个问题，而且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离第二天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这段时间他怎么过？在哪儿过？不能住店，店家没有不认识他的；也不能去朋友家……在街上转几个小时，除了是件极辛苦的事外，非常容易引起注意……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桑吉纳酒店。

再过一会儿，桑吉纳酒店就没人了。不错，有不少渔民常

睡在那里，可那是在鱼汛大忙时节，但现在都两天没出海了。等酒店没人，就要关门的时候，他到那儿才合适，不能早去，因为家里惦记他，说不定会到那儿找他。店主跟他非常熟，他要好好对人家讲，总之要达到在那儿过夜的目的，躺在长凳上就行……在他的计划还没有降温和冷却之前，他就得将它付诸实施。

他十分小心，站得尽量远地观察酒店里的动静，因为那儿是市里最热闹、人最多的一个地方。当桑吉纳酒店的常客们恋恋不舍地渐渐离去，酒店就要掩门的时候，他才走过去，向店主说明来意。这对店主来说不算啥，他也知道锚链船长的儿子是多么喜欢渔民的生活习惯。

“堂安德烈斯，您这是怎么说的！让您在凳子上过一夜！”店主说，“我给您收拾一下褥垫，您就在我床上睡得了……”

“不必了。”安德烈斯说，“睡在褥垫上到时候就醒不了啦。”

“可他们出海之前我就开店门了。”

“不要紧，我自有道理。你在那张桌上给我放一块干酪、一块面包、一杯葡萄酒和一支蜡；如果我没醒，你就叫我，别的就不用管了。”

店主帮他点燃一支蜡，插在铁皮蜡盘里。然后端着蜡盘朝安德烈斯说的那张桌子走去。安德烈斯跟着亮光朝前走，突然发现黑暗处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打鼾，真吓人。

“谁睡在那儿？”安德烈斯问。

“是蛭子。他一听说这次征兵轮上了他，气得昏了头……赌咒发誓宁愿跳海也不去当兵……后来喝了一壶烧酒，我们以为他要毁了半个互助会呢。末了，实在困得不行了，才变成像您现在看见的样子……嘿，简直是一头牲口！”

可那一刻安德烈斯还羡慕蛭子的运气呢！

几分钟后，这个呆在桑吉纳最偏僻、最黑暗角落的茫然而惶惑的小伙子，因吃下店主放在那张油腻桌子上的简陋和可怜的食物，原来乏力的身体已有所恢复。他呼吸着散发恶臭的空气，感到他那些不听使唤的想法又在脑海深处打起仗来，发出巨响。

后来，他想累了，就把身体靠在墙上，操着双手，将腿伸开。他困得不行，想熄灯睡觉，但又不敢一个人在黑暗中乱想，就没有那样做。

二十七 痴情的路易莎

船长夫人到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家时，碰巧他还没出门。他已经戴好帽子，准备去娱乐场“元老院”演说一番，以抒己见，因为众“议员”为了有关卡斯提亚面粉、铁路工程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皮革以及其它天知道是什么大事的问题正激动不安。简而言之，他当时还在家。他明显不悦地接待了她，按她的要求单独和她谈话。

她痛哭流涕，像忏悔隐私般的，向堂贝南西奥述说了她儿子发生的那些事。她担心儿子回答他父亲的话里暗含着要娶高街那个粗俗的女人。不能发生这种情况，否则，就毁了安德烈斯，还让全家蒙羞，叫全城的人嘲笑。船长正采取必要步骤弄清事情危险到什么程度，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堂贝南西奥亲自出马找安德烈斯谈谈，劝劝他，使他就范，因为堂贝南西奥拥有不少头衔，有资格让那个糊涂孩子肃然起敬，格外尊重。她哭哭啼啼地求他看在上帝和诸位圣徒的份上帮她一把。堂贝南西奥还在惊诧之际，就在想他的话力量可真大，因为船长夫人在自己身陷窘境时再三求助他。

不用说，他答应一切都会处理得尽善尽美，一席话就使她安静下来。船长夫人比她丈夫先到家，而堂贝南西奥则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重大问题，带着一脸大人物的表情走进了娱乐场的“元老院”。

他回家吃晚饭时，全家人都围了上来；他太太连一分钟都

等不了，急不可耐地想知道船长夫人在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来找他到底为了啥；他自己也克制不住，迫不及待地在那个庄重的时刻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披露出来，目的是好让大家看看，像安德烈斯那样轻率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头脑成熟、具有真正权威的人尽自己的职责，引导他们回到正路上来，他们会走到什么地步。

堂贝南西奥讲到高街上那桩丑闻最严重的情节时，路易莎丢下已到嘴边的叉子，宣布她不想再吃了。堂贝南西奥继续讲，边讲边议；他太太一边听一边显出恶心的表情，发出厌恶的感叹；托林则在一旁大惊小怪……路易莎没有胃口，面孔一阵红一阵白，不用说，她心里很生气，突然一拳下去，砸坏两只盘子，随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走前她说，如果不在吃饭的时候讲那些极不体面的事，谁也不会生气，也不会一点没有胃口。

她威严的母亲也说，在高贵的女士面前讲那种“恶心的事”未免有失文雅。她吩咐给女儿准备一杯鼠尾草水。路易莎把自己关在房里，喝了两口药水后，对母亲说，她感觉好些了，只想在床上躺着，别的什么都不想要了。

堂贝南西奥听说后十分满意。他又和托林谈了好长时间的话。末了，他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他开始打哈欠。太太收拾起剩下的点心放进橱柜。大家像往常一样彼此道了声“晚安”便回各自房间。

托林欣赏了好一阵墙上的画后，正脱长衣，就觉得有轻轻的敲门声，随即听见妹妹从门缝那儿压低声音问：

“可以进来吗？”

托林忙把门打开。路易莎踮着脚走进去，一只手端着没有点燃的蜡盘，一只手的手指放在嘴上，示意别做声。她脸色十

分苍白，眼圈发黑，手和声音都在发颤。她轻手轻脚关上门，指着放着画夹的那张桌子旁的一把椅子，对呆呆地望着她的哥哥说：

“你坐到那儿。”

“你怎么啦？”托林问，重新穿上长外衣，眼睛里含着非常吃惊的神情。

“一会儿就告诉你。”她非常小声地说，“别出声，也别弄出什么动静；没有必要叫人知道我在你这儿。”

托林坐下。路易莎站在他面前。他给她搬了一把椅子叫她坐，她也不坐。

“我不想坐。”路易莎说，“我这样居高临下地和你讲更好……过去可能我不敢面对面地跟你讲话，但现在我需要这样做……得了，咱们别说这些废话了……托林，唉！我的上帝！我要是带着心里的痛苦上床，我要是不壮起胆子到你这儿来讲讲心里的话，我看我今晚非出什么事不可……非死了不可；唉，其实跟你说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托林！”

托林听妹妹这样讲，越发觉得奇怪，急切地想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又催问她，让她把话往明白里讲。

“我正要讲呢。”路易莎说；她这样做更多地是因为她想这样做，至于这样做的意义倒在其次，“爸爸在吃饭的时候讲的那件事你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我再说一遍：听明白了。”

“很好。托林，你听明白了很好。你怎么看？”

“您说我们能说啥？”托林十分反感，大声说道。

“喂，我能让你说啥？”路易莎天真地问。

“好家伙，还不是你想说的那些！”

“傻瓜，我有什么想法还不是因为听说了那件事。”

托林耸耸肩，把头转向别处。

“总是这样，路易莎，总是这样。”托林过了一会，说，“如果你咋咋唬唬的就能把两条道联在一起，那就糟了。行了，我把你想说的话也说了；咱们走着瞧吧，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知道你对那件下流事的看法。”

“我认为很不好！非常不好！……和你的看法一样，太不体面了！还要我说得更明白吗？”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托林，就是这……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那你满意了。”

“一个良家子弟，穿得体体面面，跟咱们又那么熟，还在爸爸的办公室管钱，三天两头和咱们一起吃饭！一个这样的男子汉竟和村俗的渔姑一块儿被人家关在一个恶心死人的底楼里！接着，两个人又羞惭满面地，在高街上的醉鬼和渔婆们的嘘声中走出去！……这还不算，他爸他妈稍微多问了两句，他就说，他敢娶她！……你见过什么地方有这种事，托林？……你在什么书上读到过这种无耻和粗俗的事吗？……你说，说实话。”

“没，路易莎，没……我没见过这种事。怎么啦？”

“这样不行。”

“爸爸想管一下这事；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光爸爸还不够，你也得管。”

“我！”

“对，你；明天就开始，托林。”

“可这和我有啥关系？真见鬼！”

“和你有啥关系？你不是他的朋友？你们不是从小就在一起

吗？托林，……你和他不是一起在办公室工作吗？你们不是很快就要成为合伙人，一起管理爸爸的公司吗？……”

“你这些话我至少听你讲了二十回。你不是说安德烈斯那都是些小毛病，无关紧要吗？”

“可现在这事就是大错，亲爱的，大错特错！我再对你说一遍，因为这是真的大错特错。”

“别管了，手鼓已落在行家手里了。”

“我要把他放在你的手里。”

“你知道我会打手鼓？”

“情况需要，不懂的也能学会；现在就需要，非常需要！”

“见鬼！喂，这事和你半点关系都没有，你干嘛那么激动，看得那么严重，要是叫别人听见你说的这些话，看见你这个样子，谁都会……你是人家安德烈斯的总管还是啥？”

“我是啥谁也管不着，托林；不过，我希望那个荒唐事不会成，将来也不会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要是成了呢？”

“天哪！……托林，开玩笑也不许这样讲！”

只见路易莎嘴唇直抖。托林望着她，脸上的表情与前迥然不同。

“路易莎，你知道不知道？”托林说，仍旧望着她，“听了你这些话，再想想你刚才说的那些类似的话，我渐渐有点怀疑了……”

“怀疑啥，托林？”路易莎问，摆出架势，不仅想听听哥哥怀疑的是什么事，还想激他快讲，“你就直说吧。”

“你这么关心安德烈斯的事，我怀疑不仅仅是因为友谊吧？”

“傻瓜，你到现在才明白！”路易莎终于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心里话，那焦急的劲儿，好像是在卸掉一个不堪承受的重负。

“你这样讲也不害臊？”托林说，直画十字。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讲，托林？我这样说妨碍谁了？安德烈斯哪点不配我为他难过？他不漂亮？不是像珍珠一样完美的青年？不忠厚善良？不强壮、勇敢得像熙德？他的条件和追求我的人中最好的不相上下，对此你不是很高兴吗？我们不是从小就和他在一起，都很喜欢他吗？……既然这都是事实，为什么我不能……爱他，不错，先生，是爱他，我已经爱他好多年了……”

“这可能吗，路易莎？谁和你来往，你都对人家冷冰冰，谁看你你都不动心，就凭你这种热情你能爱上谁？”

“雪底下是火山，托林。这句话我不知道是谁讲的，但他说出了一条伟大的真理，因为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亲爱的，过去有过机会，现在不行了。”

“为啥？”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路易莎？你现在为他心急火燎的，可人家连知道都不知道！”

“他马上就会知道。”

“马上！”

“不错，马上……过去我不需要这样，现在我需要了。”

“路易莎，你太糊涂了！你怎么能去找一个和下流打鱼女人有勾搭的男人呢！”

“如果人家讲的是真话，就没有那事。”

“他还要娶她呢！……你不是还很担心这个吗？……”

“我是说过……但是，即便这是真的，即使他和她有勾搭是真的，就为这也应该叫他睁开眼睛好好看看他过去从来不敢看的这个……因为他很谦卑……”

“路易莎，你敢这样做……糊涂到这种地步？”

“我不知道，托林，我不知道在现在的处境下我会不会这样做……但这事一定得办。我不一定去，但你非去不可。”

“我！……我去把亲妹妹许给他！……”

“许啥！这么说话太不体面了。如果你去的话，凭着你和他的交情，你可以先就他做过的和想做的事责备他几句……然后，夸夸他具备的优越条件……说说家庭和朋友的考虑……讲讲在上等人家找个未婚妻的好处……这样一点一点地把话引到正题上，但不要把我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要让他自己想到那点上……”

“路易莎，你这个鬼丫头！你干嘛这样不自重……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

“好呀，你这个狠心的家伙！我还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我问你，你求我在我的朋友安古斯蒂亚斯面前给你说好话，大唱赞歌时，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你当时让我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光荣多么体面……一个关心兄长的妹妹……哎哟！你一点一点地告诉她，我是多么理智，多么懂道理……我的工作能力……我心肠很软……我不喜欢某种女人……每天晚上我都在叹息中度过……”

“路易莎！”托林叫了一声，身体在座位上乱动，好像被两把扎枪钉在了椅子上。路易莎根本没理他，看他慌乱的样子颇为得意，继续学着他的口气说：

“‘……他胆子小，在那个女人面前，他宁肯害相思病死掉也不敢和她讲话……’”

“路易莎！”

“没良心的，说真的，我很快而且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你的使命，给你铺平了道路……后来，你没费什么劲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几乎就要得到你所期望的东西，因为就连她那个刺儿头

爸爸堂西尔维里奥·特里格拉斯都对你十分热情。我为你做的这些事现在倒变成了最下流的事了！……”

“我的天哪！路易莎！……你让我说，要不然我就把你撵到走廊上去……喊得让大家都听见……”

“自私自利！……坏哥哥！……我对你说的这些你怎么回答？”

“就算你讲的都是真的……”

“还有一半我都不想说！……”

“就算你讲和没讲的都是真的，但这两种情况完全不一样嘛！”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是小姐嘛……”

“对呀，你是大男人嘛……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因为他亲妹子是女人爱面子，不好意思向她所爱的男人表白心意，甚至不敢以目传情，去用三两句话引他对她注意，帮她摆脱眼下的苦恼，是多丢人的事呀！……哼！可是，一个男人，因为他是男人本应该勇敢、胆大，自己去算自己的帐，却叫一位小姐给他办那种事，这倒没什么特别之处！这是英雄行为……甚至是一种善行……您不认为自己顾虑太多了吗？……哼！如果我能把我想说的全喊出来，真不知道会对你说出什么来！”

“我知道。你不是说了我半天了吗？让我安静一下吧。”

“是这样，亲爱的，是这样……您想这样摆脱困境！……您要顾全兄妹之情，您应为您妹妹着想！……我的圣母！……”

路易莎哭了起来，哭得十分伤心。托林想尽量劝她，但……突然路易莎不哭了，毅然决然地对哥哥说：

“你听明白，你如果不去，我就去……我替我自己去说！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敢亲口对他妈他爸讲……对教区神父讲……甚至会让堂西尔维里奥·特里格拉斯知道你是怎么回报你

这个傻妹子的。”

托林感到惊恐，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妹妹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同时又觉得她托他的那件事难度太大。他心眼并不坏，但优柔寡断，做事胆怯。他求路易莎容他想个适当的方式，找个适当的机会，说什么事得慢慢来。

“不行。”路易莎根本不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明天你就得开始行动。”

“你也得讲点道理呀……”

“你听着。他一到办公室，你就把他叫到一边，……单独和他谈……然后……哎呀！……要是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就算是一切都很顺利，你知道咱妈会不会生气？”

“这方面有我，托林。她可能不同意！你不必为这个着急，全力把那件事办好就行了。”

妹妹的死命纠缠搞得托林十分狼狈，大概为了摆脱这种纠缠，他说：

“反正我会尽量使你满意。”

路易莎寸步不让，说：

“问题是不仅仅应当尽力去做，而且要把必须做的都做到……这事成不成，明天晚上我一定要知道……你做得聪明点，让他一定来……明白不明白？……一定！”

托林逃脱不了了，因为他非常清楚她妹子说一不二，一打雷准下雨的脾气。他明白，为了避免把事弄得不可收拾，他必须努力去完成那项棘手的使命，便被迫答应了路易莎的要求。

路易莎在认定托林的应诺不是为了摆脱困境开的空头支票、耍的骗人把戏后，马上变粗声恶气为绵绵细语，随后，点燃蜡烛，以一百二十分的亲热说了声“再见”，十分小心地打开

房门，踮着脚，不是走而是滑行，“嗖”地一下滑到了她的卧房，进去后便关上门。她如此这般发泄了一番之后，如果说心中还有些忐忑不安，精神上可是变得平静多了。

托林则相反，他吃完晚饭时还心平气和，但晚上却难以入眠，直到快天亮才合上眼：这个鬼丫头！

二十八 九死一生

安德烈斯浑身酸疼，精神萎靡地从斧头拱走出来，穿过对面的街口，走上码头去斜坡时，阿巴霍互助会的“议员”沿着该会渔民居住的街道招呼渔民起床的声音还在滨海街上回响，他们中最勤快的人也尚未到桑吉纳酒店去喝晨酒或可可皮制做的热饮。才凌晨五点，四下还是一片昏暗，只在地平线上有一抹即将变成晨曦的微弱的光亮；周围静悄悄的，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某位桨手的说话声和摆弄木桨的声音；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是在码头的石板路面闪现着已完成了辛苦差事，正困倦不堪地回家的更夫那黑乎乎的身影，或某个为挣一口把握不大的早饭不得不早早起床的短工那模糊不清的轮廓。

对安德烈斯的心情来说，那个清晨的景象要比前一夜好。气氛矍眈，空气清凉，虽然日出处的云彩上已隐隐显出红点，但那实在微不足道。

安德烈斯在雷尼亚莱斯的船上焦急地等着船主，因为码头上—有人影出现，安德烈斯就以为是他家派来找他的人。昨晚他在酒店的长凳上没睡多久，却一直恶梦不断；在梦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愁眉苦脸地叫他，等他，一分钟也未得休息；父亲不安、担心以至大怒，逐街逐户地找他；最后，他们便推测、自我安慰、痛心自责直至抱头痛哭。他醒来后，这梦境依然历历在目。他感到十分难受，浑身无力，但是计划已定，而且对他有利，应当全力将它付诸实施。

末了，码头上传来粗犷的说话声和有力的脚步声。一群渔民扛着渔具，提着水衣，背着吃的，匆忙地到了斜坡。其中有不少人扛着索具。安德烈斯看见船上的索具已安放停当，水手也全部到齐，心里高兴极了。

木桨已各就各位，安德烈斯也坐到船尾自己的地方。十四位桨手一齐划动；船主站着指挥；渔船离开泊位，朝港外驶去，轻捷的船体在平静、闪光的水面上，破浪前进。但是，尽管它跑得挺快，还是落在了其它渔船后面，有本互助会的，也有阿里瓦互助会的。等到了圣富恩特，莫塞洪的船也赶过了它。安德烈斯看见克莱托也在船上。克莱托阴沉地看了他一眼。前天那件事他还没有忘记，这一眼又使他不安起来。

曙光开始勾抹事物的轮廓。从金特雷斯角至卡瓦加山一带刚才还是模糊不清、黑古隆冬的一团，现在已逐渐变得清晰；在那修长的渔船破浪而进的清澈的水面上，圣马丁海岸的倒影已历历在目；附近的田园和草地上又出现了有条不紊的农家活动。右边，破坏滩上的沙地已变得发红，沙土堆成的沙岗头戴绿帽，脚浸海水。海是它的不忠实的同谋，正喁喁私语，轻展波纹，与它亲吻。它们像两头嬉戏的老虎，正张开血盆大口，准备随时吞食送上门来的美味。

我不知道坐在船尾、离船主很近、一直默默地环顾四周的安德烈斯是否看见并感受到逐渐展现在他眼前的上述景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他注意看其中的一个景物，他内心的痛苦就会加剧，思想上的斗争就会变得更加激烈。为此，他希望尽快离开这他所熟悉的海岸，离开这个他每看一眼都会勾起无穷心事的地方。所以，当他看到渔船借陆地上吹来的凉风，升起船帆，速度倍增地向前行驶时，心里感到莫大的快慰。

安德烈斯把头埋在手裡，闭着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尾波

的声响，就这样到了港口岬，就是说，船靠近了由莫罗岩和那儿的海岸形成的那道阴森可怖的海峡。雷尼亚莱斯诚心要他向上帝祷告，他打心眼儿里按照船主的吩咐做了，只是仍保持原来的姿势。原来那个海峡形势十分险恶，充满难以想象的危险，从那儿通过，没有一刻是安全保险的。但是，安德烈斯直到船颠簸起来，他才明白已经远离了那些熟悉的地方，才直起身，睁开眼睛，才敢放眼看去，不过，不是朝陆地的方向，因为那里有造成他痛苦的根源，而是向着无边的天际，向着闪烁着日头最初光芒的地方。太阳戴着绉绸般红色的光环从深渊中徐徐升起。那里没有人，万籁俱寂，充满着奇妙；到那里就会绝对忘记不幸的争吵。因此，他觉得船走得太慢，希望鼓起船帆的微风突然变成放纵的十二级狂风。

然而，渔船并没有理会那个烈性青年的焦躁，仍然老实地走着应走的路，以便按船主的命令适时到达目的地。船主突然对安德烈斯说：

“您看那儿，是沙丁鱼。”

他指着一大团昏暗色的东西，在它上面，一大群海鸥在盘旋，这表明那里有一群沙丁鱼。

“到这儿的渔船可有好买卖了。我抓沙丁鱼，鳕鱼就会往我船上蹦。这是人的运气。”

船继续向前。大部分船员都睡在活动舱板上。当安德烈斯鼓起勇气朝海岸望去时，他已辨认不出那上面的任何东西了，在他眼前，远离的岸边已变成了一条很窄的棕褐色带子，上面有一个发白的什么东西，船主告诉他，那是马约角上的灯。

船继续朝西北方向驶去，离港越来越远。安德烈斯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因为虽然他从未出海这么远，但他十分清楚，捕鳕鱼一般都要离港口十五到十八海里远，要是捕狐鲑，就得十

二到十四西班牙里^①远。为此，都要携带罗盘，以便返航时确定方向。

随着渔船离港越来越远，安德烈斯渐渐变得清醒，变得多话。从离开斜坡起他和船主就没说几句话，等远离海岸后，他的嘴便一刻不停。他问这问那，不仅问他想知道的，而且也问大家都知道而他忘记的；问地方，问索具，问季节，问好处，问危险。还打听船上有几个渔民轮上了征兵，都是谁。当他获悉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的朋友，其时正和其他几个胡乱睡在船上的猛子时，他替他们的坏运感到惋惜。他甚至滔滔不绝，对渔民互助会承受的这种负担是否公正，是否可以用艰苦程度小一点的劳役替代这种负担大发议论，而且还举例提出几种替代方案。总之，讲了许多许多！

他就这样说呀讲呀，直讲到船长命令收帆，渔船到达目的地。

渔民们安放索具，捕鱼的准备动手工作的时候，安德烈斯回过头去看船驶过的路，看了好久。那个广阔的水面上到处是黑点，在波脊和波纹中时隐时显。离岸边最近的那些黑点是小渔船，它们离港口从来不超过三四海里。

“那些船，”雷尼亚莱斯回答安德烈斯说，同时用手在空中划了一道相当大的弧型，“都是捕海鲷的。前面这几条船在米格利约，那几条在贝图恩，这几条在拉乌雷尔。您知道，这几个地方可是捕海鲷的福地。”

安德烈斯知道这个情况，因为他曾经去过那三个地方中的一处，但离远了看，而且是同时清楚地看见那三个地方这还是头一次。

^① 1西班牙里合5572.7米。

在捕鳕鱼的船中，雷尼亚莱斯的船处在外围，因此，他们离海岸比其它船要近一些。安德烈斯刚刚能辨认出岸边，而船长和所有的船员恐怕已经看得见梅诺角上有一只海鸥在飞翔。

细铁丝上挂好鱼钩后，船员们就把鱼线沿着船的两边放下去。安德烈斯把肘支在右舷边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最近的那副索具。那位渔民把索具放在近乎圆形的光滑的薄石板上，手握住它，以防钓到鳕鱼往上拉时粗糙的船帮磨坏绳子。过了好久好久，也没有一根捕鱼绳有动静。就在这时，突然从船头传来猛子的喊声：

“上帝！”

这表明鱼咬钩了。猛子立即拉绳，费了很大的力气，拉上船来一条鳕鱼。安德烈斯从未见过捕这种鱼，所以，他还以为那是一条巨鲨呢，激动得直拍巴掌。过了一会，又拉上一条。一会儿，又是一条。接着，捕上两条。安德烈斯看得心里发痒，就央求给他一根绳试试运气。他还真有运气，没过半分钟就觉得有鱼咬钩。可是，他还没拉绳就感到鱼在拉他！他觉得好像有几条鲸鱼在把他往海里拖，想把他淹死，把渔船和船上的一切沉入海底。

安德烈斯一边拉一边叫：

“我要被拉下水啦！……咱们都危险了！”

大伙瞧着他那个狼狈相，“扑哧”都笑了。一位船员走过去，把索具给他摆对，用实际操作告诉他，会拉绳，一条幼鲸也能拖上船，就不必说他钓上的那条中型鳕鱼了。

“再来一次。”安德烈斯激动得有些紧张，说完就把绳子又放入水中。

那时，他一点也没去想促使他跑到远海来冒险的那件晦气的事情！

无疑，他对那种职业及其相关的事情有着天赋的与众不同的才能。从他第二次把钓鱼绳投入海中后，船上再没有谁在钓鳕鱼上比他熟练了。

糟糕的是，那些鳕鱼有个毛病，就是你把鱼钩下到比较平静的深度，它们就不去咬饵，喜欢到其得意的深度转悠。因此，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一无所获。

鉴于此，大伙议论是不是再走远一点，或者用行话说，再学点东西。

“今儿个园子里没心思开花。”雷尼亚莱斯察看着天际说，“咱们也静下心来吃饭。”

这时，安德烈斯才想起离开桑吉纳酒店时忘了买一个大面包。幸亏他不太饿，吃了点别人给的凉肉，喝了口船上水桶里的水，算是打发了肚子。

与此同时，微风渐渐平息。北边天际处出现一片光洁的呈灰铅色的云，逐渐扩散，伸延，到了东南之交，变成一块块很大的不稳定的深蓝色带状云，浮在闪闪发光的赤黄色天际中。在欧洲群峰上，乌云在积聚。日挂中天，没有遮掩时，它的光比平时炎热许多。走得比较远的船上瞭望哨都已举起上面套着裤子的桨，发出“小心”的信号，但没有一个摇动示意“返航”的旗。

雷尼亚莱斯十分注意那些云和这些信号，就像留意眼下他用右手的指头夹住往嘴里送的那一片片、一块块食物一样。但是，他的伙伴们虽然也看见那些情况，却似乎没有他那么重视。

安德烈斯问他有什么想法。

“离港口一远我心里就不是味。”

突然，他站起来指着马约角说：

“小伙子们，看法拉甘发的是什么信号？”

安德烈斯盯着看他旁边几个渔民指给他的那个信号。他看马约角上升起三堆烟雾，意思是海湾南风很大。要是升起两堆烟雾，那就是说浪涛在冲击海岸。

剧烈的南风使渔船无法使帆，更可怕的是，因此常常会出其不意地刮来一阵西北狂风，就是白天往陆地刮的那种海风。

雷尼亚莱斯试图避开这些风险尽早驶回港口。他朝港口望去，看见小渔船都已入港，捕海鲷的船只也打算进港，便立刻吩咐升帆，因为当时风很小，桨也安上了。其它渔船见状，纷纷效法。

安德烈斯在危急时并不多虑。因此，当他发现离岸越近便越高兴，而几小时前正相反，是离岸越远越兴奋时，颇有些吃惊。他发现的还不止于此。他发现那场促使他离家并在桑吉纳酒店的杳无音讯了一夜的“风暴”并不是那么可怕、那么不可克服；他本可以对爸爸不那么粗鲁，但这只能使他免遭一夜的罪，以后的事包括他眼下的这场冒险还是不可避免。这场冒险尽管给他带来欢乐，但把他推向这场冒险的那件事给他造成的痛苦仍在……最后，他对船走得这样慢有点焦躁不安。尽管他想到了这一切，并对此感到奇怪，尽管他发现雷尼亚莱斯脸色阴沉，其他船员的面孔也不多么好看，尽管他看到越来越近的岸边巉岩，但他始终没有悟到，他身上出现的怪事其实是一种下意识的对自家生命的热爱，因为当时有一个巨大的危险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一点从船上那些把经受海上风险视作家常便饭的船员忧心忡忡的神态上就可一目了然。

船上只听见绳套的吱嘎声，木桨有节奏的划水声和船员们的呼吸声。因为帆没有鼓足，他们得用桨划船。有时，风略微大一点，桨手们就趁机歇会儿。云彩没有重大的变化。前后左右的其它渔船和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航线。雷尼亚莱斯的船就这

样走了一个多小时。

一切都很顺利。又过去半个小时。安德烈斯不用别人指点，已清楚地认出乌罗斯·德连克雷斯，然后是圣母绝壁。

猛然间，他们听见远处一阵骇人的巨响，像是大型战车隆隆滚过拱型地面。他觉得脸上突然一阵潮冷，发现太阳已黯然失色，海面上由西北方向涌过来大块大块的几近墨绿色的卷云。就在这时，听见雷尼亚莱斯叫道：

“降主帆！……升风暴帆！”

安德烈斯吓呆了。他看见那些勇敢的人，脸色苍白、行动迅速地丢下手中的木桨，争先恐后地去执行船主的命令，因为动作稍有迟疑就会招致灭顶之灾。风暴帆刚升起，一阵狂风带着暴雨便呼啸而至，将船卷入咆哮的旋涡。天边浓雾重重，天水难辨。海岸线已经看不见了，只能凭海涛拍打它发出的巨响和产生的泡沫来揣测其所在。

目之所及，波涛汹涌，白浪滔天。唯一的出路是跑在狂风恶浪之前，不被它袭击。这能否得救很难说，但至少要去力争。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只有靠帆才能前进，然而，船和上面的那点帆都难以抵抗海涛的攻击。

安德烈斯对这些都很清楚。他听见桅杆在桅座上吱嘎作响，看见它变得如同柳条；他看见船头潜入水中，接着船身又倒向一边，海涛从四面八方渔船进攻。他看着这一切，甚至没有问船长为什么要命令升风暴帆，在船头安上小风暴帆。不必说在那个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人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就是那块绑在一根极短的木棍上的粗布的名字也叫他听了心凉。小风暴帆！就是说，九死一生呀！

幸好，船顶住了，借助风暴帆的力量在沸腾激越的浪涛中飘浮。但是，由于狂风的作用，海涛越来越大，因此，那条弱

小的渔船被掀翻的危险每分钟都在增长。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危险，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包括把船上的鱼下水、肝脏全扔进了海里。起了一点作用，但很小很小……逃！赶紧往前逃！……只有这样，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渔船继续在浪尖涛谷中腾起落下，一回比一回爬得高，一回比一回跌得深，但始终有所前进，而且在逃跑中想方设法不让侧翼受到攻击。

渔民们偶尔冲着大海哀告：

“圣母，前进！前进，圣母！”

安德烈斯头一回经历这样可怕的场面，觉得几分钟像几个世纪那样漫长。听着震耳欲聋的声响，他开始发慌，不知所措；水浪翻滚，水花泛白，使他头晕目眩；狂风卷着大雨抽打着他的面孔；渔船令人头晕地跳跃；它已经在那无底深渊中看到了自己的葬身之地；……海浪冲撞激起的苦不堪言的海水如浓浓的烟雾与雨水交织在一起落在他的身上，早把他淋得透湿；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飞，不停地往下滴水；他冻得发抖，嘴都不想张。有什么好问的呢？西北狂风的呼啸声盖过一切，充塞一切，微不足道的人所能提出的问题它不是都回答了吗？

安德烈斯机械地看着船员们一会儿拼命地一会儿无动于衷地用船上所有一切能用的东西把浪头卷入船舱的水排掉或按船主的信号操纵船具。他就这样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过度的恐惧使安德烈斯渐渐丧失了勇气，却使他的思维逐渐趋向有条不紊，想法变得一致，尽管在有的方面有点反常。比如，他没去思考求生的各种可能。对他来说，这已经是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他们只能是死路一条。然而，他却十分操心自己死的等级。他仔细分析后得出结论：他那副很快就要葬身于这个咆哮地狱的身体还不如老虎打呵欠时掉在它牙齿上的一个

原子。不过，在一个行将死亡的人的周围还会有更可怕的孤独和痛苦吗？顿时，他脑海中像过电影似地出现了他还记得起的那些英勇的殉难者。他周围的这些不幸的人也属于他们之列，随时都可能要葬身于那个可怕的坟墓中。他看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同拥有无限权力大发雷霆的大自然作极其短暂的拼死搏斗，随即便沉入海底，后来又瞪着惊恐的眼睛怀着已停止跳动的心脏浮出水面，最后重新沉入深渊，成为海难的牺牲品。

他看着看着，发现其中也有穆莱斯。看见穆莱斯，便想起他的女儿。想起他的女儿，自然就联想到所发生的那些事，就想到正是那些事才使他眼下身临险境。只在这时，即人濒临死亡的时刻，他才掂量出那些事的真正份量。他为自己的轻浮、愚蠢和背信弃义以及惹得父母大怒的粗鲁感到羞愧。他恢复了良知，他爱生命，眼下的危险使他恐惧。他害怕上帝已决定以那样的方式夺走他的生命，作为对他所犯罪过的惩罚。

他怕得发抖。船具的每一个声响，船的每一个晃动，海浪对船的每一次拍打，他都以为是大祸临头，死期已至。更叫人忧虑的是，他忽然在海浪激起的泡沫中看见一支木桨在浮动，接着又看见另外两支。那些愁眉苦脸的渔民也看见了。没过多久，他们又看见一些木桨，还看到一团黑色的东西在海浪中颠簸起伏。那是一条失事的渔船。谁的？船上的人呢？安德烈斯从伙伴们青紫色的面孔上看出了他们的疑问。他看见他们跪在船板上，仰面朝天，对天许愿：如果老天施展奇迹，救他们一命，翌日他们将身负木桨和船帆，赤脚去听圣母弥撒。安德烈斯则是从心底里向老天许了这样的愿。

这种想法又引出另一种令他那侠义心肠百般痛苦的想法。如果他能活着回家，他很容易不再冒这种风险，但那些伙伴呢？他们即使和他一起得救，在高兴之余，难道不会产生痛苦的忧

虑？因为他们还须出海，谁知道哪天又会碰上大海抽风，葬身鱼腹？倒霉的职业！充满危险的行当！他一个一个地观察着他们。那些渔民年纪不一，有嘴上无毛的小青年，也有头发已白的老汉。他们好像都比他能忍耐，但是，世界更需要他们的生命。这种想法刺疼了他的自尊心，使他萎靡的情绪有所振作。

暴风雨继续大发淫威。渔船半浸在水里，发疯般地向前奔去。船体有一次摇摆，差半拃就使船沿碰上一个模糊的东西。那东西在水里摇来晃去，拖在水面上一把把粗硬的长发。

“蛏子！”雷尼亚莱斯喊了一声，同时，伸手想把尸首拖上船。

安德烈斯只觉得心中一阵冰凉，意识到性命即将离他而去，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刻，他丧失殆尽的勇气和力量突然得以复苏。

这时，船猛烈地晃了一下。雷尼亚莱斯急忙调整身体的动作，结果失去平衡，跌倒在右舷，头碰撞在船沿上。船失去舵手，一下子与浪涛打横，桅杆顿时被海涛打成碎片，船帆叫狂风席卷而去。安德烈斯见大事不好，急忙对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的渔民们大叫：

“拿桨！”

便一个箭步冲到船尾，站到雷尼亚莱斯跌倒后空出的位子上，以其令大家庆幸的敏捷和熟练使渔船恢复正确的航向。

那时，他们的船正在梅诺角前面行驶。海水从梅诺角后面沿着石壁爬上，然后变成瀑布从前面呼啸而下。从那边，具体说就是从马约角到港口入口处，经过莫罗岛至金特雷斯角和阿霍角一线，整个海岸镶了一条泡沫花边。那条泡沫在沸腾在咆哮，拼命往绝壁怪岩上攀登，然后落下，接着再次向海岸发动攻击。那座水山就是这样一刻不停地撞击着面前这个坚定不移、

威武不屈的障碍。

“前进，圣母！”桨手们按划动的节拍有力地喊着。

安德烈斯手握木桨，两只脚立在，应当说钉在舱板上，不仅自己在也看见英勇的伙伴在与处处时时威胁他们的死神进行殊死搏斗。他开始感到这样多的可怕事情合在一起所表现出的伟大和壮观。

与此同时，雷尼亚莱斯的手和脚都没有动静。安德烈斯在指挥船的航行。猛子正和另一位船员按安德烈斯的命令不停地排着舱内的水，他一看船主的情形，便放下那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去扶他起来。原来船主撞蒙了，头上的伤口在大量流血。伙伴们给了他在那种艰难情况下能够做到的照料，使他慢慢恢复了知觉，甚至打算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上。这时，渔船正像一道闪电似的从沙丁鱼滩前冲过，已到卡瓦约小海湾的对面。此刻，除了冷静、机智，还必须具有不同一般的力量，才能掌好舵。雷尼亚莱斯缺少这个最后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而安德烈斯则三者齐备，且绰绰有余。

“前进！”船主蜷缩在舱板上对他说，因为他头部有伤经受不住狂风恶浪的抽打，“豁出去了！”

前进！前进就是向港口进发，就是说，在最后的也是最要紧的关头再玩一次命。因为巨浪冲到狭窄的港口入口处，突然感到紧迫，一部分改而冲击和包围莫罗岩，余下的直扑出入港口的阴暗的水道，将它堵塞，这还不算，海浪还隆起它们巨大的脊背，形成一道道波涛汹涌的水墙，立在水道的前面。向何处逃？到哪儿去找避难所？在那条可怕的航道上通过而不沉没简直是奇迹！

幸好，他们马上就要做出决断。从所有船员的脸上都看到了这种信心。他们一动不动看着安德烈斯的面孔，似乎因为想

到了一起，大家都惊呆了。

“堂安德烈斯，您知道，”雷尼亚莱斯对他说，“沿着鲁瓦约山和科迪奥·德索拉雷斯山是个半沙滩。”

“不错。”安德烈斯心酸地答道，眼睛始终盯着港口的入口处，手一直握着木桨，“可是，现在既看不见鲁瓦约山，也看不见科迪奥·德索拉雷斯山，怎么办，雷尼亚莱斯？”

“那就看上帝的了，哪儿能进港就从哪儿进。”船主盯着那个离渔船不到两链远的难以通过的地方使劲看，停了一会才回答。

在此之前，只要跑在风暴的前面就意味着活命。但从现在开始，快速前进和被迫停驶都一样危险，因为渔船处在腹背受敌，两面夹击之中，一方面狂风要阻止它前进，另一方面入口处的波涛会对它进行攻击。

安德烈斯对此十分清楚，他两眼冒火，像尊石雕似的立在那里。桨手们按着他的眼色机械般的划动着。雷尼亚莱斯连呼吸都不敢。

在阿诺山上有一大群人顶着狂风，心惊胆战地看着那条身临险境的渔船。庆幸的是安德烈斯和船上的人都没有朝上看。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那个令人恐怖的他就要在那儿进行一场生死决战的战场上。

突然，他对桨手们大声吼道：

“准备！……划船！……用力！……”

桨手们突生奇力，脚立在坐板上，手悬空握着木桨，直立起身子。

这时，一个巨浪傲气十足、闪着白光、咆哮着朝港口的入口扑去。渔船凭着木桨的全力划动骑上了巨浪的脊背。

巨浪的脊背哪是脊背呀，简直是一条头尾展开的巨蟒。那

条巨蟒继续向港口内前进，直奔破坏滩，最终与沙滩相撞。在这个过程中，巨浪从船体底下通过，使船好像在瀑布的水帘上向后滑，一直滑到巨浪过后留下的深谷。这时船有“睡过去”的危险。安德烈斯想到了各种可能，要求桨手拿出拼死的力气。桨手们用力划桨，刚刚战胜退浪的威胁，另一个浪涛又把船举起，骑在浪脊上，将它推向港口。海浪把船举到了令人恐怖的高度，安德烈斯好似站在万丈深渊之上，感到头晕，但他没有害怕，身体依然保持着那种难以想象的姿势。

“加油！……加油！”他对业已疲惫不堪的桨手们呼喊，因为已经到决定性的时刻。

木桨在呻吟，桨手们在喘气，渔船继续向上升，但已取得进展。当渔船爬到海浪筑起的汹涌澎湃的水山的顶峰，即将从海浪那儿得到最后的对它有利的推动力时，安德烈斯果断地决定抢风行驶，尽其胸中的热情呼喊道：

“耶稣！向里冲！”

海浪也向破坏滩冲去，但没有溅起浪花。渔船开始沿着斜坡向浪谷底下滑。但是，那个浪谷是他们的救命之地，因为拉塞尔达角已扩大两倍，是个安全的地方。

当安德烈斯心情激动，气喘吁吁地把头发甩到后面，抹着脸上的海水时，拉塞尔达角的最高处有一个音调难以形容的声音在呼喊：

“儿子！……儿子！……”

安德烈斯浑身抖动了一下，抬起头，看见父亲站在惊呆了的人群前面，手里拿着帽子，张开臂膀，浓密的白发在狂风中乱舞。

这个已受到惩罚的青年见此心中万分激动，精神力量顿时化为乌有，只见他用颤抖的手捂住脸，屈身伏在尾篷板上，像

孩子似的哭了起来，而这时，船在回头浪的巨大气泡上摇晃，
疲乏的桨手们也开始松了口气。

*

*

*

与此同时，在对面的海雾中，有一条小货船，凄凄惨惨的，
已被人抛弃。舱板上空空如也，像是被清扫过一样；船具支离
破碎，帆布已成线条，迎风乱舞。在急剧的颠簸中，最后一次
摇摆将其桅杆抛入了海中。船上的锚链在拼命跳跃。一个浪头
撞到船已裸露的龙骨上，将它业已伤残的外壳甩进发怒的海涛
中，几乎同时，海涛的泡沫啐出了船帮的碎片。

这些漂浮在海上的残留物就是“安托尼托青年号”仅存的遗
骸。

二十九 大结局

好心的读者以少有的耐心听我絮叨至此，我不应再向各位赘述那些一想便知或与主题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当然，前提是这本书确有主题。因此，我们就不再提紧接着前一章那些倒霉的时刻之后发生的情形了：什么泪水在面颊上滚动，令人酸楚呀；什么愉悦的拥抱、高兴的心跳、甜甜的眼泪呀；什么热诚的渔民在安德烈斯的率领下，赤着双脚，穿着被暴雨浇过的衣服，扛着木桨和帆布去神庙还他们在九死一生的关头向老天许下的愿，出来时受到城中人的尊敬和同情呀；也不再细说数日之后，新的事情渐渐冲淡了人们对过去的悲惨的或引起轰动的旧事的兴致；严重的教训使一些人原谅了别人，一些人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安德烈斯突然而真诚地痛恨自己过去的轻率和动摇，生活步入正轨……还经托林的要求，两人在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的办公室里最秘密的地方作了一次交谈；为了表示他的决心，安德烈斯卖掉了他的船，就是说，卖了他的“和风”及其渔具，把卖得的钱通过阿波利纳教士送给了梅切林老人，因为他不应再去底楼；底楼那家好人相信当他们获悉安德烈斯在海上遭遇风暴时于圣佩德罗像前点上蜡烛为他进行的祈祷对拯救他的性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感到非常欣慰；更不必讲安德烈斯约克莱托出来私下对他重申上次在大墙顶上所作的誓言，态度仍是那样庄重，付诸实现的信心更强，令克莱托完全相信，而只怕自己不能得到心上人所爱，并为有那样的妈而

羞愧，感到很大压力，以及两天后，在被带到省里的前夕他就穿上王家水兵制服的情形；还有五楼上那两个女人因诽谤和不道德被投入监牢，准备受审的细节。我们要做的是去高街底楼那儿再瞧上一眼。

阿波利纳教士在那儿。西多拉和索蒂莱莎默默地、心情不好地干着活。教士在小厅里一边踱着步，一边和梅切林说话。梅切林坐在一把椅子上，晒着从窗外射进来的日光。他衣服穿得很多，脸色苍白，瘦得皮包骨。他一点不想吸烟斗，两只无光的眼睛看什么都没有兴致。他差点死了。当时他向神父做了忏悔，神父也给他举行了临终仪式，可第二天“又有了一点活气儿”，竟渐渐恢复了过来。后来，刚能直起腰板，就跳下那个让他难受的床。他指望着身体能恢复到可以下海捕鱼的程度。老毛病就像小孩似的，来得急也去得快，但是每折腾一回，就等于从身上抓下一大块肉。互助会的大夫给他的愿望鼓劲，不过，我想那位好心的医生心里想的准是另一回事。

那天早晨对可怜的老头是个考验。因为他出不了门，所有应征入伍的渔民都去底楼向他告别，就差克莱托。科洛去和帕丘卡告别，不幸的姑娘伤心得直哭。当时在底楼的人都劝她，但越劝，她哭得越伤心。那个时候，街上也是一片哭声，也是泪的海洋。西多拉大婶和索蒂莱莎每次跑到门口都和那些哭的人一起哭，梅切林听到那凄惨的声音都止不住想哭而且终于哭了，因为除了大家都有的那种难受，他还有一层痛苦，就是担心再也见不到那些伙伴了。

然而，这些都早已成为往事，底楼的人也对此谈论了许久。当我们知道了那里发生的种种事件时，人们已改变了话题。

阿波利纳教士说：

“这你不该觉得奇怪，米格尔。那件事发生后，一个诚实的

男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别的举动的。米格尔，你要明白。”

“波利纳教士，我还不明白吗？我明白，我一点不觉得奇怪。但是，不觉得奇怪是一回事，人的感情又是一回事。为了他自己和别人的面子他不再来这儿是对的……可我太想见他了！太爱他了！……他被上帝从九死一生中救出来后，我连拥抱他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啊！……不错，我拥抱他父亲，算是拥抱了他，……我当时竟敢那样做！波利纳教士，您相信不相信，坚强的船长都像孩子似的哭了？那是个好人呀！自从发生的那件事，他就常来这儿……他来看我……他来看这两个女人……他给我们大家带来安慰……他要我们什么也不缺，……甚至连烧杂烩的半片鸡都想到了！……还有通过您给我的那些钱，都在那箱子里放着呢……他夫人还叫人送来双人毯子，新裙子，巧克力……哎，不停地送呀。我看在眼里，心里可弄不明白为什么老天会赐给我一个享福的晚年，我算啥？配在死前享受这样多的恩惠吗？……咱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说实话，在这儿看不见他实在太难为我了，他是块真金呀！……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啊！可是，已不可挽回了……她们俩和我一样……也是这样想的！”

“对，米格尔，对。”阿波利纳教士走到梅切林面前说，“这都是实话，符合天理，老天爷要的就是知恩图报，不恶语伤人。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但有一件事可不能放在那儿不管。这件事对你、对你们全家都非常要紧，……嘿……非常要紧……太要紧了！……必须今天解决……现在就得解决，因为，再耽误一会儿就晚了……米格尔，你看，我考虑到这点，又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因为我的力量再大，也难对付那些顽固脑袋瓜子，所以我就找堂佩德罗先生谈了我的意思，他答应到这儿来转转，帮我的忙……这可是善举哟！而且是大善事！……就怕他来迟了，那一个已经走了，那就坏事了！……米格尔，你

自己很清楚：小伙子可能会死，但老家伙也不能活着……如果你死了，……你老婆马上也会！……你想想吧！”

“我明白，波利纳教士，您也知道我的心思，可她怎么想一直不清楚呀……”

“她应该说清楚自己的想法了，米格尔，不能再拖了。现在没人恐吓咱们了，谁都可以大天白日到这儿来，在门楼也敢大声咳嗽了，因为那两个坏女人已经蹲了班房，被丢进了垃圾堆。等小伙子服役期满这中间有三年时间，如果这期间，那两个女人没去做划船苦役，可能会出狱，大伙倒真希望罚她们去做苦役。但是，即使她们没去，或者惩罚没治死她们，她们又回到了家，并且没有接受任何教训，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很硬的后台，实在不行，还可以搬出这条街，如果有必要，干脆搬到别的区住……必须这样做，米格尔，没有别的办法了！豁出去了！那小伙子可是个老实疙瘩，咱们姑娘也不能去做修女……别犹豫了！……西尔达！西尔达！……来！西多拉！你也来！”

两个女人正在厨房干活，听他招呼，立刻赶去。索蒂莱莎的脸上还可看到痛苦留下的痕迹：眼圈发黑，脸色苍白，但这却使她天生的美貌更加迷人。

阿波利纳教士要她马上作出决定，并且讲了那些能使她的决定合乎她养父母愿望的情况。

“你有没有别的想法？”教士问索蒂莱莎。

“没有，先生。”她极其冷静地答道。

“除了他那个卑劣的家庭，你发现克莱托身上有什么使你反感的吗？”

“没有，先生。克莱托完全是我意想中的人，真的。他人好，本分……我甚至觉得他对我的看重，我实在是不配……”

“好哇，那你还要求啥？跟你讲了那件事后你还等什么？”

……有时候，哎，你好像让人觉得你乐意以自己的痛苦去报答这两位可怜的老人对你的养育之恩。”

“女儿，我们永远也不会让你这样做的！”两位老人几乎同时高声说。

教士没有因此被吓倒，继续说：

“那大概就我一个人这样想……其实感觉健全的人都这样！”

西尔达沉默了好一阵，似乎教士的看法刺痛了她，又好像准备作出勇敢的决定。

“你们是不是认为你们的愿望对大家都合适？”她问，口气不傲慢，但很果敢。

三位老人齐声说是。

“那就这样定了。”西尔达郑重地说。

“你不会受苦的，我的宝贝！”

“不会为难你的，女儿！”

索蒂莱莎对两位老人令人感动的话语回答说：

“心甘情愿去戴，就没有沉重的十字架。”

这时，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走了进来。阿波利纳教士对他讲了刚才的情况。船长说：

“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我知道时间很紧，正想来帮帮你们的忙呢。姑娘，祝贺你……举行婚礼的时候，我来做男傣相，我想你不会以为我这是诱使你作出决定吧。我想要你知道，我负责在婚礼后的第二天使克莱托成为他自己渔船的船主，假如你们不喜欢这个职业，就挑一个喜欢的，需要什么地方和工具我都会帮你们解决。你们知道从我嘴里说出的话意味着什么吗？……”

“这都是心里话！……这是最好的沥青！”教士叫道，身体直

在衣服里扭动，“西尔达你看见了吗？……米格尔？……西多拉？你们都看见了吗？你们看上帝正在天上，一切配得上得到他恩典的人都有这个福分。”

然而，不管是西尔达，还是梅切林，还是西多拉都没答话。西尔达是因为陷入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惊愕中，那两位老人则是因为已开始啜泣。

船长说：“这有啥？阿波利纳教士，就算是值得一提，他们也是受之无愧的，特别是你，姑娘……因为我心里明白。振作起精神，你还年轻，三年很快就过去……”

“圣母啊！行行好，让我看到那一天吧。”梅切林大叔抽搭着叫道，几乎同时，他妻子也在喊：

“天哪！你点到了我的痛处啦！”

就在这个时候，克莱托进来了。他穿着白汗衫，宽宽的蓝领子披在肩上；一顶后面垂着长飘带的蓝色帽子罩住了半个头；胳膊底下夹了一个包，那是他的全部行李。当时，他确实显得很漂亮。他信心十足地走进屋，径直朝姑娘走去，没有注意屋里的其他人。他对她说：

“我只有一点时间了。我利用这点时间来这儿是想知道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不管结果是啥，我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他们就是来拖我，我也不离开桑坦德……你想好了再说……你要是说行，那就没有任何困难能吓倒我；你要是说不行，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回来……这就像照着我们的阳光那样，明明白白！”

他的态度是那么直率，透出了某种豪迈。索蒂莱莎饱含深情和抚慰地望着他，用响亮的话语对他说：

“我答应你，因为你值得我说这句话……你比我有毅力。”

说完，把手伸到她那雪白、圆润的脖子那儿，从系在脖子上的头巾底下取下一块挂着饰链的圣母银像牌，递给他：

“拿着它，保你回来时一路平安。你要胡思乱想睡不着觉，你就问圣母我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女人。”

克莱托朝那块尚有余热的银牌扑去。他拼命地吻它，拿着它画十字，接着又吻，然后贴在胸口，最后才挂在脖子上。与此同时，泪水如涌泉，夺眶而出，只听他急促而颤抖地说：

“大慈大悲的上帝，您对我的怜悯真是无边无际呀！……我得到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多！……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谁想知道我有什么本事，那就来试试我吧。米格尔大叔……西多拉大婶……堂佩德罗先生……波利纳教士……我现在只有一件发愁的事……就是他……哎，可怎么办！……我把他放在草垫上躺着，……不知他是怎么啦？好几天了都不想喝酒。把他一个人丢在家可咋办呢？……家里原来就很需要我，现在就更需要了，但是法就是法，它是冷酷无情的……哪怕可怜可怜他，别叫他死了也没人管！……我知道他没帮过你们，但是，他是我的父亲，人也老了……现在又孤苦一人……让他偶尔吃上点热和的……哎，看在大慈大悲的上帝份上，忘掉过去的仇吧……”

大家劝他，答应代他关照他父亲，才使他平静下来。随后，客人们一一告辞而去。克莱托向梅切林大叔告辞时，梅切林要求和他拥抱。两人抱在一起时，老头嘴巴贴在小伙子的耳朵上对他说：

“克莱托，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有的话我现在就得对你说。你得到了哪个男人都配不上的姑娘，如果你使她幸福，连国王都会羡慕你，要是你折磨她，叫她痛苦，上帝也不会饶恕你。”

克莱托用力抱了他一下作为回答。他平和沉静性格不习惯过多的礼仪，所以，和梅切林大叔告别后便急急忙忙离开了底楼。

阿波利纳教士戴上帽子，跟在他后面跑了出去。

“喂，等一等，”教士对克莱托喊，“我去港口送你们。你们没有我替上帝对你们祝福就上船，想得倒美！”

当堂佩德罗·科林德雷斯劝梅切林大叔抽抽烟斗，顺便同他商量如何解决莫塞洪一个人没人管的问题时，波利纳教士已经上了街并且追上了克莱托，他们是他们互助会应征入伍者中最后一个还在街上走的人。

人们好奇心胜，总是想方设法要满足这种需要。因此，当阿波利纳教士和克莱托沿着码头，朝梅尔隆走去时，码头边有三分之一的阳台上已挤满了观众。梅尔隆和它东边的斜坡一样，上面也站满了人，有两家渔民互助会的渔民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人。

这时，路易莎和安德烈斯正在堂贝南西奥·连克雷斯家的一个阳台上亲密地交谈着，全然不管街上发生的事，也根本不去理会在他们身后的托林和他母亲脸上是什么表情。假使阿波利纳教士当时看见他俩那亲热的情景，而他又是个爱挑毛拣刺的人的话，他准会大惊小怪。因为安德烈斯没去注意街上的事，所以，他也就没有看见走在如大海胳膊的人行道上的妈妈。船长夫人斜眼看着二楼，大概是因为看见她那个鬼儿子玩得如此开心，脸上立时绽开了欣慰的笑容。

因为渔民互助会这个常和西北狂风打交道、它的成员时常有生命危险的行会享有专利，根据当时的法律，它们必须要出人去服兵役。关于这种艰险的义务我在前面已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因此，那些应征入伍去为国效劳的渔民上船出发的情形，这里就简单提一下，不多说了。之所以再提一下，那是因为凡事总得讲个礼仪，有个头尾。那天那个悲壮场面的最后一幕是这样的：两条坐满男人的船从马尔蒂约的东边向圣马丁划去；

在马尔蒂约上面，一群人脱帽注视着开走的船；人头中有一个头格外突出，那头呈灰色，一半被弯曲的背遮住，与这个脊背相连的一只黑黑的胳膊在空中画着十字。

因为与本书有关的事情已讲述完毕，咱们就到此为止吧。好心和可爱的读者，的确该结束了。但是，我不能不对各位说一句心里话：当我放下笔，让我这只疲乏的手歇息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不安中又生出不无根据的疑虑，担心不信教和平淡无奇的这几代人不能将下面这项巨大工程继续进行下去，即讴歌勇敢和富有特点的桑坦德渔民的高贵品德和可歌可泣的劳动，刻画他们的不幸生活及他们脆弱的一面。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渔女情

作者= (西班牙) 德 . 佩雷达 (D e P e r e d a , J . M .) 著 唐民权译

页数= 3 0 9

S S 号= 1 0 6 5 3 4 9 2

出版日期= 1 9 9 4 年 0 1 月第 1 版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页
目录	页
一	渔家孤女
二	船长之子
三	两个泼妇
四	善良人家
五	新的生活
六	渔民大会
七	锚链船长
八	父母之心
九	安德烈斯的爱好
十	小货船的命运
十一	索蒂莱莎
十二	克莱托的心愿
十三	安德烈斯的活动范围
十四	平地风波
十五	善良的教士
十六	安德烈斯的轻率
十七	难眠之夜
十八	弄巧成拙
十九	索蒂莱莎的三个追求者
二十	克莱托的恋情
二十一	蛭子的冲动
二十二	划船比赛
二十三	底楼风波
二十四	船长夫妇的担忧
二十五	索蒂莱莎的表白
二十六	安德烈斯的苦闷
二十七	痴情的路易莎
二十八	九死一生
二十九	大结局
附录	页